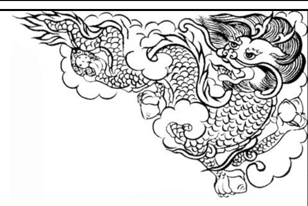
引路明灯

索达吉堪布　译

本册目录






札嘎仁波切简介

索达吉堪布 著

被公认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的札嘎仁波切，是藏地颇有名气的一位大智者，也是格鲁派近代史中着重提倡真修实证的一位杰出上师，尤其是他冲破了“女子出家是一大耻辱”的传统陈见的束缚，以慈母更为怜病儿的悲悯心摄受了数百尼众，而被人们普遍传为佳话，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其父萨旦才让，智慧深邃，秉性正直；母亲才让玛，种姓高贵，心地善良。十五胜生周火虎年（公元 1866 年）元月，在甘孜州甘孜县境内的珠龙静处伴随着纷纷呈现的吉兆瑞相，札嘎仁波切降生于人间，幼儿的他相貌端正，聪明可人，4 岁时被当时一位著名的大德认定为札嘎向灿的转世活佛，取名罗桑花丹。

到了 5 岁的时候，小活佛在多吉奔上师前学习藏文的读写，由于天生的聪睿，没过多久他已将语言文字运用自如了。



在 9 岁那一年，他于罗丹秋佩上师前学习《正字法》、《三十颂》以及诗学等共同文化知识。同时也恭听了《大藏经》的传承。此外还闻受了宁玛派与格鲁派的许多甚深修法教言。也就是在这一年里，他对轮回的一切法无实坏灭的本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了知持戒是佛教的根本，于是舍离俗世，在丹增赤诚前出家受戒，从此踏上了求学修行的人生旅途。

仁波切从小就对闻思修行有着与众不同的浓厚兴趣，而且对首先要博学多闻、以无偏闻思断除怀疑这一点有着稳固的定解，因此四方参学，拜访名师，听受深如大海、广如虚空的显密经论。诸如于贡秋桑波上师前听取了龙钦宁提法要，接着又在大尊者罗丹桑土嘉措玛前听闻了大威德十三大灌顶、《教诲甘露融心宝瓶》等。

17 岁离开康区到了拉萨哲贡寺，在那里他追循前辈历代祖师的足迹过着知足少欲的清贫生活，将全部精力都投放在闻思经论与实地修行上。先后依止在大堪布罗桑旺修为主的数位知名上师座下，寒来暑往，始终如一地精进学修。他首先背诵了五部大论的颂词，随即深入






钻研每部大论的意义，并且一一铭记于心。因为他因明极其精通，加之颇为擅长辩论，在数百僧众围观的辩经场中，他经常以精彩绝伦的辩才击败对手，以致于经年累月闻思广博、经验丰富的老格西们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时时为他洒下叹为观止的花雨。如此一来，他的名声在拉萨一带广传开来。此外，他还在达玛桑给上师前聆听了医学、断法、五世达赖喇嘛的密印法部以及龙钦宁提的全套教授。于罗桑钦热尊者前闻受了萨迦十三法部以及一些悟道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全知无垢光尊者具有不共的信心，一直视其为终生的怙主。

21 岁那一年，他在嘎丹与意西秋阿阇黎等数量俱全的比丘前受近圆比丘戒。

22 岁时，他从拉萨返回故里，在札嘎菩提的地方建立道场，讲经说法，传教示道，广转法轮，饶益有情。与此同时，又在秋哲上师前听闻了丹珠尔的传承，在嘉扬旺修尊者前听受《菩提道次第论》，于酿吉上师座下闻受了宗喀巴大师的论著等，除此之外，还听受了《密集金刚》、《时轮金刚》等深法。暂时他持格鲁与宁玛派的见解，实际上已对显密一切教法融会






贯通，堪称是将显密圆融一体的高僧大德中的典范。就这样，学识渊博、广闻多学的札嘎仁波切，在康区、安多一带已是远近闻名。

从此之后，他终生依止于寂静的圣地，摄受众多弟子，广泛弘传看破世间、实际修持的教法。

在 27 岁时，他在札嘎地方吉它山沟静处为数不胜数的有缘弟众深入浅出地广讲了慈氏五论、龙树六论以及《赞法界论》等法要。

鉴于当时康区等许多地带自古以来女众出家有重重违缘这一事实，他生起强烈的悲心，以大无畏的魄力摄受了数百女尼弟子，开创了女众出家的先河。据说他座下有为数不少的尼僧精通因明、辩才无碍，竟然让许多出家比丘也甘拜下风，对她们望而却步，不敢从这些才女们的面前经过。这一史实也常为后人赞为美谈。

札嘎仁波切所摄受的弟子主要是来自甘孜、炉霍、道孚等地，经过他不遗余力的培养教化，一大批看破红尘、舍弃今生、具有真知灼见及真修实证的僧才脱颖而出，遍于四方。

据记载，菩提金刚曾经授记过：一位观世





音菩萨化身的大德将来会遇到魔化现的一个女人而迫不得已去往多、子、罗三地弘法利生。后来，果不其然，有一位女人对札嘎活佛制造种种违缘。在生命遭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离开故土前往青海等地。最后在色达东嘎寺落脚。在此地他继续尚未完成的弘法利众事业，培育了东嘎活佛益修嘉措等数多了不起的大德。由于他有一目六行的超常禀赋，念诵传承时语速如流。曾经通过他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有三位弟子顿时获得了如此的能力。

当时，他看到全知麦彭仁波切所著的《澄清宝珠论》后，立即写了一篇辩论书，麦彭仁波切为此回复了一部《日光论》，当他收到以后赞叹不已，又再次去信请教疑义，可惜那时麦彭仁波切已显示圆寂，后来由他的首座弟子喇拉曲智仁波切予以作答。从此之后，札嘎仁波切的事业越来越广大，名声越来越远播……

总而言之，札嘎仁波切毕生投身于佛教事业，兢兢业业地讲经说法、培育僧才，而且他尤为注重的是身体力行、实修实证。一生中共念诵一百零八函的《大藏经》甘珠尔十五遍，二百一十八函的丹珠尔五遍，二十六函的前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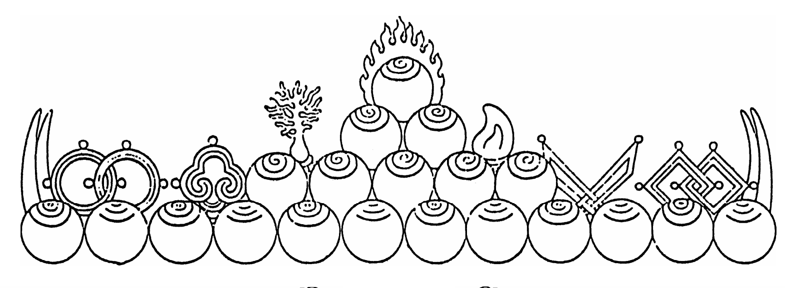


论著五遍，无垢光尊者的七宝藏三遍，宗喀巴大师的著作五遍，其余的经论不胜枚举。写到这里，对于前辈高僧大德的传法事业不能不咋舌叫绝。

顺便提一句，札嘎仁波切将所有的信财均用于弘法利众的事业上，他曾用金子编写了《大藏经》的索引。

土蛇年即公元 1928 年 8 月 13 日，札嘎活佛圆满了他这一生的事业，显示圆寂，色身融入了法界。他给后人留下了《五部大论讲义》、密集金刚、大圆满方面的教言以及修法部《山法》等共十七部珍贵著作。

从有关历史纪实中来看，他还摄受过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弟子，将教法传播到四面八方。经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大成就者、大格西后来都成为佛教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为佛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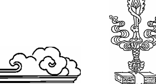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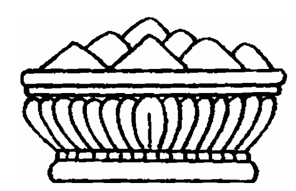













山法宝鬘论

札嘎仁波切 著
索达吉堪布 译

这部山法宝鬘论是居于静处的所有修行者最为需要的殊胜教言。

顶礼上师圣者观世音菩萨！

身之每一毛孔圆满无数佛刹土，
随众根基胜劣现示百万之化身，
尔后刹那亦不懈怠精勤利有情，
敬礼大悲至尊观音祈求慈摄受。

宛若螺山之身体，披黄袈裟着法衣，
莲经宝剑庄严者，顶礼法王宗喀巴。

依大悲索紧系诸有情，依靠智慧无碍知三世，
依靠威力摧毁众生惑，恩师罗丹秋佩前顶礼。

三界无余诸有情，遭受难忍苦刃逼，
救离折磨唯一法，即修殊胜菩提心。




彼之根本稳固出离心，彼依舍弃今生圆满事，
如是抛弃今世实修法，当以窍诀方式而赐予。
莫想此为我造而轻视，莫以边执嫉妒魔扰心，
莫想无有必要而舍弃，视为利益后世胜教言。

在此，为依赖于我修持妙法的诸位弟子开示一些平时应当付诸于实际行动中的道理。









一　抛弃故乡

大善知识博朵瓦在教言中曾经说过："抛弃故乡、远离亲友、断除愦闹、如理作意之人离解脱不远了。"如果观察这其中的含义，就会明白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依止静处的人，如果只是关注着家乡的亲友怨敌，心生贪嗔而虚度人生，那么自己虽然形象上是出家人，实际上与那些在家男女无有任何差别。如今依靠上师善知识们的大恩大德，使我们有背井离乡在这样幽静山中修行的机会，真是很有善缘，应当生起无比的欢喜心。

莫返家乡

如是我们有幸获得了居于静处的好缘分，正像世尊所说的："脱离家庭而出家。"说明自己已经从第一个故乡的家庭中解脱出来了，从此以后父母亲友也就再没有机会对自己求法制造违缘了，所以说很有善缘。之后如果是住在众人群集、过于稠密的寺院中，这里也就成了

第二个家，那也很难与家乡彻底断绝关系，因为自己从无始以来对父母亲友贪恋的习气已是根深蒂固，乡亲们来到自己的跟前，于是愦闹散乱以及贪欲嗔恨的大门便敞开，也就情不自禁地重视起父老乡亲们的苦乐来。以此外缘，自己便坐卧不宁，呆不下去，贸然回到故乡，也就不得不挑起家乡农牧工商以及伏怨护亲的沉重担子，如此一来便在自相续中积累下许多违背正法的罪业，结果必然导致后世堕入恶趣。因此，我们心里应当这样思量：我现在要离开寺庙这个小家，前去与家乡无有任何来往更为神圣的寂静处，在那里不需要背负家乡的包袱，独自一人专心致志地勤修正法，能够有幸在这样的静处安住实在是很有善缘。

当今大多数住山的修行人煞有介事地说"为了便于化缘维生"，于是就住在靠近家乡的一座山里，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住在寂静处，并心怀我慢，洋洋自得，这种现象极为普遍。仅仅住在这样的山间根本算不上是寂静处。所谓的寂静山必须远离对家乡亲友的贪爱以及对敌人的嗔恨，才能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寂静。倘若住在自己家乡的旁边，就会常常耳闻目睹

家乡的苦乐，与此同时，自相续中贪嗔痴三毒便会不由自主地增盛。由此你所住的地方怎么算得上是寂静处呢？自己能有机会住在全然听不到家乡甘苦好坏话的静处，的确很有缘分，并且心里应当立下这样的坚定誓言：我住在此清幽静谧之处，从今以后决不返回家乡。如果乡亲们对自己有信心而提供衣食，则欣然接受；倘若不提供，则向素不相识的人们化缘维生，经历些苦行也未尝不可。

真正的孝顺

不仅如此，就算是自己身在家乡的父母双亲病危死亡，也不应回去探望。如果感情用事，断然回去，以此为缘，就必然会三番五次地返回故乡。因此，即便听到别人说“你的父母现在危在旦夕，按情理你应当回去”，自己也要暗自思忖：我不能回去，即使回去也无济于事，我又没有能使他们不死的办法，为他们念经回向在这里也可以做，一定要安心住下来。

父母生病，自己未能精心护理照料，也许会受到世人的讥笑，但是我们应当明白，仅仅

供给父母衣食、照顾护理无法报答大恩父母的深恩厚德。如果真想回报父母恩德，那么为了父母修持正法，以求成就佛果，并且使父母也为了成佛而修法，才是真正的报恩。所以说，诸如供给父母衣食，对他们进行照料，这些只是暂时的利益，从长远来看，则毫无益处。

再说，无论如何尽心孝养父母，既不能使他们现在就摆脱老病死的束缚，也无法令他们后世脱离恶趣，又不能将他们安置在解脱与佛地。只是装模作样地孝顺父母，借此机会自己呆在家乡，结果自相续中的烦恼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强，以致于积累下深重的罪业，最后必将落得个自己与父母投生到难以忍受的恶趣的下场。因此，绝对不能迎合世人而毁坏自他。自己能在寂静处安心勤修，就是在报父母恩，即便家乡的父母患病、去世，也坚决不能回去探望。这么一来，其他亲友出现疾病、遭遇不幸，不用说自然也就不必回去探望了。

做名副其实的行者

如果没有这样做，而是家乡出现一点鸡毛





蒜皮的小事就立即赶回去，与乡亲们一样屡屡累积贪亲嗔怨的恶业。此后，在家乡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才偶尔在山里装腔作势地小住一段时间，这是当代所有修行人普遍存在的一种通病。这样的修行人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实际上与家乡的那些在家人有什么两样呢？还是应当好好想想。身为一名修行人，如果心里装满贪恋、嗔恨，背着家乡的沉重包袱，怎么能算是修行人？那些俗世的人们除了这些也再没有什么别的羁绊了。与同乡们一样经常忙碌于大大小小的琐事，居然还坐在修行人的行列中，当然应该深感惭愧，并且也要自我谴责：现在如果想住在山里，那就要做一个名不虚传的修行人，否则，在世间人的眼里，他也是个恬不知耻之徒；在上师道友们的心目中，他也必然是一个亵渎佛教的败类。因此要意志坚定地立下这样的誓愿：自己的寿命能持续多久，在这期间，应当像久居山林的野兽那样住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幽静圣地，最好能葬身于此。诚如法王无著菩萨所说：“贪恋亲方如沸水，嗔恨敌方如烈火，遗忘取舍愚暗者，抛弃故乡佛子行。”珠滚仁波切也曾经说过：“抛弃故乡就是修法成

功的缘起。”我们应当将这些道理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自己已经在寂静圣地安住下来，就绝对不能再回家乡。打个比方来说，自己是一个受了沙弥戒或比丘戒的僧人，那么你还能恣意残杀生灵吗？你还能干偷窃盗取的勾当吗？你还能胆大妄为地寻欢行淫吗？毋庸置疑，这是根本不行的。同样的道理，作为住山的修行人应不应该动辄就返乡探亲？当然不应该，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自己能够完完全全地做到不与家人往来，那么家人们逐渐也就打消了叫你回来的念头。自己坚定不移安住在寂静神山这是所有誓言的根本。如果毫不违越誓言，那么你的修法一定能够成就，也必然会活到老修到老，相续中必定会生起殊胜的五道十地功德。对于不恪守誓言的修行人，想要得到这一切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　远离亲友

诱惑的后果

即便自己已经做到与家人不见面，安住静处，但是也免不了会出现重重违缘障碍。自己虽然不返故土，可是亲戚朋友们来到这里滔滔不绝地讲起家乡的喜忧，怨敌、亲人的繁杂琐事，由此因缘，自相续中三毒烦恼自然而然就会增长，于是乎便指手画脚地说出“这应当做，这不应当做”的话来，从而积累了许多罪业。所以必须要远离这些是非来源的亲友们。

一般来说，亲戚们首先是奉送一点食品、衣物。那位修行人依照情理便和他闲谈起来，于是这位亲戚满面愁容地说：“现在咱们家乡出现了这桩不幸之事，你说该怎么办呢？”完全是一副诚心诚意讨教的口吻。修行人本来是因为他供养衣食才如此客气相让，经他这般诚意讨教，便飘飘然生起慢心，也就不可能对亲友们的甘苦袖手旁观了。渐渐地，那些亲戚们进一步地诱惑说：“你这次必须回家一趟，当下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助。”修行人经不住再三的引诱而回到家乡，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返乡，从而行为与自己背井离乡的承诺已南辕北辙了。理应居住的神山静处呆不下去，理应抛弃的故乡亲友却经常光顾，结果静处与上师成了他所抛弃的对象，返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住在静处的时间越来越短暂，久而久之，最后竟然惨死在城市里，这实在是一个大噩兆。

修行人莫入城市

人们常说：狮子死在城中以及修行人死在城里是最不吉祥的噩兆。不仅死在城里是噩兆，而且游逛于城乡中也是一种不好的兆头。例如，獐子、鹿子以及羚羊等野生动物在城里奔跑，世人看起来这就是一种灾难的征兆。于是他们立即请人打卦、占卜，再诵经等做一系列的佛事活动予以遣除。同样的道理，本来住在神山静处的所有修行者都是像野兽一样过着隐居生活的山中修行人，人们也尊称他们为“修行隐士”。如果有一天他出人意料地突然跑到城里，







大家都会颇感意外地说“修行隐士来了”。即使他只是出现在城中一次，但当时所有的居民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尽管谁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凶兆，可实际上他们的神态目光中显露出与众不同的一种怪异的表情，其实这已表明修行隐士的到来是一大恶相的特征。

而且，如果我们细究其本质，也会知道修行人出现在城里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噩兆。住山修行人舍弃寂静的圣处与上师，跑到喧嚣散乱的城市里，这种行为已经与正法完全背离，此乃今生之噩兆；以此不祥之兆将造下众多罪业，也就是在为自己打开恶趣的门，所以是来世的噩兆，这两大噩兆是无法避免的。

斩断牵连

遣除这些噩兆，不入城市。平日里，如果亲友奉送给自己衣食，接受就是。除此之外，他们如果说许多世间上庸俗不堪的胡言乱语，自己不妨装疯卖傻，显出痴相。如果被逼无奈，非语不可，那就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不要把我当正常人来看待，我心里感觉好像心脏病正在



发作，简直成了疯子，没有一点值得信赖的。”这么一说，就可制止他们没完没了的纠缠。此后，与亲友的关系也会越来越淡漠，他们除了以虔诚的信心供给自己衣食之外，平时与自己不会有什么来往交流。这样行持善法就不会掺杂贪嗔的成分，所作所为完全是清清净净的。

如果与亲友们的关系日渐淡化，就是在实地行持阿底峡尊者的教言。尊者是这样说的：“居于静处的目的就是要与俗世断绝关系，断除对亲友的贪执，断除了这些，就不再有任何贪恋感情等纷纷妄念与散乱的外缘，此后经常内观自己是否具有一颗真正的珍宝菩提心，刹那也不跟随担忧世间琐事遭致衰败的分别念。”

顾虑多余、病转道用

若有人想：如果彻底与亲友断绝联系，在自己身体健康、安然无恙并且也能前去化缘的情况下住在静处生活也能够自理，不需要劳烦他人照顾，当然是可以的，但自己老态龙钟力不从心，不能出去化缘，或者患上极为严重的疾病，备受折磨，到那时连一个给自己拿药侍





候的人也没有，所以还是需要亲友。这纯粹是不明事理的无稽之谈，自己老了以后不能去化缘，重病缠身，无人侍奉，那亲友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说什么“年老以后不能化缘时如何如何”，你能确定在年迈之前自己就不离开人世吗？假使说你到了老朽不堪真的不能去化缘的时候仍然在世，但如果你从小到老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正法，那么年老以后的生活也绝不可能落到穷困潦倒的地步。

一般而言，行持正法的人抛弃故乡，依于静处时最初的一两年中可能会出现缺衣少食生活窘迫的现象，但是如果真正做到如法而行，所需生活资具也就不会拮据贫乏，这是一种普通的规律。大格西博朵瓦曾深有感触地说：“修行人在今生中也与其他世间人截然不同。我作在家人时，曾三次去挖金，结果一无所得，现在每一天都有许多两黄金；在庸巴地方卡隆巴要算是最为快乐、最有名气的人了；龙秀地方现鄂瓦也是最安乐的。这都是来自于修持佛法。”难道你将这些言教忘得一干二净了吗？如果你的举止言行与正法不相违背，长期坚定不移地在静处安住，那么你必定会处于财源滚滚

而来、众人倍加恭敬的境地，这些不成为修法的违缘已经是值得满足的了，这是一条约定俗成的法则。

另外，那些世间人也会为了万事遂意、人畜兴旺而满怀信心地来到旷日弥久一直安住在静处的修行人那里，献上丰厚的供品，祈求加持。为了超度亡人也不能不供养一定数量的回向财物，这种风俗人情也是当下我们有目共睹的。因此，根本没有必要担心年老体衰之时不能外出化缘而致生活贫困。

即便是得了病入膏肓的重症，上师与同参道友也会悉心竭力护理你的，而且出现其他暂时性的一点儿小小的违缘，他们也会千方百计依靠各种仪轨祈祷三宝予以遣除。而若让亲友来护理你，那他们只会造下违逆正法的罪业而已，除此之外，上师与僧众们所不清楚的有利于你的病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难道他们会知道吗？其实，就连你的那些亲友他们自己出现头痛脑热等病患时，也完全要指望上师与僧众。这是眼前明摆着的事实。

进一步地说，我们自己罹患疾病时，如果想方设法依靠种种药物治疗以及别人的精心侍

候来康复，这也实在不是修行人应有的风范。倘若身染重病，那作为真正的修行人就应当生起无比的欢喜心。因为通过生病可以净除前世所积累的深重恶业，并且还可以凭借着疾病而修自乐施他、代受他苦的施受法，从而生病便对修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助缘作用。因此心里应当这样想：此次患病实在是由上师的恩德而来。如此的不胜喜悦。

特别是在自己患病时，如若亲戚朋友、护理看望的人很多，那么非但对病情没有丝毫的好处，反而会因为人声嘈杂、喧闹不休而在不知不觉中做出许多违背正法之事。当你处于弥留之际时，他们则在一旁要么号啕大哭，要么说一些贪恋话语，使得你平静的心不由自主地被搅得一塌糊涂，甚至连皈依三宝、修施受法的忆念观想也无法做到。如果身边没有扰乱自心的亲友等任何人，那么心情会十分恬静，神态怡然安宁，可以在如理修持上师所传的施受法等教授中安详死去。这样说来，病也有病的快乐，死也有死的幸福。

贪财无义

在平日里，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微不足道的生活必需品应当看成是借用物而毫不贪执地使用，死后这所有的资具就全部归于上师僧众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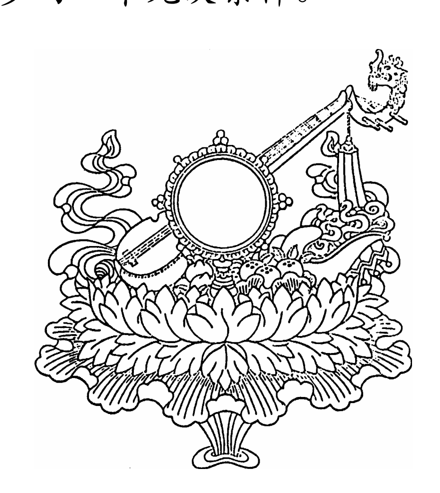
然而，在当今的时代里，有些名义上的住山隐士临命终时还念念不忘他的那些物品，有气无力地说"这个用来做什么，那个不要用来做什么"等等，留下诸如此类的遗言。这种做法已将此人没有断除对财物贪执的心理状态全然昭示、暴露无遗。如若对财产无有贪执，那留下遗嘱目的何在呢？假设你能够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都看作是石头与牛粪那样，那么自己在临终时留下"这些石头牛粪用来做这个那个"的遗嘱看来就无有任何实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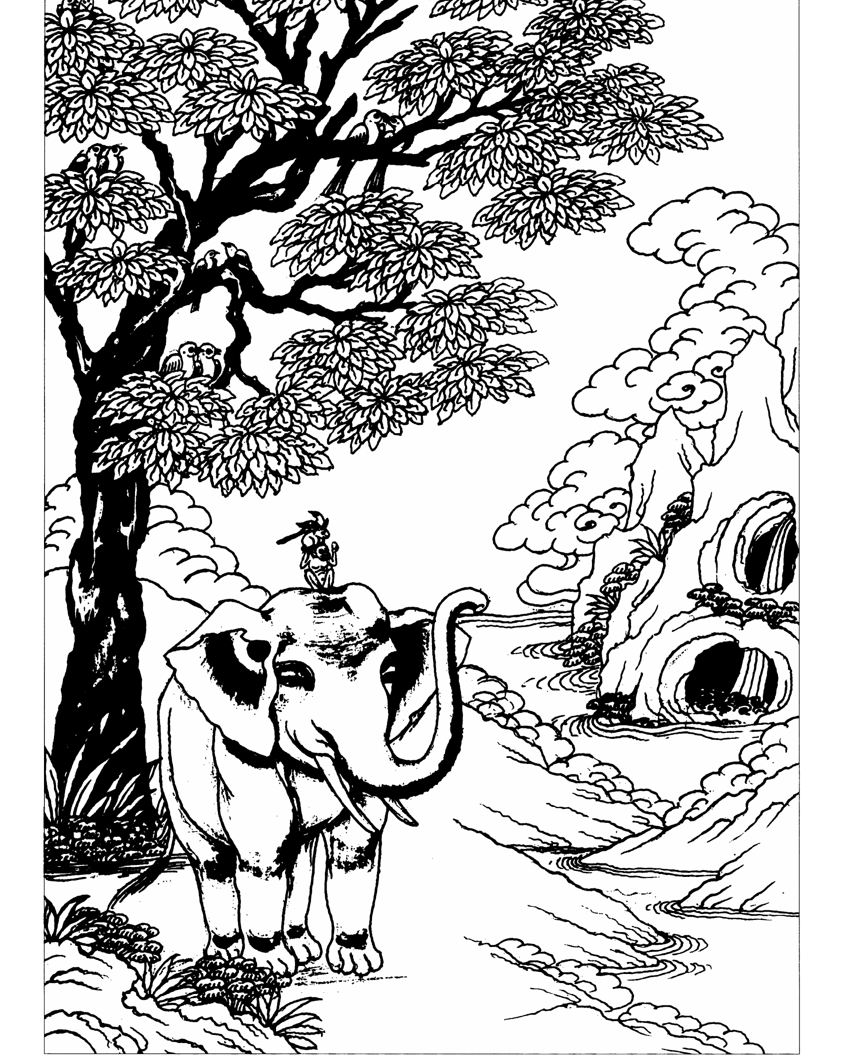
自己在疾病缠身时，没有亲友的照顾，即使病痛难忍，受尽折磨，但自己如果能保持精神乐观，无忧无愁，也不仰仗药物与承侍，那就成了促进修行的助缘。未曾将任何财产视为我所拥有而是全部看作如石头牛粪一般的修行



人，过世以后，他那无有主人的尸体理所当然会被同修道友们随意抛到尸陀林。而在未死之前他已将死后的一切事宜安排得井井有条，临终时也不需要像世间人那样劳心费神地到处寻找超度的上师念破瓦以及作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事。

我们每个人在什么时间死、以怎样的方式死谁也不知道，能像野兽那样悄无声息地死去可谓是修行人的美妙庄严了。遗憾的是，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修行者却寥寥无几。因此，在临终时照料服侍、忙前忙后等类任何事情也无需亲友来做。修行者与亲友完全断绝牵连是彻底抛弃故乡的一个先决条件。








三　消除散乱

不仅如此，而且要想彻底抛弃故乡，消除散乱也是必不可缺的。

勿依邪命养活

讲到这里，有人不免会私下暗想：住在寂静的山里，舍离了家乡，又与亲友一刀两断了，那么现在生活来源已经无有着落，实在没办法修行了，因此只好通过给他人打打卦、替别人算算命、为患者看看病以及帮消灾祈福之人作作经忏等各种渠道，希望施主们能为自己提供生活所需。如果谁有这种错误的想法，那说明他不了解如理如法维生的准则。如法的生活必须唯一靠化缘来维持。如果你想依靠打卦、算命、看病以及作经忏而得以生存，那无疑是一种邪命养活。修行人仰仗邪命苟活于世就如同吞服哈拉剧毒一般。身居格外幽静的圣地，如果你做起打卦、算命、看病等这些事情，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世间上的男女老幼蜂拥而至



会集在你的住处。他们一边说着“我们去找那位住山隐士打卦算命，求神保佑”，一边成群结队地来到你的门前，到那时你的门口真已是门庭若市了。如果出现了这种盛况，那么这种修行人热衷于繁杂琐事、无聊愦闹的丑恶面目已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了。

身为一个修行人，就要像身负重伤的野兽那样在无人察觉的隐蔽清静之处修行，门前除了大大小小的飞禽走兽留下的足迹以外别无所有。例如，不幸身中箭伤的野兽，总是心有余悸，担惊受怕，无论如何也不敢到会被人发现的地方徘徊，如若看见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便会惊惶失措，立即逃到其他的地方。同样，我们这些人以前正因为害怕与故乡亲友世间人一道周旋在繁重的琐事与喧嚣不止的氛围中造下无量无边的罪业，才毅然决然地弃乡离友；又唯恐被亲友、施主俗人们看见而导致放纵散乱，于是过着隐居的生活，与任何人也不相接触、互不往来。倘若再度出现众人云集的状况，那此地也不可久留，必须奔赴异地他乡。博朵瓦尊者曾经简而言之地说：“享用化缘度人生，知足少欲常安乐，如同日月逍遥行，不住一境



依静处，友人施主不久交，不受他人所控制。”他这短小精辟的偈子恰恰正是我们平时行为准则的总结。显而易见，尊者提倡的无非是在清净的圣地如理如法修行的人要享用化缘所得之物而维生，也就是应当唯独依赖于化缘来度过人生。言外之意就是说，依靠打卦得来的打卦钱、算命挣来的算命钱、祈神求福得来的经忏钱、超度亡灵获得的回向钱来过活都是不清净的。因此万万不能以此苟且生存。之所以说这些维生途径不清净，因为它最初发心不清净、中间享用不清净、最后感受之果不清净。

三不清净

首先发心不清净，因为你本来已经发心居于寂静处后与今生一切不清净之事彻底绝缘，唯独依赖化缘生存，如今却背弃誓言，与追求今生利益的人们同流合污，贪图物质享受，在这种强烈贪欲而引发的恶劣之心的控制下，通过为人打卦、算命、看病、作经忏等而获得收入，对于由这种下劣的发心而得来的少量生活资具，你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

中间所享用之财物的本体不清净：使用由这般卑劣的发心所得来的如毒般的生活用品，完完全全是以贪财之心引发的邪命养活。如是所享受的生活财物之本体当然是不清净的了。

以贪心引起的身语之五种邪命：其中身体的威仪不清净是指用来欺骗施主的一种装模作样的行为，也就是在施主能够看见的地方，身体跏趺，闭目而坐，装出一副静静修禅的假象，看上去俨然是一位生活简朴、资具少乏、知足少欲的修行人，并且行走时也是步履缓慢，说话温文尔雅，表面显得对上师本尊恭敬有加、对苦难众生悲心切切，诸如此类，以形形色色欺骗施主的手段来求得生活资具，此种道貌岸然的行为称为“诈现威仪”。

接下来语言的威仪也不清净，当面赞不绝口地恭维奉承施主说：“你慷慨好施，给予我这般上等的生活用品，真是亲如父母一般。”又满怀感恩戴德之情说：“你真是积累了广大的福德资粮，你的家庭必将一切顺利，为此我必将竭诚祈神求佛保佑，并且还将为你家过世的那些亡人们诵经回向，使他们免得下堕恶趣。”诸如此类曲意逢迎的花言巧语称为“谄媚奉承”。



又有些修行人口中煞有介事地说：“我一直坚持苦行的生活，由于过度清贫，以致于身体患有严重的风湿等多种疾病，屡受折磨，深感不适，当然如果有酥油、肉类等营养丰富的食品必定会大有帮助，只可惜未曾得到。加之衣物过于单薄，难挡严寒，长期受冻，积久成疾，可是却也难以得到保温衣物。”像这样依靠转弯抹角的语言影射而令施主慷慨解囊，赠送优质的衣食，即是“旁敲侧击”。如果施主没有供养，或者即使供养了也只是少量劣等之物，于是这位修行人便会气急败坏地恶言相骂道：“供养如此劣物，你自己今生也将得个贫穷的下场，来世还会投生到恶趣。你不供养，还有许多能贵物相赠、恭敬爱戴我的其他施主。你的这些菲薄之物本人不需要。”这种为得到供养巧立名目的做法即是“巧取讹索”，也是语言威仪不清净的表现。还有的人明明是用自己的钱财做了一件高档的法衣，却向施主炫耀说“这是某某施主供养我的”以令那位施主供养同样的法衣，如果这位施主也如法炮制供养了法衣却没有献上美食，他又启发说：“别的施主不仅供养了衣物，还赠送了食品。”这种为得到衣食而使用的



伎俩，称为“赠微博厚”。它是身体、语言均已包括的一种邪命。通过上述的五种途径而获得的财物纯属不清净的邪命。

总而言之，享用通过诈现威仪、谄媚奉承、旁敲侧击、巧取讹索、赠微博厚这五种邪命所得的不义之财实在是不清净。

最终所感受之果报也不清净：享用由这样不清净的发心而得的生活物品，罪业十分严重，极难清净。《俱舍论》云：“贪心所生身语业，邪命难净故另说，设若贪图资具引，与经违故非如是。”（旧译：食生身语业，邪命难除故，执命资贪生，违经故非理。）由于心贪恋欲妙，割舍不下，于是为了追求名闻利养而通过身语的行为谋求财产，心中向往获得上好的丰富的财物，贪婪之心不禁油然而生；并由于只供给自己微乎其微、极为下等之物而对施主等耿耿于怀，心生嗔恨；由于相续中对利养恭敬始终贪得无厌，不知满足，对三门不善恶业一窍不通，愚痴所蒙，不勤防护三毒烦恼，行为放逸无度，自相续的清净戒律已被堕罪的垢染所玷污。如此一来，后世必将堕入三恶趣中感受剧烈难忍的苦果。因此说，最终所受之果报是不清净的。



享信财小心

当今时代，有些人仅仅舍俗出家就觉得可以了，从未详细考虑过有没有资格享用信财，这实在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戒律花鬘论》中云：“无学道者主人享，有学道者授受享，具有禅定能力者，得到开许而享用。”这其中的含义即是说，已经摧毁了一切烦恼的诸阿罗汉众以主人的方式享受信财，诸如预流果位的有学道者以接受信士供养的方式享受信财，具足清净戒律并精进闻思修行的僧人们以世尊开许之方式享用信财。

失毁戒律、不护三门之人如果随意享用信财则比吞食火焰熊熊的铁球还严重。如《毗奈耶经》中云：“宁可去食用，燃火之铁球，不具戒律者，切莫食信斋。”《花鬘论》中也有同样的阐述：“宁可去食用，燃火之铁球，不具戒律者，切莫食信斋。”意思是说，失坏戒律、不护三门行为之人享受化缘斋饭还不如食用燃烧烈火的铁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吞下烈火炽燃的烧铁只能焚毁自己今世的这个肉身，葬送

生命而已，但不致于在后世将自己抛入三恶趣中，所以说食用炽铁的危害不是很严重。可是毁坏戒律、不护根门的人如果享用信士所供的斋食，那么来世必将堕落地狱、投生饿鬼、转为旁生等而感受不堪设想的剧苦，因此说享用信斋所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看看自相续的戒律是否清净、身语意三门是不是处于放荡无度之中，倘若你是一个戒律不清净、行住坐卧中不护三门，加上不如理如法精进闻思三藏的人，那么满不在乎地享用信财斋饭无疑是在自讨苦吃。千万不要这样做！

若有人想：如果仅仅依靠戒律清净这一点可否享受信财斋食呢？这也是不行的。作为一个只是戒律清净而不如理闻思三藏的懈怠者来说，如果擅自做主享受信财与斋饭，那么将是债台高筑，负债累累，因为你根本吸收消化不了斋食等信士所供养的任何财物，后世必须以债务的方式予以偿还，结果成了业债之因。如果连一位戒律清净却不精勤闻思的懒惰之人也不能肆无忌惮地享受信财，那么我们应当好好反省反省。

三门行为不清净，并由于被堕罪所染导致





戒律也不清净，又不事闻思三藏的人，日日夜夜沉睡不醒、迷迷糊糊、闲话不止、愦闹散乱，依此虚度大好时光，而且只是去城中化缘维生并不能心满意足，如此之辈竟然大颜不惭、大模大样地坐在大修行者、大上师、大法师的行列中，依靠打卦、算命等手段来蒙蔽、欺骗施主，追求如哈拉剧毒般的邪命养活，苟且偷生，其实是在进行自我毁灭，这种人也实在是不知廉耻。我们仅以化缘的菲薄之物维生就应当知足。自相续的戒律污浊不堪、闻思修行也是马马虎虎的人，却不满足于简简单单的化缘生活，而去寻觅花样繁多、质量上等的财物。直言不讳地说，你是没有福分来享用这些的。

此外，只是了知释迦牟尼佛对于戒律清净的僧众享受斋食有开许这一条，便心想：我也是出家人，所以随心所欲毫无顾忌地享用斋食信财以及回向财物等也是理所应当的事。而心怀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显然是愚昧无知的表现。

生活简朴不杂世法

为了能化缘到一点点苦行时所需的饮食财



物，而去城中向素昧平生、互无交往的施主化微量的小麦青稞等粗粝之食，隐居静处山中时与花草叶果等合起来作为苦行的食品，除了吃这些以外，绝对不能像世间的人们那样饱食终日。

不依靠苦行生活，而只求吃得好、穿得暖，就想成就佛果，可是，这种人不用说是佛果，就连人天的果报也是不可能成办的。如果你不尽力讨好维护施主的情面等随顺迎合世间人，那么想得到香喷喷的美味佳肴、暖暖和和的上等衣物也是异想天开的事。要通过随顺世间人的途径来修行，就不可避免地要掺杂世间八法。

杂有世间八法的善业只能得到今生的利益而已，对于后世来说连人天果报也得不到，不仅得不到，甚至来世还会依此而下堕三恶趣。格西仲敦巴曾经问阿底峡尊者：“凡是贪求现世的幸福安乐与利养恭敬而做事之人将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尊者深感遗憾地说：“他们的果报也就仅此（今生中的安乐）而已。”格西又进一步地问：“那来世将有什么样的果报呢？”尊者满怀悲悯地说：“来世的下场将是惨堕地狱、饿鬼以及旁生界中。”滚巴瓦格西也曾经这样说



过："怀有搞世间八法心态之人所作所为若出现其中的四种称心如意，那么就是现世的果报，而对来世毫无益处；如若面临四种事与愿违的局面，那么对今生也无有裨益。"

如果修行人奢望今生丰衣足食、风光体面，而寻找一位腰缠万贯的大施主，对其曲从逢迎，照顾情面，阿谀奉承，讨好献媚，这种人连自己的饭量多少都不清楚，竟然拿班做势地在那里打卦，还信口雌黄地授记将来会有甘苦、好歹之事，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妄言脱口而出，他们的戒律为严重的过患所染污，无惭无愧的行为似是而非、极不清净，这样的人真不如死了为好。

正合我意

作为修行人的我们，就算是冻僵而死（也绝不能以非法手段过活）。只要能依照戒律中所说的少量资具维生，不好不坏就可以了，即使是以化缘的低劣斋食财物，加上草叶瓜果等作为苦行的充饥之食，也该心满意足。与任何人互不结识、不相交往，也不进行打卦、算命、

作经忏之类的琐事，纵然当地所有的人们都为此而不高兴，以身体进行殴打，口中也是讥讽嘲笑，对我如此这般侮辱，那也是一件快事。因为它可以成为世间八法及赞则喜、谤则忧之恶分别念的最佳对治方法。如果他们对自己赞不绝口，尊敬拥戴，那么自相续中的贡高我慢就会日渐增盛，如此便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诚如阿底峡尊者所说："众人不悦，正合心意。"意思是说，人们对自己有不满情绪，恰恰合乎自己的意愿，应当心生欢喜。否则，仅仅为了微薄美食、少量暖衣，便以诈现威仪、谄媚奉承等邪命方式来养活，到头来将酿成后世在地狱、饿鬼、旁生界中感受严寒、酷热、饥饿、干渴的难忍苦果。恐怕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危害了。

自己贪得无厌，在现世中如果得到丰富的衣食，就心花怒放、喜不自禁，如若没有得到就闷闷不乐、愁眉不展，而且一旦别人得到，那嫉妒心、竞争心、得失心、贪嗔心便自然而然在相续中滋生蔓延，心不愉快、倍感苦恼。相反，如果自己能够将自心完全转移到善法方面，居于隐逸的静处时常反观自心、知足少欲，

仅仅依靠化缘所得之物度过人生，就绝对不可能为了欲妙而生起贪婪、嗔恨、嫉妒之心等以至忧心如焚了。正如古德所说的：“清贫寡欲，无忧无虑。”如此一来，必然会心情舒畅、修行增上、生活清净。

依心抉择

若有人想：如果自己既没有维护施主等人的情面外出奔波寻找，也未曾从事打卦等，可是若当地的人们亲眼目睹了某位修行人稳重持久安住、知足少欲等功德，便携带衣食来到他的面前供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随便接受没有什么不良后果吧？

这一点也需要观察自心。如果自己对所有的妙欲利养、恭敬赞叹等都能作如梦如幻之想，毫无贪图世间之心，那就可以接受供养与爱戴。然而，我们这些人从无始以来对妙欲贪恋强烈，不知满足，久远串习，牢不可破。追名求利、贪执妙欲等只能像干渴之人痛饮盐水般无有厌足。所以，备受恭敬、利养丰厚、穷奢极欲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显然是修持妙法的一大违缘。

一般，修行人在最初的时候都是说“我要终生住在寂静处”而与上师同修道友和睦共处，也没有任何施主等前来探望，心情安乐。独自一人住在一处静静的神山中，首先是和谁也不相接触，似乎还过得很好。久而久之，渐渐地施主以及熟悉的人越来越多，在施主面前，顾其情面、虚伪狡诈等，通过世间法以及经忏佛事、讲经说法等出世间法五花八门的欺骗手段取得利养恭敬，如此而行之人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首先未通达上师所传授的教言实义，其次相续中没有断除对妙欲的强烈贪执，于是便如饥似渴永不满足地饮起欲妙名利地位等邪命的毒水，铸成大错，这种修行人连自己的名称也已丢失了。他的下场比世间人还惨痛，后世将堕入地狱中。



四　依师方式

勿离上师

对于修行人来说，暂时与究竟的一切功德之源泉就是上师，大格西博朵瓦是这样说的：“摄集一切窍诀的基础就是不舍弃殊胜的善知识。”因此，我们必须做到如影随形般依止、一刹那间也不离开上师，格西又说：“如果不离上师恒时追随，那么此人已经拥有了一切佛法。”依此而言，我们必须恒常不离上师。

可是，我们中的有些人最初在上师前只求得零零星星的传承，马上口出狂言说“我要去寂静的神山了”。其实他根本不能独立自主地修行，却一意孤行，这种现象也是极为普遍的。当上师健在期间，我们这些初学者应当像谚语中所说的“小孩拉着母亲的衣襟”一样瞬间也不离开上师。那么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必要呢？第一通过闻思教言可以断除增益；第二言行举止庄严如法，不放逸。长久依止上师便可对所有好的品德言行都一清二楚、了如指掌，随学

上师极为重要。

我们在随学上师的过程中，尽力做到清心寡欲，不为欲望所恼，最终达到像日月运行那样逍遥自在地周游神山静处的境界时，不固定住于一境，也不要说这个地方是我的地方而执为我所，像野兽一样对任何地方都毫无贪执。

最初依止上师，在师前安住之时，要以他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上师之心态恭敬依止，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不能擅自做主，要谨遵师言，一切威仪十分庄重。所有事情均需请问上师，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自作主张，草率而行。如此一来，自己的所作所为均成了依教奉行，功德利益很大，并以此可将以往所造的一切罪业悉皆净除，自己的三门一切所为不致于放荡无度，也不会重新累积身语意的罪业。因此说，依教奉行的意义格外重大。

我们的一切行为既不能违越上师的言教，又要与同修道友们始终持久和睦相处。依照加行中所说的在上师面前听受包括道次第修心等自己所实修的法门在内的一切教授，必须像蜜蜂享受花蜜的甘美味道一样以闻思断除增益怀疑。



晋见上师

如果自己有教言上的疑问要请教或者有事汇报，需要去晋见上师前，就必须搞清楚上师此时是否在百忙之中，是否心情愉悦，在上师悠闲自得、舒心悦意时可以前去讨教，而在上师事务繁忙、心绪不佳时万万不可莽撞去打扰，就像小马驹或小狗崽对待它们的母亲那样。在未得到上师的开许之前，自己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摇大摆地来到上师面前，由于根本不知晓此刻上师是否心情很好，倘若正巧赶上上师心情不好，那么就会导致对上师不敬以及扰乱上师的心这两种极其严重的过失。

因此，首先应当到上师的侍者前询问可不可以前去拜见，了解上师心情好不好的状况，再以晋见上师尊容比获得如意宝还难的心态来到师前，对上师毫无怠慢之心、谦虚谨慎、毕恭毕敬，如此可得到广大的功德。所以，到上师的面前时，先让侍者去请示上师获准后方可前往，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

可是，有些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说：




“我们既然已经依止上师，所以随意到上师跟前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可以随便去见，那么依止上师有什么用呢？这说明他们压根不懂依止善知识的方式。例如，世间上那些官员所属的百姓们也没有说“因为他是长官所以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而随便前去见，那么对于法主、法王、如意宝般妙法源泉之上师，怀有不敬之心，口出非礼之词说“不管上师开不开许都要去见”便径直而入，这是对上师的最大不敬。再说，就算是要去拜访世间的大官员、大人物们，也不能乱了方寸，而必须首先通过他的下属，依次引见，否则也不能见到。对于上师竟然都不能像世间人对待大官员、大人物那样尊重敬仰，那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恭敬的态度呢？自己只是私下认为拜见上师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事，于是趾高气扬地直入其内，这种草率举动恰恰将他无有将上师视为真佛的清净观之内相暴露无遗。

真实作想

本来，我们应当有见一次上师的尊容、听

一次上师的言教就如同亲睹佛陀的金颜、亲聆佛语一般极为稀罕难得的想法。如果没有这样想，那就是一大错误。即使心中确实已生起了面见上师的身相与听受上师的教言极为不易的念头，但是在去往上师面前的途中仍然需要如是忆念：我的上师的的确确就是真正的佛陀，我今虽有这样的问题要请教，却不知能否如愿以偿，假设有幸在上师面前讨教，并获得了满意的答复，那真是太有福报了。面见一次上师的身相，就相当于亲眼目睹了所有佛陀的身相。如此可以清净无始以来多生累劫中所积的一切罪障，实在具有广大深远的意义。之后，在侍者尚未通知上师是否准许之前一直耐心等待。

按理来说本该如此，然而我们这些人即便是一百次见到上师的身相、一百次听闻上师的言教，仍旧将上师看成是一般的普通人，从未体会到亲见上师的身体难得、聆听上师的教授难得、见师身闻师言意义重大这一点。如此一来，势必会导致自相续原有的一切闻思修行功德无余丧失、前所未有的功德不会重新生起的不良后果。博朵瓦格西曾说过：“对上师不恭是失去智慧的主因。”



如果偶尔因没有得到开许而未能如愿面见上师，也不能心烦意乱，心里应当这样想：我应该明白这是对自己最殊胜的教诲，这明明是在暗示我：因为你的恶业罪障太深重了，你若诚心诚意想见真佛上师，就要净除自己的罪障。

如果一请求即刻得到开许，自己应该想到：在自己罪孽业障尚未清净时，上师就慈悲恩准前去面见，这说明他老人家一方面是在用强制的方法净除自己的深重罪障，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积累广大的福德，现在有幸去参见上师，应当趁此机会积累福德，于是心里一边默默观修七支供，虔诚祈祷，一边恭恭敬敬地向上师献上曼茶罗等供品。

倘若上师声色俱厉地对你进行训斥呵责，那么要认识到这是上师在赐给自己窍诀；假设上师大发雷霆，对你大打出手，你也应当认识到：他老人家是在显示采用强制性方便法净除我的罪障、摧毁我的烦恼这一事业。长期如此串习，平时也必须与上师形影不离，集中精力精勤修学依止上师的方法。






断颠倒想

对此有些人显出一副颇有见地的神态说：就像如果与火靠得太近必将遭到焚烧一样，如若与上师过于亲密，那必然会出现矛盾重重的不良后果。所以，求法时依止上师，在不求法时就远远避开上师，到别处去安住，这样还是很好的。说完便在距离上师一个月路程的远处住了下来。这种现象俯拾即是，极为常见。

这种人往往口头上会说出诸如“我唯一依赖上师”这样冠冕堂皇、漂亮动听的言词，实际行动中却充分显露出他对于如理如法依止上师根本毫无兴趣的心态。一般而言，具有将上师视为真佛的无伪清净心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我们如果能做到口中经常说上师就是真佛陀，心里也反反复复这样观想，夜以继日对上师修清净观，那么与上师越亲近，对依止上师之道理的理解程度也相应会越来越提高。

还有些人顾虑重重地说：“因为我心里对上师没有信心、恭敬心与清净心，如果呆在上师身边，只能积累恶业而已。”这些人本来自己

就已经不具有清净观，加之又不愿意长期持久地修清净观，他们认为反正我没有清净心，就顺其自然吧，如此也是很快乐的，而不愿意改正自己的恶行。（这些人纯粹是破罐破摔、将错就错、自暴自弃、自甘堕落，孰不知无有清净心也是可以改变的。如上所说，与具正信的道友相处，多观想上师的功德，逐渐就会改过自新的，并且亲近上师也有无量功德。）

有的人也满不在乎地说：“既然对上师不能观清净心，那也是无所谓的，独自住在偏僻的山里修法也是很好的。”你们对上师连一颗清净心都不能观想，那煞有介事地修法又能有什么利益呢？难道佛陀没有说过大大小小的一切功德均依赖于上师吗？而且，对上师能生起信心、观清净心的主因就是要在上师身边住下来，随后全神贯注听闻依止上师的甚深窍诀，交往那些对上师观清净心的同修道友，与此同时对上师修清净观。大成就者事业金刚曾经请问金刚手菩萨：“生起信心之因是什么？”金刚手菩萨答言：“如若依止如第二佛陀般的上师便可生起信心；如果与具有正信的道友相处也可生起信心。”





也许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住在与上师隔一定距离的寂静山中，只要将上师观想在头顶上修清净心就可以了，守在上师身旁又有什么必要呢？这种人也实属愚昧无知、智慧浅薄之徒。如果不住在上师身边，怎么能听受上师的讲经说法？如果听闻不到上师的讲经说法，怎么能断除对教言的满腹怀疑？如果没有断除对教言的满腹怀疑，又怎么能生起五道十地的功德？再说，如果我们要杜绝上师不欢喜的一切事情、对于上师欢喜之事尽力而为的话，那么住在与上师遥隔千里之外的地方怎么会知道什么是上师欢喜的、什么是上师不欢喜的呢？如果说需要以三供养令师欢喜，无论是哪一种供养都必须亲近上师才能做到。供养财物必须要面见上师前而供养；恭敬承侍也必须住在上师身边，才能办到；依教修行的供养也是同样，要遣除修法的歧途障碍必须向上师请教，方能成就。

所以说，只有在上师身边才能以这三种供养令师生喜。如若与上师遥遥相隔，那以三供养令上师欢喜就成了痴心妄想，根本是无法办到的。



舍近求远

当然了，如果自己与上师天各一方、遥不可及，或者上师已不在人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真身的上师在前，我们不得不通过忆念观想上师在头顶或心间等处而修清净心，并猛厉祈祷。可是现在自己本来与上师近在咫尺，有直接参见上师机会的此时，却不对上师真身进行祈祷以求得加持，反而矫揉造作地将上师观想在头顶上来修持，这样舍近求远的做法又有何必要呢？即使是上师色身已离开人世，我们也要真切发愿生生世世不离上师并诚挚祈祷赐予加持，那么上师健在之时又怎敢轻意扬长而去呢？我们在多生累世中也难得有机缘幸遇如此贤德上师，如今幸运值遇一次，本应当像盲人抓住象尾片刻不放那样，寸步不离、紧紧跟随上师左右，可偏偏有些人就是不能稳重持久地安住，他们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也会断然离开上师，到遥远的地方去住，这种胆大妄为之人难道不是鬼使神差、恶魔入心了吗？

如果现在无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随随便便



离开上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断掉后世值遇上师的习气缘分，良言规劝你不要故意积累使自己许多生世中都遇不到这样能讲经示道之上师的深重恶业。

如果自己能持之以恒长久亲近上师，则可获得广大的利益。相反，如若做不到日久岁深地长期依止上师，那么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正如《蓝色手册颂》中所说：“恒时不离依上师，成办诸事片刻非。”《蓝色手册释》中这样写道：“贵族的两兄弟其一虽然智慧高超，并具有信心，却因不亲近上师而沦落成一位商人，最终惨遭横死；另一人虽然既无信心也无智慧，但因亲近上师而成了闻名遐迩的好修行人。如果能够做到恒时不离、始终如一地亲近上师，那么就会像那若巴一样相续中生起梦寐以求的一切功德。”

相形见绌

在当今时代，大多数人都认为依止上师的目的就是听受教言，因为必须在听闻教言的基础上才能实地修行，所以应当首先在一年或几





个月当中依止上师，求得所有的教言后自己另找一处地方去修法，就可以了。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乏其数，到处可见。

这些人求完教言后便像乌鸦衔着肉飞到别处去一样不顾一切地跑到其他地方去实修了。可是，你这样做根本无法得到任何加持，恐怕只是徒劳无益而已。仲敦巴格西在依止色尊者上师期间，对其精心承侍，甚至包括放牧、清扫人粪马粪在内的事都尽心而做。后来拜见阿底峡尊者时，他心有疑虑地请问尊者：“先前我所做的善事中哪些最有意义？”尊者极为肯定地说：“在你做过的所有善事中再没有比你恭敬侍候色尊者上师更有意义的了。”如果以那若巴尊者依止帝洛巴上师、玛尔巴尊者依止那若巴上师、米拉日巴尊者依止玛尔巴上师那可歌可泣的事迹来衡量的话，现在的有些人从上师那里取得教言后，为了上师竟然连身上出点汗水的苦行都不能做，自己只身一人去修行当然不可能生起任何功德了。前辈的大成就者们悉心毕力承侍上师，身语意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可以说是不惜粉身碎骨来积累福德资粮。

所以，三门不如理如法地令上师欢喜，反






而隐居在另外的地方，仅仅凭着对教言的一知半解如何能生起功德，这样做的人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倘若像讨债一样从上师那里收取甚深的教言随即便独断专行地到另一处去住，那么请问你一开始依止上师时已经供养了身语意这又作何解释呢？如果你自我做主的话，那上师还有什么权利可言？这么说，原来你是在最初上师恩赐教言之前供养身语意，等教言已完全得到手中以后便强硬地夺了回来。这实在是罪大恶极的举动。

令师生喜极重要

有些人根本未曾慎重观察上师高不高兴，一开始就心急如焚地对上师说："希望上师尽快赐予我教言。"之后今天追着上师，明天也跟着上师，在一个月中就这样纠缠不休，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得受了完整的教言。但因为上师是在无可奈何、心不欢喜、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传授的，所以这样的教言不仅仅不能使他受益匪浅，反而会深受危害。从前有一个人在博朵瓦格西毫无情绪时求得了不动佛的修法，结

果事隔不久他就一命呜呼了。普穹瓦尊者对此表态说："我认为他的死完全是由于在格西心情不悦的情况下求法的缘故。"如《蓝色手册》中云："一切大乘之教规，令师欢喜最重要，上师极为喜悦故，一切所为具大义。相反教言虽具全，然彼不会得加持，故当努力令师喜。"

如果上师在满心欢喜、心甘情愿之下赐授教言，那么所传的教言即便是无头无尾，也会得到巨大的加持；上师在心绪不佳的时候，所传授给你的教言就算完整无缺、毫无错谬，你也不会得到丝毫的加持。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尽可能以三种方式令上师欢喜，与此同时就是为了一两句教言也需要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专心致志地闻受。如果一心只想尽快获得教言，好去别的地方，这种恶心劣意只能断送一切善根功德，对此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谨慎提防，尽力避免。

我们为了能够得到前所未闻的教言，此前要慷慨供养珍贵的财物并且为了侍奉上师，必须有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的忠诚。已经获得了教言后为报答上师的深恩厚德也能一如既往地供奉自己珍爱的财物，以不顾生命、

粉身碎骨的精神承侍上师。如果首先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再循序渐进修行教言，便可源源不断地填充福德资粮，从而自相续毫无费力就可以生起善妙的功德。

掌握尺度

最初依止上师以三种供养如理如法令师欢喜，此后，自己在没有达到对于美不胜收的妙欲、利养恭敬如同猛兽面前摆放青草一样无动于衷丝毫不生世俗贪恋的境界之前，万万不可冒冒失失脱离上师与同修道友的群体。离开上师道友、独自避隐山中的修行人，必须是犹如狮子一样完全具有独立自主之境界的人。

所谓的如日月般逍遥自在周游各处，并非是指在匆匆忙忙之中于上师前闻受教言后就像丢弃擦屁股的石头一样舍弃上师与同修道友而到处游走之义。它的意思是说，独自住在寂静处时因害怕受到欲妙的诱惑而不固定居于一地，也不执著任何一处，犹如日月运行般云游。换句话说，像日月那样周游的时间并非是指我们对妙欲利养心怀极大贪执、深受引诱的此时，



而是指通过长期依止上师与道友断除对教言的增益疑问，得到了真修实证的较高境界之时。到那时候即使一些大施主、大官员、大人物们对自己毕恭毕敬、顶礼膜拜，供养如天界的受用般令人眼花缭乱的财物，但自己却能毫无贪执地拒绝，并能像见到不祥之噩兆一样将这一切弃如敝屣潇洒而去。在尚未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却如此而行，自己独居一处，对于丰富多彩的财物以及众星捧月般的尊敬爱戴贪执强烈、不知满足，以此毁坏自相续，到那时不用说如日月般周游，甚至会沦落到我执大得连世间人也不如而在碌碌无为中庸俗惨死的地步。

当前多数修行人由于依赖于某位大官员、大人物、大富翁提供丰厚的闭关资粮，仰仗这些达官显贵得到名闻利养，于是非常内行地曲从这些人的情面、也善于运用虚伪狡猾诈现威仪的手段，口头上也是巧言令色、甜言蜜语地恭维奉承，最终就会像耶哦的生平那样白白地虚度了人生，这样的修行者大有人在。如果这样做，那就与博朵瓦格西所说的“依靠化缘过人生，知足少欲心安乐”完全背道而驰了。我们应当深深省察自己究竟有没有如此荒废光





阴。作为修行人的我们理应唯一凭借化缘来度过此生，否则，随着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恶习的驱使，在居心叵测地妄加袒护施主情面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人生的旅途已走到了尽头，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一幕啊！

真假舍事者

还有许多修行人不住在自己的家乡，自命不凡地声称我是舍事修行者而来到异地他乡的一处山洞里安住，接着便几经周折地寻找很多熟悉的施主，他们怎么算得上是真正的舍事修行者呢？

所谓的舍事修行者必须要做到已经彻首彻尾地断除了对妙欲的贪执，与任何人素不相识，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受任何人控制摆布。假设一位施主突如其来，那暂时与他结成施主与应供处的关系也未尝不可，但是达成长远的协议说“我是应供处，你是施主”，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古代的贤德也曾说：“友人施主莫久约，鼻肉勿给任何人。”有了一位施主以后，就不可避免地要在照顾情面之类的事上

费功夫。自己完全被人所制约，做什么事都无法自主，只能听人穿鼻、任人摆布了。因此，无论住在何处，如果利养越来越丰富，施主与熟人越来越多，那么立即就要像小虫被木棍儿触碰头部一样急不可待地到其他无人察觉的另一寂静处去。能够将这些欲妙视为怨敌而离开的根本前提，必须要对欲妙有深恶痛绝的强烈厌烦心。相续中尚未生起这样的厌恶心之前，不可一时冲动而离开上师与同修道友的集体。

也有些自我标榜为舍事修行者的人，哪里有上师他们就会去拜访，哪里有寺庙他们都会去朝礼，就这样在一边乞讨一边四处流浪中走完了人生的历程。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这些人也同样称不上是舍事者。

堪称为舍事者的修行人，必须在具备知足少欲功德的基础上深深忆念死亡，也要具有这样的紧迫感：甚至仅仅喝满满的一碗茶都觉得耽搁了太长时间，并且认为自己如此空耗人生实在很不好，于是立刻精进实修，需要有如此迫不及待的心情。相反，经常游手好闲在城市与寺院等各处逛来逛去，一会儿住在这里，一会儿又跑到那里，一会儿吃吃喝喝，一会儿又

信口胡说，长期始终就是在这样散漫观光中蹉跎岁月，贻误时机，毫无实义地耗尽人生，而且心里对此没有一丝一毫感受，那还有什么资格声称自己是一位修行人。这些人漂泊不定，沿途乞讨，称他们是果腹充饥的游览朝拜者倒是恰如其分，而与舍事修行人的名称实在有些大相径庭，换句话说，太名不副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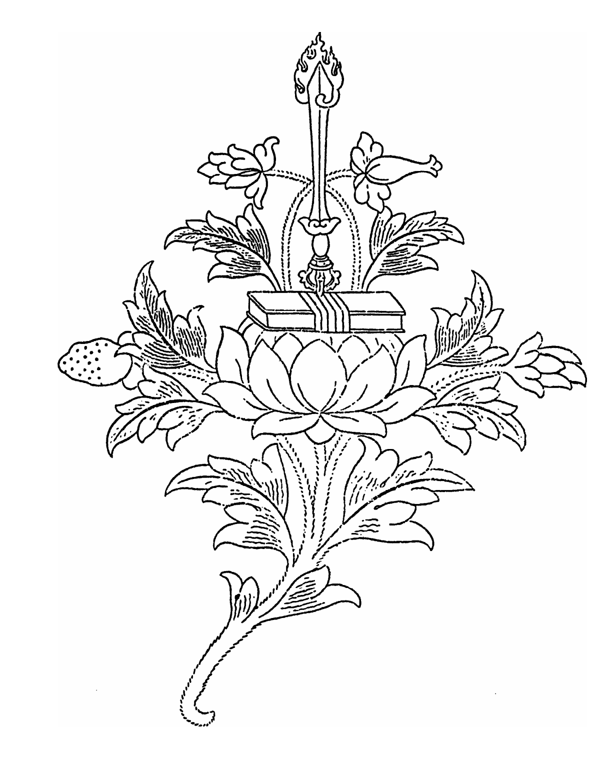
真正的舍事修行人尽管需要乞食维生，但乞食的方式与前者却截然不同，他们在城乡中化缘到几碗青稞，掺着荨麻、大黄而食用，仅仅勉强维持生命不致于死亡便可，稳定地住在寂静圣地踏踏实实地修持。

在自相续没有获得对欲妙毫无贪恋的境界之前若能稳重地住在上师与同参道友的行列中，只是依靠化缘得来的生活物品以及僧众分发的资具维生，无有供养财物的施主，自然也就不必卑躬屈膝地维护他们的情面，对未曾得到的财物不去刻意寻求，也不对已有的财物心不满足了。三毒所生的多种罪恶也自然而然灭尽，所以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平时要外出去化缘也要得到上师的开许，事先心里做好这样的打算：此次外出不能超过



十五天，如果化缘到这么多的斋食，就可以解决这几个月的生活问题。如若非要寻找胜过这许多倍的财物不可而外出几个月，那么善法相应也会在这么久的时间里中断。无论得到任何斋食财物，只要能维持身体就可以了。如果无有节制吃得过饱，则诚如经中所说“身体难以养育，且难以满足”。因此应当竭力克制，尽可能依赖于粗衣淡饭，克勤克俭，易养易饱。







五　言行规范

交友窍诀

我们如果结交一位对上师与正法具有虔诚的信心和恭敬心，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悲心切切、利他心大的道友，久而久之，自己的功德也会与他并驾齐驱或者胜过他（她）。与此相反，倘若交往一位秉性恶劣、心不入法、与众同修道友格格不入的友人，那自己甚至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位比他更下劣的罪人。我们这些人善妙的习气可谓少之又少，而罪恶的习气多之又多，所以从贤德的好上师、好道友的身上吸取善妙的功德难之又难，而从凡夫恶友的身上沾染不良的过患可谓易之又易，就如同破衣烂衫投在尘屑中，它不会粘上优质的金银之粉，反而却会粘满污秽不堪的毛发、灰尘等。《因缘品》中云："何时何地交，如敌凡愚苦，不见不听闻，不依凡愚妙。"又如《入行论》中云："刹那成密友，须臾复结仇，喜处亦生嗔，凡夫取悦难。"




因此，我们有必要知道如何弃离作恶多端的恶友以及结交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同修挚友。假使自己对结交挚友一窍不通，那么即便是一位贤良的好朋友，也难对你有任何利益。会不会交友的差别就在于是观察朋友的过失还是注重对方的功德。无论与任何友人交往，如果总是以审视的目光观察他的缺点过失，对他的优点功德却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并且在其他人的面前也是口若悬河地说他有如是如是的缺点，谈论朋友的许多过失。这种人就根本不懂得如何交友。

擅长交友的人则与之恰恰相反，即使明明看见对方的过错，也会立即想到这不是别人的过错，而是我自己的错觉。举个例子来说，自己照镜子时，面容会清清楚楚地现于镜中，如果看到眼睛瞎盲、满面皱纹等缺陷，理应知道那显然不是镜子的错，而是自己面部的缺陷。

如若自己从不去寻视朋友的过患，而唯一观察他的功德，那么就决定不会出现不恭敬的态度，如此也就会避免恼羞成怒、生竞争心以及瞧不起对方等类事情的发生。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应当懂得如何才能使自己与挚友的情意




长久、始终不渝。如果在与道友相处的过程中，一直将注意力放在对方的功德上，那么自己的言行举止也会倍加慎重、格外严谨，处处小心翼翼而不敢毫无顾忌为所欲为，因为深怕同修道友耻笑讥讽。真正的好朋友能解除自己三门罪业的酷恼，好似妙树的凉荫一样，给自己带来受之不尽的利益。

反过来说，如果自己的目光总是盯着道友的毛病，那即便自己的朋友是一位慈悲为怀的大菩萨，他也不会对你起到一丝一毫的有利作用。因为自己只是一味地用刻薄的语言羞辱讥笑好友，而内心从来未顾虑过如此也同样会遭受对方的羞辱。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若是一位精通与道友和睦相处、关系融洽的修行人会常常将自己看作是有缺点过错之人，而将道友视为是有优点功德之人。如何将自己看作有过失的人呢？心里应当如是观想：自己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每一天烦恼的熊熊烈火都是弥天漫地，焚烧了所有善业的妙树，罪恶滔天的毒海汹涌澎湃，淹没了通向解脱与佛果的大道，如此下劣的我每一日里各种烦恼恶业接连不断地纷纷涌现，长



此以往，毋庸置疑后世必然会下堕恶趣，哪里还有像我这样浑浑噩噩、庸庸碌碌、无所事事恶贯满盈的人呢？假设能经常如此内省自己的过失，那么自相续中的贡高我慢、骄傲自满的情绪就会崩溃瓦解，也不会对好朋友轻视怠慢。

如果发现道友的缺点毛病，也要如此想：我的这位善良仁慈的法友菩萨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过失，肯定是由于自己的心不清净所造成的一种错觉。只凭自己的主观感受妄自断定事物的本质就该如此，那比方说，一千个僧人的团体里，单单凭据他们的身体全部是浊骨凡胎的血肉之躯，说起话来也是大声嚷嚷并且所说的尽是些世间庸俗嘈杂的闲言碎语、无稽之谈，心中也具有贪嗔痴的烦恼，那么很显然，在这些人当中让你用手指一一来点，说这位是大慈大悲的菩萨、这位是功德圆满的佛陀、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圣者，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这是现量可见的事实。如果说千数的僧众当中一个佛菩萨也没有，那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口业吗？

同样的道理，即便是亲眼目睹了好朋友的过失，也无法完全断定有这样的过失。如此一定要灭尽观察别人过失的分别念。请你好好想



想：我们对自己身上所存在的那些暴露在外、显而易见的缺点也不能发现，怎么能一眼就看出别人含而不露、隐藏在内的优点呢？怎么能妄下断言一口咬定说他人无有功德呢？

我们必须确定自己已能够做到只见其德、不见其过，方可与道友进一步相互往来。了解了如何交友以后，无论与任何法友交往，关系也不能过于亲密，甚至密切到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程度。倘若如此，在所有的法友中，就必然会有一位特别亲密的挚友，随之而出现的状况就是将道友分为和睦密切的一方与互不和睦的一方，以偏袒之心将法友分裂开来。对亲密的一方贪执爱恋，对不和的一方恨之入骨，与世间人的护亲伏怨无有任何差别，这实在是修行人最大的过患。

此外，也不应满怀厌恶地说我与这位法友合不来，便与此人老死不相往来，拒彼于千里之外。由于对兴致勃勃地观察揣摩与自己不和睦法友的过失，才造成这种格格不入的现象，结果对道友僧众也会吹毛求疵，寻视过患，从而态度上大为不恭。我们除了僧众之外哪还有其他的皈依处可寻？因此，对法友僧众应当一

视同仁、和平共处，对他们满怀敬意、彬彬有礼，自己举止应当庄严稳重，始终如一。诚如久负盛名的大智者吉贡巴曾说：“村落寺院以及深山等，虽住何处不应交亲友，于谁相触不怨亦不亲，稳重自主即是吾忠告。”所以，与任何人都长久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也就是既不过于亲近也不过于疏远。

那么怎么掌握这种关系的分寸呢？如果你没有任何关于佛法上的问题要研讨，只是心血来潮想和言语投机的人漫无边际地谈论些无聊的话题、为了寻开心而和别人玩耍嬉闹，就不要到任何一位道友那里去；即便是有关于教言引导等佛法上的问题要请教或研讨，解决完正法上的事情后也应当毫不迟疑地立即回到自己的禅房里。

举止相合僧众

有的人说我要独自专修，于是便与任何人都不说一句话；还有些修行人以我独自修行为借口，居然不参加僧众平时从不间断的四座瑜伽，别出心裁，搞特殊化，独自闭关，真可谓





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另有些人在僧众人人都悠闲自得地安住家中时，他却跑到外面忙忙碌碌地接人待物、烧火提水等，总是与僧众唱反调，这些都是极不应理的行为。僧众闭关静修时自己也闭关静修，僧众出关时自己也随之出关，点火提水等做些日常生活事务，当僧众聚集一堂诵经时，自己也步入众会的行列中。总而言之，自己的所作所为必须与僧众步调一致、协调统一。

如果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的行为远远地胜过了僧众的行为，于是装出一副闭关的样子，实则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说明僧众们平时不精进勤修常规的四座瑜伽，精神涣散、消闲无事、懈怠度日，我是超群出众、出类拔萃之人，明白散乱的巨大过患，才明智决定如此闭关修行。他摆出这种虚伪的举动纯粹是贪图与众不同、高人一等的美名，同时也显露出他对僧众平时的威仪心怀不满情绪，由此而来，对僧众不恭不敬等等严重的过患不可避免。如此而行是极不如理的。

当然，如若是在一个规模庞大的寺院里，有这种举动也无可厚非，不相矛盾。可是话又

说回来，住在寂静的圣地，身处全是禅修者的行列中，所有的僧众无一例外都是在精勤闭关，碌碌无为、消遣闲杂的人员一个也没有，所以你自己如此出风头没有任何必要。

再说，隐居闭关与遵照所有僧众的行为而做这两者中，闭关可谓是无拘无束、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想，如果是一位在一年或几个月当中闭关的人，他在这期间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既可以入座禅修，也可以昏昏沉沉、迷迷糊糊或者蒙头大睡，随心所欲做任何事都是自行安排，显然是十分安闲自在的，因此这并不难做到。相对而言，行为与僧众一致之人，每天都必须修持四座，入座、出座、居于房中的全部时间里，上师与所有的同修道友都是眼睁睁地看着，因此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的一举一动不得不严格约束、谨小慎微，这样规规矩矩地行持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要时刻关注着所有禅修者方方面面的一切威仪，再依靠正知来细致分析，进而对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的取舍道理了如指掌，完全领会了什么是高风亮节的行为以后，即便不与僧众共住，也不会违越这些高尚的品行。



因此说言行举止遵循僧众与道友是十分重要的。《别解脱经》中云：“相合僧众心安乐，相合之中苦行乐。”这其中已经明确地宣说了见解行为应当与僧众一致。

如果某些人与僧众集体的行为背道而驰，就会出现过于优秀与过于下劣迥然不同的行为。结果一个看一个并效仿而行，最后与僧众行为不同、另辟蹊径的人越来越多。这么一来，僧众中势必会出现行为各不相同的两派，由于他们心里有隔阂，不可避免的口舌之争，甚至打架斗殴的现象必定会时有发生，这过患是相当严重的。无论自己认为僧众集体的行为是好还是不好，与之协调一致极其重要。《毗奈耶经》中也说：“若佛制之戒律与僧众内部之戒律自相抵触，则不违背僧众之戒律极关键。”

会客原则

如是行为如理如法、孜孜不倦禅修的过程中，有需要与客人会面的事情出现时，应当具体处理，如果来者既不是自己的亲属，又不是赠送衣食的，而是无关紧要的客人，则请示上

师开许后在闭关界限处与之会面，不可将其带入室内；假设客人是自己的亲友，并由于对自己有真诚的信心而前来送修法所需的衣食，则获得上师的开许后可将他请入室内。但是，与他们长时间不停地高谈阔论，说东道西，说的都是毫无意义的绮语，而且大声喧哗，有说有笑，从而扰乱了禅修法友的心，影响他们的静修，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客人是千里迢迢而来，当天无法返回，请上师开许后可以住一夜。相反，虽然是附近来的客人，却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恋，颇有兴趣谈一些贪爱亲友、憎恨怨敌的闲话而让他过夜这是根本不行的。

此外，在寂静处的附近，有一些已到垂暮之年为数不少的男女老人，他们一方面想在一年或一个月中于上师面前求法，一方面为了培植善根而住在静处念诵观音心咒。在他们的群体中如果有自己的年迈父母与亲友，当然，他们与那些外来的客人有所不同，虽说可以偶尔见面一两次，但是也只能在闭关界限处碰头，绝不能明目张胆或趁人不备到老年人的处所去，更不能擅自做主将他们带到自己的小屋里来，也不能到上师面前请假。



哪怕是住在老年区域里的自己的父母双亲出现重病缠身或不幸过世的情况，也不能感情用事跑到老年区域去探望。他们命终时尸体等丧事可以委托其他的亲属帮忙处理，自己如果必须要看望他们，也只可以在闭关分界的地方会面一两次。就算是他们身边无有护理照顾的其他亲友，自己也没有必要前去。慈悲的上师是会妥当安排别的老人精心照料患者的。如果亲属已命绝身亡，那么其他善良的人们一定会将此人的尸体送到尸陀林去的。因此大家应当知道任何时候也没有到老年男女所在区域去的机会，并且也不许向上师请假。

制定这样的规矩有什么必要呢？因为去探望住在近处的年迈老人要比与从遥远地方来的亲戚朋友与父母双亲相见的危害大得多。如果去看望住在近旁的老年人，那么逐渐地与亲友等人的联系纽带又会拉扯起来，最终背弃了自己始初所立下的“放下琐事、远离亲友”这一誓言，父母亲属也会像拉水龙头一样随意摆布你，有这么严重的危害，所以有必要作出如此的规定。

保持距离

住在静处的修行人，包括自己的亲生母亲与同胞姊妹在内凡是女性客人均不允许带到闭关分界以内，就连越过界限的机会也没有开许，更不用说是请到室内了。虽然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与母亲、妹妹在闭关界线处见上一面，但是绝对不允许与他们共同进餐，长时间地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为什么呢？因为和你们素不相识的一些在家人不明事情真相，看到出家人与女人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便会认为这些僧众无视戒律，行为放荡散漫进而生起邪见。

同样，外出化缘时不必说与其他的女人同路结伴而行，就算是自己的母亲与妹妹也不能一道同行。也不能相约一处悠闲自在地畅所欲言，到城里办事、去近处草原上消遣，或者买东西等任何时候，无论是不是自己的亲戚，只要是女人，就不能与之结伴同行。既不能同住一家旅店，也不能一起进餐，又不能随意交谈。诸如此类的规定必须严格遵守。






尤其是与自己依止同一上师，同一坛城接受灌顶、守护同一誓言的僧尼，举止言行就更要严谨慎重，对于相互见面往来等方面更需要提起正念，小心警惕。如果不是自己的母亲、姐妹以及其他亲属，那么与一般的在家女人虽说经上师开许后可以在闭关的界限处相见，但是除了在非常必要、有重大事情的情况下偶尔一次两次会面之外绝对不能以上师总的已经开许可以见面为理由，接连不断地多次相互碰面。而对于不是自己亲戚的出家僧尼无论有大大小小的事情任何时间里都不能相约见面。即使是相互没有经常你来我往，仅仅在有极为重大的事情，万不得已非去一次不可的情况下，也只准托付上师身边的特殊开许的尼僧侍者捎递信件，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面对面接触。

即便尼僧是自己的亲属，毫无顾忌地在闭关分界处长时间说东道西、大吃大喝，以世间在家人亲友之间的情感仅仅含情脉脉地看一眼，就心潮激荡，兴奋不已，诸如此类的行为时时刻刻都要严禁出现。同样，在去其他地方化缘时，尽管与其他女尼不期而遇，也要像碰到毒蛇一般万分恐惧立即逃避。见面时不能像

相识已久的熟人般问寒问暖，随便交谈，共同行路。无论是在村镇上还是城市里，都不允许同住一家旅店。因此说，在与出家尼僧交谈、相处等方面要比城里其他的女人更为谨慎小心。与其他尼众相比，对于同一上师座下的尼众言谈举止就更加要谨小慎微。

势在必行

如果有人说：这样做原因何在、有何必要呢？

一般来说，与总的出家女众说话、相处等方面要比和城中其他女子交往更加有所顾及，因为城里的女人经常居于城区内而且也有自己的主人，除了个别的一两次以外，平时很少有相互接触交流的机会。而出家尼众平日里却与僧众共住，也就有很多亲近熟悉的机会，如果过于频繁接触，对二人的戒律都会造成一定的危害。这就是严格禁止与尼众交往的原因所在。

不与出家女众接触有极大的必要性。如此一来，那些在家人亲眼目睹了这些出家大僧对于内部的同修尼众都是默然不语，也不密切交





往，那不与其他女人来往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他们心里会暗自赞叹：这些比丘戒律真的非常清净，可以说是一尘不染。从而生起极大的信心。

与总的尼众相比，对于同一上师足下、遵守同一誓言的出家女众谈笑风生、亲密往来更不应理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与这些尼众有一次接触，就必然有第二次，如此接二连三地交谈，那么必定出现何时何地都要与她们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地随意交谈、随便接触的局面。事情发展到最后彼此破坏戒律。

不允许与这些尼僧交往的必要性是这样的：作为出家的沙门，无论任何时候都应将依止同一上师、恪守同一誓言的出家女众视为毒蛇一般，随时随地要躲避逃离、坚决不能与她们攀谈、交往等。这样一来，那些世间人也会交口称赞道：这些禅修的僧众这般注重学处，就连和自己同依一上师、同守一誓言、同享正法与财物的出家尼众也互不言谈，互不交往，那不与总的出家女众及在家女人随便谈论、密切接触就更不用说了，像这样严守戒律的人真可堪为楷模。从而深深生起诚信，并将他们净

持清规戒律的事迹远播到四面八方，结果所有的禅修者以及其他的僧众也会遵循效仿同样勤守清净戒律。有诸如此类的必要性，也可以说势在必行。

防微杜渐

作为沙门，不仅与出家尼众不可随意闲谈、密切往来，就是与普通的女人也不能何时何地都满不在乎任意聊天、友好来往。因为通常来说，女人首先考虑的是称自己的心、合自己的意，其次才想到符合正法，一旦和她们亲近交往起来，贪恋之心就会日渐增盛，如此自相续不可避免地会被犯戒的堕罪所玷污，如果到接近死亡时方想到自己与正法相违，到那时恐怕已追悔莫及。

女人使自己惨遭失败，如同不共戴天的怨敌一般。正当自己修习厌离轮回之时，如若与女人接触，那对轮回的厌恶之心就会越来越淡薄、微弱，而对妙欲的贪爱之心却日盛一日，所以说女人能断送你趋入解脱道的命根，就像心狠手辣的刽子手一般。与女人密切相处，自

相续中原有的善法功德会无余丧失，因此说女人好似摧毁善法庄稼的冰霜一样。与女人过于亲密交往，会使自相续中的信心、多闻、布施、知惭、有愧、智慧、妙慧圣者七财圆满的功德逐渐一一失去。现世中，与女人关系密切的比丘或沙弥将会被护法神所谴责，又会受到上师阿阇黎的严厉斥责，甚至施主等世间上的人们也会对他恶言相骂，就这样失去了人们对他的恭敬爱戴，所有的名闻利养都将付之东流，更有甚者，后世将径直堕落恶趣。所以说，女人掠夺圆满的功德好似粗暴残忍的土匪强盗一般。与女人亲密相处之沙门的心不能调顺地转向善法，所以女人犹如中断别人善法的魔女一样。本来，自己依靠上师的恩德对教言获得了定解，完全是想要脱离痛苦的轮回深渊，可是由于亲近女人而沉湎于有漏的快乐中，因此说女人就好像监狱的看守一样；与女人亲密交往的男人被贪嗔痴搅得心烦意乱，所以女人就像搅拌棍一样。贪恋女人，心中会燃起苦恼的烈火，因而女人如同熊熊燃烧的火宅一般。

由此可见，对于持戒的沙门来说，再没有比交往女人更为严重的过患了。大格西博朵瓦

曾经这样说过："女人能打消修行者相合正法的念头，如同怨敌；斩断解脱的命根，如同刽子手；摧毁善法的庄稼，如同冰雹；掠夺一切圆满功德，如同强盗；断绝所有的善根，如同魔女；令人不能摆脱轮回的痛苦，如同狱卒；引发一切烦恼，如同搅拌棍；是一切痛苦的来源，如同地狱火室。"这其中已严厉地谴责了女人。为此特意制订了如此严格的规定。而且，我们应当清楚，戒律中也说：再三目视女人的面容也遮止，不能与之进行交谈、交往这一点就更不必说了。

淫行七法

此外，《淫行七法经》中说，不必说真正与女人作不净行，甚至仅仅看她们的容貌也失坏梵行，永远无有解脱的机会。此经中云："若有自诩为持梵净行者，虽未与女人作不净行，然仅心想或目视其美色，屡生贪执，分别妄念，此人已染上不净行之过患，其梵净行已不清净，成为有垢、有漏、有穿、有破。如此将沉溺于生老病死、忧心忡忡、痛苦呻吟、苦恼不悦、



穷困潦倒中，不得解脱。摆脱此等痛苦之方法不胜枚举，吾于此不述。此外，朝思暮想女人，双目注视其美丽容颜，后与其共相嬉戏、有说有笑，亲享快乐，诸如此类均已使梵行有染，不再清净，此果亦与前相同，又与女人相守一起，共同玩乐、抚摸搓揉，一同沐浴，持为我所，亲身享受，此果亦与前相同。不仅如此，且据为己有，于墙壁、帷帘遮掩之处欣赏女人所佩饰品、轻歌曼舞，倾听悦耳之音，此果亦与前相同。不仅如此，且真实享用五种欲妙，欢喜雀跃，亲身感受，沉迷其中，此果亦与前相同。不仅如此，于昔所享之乐、尽情欢笑、共相嬉戏、做爱交媾，念念不忘，执为我所，此果亦与前相同。不仅忆念，且自严守戒律、受持禁行、苦行修法、持梵净行亦为人天福报而作回向，此果亦与前相同。”又云：“乃至尚未完全断除、彻底明确淫行七法之前，不得人天善趣，吾于此不述。”这其中详细叙述了淫行七法。

概括而言，第一、屡屡观瞧、频频目视女人的容貌，数数贪执。第二、不仅这样，还与女人共相嬉闹、说说笑笑等。第三、不仅与之

嬉戏等，还与女人彼此抚摸沐浴、感受其乐等。第四、不仅与之抚摸沐浴等，还在有墙壁、帘子掩蔽的地方倾听女人所带饰品发出的清脆声响，载歌载舞等等的美妙音声。第五、不仅这样，见到五种欲妙便经不住诱惑、情不自禁地涉足其中，肆意享受。第六、不但享受妙欲而且还重温旧梦常常回想与女人一起纵情戏耍，开怀大笑以及作不净行等情形，自我陶醉。第七、一边追忆沉醉于和女人共同玩乐等之中的往事，一边将自己持戒、禁行、苦行、持梵行等善根为了将来能享受人天的安乐而作回向，不完全断绝以上这七种淫行，就没有获得解脱的机会。就像《喻法论》中所说的“亲近恶狗受伤害”一样。

有备无患

总的来说，我们这些修行人，尤其是出家沙门，如果接近凡夫女人，那么今生也会恶名远扬、来世将趋近恶趣。负有盛名的格西博朵瓦从来不摄受出家尼与女居士。这里有一段缘由：最早的时候格西外出去化缘，当时与普穹

瓦格西结伴前往城里。这时，有一位尼姑毕恭毕敬地来到他们面前请求说：“请二位尊者为我们开示佛法。”格西博朵瓦面露不悦地说：“这些女尼的恭敬心就像粪堆里的蛆一样不清净，对我们弊多利少，我们快走快走。”

所以说，身为出家僧侣的我们如果与女子关系亲近、密切交往，那将对自己他人都毫无意义，对此必须万分慎重。初学者如若没有小心翼翼地行持，那依靠小小的逆缘，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毁了自己的戒律。倘若失坏了一次，那么今后纵然是倍加防犯，严守戒律，也会像身负重伤脆弱的野兽一样，（猎人捕获它易于反掌，）其他女人遇到此人时，也会因为他有前科而对其进行种种诱惑。他自己也是恶习难改，重蹈覆辙，随她而转，受其控制。

由此可见，无论住在何处都不能与在家女人以及出家僧尼一起随便闲谈、相互交往。无论前去何方也不能与女人结伴而行，最好不要有熟悉的女人。对出家男众作出如此严格的规定大有裨益。诸位应当从自己做起，对此十分重视，付诸行动，如此将是对佛教最大的崇敬与贡献。



自己珍视爱重学处，身先士卒，为大家做好的表率，其他的许多僧人也会效仿进而重视起学处来，明确它的必要性并身体力行。以此将在四面八方扎扎实实地打下佛教根本戒律的基石，获得广大无边的利益。

触目伤感

令人不胜伤感的是，当今时代萨迦、宁玛、噶举、格鲁等各宗各派中有许多出家男僧与自己的亲戚或毫不相干的女人整天混在一起，他们在青天白日里一道吃喝，同住一家旅店，夜幕降临以后在没有任何帘子遮掩的地方同睡一室。此后便说要去各处拜访上师、请求法要、朝礼圣地，于是与女人并肩携手一路同行，真是一点羞耻之心也没有，这种现象屡见不鲜。长此以往，势必会对如摩尼宝一般的佛教带来难以想象的巨大危害。这样下去，自相续的戒律也会染上过患，并且依靠这种恶规陋习必然会导致出家男众对于交往女人的问题根本无有谨慎注意的观念。最终大多数出家人相续中的清净学处都会被瑕疵玷污。无论去往何处，再





没有比出家僧侣与女人混杂同行更不吉祥的恶兆了，这也是摧毁佛教如意宝珠的一大不祥之兆。我们每一位佛教徒都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拒之千里

以与女人交往为主，应当远离的各种恶友略说如下：毁坏戒律，偷窃盗取之人，说大妄语，以妄说神通等手段来蒙蔽欺骗他众，虚伪狡猾，对上师与正法无有信心，不警罪恶，平时在僧众中，挑拨离间，引起纠纷，破僧和合，口中所说的都是粗言恶语，信口开河，乐于闲谈，爱睡懒觉，喜好聚会，平时喜欢无稽之谈，满口绮语，对穿着打扮兴趣浓厚，爱好赌博、下棋之类的娱乐，对于各式各样的舞蹈演出乐不可支，对于依止上师、亲近具有信心的道友毫无兴趣，反而却乐于交往那些罪业深重的非法恶友。对于自己的财物住房衣服资具等贪执强烈，爱财如命，对于他人所拥有的财物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想据为己有，别人对自己言词稍有不当，略出粗语，便怒不可遏，以牙

还牙，反唇相讥，操起石头、木棍大打出手，无有一点恻隐之心；只要自己快乐，他人即使饥饿而死也不生丝毫怜悯之心；自己的贪嗔痴、我慢嫉妒等烦恼炽盛如火；如果瞟见其他同修道友身上微乎其微的过失，立即就会冷嘲热讽、诽谤诋毁；自己虽然除了会念诵以外无一功德，可是却以此自倨、傲气十足，不可一世，进而对具有清净戒律、秉性善良、信心极大、勇猛精进、智慧超群等功德的他众态度不敬，恶言中伤、不屑一顾，自己只是对经典的内容略知一二，便自以为是，觉得自相续中已经生起了相当殊胜的证悟境界，不愿意依止善知识与善友调伏自相续；自己仅仅是多念了些咒语，多作些顶礼、转绕的善法，而内在的出离心、菩提心、正见等从不修持，竟然自命清高地认为单单依靠口头上的念诵、身体作顶礼、转绕，后世就能阻塞恶趣之门，脱离轮回、获得佛果。所作所为均不清净，从眼前来看，由于秉性恶劣，与众人格格不入，难以相处，从长远来看，由于所想所行卑鄙下劣的污垢沾染自身而焚毁自相续。

如上所说的恶友，必须像弃离毒蛇一般远







远离开。

正法非法界限

如若交往前面所说的满身过患的恶友，那根本无法成就任何正法，作为修行人的我们，所居住处、所依道友、维生资具以及行住坐卧一切威仪，凡与自己有关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必须做到不杂罪恶、符合正法，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均是清清净净、纤尘不染。博朵瓦仁波切曾经请问大善知识仲敦巴：“衡量正法与非法的标准界限是什么？”敦巴上师简明扼要地告诉他说：“如若成为烦恼的对治则是正法，否则是非法；如若与世间不相一致则是正法，否则是非法；如若与经典相符合，则是正法，否则是非法；如若后果良好则是正法，否则是非法。”

所谓的正法必须要成为对治自相续烦恼的有力武器，即自己安心住在清幽的静处，远离对亲友的贪恋与对怨敌的憎恨，所行的善法自然日益增上。所以说，住在能切实有效地制止贪嗔痴三毒的寂静处就能够成为烦恼的对治。由于与亲朋好友不相交往，对自己修法制造障

碍、成为绊脚石的人也就不复存在。即使出现疾病萦身，命绝身亡等难以堪忍的剧大痛苦，心里也一清二楚地知道这完全来源于自己的宿业，因而绝不会呼天喊地求助亲属，想方设法解除苦痛，而会将痛苦视作修行的顺缘，如此亲友们也与自己斩断牵连。这么一来，身染疾患的时候无有人护理，离开人世的时候没有人在一旁悲痛欲绝地号啕大哭，所以将贪嗔之藤斩草除根，弃离一切有害于修行的恶人就必然成了烦恼的对治。

自己心甘情愿地将身语意三门供养了上师，不再有任意支配身语意的权力，上师无论是让自己留住在他的身边，还是遣派到千里之遥的远方，或者冰天雪地寒冷的地带，艰难险阻、受苦受难的地方，食不果腹挨饿的地区等，无论如何，自己都要依教奉行，义无反顾地前往安住才是。

平时如果能够虚心向禅修道友学习，一举一行均与僧众相一致，那么自己的行为不会有放任自流地趋入烦恼歧途的危险，行为小心谨慎如理如法与道友同修，就必然会成为烦恼的对治，也就是说，要成为烦恼的对治、不随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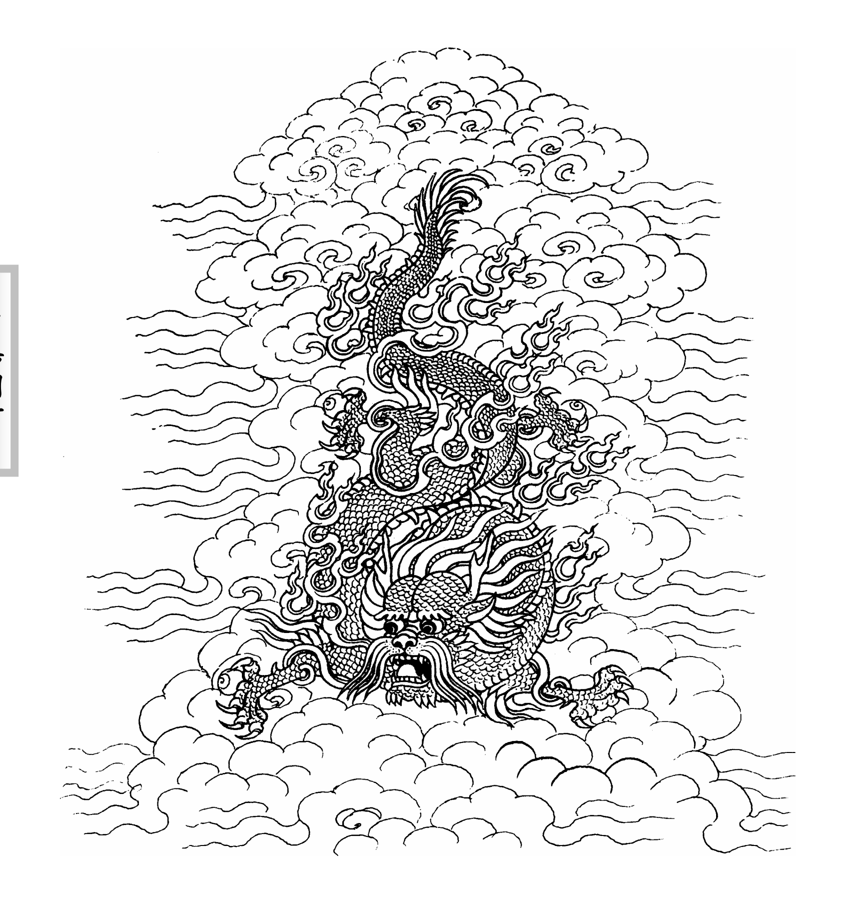
世间、符合经典正量，再没有比身居寂静圣地、与上师和同修道友步调一致更为殊胜的方法了。

所谓的后果良好，意思是说自己一举手一投足，无论做任何一件事，要看他的最终结果或结局是否相应佛法。住在幽静的圣地，时时效仿所依止的上师与所亲近的禅修道友的高尚品行，以正知正念紧紧守护自心，行为小心翼翼，它所带来的必然是知足少欲、戒律清净、等持增上、智慧高超、悲心广大、勇猛精进等殊胜善妙的丰硕成果。

平日里经常依于寂静处，遵循上师、同修道友们的一切行为，守持清规戒律，最终自相续中必定会出现这样好的后果：清心寡欲，不会因为亲友、施主等人而延误修法，也不会因为撩拨贪心的妙欲与利养恭敬而受到违缘。如果已经见到这样明显的验相，那么足以证明他已经获得了即使独自一人居住在僻静的地方也会像威力无比的雄狮一样无所畏惧的高深境界，随后便可以从容不迫地从一个静处到另一个静处，就像日月那样自由自在地周游各方。纵然这样做，也绝对不会被烦恼所害，这就是



威风凛凛的修行勇士。断除愦闹、知足少欲是修行人远离故乡的又一大前提，因此说，我们重视这一点应当胜过自身的性命。



六　如理作意

空性大悲藏

讲完修行人最起码应当具备的条件以后，在此对如理作意的道理作简略性的阐述。正如仲敦巴仁波切亲口所说：“一位修行人在趋向遍知佛陀果位的过程中，虽然有不可思议要修学的正道入门，但是相续中所要生起的只有一法，何为一法呢？那就是空性大悲藏。”空性大悲藏可以说完全囊括了大乘中林林总总的一切道。心中如果真实不虚地生起了大悲心，那么随之而来的菩提心宝前所未生的能够生起，已经生起的经久不衰、蒸蒸日上，从而圆满福德资粮。证悟空性的智慧则是根除轮回必不可缺的殊胜正道。

尤其是，具有大悲藏的证悟空性之智慧才真正是遍知佛果之因。其中的大悲藏，也就是对于为三大痛苦所逼迫的一切有情，生起无法堪忍的大悲心，想使他们摆脱痛苦与痛苦之因的愿望十分强烈。一切痛苦的因就是集谛，要



离苦得乐必须断除集谛所包括的一切业与烦恼，而一切业与烦恼的根源归根结底就是我执与俱生无明，要想铲除贪执的对境，必须有证悟无我的智慧，因为自相续中只有真实不虚地生起了这样的无我智慧，依之圆满广大的智慧资粮、从而才能够获证如意宝般二资圆满的佛果。而成就佛果的一切正道无不包括在空性大悲藏之中。只有空性与大悲并行不悖，才可称得上是空性大悲藏，仅仅具备证悟空性的智慧也无法成就佛果，而单单依靠大悲世俗菩提心也无法成佛，这就是要想成佛方便智慧必须圆融无碍、互不脱离的意义所在。如经中云：“脱离方便（大悲）之智慧乃束缚，脱离智慧之方便亦是束缚。”要想成佛，空性大悲菩提心二者必须兼而有之，相互圆融。

要使相续中生起大悲心，必然要对他众心中的剧烈痛苦有切身的体会，如果首先自相续没有感受过痛苦的折磨，那么想生起令他众脱离痛苦的愿望也是不可能的。倘若不将无法忍耐的痛苦与自身的感触相结合来推断，那么由于对别人的苦难一无所知，当然想生起愿他众远离难忍苦楚的同情心也是异想天开的事了。






因此，首先应当尽可能地回想自心的苦恼、自身的痛苦，这就要观想将总的轮回痛苦，尤其是恶趣的重重苦难，放在自身而去感受、去体验，在没有出现双脚跺地、头上冒汗（对于痛苦无法忍受的一种表现）、忍无可忍的感受之前应当一直修持。通过这样修习以后，如果对轮回与恶趣的痛苦彻底地断除了贪执，那么再进一步观修：正如自己屡屡为烦恼所逼迫一样，所有的老母有情也在遭受着痛苦的折磨，以此在相续中很容易生起大悲心。

最初心中思维自己正在亲身感受恶趣的难忍痛苦而备受折磨、苦不堪言的情景，进而急切地想要摆脱这种痛苦的愿望不禁油然而生，如此修炼共同小士道；随之，生起想脱离轮回一切痛苦的强烈希求之心，如是修持中士道之次第；最后产生了想救度一切老母众生脱离痛苦的大悲心，再修由此引发的菩提心宝，并且相续中生起如理了悟菩提心所摄持的一切诸法的实相真如正见，这样一切善法自然而然会成为遍知佛果之因。倘若如此而行，那成就佛果就不再是天大的难事。

必要前提

按照至尊上师宗喀巴大师在《菩萨道次第论》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在一位具有卓越智慧与体验的具德上师善知识前听受佛法，而这位上师仅仅只有一点智慧还不够，如果他不能将一切经典理解为窍诀，相续中也不具备真修实证的亲身体验，那么他只能算是道貌岸然的形象上师，尽管在他面前听闻了佛法，也不会对自己的相续有利益。就像宗喀巴大师曾经说：“仅耽词句不通其意义，于勤守护根门者生嗔、跟随偏袒之风而飘动，当弃如此形象之上师。”

所以，我们应当在具有实证体验的上师前恭听教言。正如格西博朵瓦所说：“无需寻觅太多，只要寻找到一位要拼命依止、纵遇命难也不舍弃的上师，之后就像孩子拉着母亲的衣服一样。”比如小孩子走在熙熙攘攘、繁华拥挤的大市场里，如果手紧紧地拽着母亲的衣服不放，就能一路顺利，安然无恙。假设手松开衣服那就会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迷失方向。我们依止上师也必须做到这样。无论出现任何苦乐，如

果时常不忘祈祷上师，寸步不离地亲近，那今生来世的一切事情都可成办。博朵瓦格西说："如果恒时依止上师的话，一切事情都可以成办，短暂的时间并不能有如此的效果。"所以说，我们必须依止一位具备亲证体验的上师。

之后，自己以三供养令上师欢喜，并且所听受的一切教言也不是仅仅局限于跟随词句的表面理解上，而是凡所了知的正法一五一十均与自相续相结合，进而实地修行。

登堂入室

在实际修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绝不能好高骛远，只求高法，而将一些加行法置之度外，不予实修。如果首先以观修无常来修炼自心，那么相续中便可易如反掌地生起上面一切道的功德。而且所产生的功德也会稳固持久，不再退转。大格西博朵瓦对此是这样说的："不忆念无常的一切修法就好似冰上的建筑一般，悠闲自得之时似乎自己也的的确确具有空性等的修证境界，可是一旦遇到紧要关头时，便彻底崩溃；如若生起无常之心，则修行



不会倒退；倘若未生起无常之心，则一切修法都会退步；如若生起无常之心，那么菩提心与空性等一切功德如同堆积财物一样不断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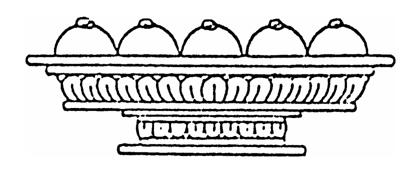
对于这其中的道理我们务必要内观反思。通达正道的要点再没有比这更为精彩的教言了。如果未曾忆念无常，就会将自己的身体、受用以及亲友们执为常有，而对这一切均无有实质这一点熟视无睹。如若没有见到无实质，势必会觉得身体、受用等统统是常有实存的，也就必然会对这些贪婪执著，结果唯一忙碌今生的琐事，而不修后世大义的正法。如果不勤修利益后世之正法，那来世的去处也就只有恶趣了。假设没堕落恶趣，那么如今所幸得的暇满人身也已白白地空耗了，此后，多生累劫中甚至连善趣的名声也听不到，还指望什么获得佛果呢？因此说，来世能否获得幸福安乐，关键在于当下能不能看破今生的一切圆满之事，而能否看破今生的一切圆满之事也完全取决于具不具有无常的观念，我们必须要深刻地认识到这一要点。倘若没有懂得这一道理，那么虽然也知道应当修持一法，但是对修持的方法却懵懵懂懂，一无所知。





在当今的时代，大多数的修行人将无常的修法搁置一旁，不予理睬，却心思旁骛、放逸散乱地奔波操劳今生的繁冗琐事，与此同时诵咒、顶礼、转绕的数量也委实不少，于是便洋洋自得，觉得自己积累的这些善根必定是对后世大有益处。其他人也认为此人来世一定会转生善趣。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确什么是对后世有利的善根，才有如此的误解。实际上，有利于来世的善根必须要由彻底断绝今生贪执的强烈厌离之心所摄持，这样的厌离心仅仅以一般的念咒诵经、顶礼膜拜、右旋转绕这些方式是无法在自相续中生起来的，而只有了知今生的血肉之躯、身外之物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可久存、虚无缥缈的本质后方能真正生起。

观修无常是相续中生起厌离心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一切修法中首先修无常观，这是所有经续窍诀中异口同声的观点。正像前面所说的不修无常的一切善法犹如冰上的建筑一样不牢固，必将土崩瓦解。



欲速则不达

当前，多数的修行者一开始就迫不及待地趋入密宗，紧接着便想找到一条捷径，诸如想依靠密宗的生圆次第念诵咒语等获得成就，这也是由于他们未懂得冰上建筑道理所致。如果最开始就妄想寻找一条高速之路而进入高不可攀的正道，结果在这条高速路上速度反而变得更加缓慢了，虽然寻觅到了一条快速之道，却由于将速道的次第错乱而实修以致于相续中没能生起证悟，到了最后竟然在尚未修持下面正道的次第之时人生就已到了终点，最终不用说疾足先得，甚至就连较低的正道顺序也是懵然不懂，而离开人世。如果落了个这样的下场，那还有比这更惨痛的吗？同样，如果首先迈进能够速疾成就之道，那么很有可能在相续中还没来得及生起高高的道相之前，不知不觉中已走完了人生的旅程，结果下堕到恶趣中。

打牢基础万无一失

倘若最初从无常法开始修，循序渐进，那



么相续中自然而然会生起菩提心与空性等功德。如果由下至上，由浅入深，那么菩提心与证悟空性之智慧便可如堆积财物般毫不费力地生起，这意义是何等的重大。

意瓦地方的扬真巴大师曾亲口说过："我们如果诚心诚意追求解脱，就应当做到平时心心念念不离无常，恒时思维圣者种性四法并身体力行。"这里所说的圣者种性四法是指法衣粗糙朴素即可，化缘菲薄之物即可，卧具粗陋简朴即可，疗病药物等资具简简单单即可，或者说是少欲、知足、易养、易足。其中的少欲，也就是说不贪图慕求优质上等的维生资具物品，并且对于自己的身外之物能够全然放下。知足，仅仅依赖于微乎其微、粗粗糙糙的物品也心满意足。易养，仅是依靠菲薄的法衣、卧具、衣食便可维生。易足，不求名闻利养，并以微薄财物即心满意足。能安住于圣者种性四法中的修行人相续中自然会拥有三十七道品，因此称为圣者种性四法。为今生无有止境的欲望所左右，不具有圣者种性四法之人的相续中充斥的都是轮回恶趣之因的弥天大罪，所以称为住于魔种性者。如果我们不能抛弃对今生的

贪求，那以后的生生世世中也必将成为贪欲的奴隶，随着贪欲而转。因此，我们必须要具足圣者种性四法之美德。

要想断除今生的欲望，平时观修无常至关重要。正如古德所说的"一上午没有观修无常，也已虚度了半日的光阴"。我觉得这句话是如理作意最恰如其分的总结。关于此理，《俱舍论》中云："具身与心二远离，非不知足大贪欲，于得复爱不知足，未得贪求欲望大。"这其中所说的要想获得圣法，必须具备无贪圣行，无贪圣行就是前面提到的四种。意思是说，必须要具足两种远离，即身体远离喧嚣愦闹，自心远离分别妄念。如果首先身体不能做到远离喧嚣愦闹，那么自心远离分别妄念也就无法实现。

第一、身体远离愦闹：倘若自己没有品种繁多、质量上好的法衣、美味佳肴以及卧具，便郁郁寡欢，心不满足，如此之辈为了求得丰富多彩、高档优质的法衣、饮食以及卧具而舍不得故乡，放不下财物，于是将这一切均执为我所的强烈之心不由自主便会生起，从而将全部精力都投放在今生的事务上，以致于不能趋入正法，这完全是由心不知足、贪得无厌所造

成的。到了最后虽然趋入佛门、抛弃故乡居住在寂静处，但是却遭到亲朋好友的百般阻挠，结果这位住山修行人白天晚上都牵挂着故乡的利益，也不得不跑回去忙碌。还有些修行人口头上说什么“家乡是具有大过患的地方，必须弃离”。于是前往他乡，孰不知在异地也是寻找许多施主，进而将他们的供养恭敬执为我所，竟然比住在本乡本土更加穷奢极欲、贪不厌足。更有甚者，在此基础上，居然无有神通妄说有神通，不是成就者冒充成就者，别有用心地以各种卑鄙的手段欺骗蒙蔽他众，最后自相续的戒律已彻底毁坏。袒护情面、善于诱惑等无论从心态、行为哪一个方面来衡量，都是诸佛菩萨所耻笑的对象，上师与道友们也会谴责并深感失望。可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却不乏其数。这些人都是因为在最初时便说“这是深法、这是高法”并对此爱慕不已、心驰神往而不如理修持无常法的过患所导致的。

所以，大家应当暂时放下所谓的高深莫测之法，而唯一专心致志地修持无常法，尽可能地压制强烈的贪欲与不知满足这两种弊病。如果能战胜这两大过患，那么知足少欲的美德自

然垂手可得。如此就已经达到了身体远离愦闹的目的，这样必定能做到不再渴望逢遇眷属亲友施主等，并且远离供养恭敬等引发贪心的恶缘，之后既无眷属也无仆人，孑然一身过着清净苦行的生活。所以，独自一人自己充当自己的仆人，怡然自得，悠然安住，任何美言恶语都一无所闻，自然也就不会产生追求赞叹、名誉的念头，语言随之也远离了喧嚣愦闹。如此身语远离了愦闹，这就是噶当派的前辈祖师们所竭诚提倡的“当弃衣食与言谈”的意旨所在。阿阇黎龙树菩萨曾说：“了知世间得与失，乐忧名扬名不扬，赞毁世间此八法，非我意境当平息。”这其中所推崇的平息世间八法也就是指的远离身语愦闹这一点。得、失、乐、忧四法即是身体愦闹的方面，赞、毁、称、讥四法属于语言愦闹。因此说，如若远离了身语的愦闹后不再费尽心机地去追求，那么相续中就必然会生起平息世间八法的分别妄念之殊胜证悟境界，从而定然热衷于修习四圣行。假设对世间八法兴趣索然，不予寻求，则内心就不存在外界的散乱之因，自心便能安住在正念中。如此一来，必定乐于断除烦恼，并且对于修持圣法



也饶有兴趣，结果将迅速获得圣法。

因此，为了使身体隔绝或远离喧嚣愦闹，正如前面所说的抛弃故乡之后，必须做到朝家乡的方向寸步不跨。所有的亲朋好友、眷属仆人、施主熟人一概远远地避开，与他们遥遥相隔，在这一点上，绝不能优柔寡断一味随顺他们，务必要自我做主，当机立断。如此而行，就算是遭到他人的讥讽嘲笑，流言蜚语如同阵阵的雷声一般传遍十方，然而自己也绝不能对此耿耿于怀，心烦意乱。若因恶名远扬而不高兴、苦恼不堪，那说明他对于依靠恶语传播而有损于名闻利养这方面顾虑重重。如果自己不喜欢利养恭敬，那么非但不会因为恶言恶语传扬而闷闷不乐，反而会喜出望外，乐不可支。因为名声扫地、臭名远扬能遮止名闻利养的修法障碍，这反倒成了如善知识般的修法顺缘，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大善知识博朵瓦曾经这样说过：“别人不悦，正合我意，他们不高兴是他们的事，他人冷嘲热讽对我丝毫也无损害，自己哪怕只有一升粮食，也要在这期间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地行持善法。只要善法日渐增上，功德自然而然会生起，如此一来，就能无勤利益

他众。”如果对于别人的恶言讥毁能想得通的话，那就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修法助缘了。

相反，他人对自己赞不绝口、传扬美名却是修法的最大违缘。为什么这样说呢？依靠赞叹与名声会助长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心态。随着人们对自己的交口称赞、名声的辗转相传，成群结队的施主、弟子等便会趋之若鹜密密麻麻地聚集在自己的面前，到那时，也许会丧失自己的一切善法，而且相续中不会生起任何地道的功德。本来，处于施主团体、弟子群体等层层包围中的自己既不是佛陀也不是菩萨，可信士们却总是夸大其词地说“您是真正的佛陀，是真正的大菩萨”，本来无有的功德却言过其实地夸张为有，当面对你阿谀奉承，以各种动听悦耳的漂亮话殷勤恭维，又献上无比丰厚的供养以及至高无上的恭敬。当你被这一切弄得神魂颠倒、晕头转向时，在不觉察中已毁坏了自相续。自己再不能稳稳当当地坐在无有功德之人的行列里，而是大颜不惭地取受人们凭空捏造宣扬的功德者，这就犯了上人法妄语，如此下劣之徒将自相续的戒律从根本上毁坏了。之后在破戒的同时居然厚颜无耻地接

纳利养与恭敬，累积如此的滔天大罪。

当然，现在你可以无所顾忌地享受妙衣美食，所听的都是“你是佛陀或菩萨”等漂亮之词，甚至耳朵已容纳不下。可是，后世中的你就要身穿燃烧的铁片“妙衣”；享用沸腾炽热的铁汁“佳肴”；而所受到的“恭敬”就是那些狱卒们残忍暴虐地用三尖矛刺穿你的双肩、用炽燃的铁锤将你锤打得粉身碎骨；所听到的都是震耳欲聋的打打杀杀巨声的动听“赞誉”，事实上，你如今就是在故意地积累这些后果之因的罪恶，这是多么令人感到痛心疾首、心灰意冷的事啊！

由此可见，修行人在今生中没有名闻利养理应值得庆幸。如果自己一心一意地修持正法，那么以前所造的能将自己后世引入恶趣的深重罪业，有些可以从根本上清净，有些虽然不能彻底得以清净，但是依靠善业的威力足可得以压制，暂时不会感受恶果。这么一来，在有生之年可以一点一滴地积累获得增上生的善根、解脱的善根乃至遍知佛果的一切善根，临终依靠这些善业的助缘，后世中得到善趣的身体，再凭借彼身体继续修持前世的正道，此后通过



循序渐进的修行而在相续中生起五道十地的功德，作为成就上述圆满功德之因，还有什么比这意义更大呢？这比现世中获得统治三千大千世界的转轮王意义还要大得多，虽然依靠以往的善业福报成为转轮王，但他所拥有的身体受用、威力、权势这一切都是无常的，最终就会像蛇皮更替一样抛下一切而离世，除此之外一丝一毫也没有权力带走，只能孤单一人前往后世。西日喜嘎莫札尊者曾说：“虽然国王你富足，离世前往他世时，如于荒漠被敌夺，孤独无子无王妃，无有妙衣无亲友，无有国政无皇宫，威力军势纵无穷，亦未能见未能闻，独自一人之身后，仅仅一者亦不随。总之甚至自名称，彼时亦无况其余？”就像尊者所说的那样，纵然是众心所向的转轮王最终也就像在人迹罕至的荒漠中被怨敌抢夺精光一般抛下一切而孤苦伶仃离开人世。以往投生转轮王的善业果报享受快乐已完毕，再度成熟恶业的习气而下堕到无间地狱里遭受熊熊烈火的焚烧，这是多么惨不忍睹的情景。所以说，获得转轮王的殊荣并无重大意义。

是否该求名利

如果今生中我们如理如法、有条不紊、脚踏实地地修行正道，来世获得珍宝人身仍然继续修持的话，不用多久必将斩断投生轮回之业，如果不再投生三界而到达不住涅槃的城市中，那再也不会感受现在的这些苦恼忧伤了。从此以后，无需担心将会感受痛苦。无论在任何一世中，名闻利养也会源源不断，经久不衰，并且这一切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危害。你如果非要追名求利不可，那么追求的方式像上面这样难道不是很好吗？现在的这些名闻利养也是今年有明年没有，今生有来世没有，所以如果要希求，希望诸位能从现在开始成办永不失毁的名闻利养。不求名闻利养的功德、追求名闻利养的过患以及在后世中将要感受什么报应，看看现世的实例就可一目了然了。

今生十分精进地修行，彻底断除了对外界欲妙的贪执的修行人，名闻利养不求自得。而且施主等也会暗自思量：我的这位上师对名闻利养从不贪求，这些对他来说就像猛兽面前放

着青草一样，毫无兴趣可言，对已经供养的财物从不贪执，没有供养给他，他也从不希求，如此殊胜的福田实在值得人们皈依礼拜。不由得深深生起信心而供养。所以这种修行人的名闻利养等便会经久不衰，无论得到多么大的名声，多么丰富的利养，都会像孔雀食毒般只有益处，毫无害处，而且功德颇巨。

如若是一位还没有彻底断除对欲妙贪执的修行人，在初级阶段自己相续没有调顺而吹嘘已经调顺，本来没有远离对欲妙的贪恋却谎称已经远离了，随之举止言行装模作样，实际上自身还是随着烦恼的外缘所转，有朝一日自心尚未调柔以及对欲妙的贪爱还没有去除的内相定会原形毕露的。到那个时候，施主等信徒们本来认为我的这位上师是一个知足少欲的好修行人而满心欢喜地献上供品，结果看到他对别人已经供养的财物显出的贪婪相，而且还不知满足，为求得更多更好所需的财物而使用谄曲奉承、旁敲侧击、敲诈讹索等五花八门的卑劣手段这一系列的过失之后，只在求他解决燃眉之急的情况下，给些打卦费、算命费、经忏费，这些也是为了使从前上师与施主的亲密关系保

持不断而供养的，除此之外，再也不是因为亲眼目睹了上师知足少欲等功德诚心诚意供养的了。也就是说，施主在自己身染病痛时希望能通过打卦、算命、禳解术等办法来达到康复的目的，于是也就不得不供养一点财物。可是，这些人在暗地里，却经常逢人便说："我们的这位住山修行人的欲望可真的是强烈得不得了啊。"接着便口出不逊，指责谩骂。当下我们如果对世间人的秉性细心揣测，就很容易知道这一点。

作为住山的修行人自己也应当暗自思量：我对利养恭敬等欲妙的贪执如此强烈，自己本来已有足够的生活用品还说需要这个需要那个，欲壑难填，就凭这两点，施主们必定会在暗中横加谴责、恶言相骂。如此自我监督，经常提醒自己。当施主供养财物的时候，也要这样告诫自己：这些人只是由于极度缺乏打卦、算命、禳解术等方法，再者因为以往的关系密切，碍于情面才作如是供养的，绝非是想到我是知足少欲的修行人而生起诚信作供养的。暗暗提醒自己，凭接受财物自己的亲身感觉来推断他们的心态，轻而易举便可知晓。

断绝对欲妙的牵连的修行人，施主供养时心想：这次供养很是担心他会婉言拒绝，如若被接纳，那么依此自己一定会圆满福德资粮的。一方面施主是出利益后世的动机而作供养的，一方面这位如法的修行人心里也这样想：虽然我今生不需要这些，但为了让施主们圆满资粮进而获得佛果理应接受下来。如此一来，对供养的对境与供养者都大有利益。

具有贪欲的住山修行人最初为了自己在今生能享受一时之乐，而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谋求利养；那些施主们也只是因为急需打卦、算命、作经忏等，而对于是否有利于来世根本想都没有想过。这样对二者有没有实义这一点我们应当再三思维。

如理修法的人最终可无勤获得利养恭敬。诚如大善知识博朵瓦所讲的实例："修行人即使出现疾病也与其他人截然不同。我作在家人时，曾三次去挖金，结果一无所得，现在每一天都有许多两黄金。在庸巴地方卡隆巴要算是最为快乐、最有名气的人了，龙秀地方金厄瓦也是最安乐的，这都是来源于修持佛法。金厄瓦最初的时候断了口粮，仅仅依靠荨麻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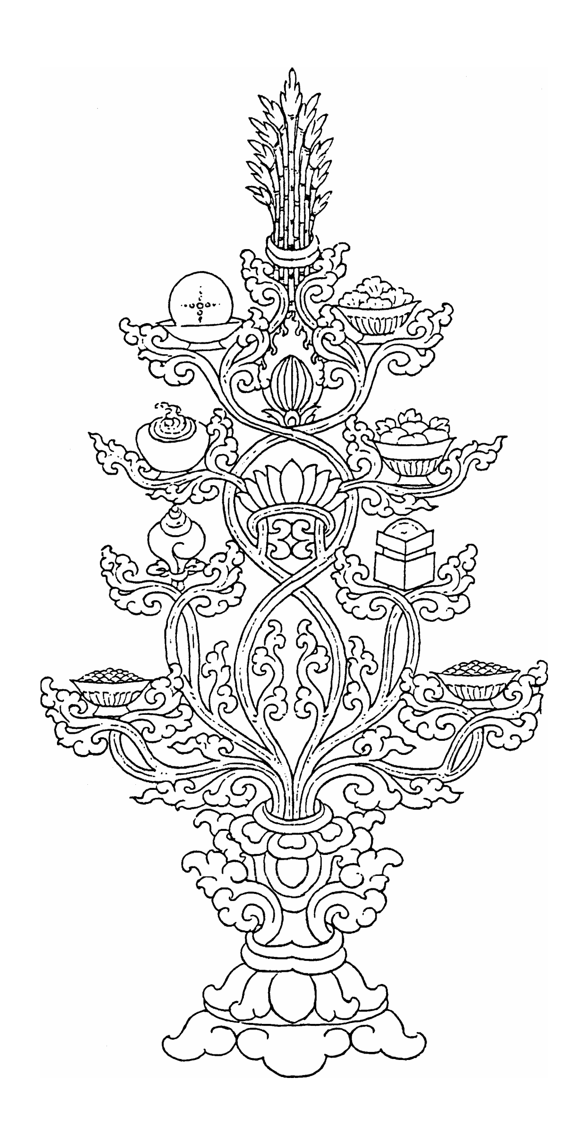




甚至于僧裙上破烂处无有补丁而用皮革缝补，因此被人们共称为‘皮裙者’。如今我所拥有的财富足可以养活成千上万的人。”我们修行人首先对衣食受用等幸福安乐就要一无所求，而一心一意追求的就是唯一的正法，为了修法，吃青草、树叶等这样微不足道的苦行，实在值得忍耐，那么到最后断除了对欲妙的贪恋，并已对正法有切身的体验、生起了证悟，从此以后，每一天都会有许多两黄金滚滚而来，就是成千上万的众生赖以生存也用之不尽的资具也能在无勤之中自然得到，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

然而，我们这些人却恰恰相反，最初便想方设法地获得佳肴妙衣财产恭敬而享受安乐，可是结局必然是流落到三恶趣中去忍受遥遥无期的痛苦。这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是最悲惨不过的后果了。

我们中的有些闻思的修行人一直这样认为：如果一开始未能得到名闻利养、享受安乐，那么今后也难以得到现在的欲妙并且总觉得这种幸福是经久不衰、永恒长存的。于是丧心病狂地希求欲妙，结果毁坏了自己。







七　世人与行者

世人并非快乐

作为修行人的我们应当先放下享乐的欲望，而经历些究竟快乐之因的苦行，最终得来的幸福安乐才不会失毁、保持永久。

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哪怕仅仅是为了享受世间的有漏快乐，如果不经历一场艰苦奋斗，希望坐享其成，也是不可能的事。比方说，世间上的人们为了充饥果腹，春天的时候需要开垦田地、打碎土块、耕作播种；夏季将除草间苗，再进行引水灌溉等；到了秋天的时节，收割好以后运到家中用木棍捶打，在风中扬洒等，如果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而没有付出这么多艰辛的劳动，想顺顺当当地吃上美味佳肴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是当下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

如若有人有这类想法：这一点也是不一定的，在俗世中也只不过是下阶层的人们才会如此艰难，而对于那些国王、富翁等人来说，他们不是也无需付出一丝一毫的劳作便获得了享




用不尽的丰衣美食、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吗？有这种想法的人完全是由于未进行一番详细的观察所导致的。事实上，那些从事农业的人们只是通过体力劳动而历经身体上的痛苦，而心里却不会有财物不足、做不完事的痛苦。而那些地位显赫的大官和腰缠万贯的富豪们却皆然不同，他们虽然身体上不需要感受体力劳动的痛苦，但是心灵上所承受的折磨比那些做事的下等仆人们身体所感受的痛苦九倍还多。这些达官显贵们，如果仆人少了，就不能负担起繁重的工作，做不完事，倘若多了，就必须为他们提供衣食，如此又会面临财物不足、支付不起的问题；如果拥有大量的财产，他们也不能安安稳稳地用来维生，一会儿担心被盗贼偷窃，一会儿顾虑遭到土匪强抢；如果付给家里的佣人们的衣食费用过多，又会担忧财产很快耗尽；如果给予的衣食过少，又恐怕这些佣人们心怀不满；如若有比自己更富裕的人，就会忧虑胜伏自己；倘若有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也会疑虑他人的财富与权势超过自己，时时刻刻都要全力以赴与之抗衡；假设有不如自己的人，又会因为他们没有归属自己足下却从属于其他财

力雄厚、有权有势的人而忧心忡忡、闷闷不乐。此外，务农的富人还会因为庄稼不收，商人因未得利润等而苦恼，有不可思议的心灵痛苦。

那些低层次的人们只是在劳作时遭受些许的苦难，等到工作结束、吃饱喝足时，心里绝对没有那些富人们担忧财物不足、做不完事等苦恼，而是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就足矣。他们在劳作的同时，只是身体、语言积累罪业，而不会累积嫉妒、竞争、轻蔑、谄诳、贪心、害心等只有富翁与大官们才能造的此等意罪业。

高高在上的大官与财产丰厚的富豪们则不然，他们心里造了许多弥天大罪。如帕单巴尊者是这样说的："谁人有财具吝啬，何者有权具罪恶。"身为一位有权有势的高官或者家产颇巨的富翁，总是认为自己要拥有丰富多彩的财物、盛极一时的权势，经济地位样样俱全才行。如若他人拥有这一切，那么就会心不欢喜，为了这些，甚至杀人放火，弄得个人仰马翻、你死我活，才肯善罢甘休。因为造下了如此的滔天大罪，死后投生之处只有恶趣而已。这些大官与富人们在现世中为了求得今生的高官厚禄、丰富受用而冥思苦想、费尽心机，真是苦不堪

言，后世中也会因为罪大恶极而去感受恶趣的剧烈痛苦。我们应当发愿不要转生为今生也苦、来世也苦的这种人。

不同的苦行

如果说世间中上上下下各个层次所有的人为了应有尽有的衣食受用等有漏的幸福快乐也务必付出一定的代价、经历一定的苦难才能如愿以偿的话，那么成办生生世世究竟圆满无漏的大乐之因，暂时生活上忍受些许的困难也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世间上的人们历经苦难而获得有漏的快乐与自己苦行成就无漏的大乐这两者虽然都是苦行，但是苦行的方式、时间的长短以及所受的苦难是否有意义这些方面却迥然不同。

世俗上的人们的苦行是在有生之年的春夏秋冬周而复始的四季里永不停息地承受若干的磨难。而我们修行人只是在最初修法的一年左右由于生活资具缺乏而作些苦行罢了，到后来生活用品毫不紧缺之时，就会舒心自在了。大德向那南多吉旺修说："修行人数日住于山中

尚未饥饿之前，牧童就会跑来给你送口粮，随后回到城里告诉人们，人们也前来供养。”而且世尊也曾在《呵责破戒经》中说：“舍利子，我之教法以罪业不能毁灭，我之诸声闻永不缺少法衣、斋食。舍利子，当精进修持佛果。舍利子，切莫爱重世间财物。舍利子当观，我说此言，瑜伽行之诸比丘蒙成千俱胝天人依威力精勤赐予一切安乐。舍利子，人类不能做到如此供养与承侍。”佛接着又说：“舍利子，若为得善逝果位而出家，并精进修法，则少欲之诸天人、少欲之众人及少欲之众生均供养瑜伽行比丘衣钵。”《悲华经》中云：“我等本师大慈大悲尊主因地曾如是发愿：我之教法中身著法衣、肩披四寸袈裟者若不能遂意而得饮食，则我已欺惑如来，故愿我不得成佛。”又云：“所有在家众，指甲上耕种，我之出家众，生活无贫穷。”如果大悲本师都亲口说了如理如法修行内道瑜伽的声闻们的生活资具不可能贫乏，不仅不会贫乏，而且人所不能做到的成千俱胝天众亲自供养百味神馐，那么自己如理如法修行，今生也会安乐无比，并能成办来世利益，可以说今生来世利益一举两得。

无论是大名鼎鼎的高官还是财力雄厚的富翁能受到数不胜数的天人们供养百味珍馐的人哪里有，不用说蒙受众天人的供养，而且由于他们为了今生的享受而屡屡积累深重罪恶反而会受到天人们的耻笑，不会予以保护，并且令遭遇风雨不调、庄稼不丰、瘟疫流行、亏损失败等种种不幸，真可谓天灾人祸此起彼伏。世间的人们在今生中身心充满痛苦，来世又会投生到恶趣，他们是现世也苦，后世也苦，永无中止地沉溺在苦恼之中。修行人暂时会因为生活窘困而经历些苦行，不久的将来，便会过上人天供养的幸福美满生活。

世间上的人们为了农牧工商而饱经风霜，可以说难中之难、苦中之苦、无限悲伤，各种不幸接二连三从天而降，就这样在饱尝辛酸的过程中人生已到了尾声。修行人为了修法而苦行，结果定会苦尽甘来，幸福受用不求自得，不但受用永久不失，而且所有善法也是犹如上弦月一般日渐增上，后世中依次度过人天善趣逐步渐进顺利证得五道十地，最后抵达佛地。世间的人们获得了幸福安乐财富受用便会担心消失用尽，没有得到的人又会苦苦地寻觅，弄



得疲惫不堪，筋疲力尽，想到自己的身语意充满了不善罪业，来世必定会下堕三恶趣后也只有凭天由命、坐以待毙而已。

不同的面对

修行人由于从小开始便依止上师足下，精进修法，最后到了年老体弱之时心想：我如今韶华已逝，人老珠黄，如果观察造了哪些善事和恶业而衰老的，结果就是依止上师、交往禅修的道友，夜以继日精进修法，而且所修的主要都是慈悲菩提心的大乘佛法，随时随地防护三门的不善业，而走向年迈的。虽然老了，但这一历程也是在修法中走过的，想到这些真是喜不自禁。这样一来，反而越老心里越快乐。

而世间上的人们的境况却与之大相径庭，到了老朽不堪的时候，他们便会暗想：呀，我现在已经年迈，回想有生之年中做了些什么事，结果整个一生都是在贪亲嗔敌中虚度的，每一天所造的罪恶不计其数，层层累积，就这样到了老年。以前总以为今生能长久住留，于是为了父母双亲、子孙后代、亲朋好友以及财物等

等屡屡造罪，这一切对自己毫无益处。如今到了垂暮之年，马上接近了死亡，到了死的时候，从前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所积攒下来的财产受用一丝一毫也没有权利带走，而且在最终之际就连自己的这个身体也要留下而离开人世，现在有利于后世的正法我一无所有，自己所积累下的财产与亲友这一切必须要抛下而离世，现在该怎么办呢？想到这里十分绝望，只有悲伤呻吟或放声痛哭。《入行论》中云：“复次于此生，亲仇半已逝，造罪苦果报，点滴候在前。”世间上的人们由于不懂得亲疏一切都是无常的道理，从而对亲友的贪心与对怨敌的嗔心都异常强烈，由此引发造下了各种各样的弥天大罪。

彼论又云：“放逸吾未知，死亡如是怖，故为无常身，亲造诸多罪。若今赴刑场，罪犯犹惊怖，口干眼凸出，形貌异故昔；何况形恐怖，魔使所执持，大怖忧苦缠，苦极不待言。”即生中未曾行持善法而积累下许多罪业，到了最后染上不治之症时心里万分恐惧、口干舌燥、双眼无神、身色今非昔比以及无所适从的表现在别人看起来，也是十分可怜的，就像触犯了王法的罪犯被带到刑场要斩首断肢时心惊胆战、

惶恐不安、顿然失色等等凄惨可怜的情形一样。不奉行佛法的世间人，当身患不可挽救的绝症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死亡了，不仅是死者他自己痛苦难忍，甚至护理的人们外面看也会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露出恻然不忍的表情。

《入行论》中云："谁人善护我，离此大怖畏，睁大凸怖眼，四方寻救护，四方遍寻觅，无依心懊丧，彼处若无依，惶惶何所从？"无有正法的世间人得上定死无疑的疾病之时，自己也明明知道对亲友的感情无论再怎么深厚、再怎么依依不舍也无有自由共相厮守，对自己珍爱的一切财产再如何贪恋也必然要抛下一切而去，除此之外，一针一线也无有权利带走。所以说，世间人想到自己有利于来世的正法一无所有，而全面危害后世的深重罪业却积累得多之又多，现在除了步入恶趣之外别无去处，不由得心惊肉跳。心里也十分清楚即使睁大双眼，四方寻找庇护处，终究无济于事，于是心灰意冷，泪水像倾盆大雨一样止不住地往下流，却怎么也无法摆脱死亡。

而作为一名好的修行人即便是身染绝症，在生死攸关之际，也会心情安然，无比欢喜，

神态安详，含笑而死。这样的修行人即便是生病也会像古大德所说的"病痛成了扫除罪障的笤帚"。现在难以忍受的病痛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真是万分喜悦，因为自己往昔所积累的杀生、殴打等深重的恶业，都将成为感受痛苦之因，如今通过这种病痛的折磨能使自己后世中需要感受的这些苦难都一扫而光，并在此基础上，代受一切老母有情的痛苦。如此一来，病也值得，死也值得，毫无怯懦之心，具有大无畏的精神，所以根本不会因为生病而苦恼忧愁。就算是死，这一生也是在行持正法中走完的，整个人生过得十分有意义，死而无憾。依靠这个血肉之躯修法而度过人生，以此同性等流果后世中也获得人身也必然会唯一修持正法度过时光，这是千古不变的缘起规律。所以，纵然是寿终正寝也是无比安乐。比如，有一位巨商外出做生意，待到需要销售的货物全已卖完，需要购买的金银财宝、茶叶等等均已买好，即使今天返回也可以立即动身，因为该做的都已完事大吉了。同样的道理，作为一名好的修行人该净除的所有罪业全已清净，该修持的三学之法均已真实修成，一切均已就绪，哪怕是即

日死亡，后世的口粮也已准备得相当充足，随时启程上路都万无一失，自己相续得以成熟，而且也具备饶益他众的能力，因此别无他求，死也高兴。一想到这些，脸上也不禁神采奕奕，在人前胸有成竹、直言不讳地说“我已经获得了稳固道相”的言词，而神态自若安然死去。啊拉拉，真奇哉！（对修行人能如此坦然面对死亡而发出惊叹之语。）这正如著名的大善知识恰卡瓦所说：“已得灭我执窍诀，当下死亡亦无悔。”震古烁今的至尊米拉日巴曾经说过：“我屡畏惧八无暇，观修无常轮回过，诚心皈依三宝尊，谨慎取舍业因果，修持方便菩提心，断除习气障碍道，一切显现证如幻，今已不惧三恶趣。”正像尊者所说，任何一位好的修行人都是在今生的有限时间里循序渐进修持出离心、菩提心、正见，到了弥留之际，已完全获得了真修实证的境界，即便是亲眼见到了三恶道，也全然不惧。

从上述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世间人与修行人这两者同样需要亲身经历疾病、衰老以及死亡的过程，然而，在如何面对它们，以及是否对其构成危害方面却有着天壤之别。

真实的富翁

修行人与世间人二者富不富裕这一点也是截然不同的。即是说，只有修行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富翁，而世间中的富人，人们再如何说他富有，实际上也不算富裕。为什么这样说呢？世间上的人们如果从事商业，那么就需要到处奔波寻找物美价廉的金银珠宝、茶叶等经营产品；务农的人们也同样需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操劳大豆小麦等五谷杂粮；依靠牛羊过活的牧民们也必须将全部精力耗费在肉类、酥油、牛奶、衣物等温饱问题上。可是再怎么悉心毕力地寻找，到头来也是一无所得。即使侥幸得到一些，也维持不了多久就空空如也了，或者被其他人抢劫等遭受各种难以预料的灾祸。总之，想舒舒服服、顺顺当当地享受那是绝对没有的事。这些世间人就像饿狗寻食一样，为什么说他们和饿狗寻食相似呢？例如，许多饿狗跑到城里寻觅食物，如果所有的狗都去找食，那么一开始人们都不会随意施舍食物，它们感到十分痛苦。就算有人生起恻隐之心施舍，



那所有的狗一起蜂拥而上为了争夺食物必然要相互撕咬，又是非常痛苦。最后虽然幸运得到了微量的食物，可是却又被那些势力强大的其它恶狗抢夺去，又是痛苦不堪。那些富裕的人们也是同样，有了财物而舍不得享用，没有呢，又要拚死拚活地去寻觅，结果非但不能如愿以偿，甚至为此连自己的性命也赔进去了，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这些人虽然名义上是富翁，其实与乞丐没有任何差别。拥有财产的富人舍不得尽情享受，这与无有财产一模一样。实际上，那些乞丐因为一无所有而不享用与富人应有尽有而不享受这两者从对身体无利方面来说一模一样。富人们因为贪得无厌而需要通过经商等手段重新寻找财物与穷困潦倒的乞丐需要拄着棒棍、提着口袋去寻求食物这两者在需要重新苦苦寻找方面也是一模一样。富翁与乞丐这两者在许多方面无有差别。所不同的是，那些富裕的人们拥有过多的财物，不得不加以保护，白日里担心土匪抢劫，晚上又害怕盗贼偷窃，白天忐忑不安，夜里不能成眠，整日提心吊胆，寝食难安。这么说起来，家财万贯的富人的痛苦与那些一

贫如洗的乞丐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身为一名好的修行者与那些大富豪比起来那真是富中之富了。《亲友书》中云：“佛说一切财产中，知足乃为最殊胜，是故应当常知足，知足无财真富翁。”

正如这其中所说的那样，知足是一切财产中最为殊胜的。如果谁具有知足少欲这一财产，那么他就是超凡出众，任何富翁也无法与之相抗衡。具有知足这一财富的人不会患得患失，换句话说既不担心不能得到，也不顾虑用完耗尽，又不会忧虑别人抢占摧毁，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都已远远胜过了世间上的任何财产。

知足的财富，一开始就没有得不到的忧虑。为什么呢？因为修行人并不需要多种多样的妙衣美味，只是化缘到简简单单的衣食就可以，所以随随便便就可以得到微薄之物。法衣也是粪扫衣就足矣，这么一来，别人也会毫不吝惜地给予，结果衣服也不难得到。施主从所拥有的财产里拿出任何低劣的粗衣淡食自己都会心满意足，因此施主也毫无吝啬之心，而是心甘情愿、欢欢喜喜地送给自己，从而也不会扰乱施主的心。对于自己方面来说，寻找衣食也就



不成问题，双方都不为难。如此一来，施主们看见这位修行人依靠菲薄之物而维生并不再三追名求利的知足少欲功德后，更加满怀信心地愿意供养，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法则。

总而言之，如果不需求名目繁多的优质衣衫以及美食佳肴，那么对施主一方而言，提供一些简陋之物也是不会眉头紧锁深感为难的。如此修行人根本不必为得不到衣食而忧心如焚，再说修行人也无需担心衣食财物将会一无所剩。外出化缘一次，所得到的斋饭与树叶、树梢等合在一起作为食品，过着苦行的生活，仅仅能养活自己这个四大假合的身体便可，而无需吃得过多，所以也就没有必要三番五次地为饮食而费尽心思地去奔波了。假设需要去化缘也不难找到一些菲薄的斋食，因为这些粗衣粝食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当拥有了生活资具时也不会担忧用品不足，而且这些衣食用品也只是维持暂时几天或一个月内的生活，除此之外用不着积蓄贮存任何多余的财物。因此，土匪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抢劫以及盗贼在夜深人静鬼鬼祟祟偷窃的担心就根本不存在了，并且也不需要担忧被其他人所摧毁。所以



说，知足的财富在所有财产中可算是首屈一指的。

知足之人被高度赞叹为住于圣者种性者。对衣食住行等一切都十分知足，这是在相续中生起圣法的基础，因此称为圣行。衣食住的事情上毫无挂碍，尤为喜爱闻思修行之人被称为圣者种性者。圣法是指现量证悟了无我之义后对于任何一法无有我与我所执著。这些圣法的实践并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需在日常生活中断除将衣食住卧等方面的一切身外之物执为我所，以及将自己执为我而以妙衣珍馐对身体加以精心保养。也就是去除珍爱身体受用之心，随之根除我执与我所执。如《俱舍论》中所说的“三者即是知足性”，这其中的含义是指依靠褴褛法衣即知足，依靠菲薄斋食即知足，依靠简陋卧具即知足，这三种知足就是圣者所具有的风范。何出此言，因为凡是圣者无一例外都具有知足这一崇高品德。最起码也是对闻思修行兴趣浓厚，这是圣者的事业。作为圣者恒时奉行的事情就是断除所断，向上修行正道。由于前三种知足是与圣者的品德相一致，后一种闻思修行与圣者的所行之事相符合，所以才如

是称呼的。对衣食住卧知足的修行人与圣者的品行相统一，因而成为永不知足穷奢极欲的所有世间人的上师。

简言之，自始至终知足少欲之人才可堪为名正言顺的大富翁。

最勇敢的英雄

修行人不仅是富翁，而且也是当之无愧的真正英雄豪杰。世间上所谓的英雄人物只不过是能令他人惧怕自己而自己不能被他人吓倒的一种人。无论在世间上是如何坚强不屈的英雄，但也只能令那些不及自己势单力薄的人闻风丧胆、担惊受怕而已，对于那些与自己势均力敌的人非但不能使对方害怕，反而自己倒总是惶恐不安、心神不宁。

修行人独自一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因为上无管束的长官、下无侍候的仆人，既无有庇护的亲友，也无讨伐的怨敌。纵然是军队铺天盖地遍布山谷，而修行人也不会有任何一个敌对的人。所以说修行人是真实不虚的大英雄。

不仅如此，而且如理的修行人也会令人们

生起信心而成为世人的应供处，并且奉行善法的天神们也会无限欢喜，赐予生活资具。就算是从前与自己势不两立的人，不但不会继续与自己为敌，相反还会以信心供养给自己斋食。再者，由于修行人对爱造罪业的鬼王、非人、妖精等凶神恶煞、妖魔鬼怪心生慈悯，常修悲心，由此而来，这些鬼神也立下誓言不予加害，反而供养等，关于这方面的史实不乏其数。人天、非人谁也不能加害，哪里有修行人这样的大英雄？

世间上的人越是勇敢，对他的身体、受用、亲友等恨之入骨寻机陷害的人就会越多。这些所谓的英雄，他们自己也总是疑虑别人会暗中加害于他，于是日日夜夜身上一直佩带一把锋利的匕首，整天都是疑神疑鬼、提心吊胆，这怎么能称得上是勇敢无畏的英雄呢，实在徒有虚名。修行人无论去往何方，住在何地，身边连一根小针般的兵刃也不需要带，并且心里也坦然地想我哪里有什么敌人可防，于是行住坐卧都会有一种安安稳稳的踏实感。

善知识奔公甲仁波切曾经谈及自己的亲身体验时说：“我从前作为在家人的时候，随身总

是需要携带着弓箭，腰里别着两三把锋利的刀子，可是我的敌人却多得惊人，朋友却少得可怜。我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自己拥有四十亩庄稼，被人们称为四十定（古代藏族土地的单位）大亨。白天里做土匪抢劫，晚上到城里当盗贼，即便如此，却经常食不果腹。如今我放下兵器，结果一个敌人也不复存在，连口水吐在石头上的事也不用做却丰衣足食，即使出现饥荒的灾难，也好像与富人的脖子连在了一起一样，根本不愁吃穿。以前我为了糊口需要四处寻觅食物，而今食物主动来寻找我的嘴（意为不求自得），有吃不完、喝不尽的饮食，佛法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他的话一点也不夸张，事实的确如此，整天佩带着利刃的人怨敌反而越来越多，不要说成为最勇敢的英雄，反倒是越来越会成为一名软弱无能、不堪一击的懦夫。而修行人在身上一根小针般的武器也不带、一个友伴也没有的情况下，独自一人无忧无虑地睡在公路上，却不会有一个敌人来危害。所以这才真正是最为勇敢的大英雄。连唾液吐在石头上的事也不需要做，心态安然若无其事地住在幽雅的寂静处，正如善知识奔仁波切所说的，完全不需要到处



去寻觅饮食，饮食反而像主动上门前来寻找我们一般不求自得。所以说修行人才真正是最为富裕的大亨。

世间上的人们起早贪黑手忙脚乱地寻财，可是却常常苦于得不到财产，即使是侥幸得到了但也守不住，即便是想尽办法能够守护住，却也维持不了多久就会用得精光，所以他们才是最贫穷、最可怜的乞丐。

最高的地位

如理奉行正法的修行人也是地位最高的人士，为什么这样说呢？世间上所谓的身居高位的那些人只是暂时高高在上，终有一天必然会一落千丈，一败涂地。修行人则不然，他们是凭借佛法的力量而处于高位的，因此为世间各种层次的人们所恭敬礼拜，从今生到来世这种地位只会越来越高，永往直上，绝不会日趋直下，从后世到佛果之间也是直线上升，所以说修行人具有最为显赫的地位。

在所有世间人之中，地位最高的要算是转轮王、梵天、帝释等，可是高不可攀的他们的下

场却是最为悲惨的，因为他们可能会沦落到无间地狱中去，这就是高际必堕的意义所在。如《亲友书》中云：“纵然曾为转轮王，于轮回中复成仆。”“梵天离贪得安乐，复成无间狱火薪。”又云：“帝释堪称世间供，以业感招亦堕地。”

最妙的美宅

从住所房屋的方面相比较，修行人的住处也比世间人的住宅好上几百倍。世间人的住宅虽然是雄伟壮观的高楼大厦，室内也装修得色彩斑斓、金碧辉煌，令人赏心悦目，可是却没有任何实义。一开始看上去似乎颇为富丽堂皇，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变得面目全非、不堪入目了，室内的绚丽色彩已无影无踪，支撑房屋的柱子也已变得倾斜，房梁已弯曲变形，里里外外的墙壁也都是东倒西歪。在这种情况下，房主也是面露惊慌之色说：现在根本不敢住在里面。这些是我们现量可见的事实。这样的房屋有朝一日必将是像人尸一样支离破碎，只剩下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一堵灰墙。后人

们在闲谈时议论着说：从前居住在这里面的某某一家人都相继离开了人世，后来已是无人居住的一座空房子，如今这座空房子也变为残缺不全的一堵墙了。它成了人们闲聊的一个话题。这种情况在当今实在太多太多，随处都可以见到。人们看到这种境况，心中不禁会感叹到：所谓的建筑物终究毁于一旦的确真实不虚。

我们这些修行人的住宅不单单是世间上一般的建筑物所无法相比，甚至也为天界中那无比庄严的尊胜宫所望尘莫及。因为天界中的尊胜宫也是无常有、不稳固、无实质的本性，依赖于它反而会增长轮回的有漏烦恼，所以它并不是真正安乐的宫殿。而修行人的宫殿都是大自然中的地洞、岩窟、石板房或者是树下等，这样的天然美宅才是最为安乐的宫殿。无论自己住在地洞等任何之处，都绝不会说这是我的房子，对这些无有强烈的我所执，因而无论居于何处自相续中的烦恼都不会滋生蔓延，无论安住多久，在这期间只会使善法日渐增上。因此，无有挂碍地享用这些大自然恩赐给我们的地洞等宫殿也成了对治烦恼的强有力武器，仅仅住在里面也有很大的意义。由于无有任何贪

恋执著，也就绝对没有依靠房屋积累罪业的可能性。心中无有贪执而只是将地洞、岩窟等作为修持正法的修行房，从而使它成为自相续增上出离心、菩提心以及正见等善妙功德的助缘。

先前的修行人通过行持善法而对这天然的宫殿作了加持相继离去了，后来的其他信心十足的修行人也是同样追随效仿前辈先贤依止在世外桃源般的清幽静处修持善法。想来，这些真的是大自然赐予人们的安乐宫殿。如果尊胜宫连地洞岩窟等美宅百分之一的功德都不具足的话，那世间上的土石砖瓦堆砌而成的建筑物不但不具备上述的这些功德，反而成为毁坏自相续的因，具有无法估量的过患。因此诸佛菩萨口径一致地说世间的住宅就像层层围困的囹圄、烈焰熊熊的火宅以及凶猛毒蛇的洞穴一样，通过多种比喻严厉地谴责了家宅并且也都曾经深生厌离地说：如若能够脱离这样的家庭那该有多好，不知何时能摆脱家庭的束缚。如果一天中的上下午让他们选择，那便会迫不及待地在上午离家而去，抛弃俗世，出家为僧。位于深山静处的这些岩窟地洞等天然宫殿也是诸佛菩萨们曾经心驰神往、梦寐以求的地方，他们



满怀羡慕地说但愿有朝一日能在如此天高地阔的地方安住。如《入行论》中说：“何时住树下，岩洞无人寺，愿心不眷顾，断舍尘世贪。”又云：“皎洁明月光，清凉似檀香，倾泻平石上，如宫意生欢。林风无声息，徐徐默吹送，有福瑜伽士，踱步思利他。”的确正像这其中所描述的那样，修行人的住处地洞岩窟等是诸佛菩萨赞不绝口的好地方。世间上的人们也经常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到修行人所住的地方去朝圣”，于是带着各种各样的薰香以及五颜六色的鲜花，络绎不绝地前来朝拜，他们恭敬地顶礼，虔诚地供养，郑重地发愿。世间上的住宅无论再怎么豪华美观，对它生起信心而礼拜、发愿的人恐怕一个也不会有，这一点很容易知道的。

不仅是美宅无法相比，而且就算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景色秀丽怡人的风景名胜区也远远比不上修行人所居寂静处的神山与密林。因为住在环境幽雅的寂静圣地，遍及视野的是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还有青色天然石板所成的片石山和形状各异的岩石构成的乱石山。在这无有世间人居住、来往的地方，只能看见飞禽野兽时常出没，而根本



看不到有世间俗人在此穿梭，不与任何世间人相互碰面，独自一人，胸襟宽广，舒心惬意，善法自增。

耳边所听到的仅仅是潺潺流淌的水声和时而刮起的风声，而世俗中由纷纷妄念引发的贪亲嗔疏的闲言碎语一句也听不到，所以自相续自然而然就会远离利欲熏心的贪恋以及怒不可遏的嗔恨之过患，内心清清净净、坦坦荡荡。

嗅觉所闻到的也都是鲜花水果散发出的芬芳清香，以及到处飘逸着的苦行本身所特有的浓郁气息，除此之外根本感受不到俗世中增长贪爱的荤腥酒肉饮食的熏天浊气，从而必然能有效地制止依靠扑鼻香气的诱惑而引起的对香喷喷气味的贪恋。

舌根所品尝的味道也只是荨麻、大黄等植物以及花汁、水果的美味，依靠这些清清淡淡的苦行饮食可以使自相续的等持自然增上。

身下所坐的是柔软的绒草垫子，身上穿的是破破烂烂的粪扫衣。这样一来，就会远离身体贪图舒适安逸、暖暖和和的衣服坐垫的过患，因此也就没有通过身体贪爱触觉而积累恶业的可能性了。

意识整天都是如理思维法义，行持善法日见有长，而住房、财产等不符正法的一切繁冗琐事想也不想，由此一来，自相续也就杜绝了俗世间愦闹的分别妄念。

在具有远离五欲妙的引诱以及分别杂念鲜少之功德殊胜无比的宁静圣地，以行持十二头陀行来度过人生的旅途实在是最好不过的了。这十二头陀行即是：（一）常露地坐：如是而行，便可以依靠日月升落的规律而观修无常；（二）常住树下，从而依靠树叶新生逐渐凋零直至坠落的新陈代谢过程可以观修无常；（三）常住冢间：经常居于尸林处，每每看到新旧不一的尸体，心中必然想到自己也摆脱不了这一规律，可以藉此而修无常观；（四）常期端坐：平日里常常坚持夜不倒单，端直而坐，就能避免入于深深酣睡的状态中，如此便可以时时专注于内在的瑜伽修法；（五）随处而坐：不择好坏之地随意而坐，可成为贪图卧处最行之有效的对治方法；（六）次第乞食：如果能够做到不分贫富依次乞食，就不会对珍馐佳肴爱恋不已；（七、八）但一座食、不作余食：此二者是贪图多物最好的对治；（九）但持三衣：如果能做到长年

累月只着三衣，就不会爱慕贪执花样繁多的衣物；（十）但持毳衣，可以对治贪图享受柔软舒适的衣装；（十一）持粪扫衣：如果身上成年累月穿粪扫衣，就必然不再执著优质华丽的衣衫；（十二）处阿兰若：经常身居宁静的圣地，便可远离外界层出不穷的妙欲的诱惑，内心恬静。如若能够有顽强的毅力坚持上述的这十二种头陀行，那么衣食住行一切威仪都不会积累罪业并且均可成为烦恼的最佳对治，具有很大意义。

在神山、旷野或寂静的林间这些圣地，无有来来往往的人流，朝夕为伴、相依为命的就是一些飞禽走兽。这些忠诚可爱的鸟儿和动物依靠自然界固有的花草瓜果维生，自己也与它们一道依靠这些天然食品来维持生活。所有飞禽走兽的住处无一例外都只是天造地设的洞穴以及树林，因此自己也居于大自然所赏赐的这些圣处，真是喜不自禁。那些鸟儿动物们根本不会对自己出言不逊说刺耳难听的话语，故而自己也不会以贪嗔扰乱相续。它们恒时都是安分守己地呆在寂静的山里，没有跑到城里去的规矩，我们也应该懂得自己本是一位住山修行人，要稳重地安住在山里。它们总是因为顾虑

猎人和其它动物的威胁而小心谨慎，无论在吃食物或者行住坐卧的时候都是倍加提防，自己也会时常戒备烦恼猎人的损害，无论在站立、散步，还是躺着、坐着，随时随地心都不离正知正念。与具有诸如此类功德说之不尽的最佳友伴——飞禽走兽朝夕相处，其中的乐趣与利益真是无穷无尽！无论与它们相处多久，都不会感到心情不悦、忧愁苦恼。

拥有最好朋友的这么神圣无比的寂静处，是诸佛以及前辈高僧大德们曾居住过的地方，并且他们也是再三对这么殊胜的静处赞不绝口。如寂天菩萨曾经说："何时方移栖，天然辽阔地，不执为我所，无贪恣意行？何时居无惧，唯持钵等器，匪盗不需衣，乃至不蔽体？何时赴寒林，触景生此情：他骨及吾体，悉皆坏灭法。吾身速腐朽，彼臭令狐狼，不敢趋前尝，其变终至此。"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迁移到天高地阔、空旷宁静、无有我所执，令人胸怀宽广、增上善法的好地方。心中对此羡慕不已，并不断发愿。何时才能够居此静处，只需钵盂等价格低廉的少量资具，无需样样具全，过着知足少欲的清贫生活，长期这样发愿。何时能到尸

陀林，触景生情：抛在尸林的那些尸体与我自己的这个身躯完全等同。因此，我们应当将死亡不定作为自己修行的核心。

彼论中又云："林中鸟兽树，不出刺耳音，伴彼心常乐，何时共安居？""迨及众亲友，伤痛及哀泣，四人掮我体，届时赴寒林。无亲亦无怨，只身隐山林，先若视同死，殁已无人忧。"趁着自己的这个骨肉身体还没有被抛到尸陀林中之前应当唯一依止寂静圣地。在这样万籁俱寂的静处，既无有情真意切的亲朋好友，也无有深恶痛绝的冤家仇敌，只身一人心心念念观修无常，专心致志修死亡法，从来不为长久留住而精心筹划，也不为今生之事做好准备，三门始终不离善法。最终在危在旦夕之际，也不需要忧伤难过。

《入行论》中云："故当独自栖，事少易安乐，灵秀宜人林，止息众散乱。"修行人的住处悄然无声的寂静神山色彩宜人，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的森林里有种类各异的树木，繁茂的树叶具有松石的美丽色泽，令人感到格外惬意。在这样的妙树掩映下，到处点缀着各种各样争奇斗艳、竞相绽放的鲜花，在这绚丽多彩的百



花丛中成群结队的蜜蜂飞来飞去，一边吟唱着动人心弦的悦耳歌声，一边尽情地享用着甘美香甜的蜂蜜喜宴。还有嗓音圆润动听、毛色鲜艳夺目的许多鸟类，在枝繁叶茂的树林中、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以及层峦叠嶂的岩山间舒展羽翼，翩翩起舞，纯净清凉的小溪缓缓流淌的潺潺声荡漾在耳畔……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心旷神怡的感受，可以说具足十全十美的优点。

在这万籁无声的宁静圣地经商务农、慈爱护养眷属仆人、迎合曲从大官的情面等等这些身语的操劳，以及心里患得患失等一切的一切统统都不需要，自己充当自己的仆人，琐事鲜少，简单方便，心情舒畅等等，独自过着快乐美满的幸福生活。由于自心远离散于外境的过患，故而息灭一切散乱，世俗与胜义珍宝菩提心作为每一天主要的修法，在静处能够不断积累解脱与遍知佛果的广大善根，具有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因此自己应当独自于寂静圣地修行。居于具备百种胜妙功德的寂静圣地的这种快乐恐怕四大洲的所有人无有可与之相提并论的，而且得到这样的安乐谈何容易？纵然是像



天王帝释那样的君主想必也难以得到。如《入行论》云:“离贪自在行，谁亦不相干，王侯亦难享，知足闲居欢。”

世间城市中的人们据为己有的风景名胜地区都是极为喧哗吵闹的地方，人们只要看上一眼立即就将它们分为优中劣三等，进而自相续中的贪嗔痴三毒就像夏季的海水涨潮一般增盛。在滚滚的红尘中，色声香味触等形形色色的欲妙使得自相续中的烦恼毒海惊涛骇浪，翻腾不休，不但将以往所拥有的善法一并吞没，而且也不会再有重新积累的机会，这是后世投生恶趣的奠基之地。依靠对亲友的贪恋、对怨敌的憎恨以及对不亲不怨者的麻木痴心而引发，以争论冲突、饱尝辛酸、饥寒交迫为代价再三忙碌复杂繁重的琐事，周旋在这些没完没了的事务中也难以有个好的结局。就算是大功告成，也无有芝麻许的实义。整天沉湎于这些琐事中，只会灭尽善法、增长罪恶、虚度人生、遭受老病的折磨，并且死后的去处也是恶趣。

对于具有如是大的过患而无有丝毫功德的世间之处与住宅理当看作是囹圄与蛇穴，然后就像罪犯逃离监狱般义无反顾地奔赴寂静处，

父母、亲友谁的话也不听，毅然决然地走出俗家，这是诸佛以及前辈祖师们的做法。

寂静的圣地是瑜伽行者与成就者们的住处，大智者吉恭巴曾经这样说过:“神山殊胜寂静处，三世诸佛成就地，成就瑜伽者住处，是故佛陀倍赞叹，幽静圣地之功德。除开老弱病残外，青年何不依神山?深山殊胜寂静处，无缘愚者不了知，具我执士生怀疑，随惑转者抛弃之，愦闹福报者拖延，居深山者虽罕见，过去圣者之遗地，如今大德之住处，未来具缘者去处，智者正士羡慕处，三世诸佛所赞叹，为何不住寂静山? ”从真实圆满正等觉佛陀到至尊金洲上师、阿瓦呵德巴、香巴南玖巴、拉玛绕德达、无等至尊阿底峡尊者等历代大德全部都是居于如此寂静的圣处而获得了这般圆满功德，最后诣往清净刹土。同样，噶当派一脉相承的传人仲敦巴及其亲传弟子三同门(博朵瓦、金厄瓦、普穹瓦)、恰卡瓦、佛子无著、珠滚仁波切等等，噶当派所有前辈的高僧大德，还有新派的一代祖师宗喀巴大师及其八大眷属、文巴瓦罗桑敦哲等古往今来的一切大德，无一不是彻底舍弃今世而安住于如此的神山静处，以坚韧

不拔的精神历尽苦行而获得五道十地的功德，并对佛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业，尔后前往清净刹土。

可是，除此之外的某些所谓的高僧大德完全将现世的利益作为主体，贪亲嗔敌、伏怨护亲，享用信财，到城中作经忏等所作所为都是迎合世间人。如此之人是否能获证地道之功德，是否能对弘法利生作出巨大的贡献，请仔细认真地阅读一下前代大德的传记就会一清二楚。

众所周知，现今住世的诸位高僧大德也同样居于寂静圣地，精进修行，行为举止不顺从世间人，也不与任何达官显贵等世间俗人会面，人们反而奔走相告某处有这样的大德，于是他们的名声远播十方，并成为众人应礼之处。然而，如今到处传扬：某位上师游荡在城市里为人消灾祈福等作经忏，他对打卦、算命颇为精通，也善于维护施主的情面。这些人虽然可能小有名气，可却与诸佛菩萨、前辈祖师们的准则完全背道而驰，实际上他的所谓名声只不过是恶名远扬各方而已。

与佛陀以及前代大德的行为规范相背离，终生都是在作经忏，整个人生在城市里度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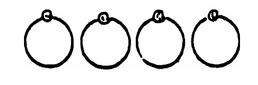
人不必说是高僧大德，就连修行人的名称也配不上。漫游在城市里，全部精力都耗费在作经忏以及在愦闹散乱中虚度光阴的做法如果是高僧大德的行为，那往昔依次现世的先哲们也应当这样为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都是唯以安住静处而利益众生的。难道说断绝与世间人的牵连是大错特错的行为吗？难道诸多经典中说寂静处是往昔诸圣者们成就的地方并予以褒扬只是无据可依的吹嘘之词不成吗？寂静处是现在的诸位高僧大德们的住址，而且未来的有缘者也会踏着往昔出世的大德们的足迹继往开来实践他们的行为唯一安住在清静的圣地而修持正法。

神圣的静处是所有的智士以及获证成就的高僧大德们都赞美歌颂并发愿居住的地方，也是三世一切诸佛不断高度赞叹的地方，世间上的地区与住宅等却是诸佛菩萨严厉呵责的对境，并且明确地说：应当想方设法从喧嚣的俗世中解脱出来。如果实在无法摆脱，那么只好毫不留情地违逆亲友眷属，在他们哭成一团的哀嚎声中强行离开。格西金厄瓦罗珠嘉村尊者说过：“虽然行为上弃离亲友，但是心里绝对不



能舍弃众生，应当对他们生起大悲心，而必须断绝身体、受用的牵连。否则，修法不可能成功。要斩断亲戚朋友们的牵连而去修法，当然得到父母的欣然允许是最好不过的了。即便他们再如何百般阻挠、训斥责骂、大失所望、怨声载道等，自己也不能屈服。从昔日的释迦佛开始，所有的修行人都是在亲友们满含泪水中抛下一切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缘起。”格西所说的完全是根据佛菩萨们的真实事迹与亲身体验所宣说的。至尊萨迦班智达也曾经是这样说的：“不舍今生高位圆满事，永久利乐解脱无希望，愚昧欲望实则虚伪性，汝舍今生勤修菩提道。”这其中明显地指出了如果不抛下今生圆满之事而期望成就解脱果位的人可以说是未见到现世欲妙的过患之愚昧无知者，他们的这种想法实际上是自以为是、颠倒是非的奢望而已。

总而言之，世间上的处所、地区再如何令人感到舒心悦意，但与修行人的神山静处相比，也不及百千分之一。依止寂静的修行处是今生幸福的根本、来世安乐的一切功德源泉。





亲友有害无益

不仅是世间的住处不及修行人住处的百千分之一，而且修法的道友与世间的亲友相比，也胜过百千万倍。

世间的亲友虽然口头上说利益自己，其实他们只有害处而已，不单对今生有害，并且来世害处也是无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即生中来说，世间的亲戚朋友对自己非但无利，反而有害。当自己遭遇一点不幸时，亲友们偶然来一两次帮助你，可是当他们遭遇不幸的时候也会自然喊你来帮忙。如果不去，那么人情上说不过去自己也不好意思，也就不得不去；倘若去了，那么本来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一些人，为了亲友，必然要与他们反目成仇，因此，自己在原有的那些怨敌上又为亲友的利益增添了许多新的仇人。这样一来，凡是自己所到之处无不遍满冤家敌人，无论到哪里都会有忐忑不安、心神不宁的恐惧感，也就必定会处于心惊胆战、毛骨悚然的状态中。而且，为了亲友的财产而穷追不舍，甚至葬送性命。再有，为了



田地而与仇家打架斗殴，兵刃相见，生死相搏，利矛相刺，伤痕累累，最终惨死，噩耗传来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不可避免，为了亲友也将自己宝贵的生身性命送到怨敌的手中，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一点我们当下通过耳闻目睹也可以证实。

不仅如此，而且，倘若自己财产富裕，亲友们贫困不堪，他们便经常可怜兮兮地说“我既无食物，也无牛马牲畜”而求助于自己，自己如果没有尽心帮助，他们就会怒气冲冲，口中也不断说出刺耳难听的话语，让人忍无可忍。如若尽己所能予以饶益，不仅他们贫穷，自己也会由此变得一贫如洗。反过来说，如果亲戚财产比自己富足得多，地位也远远高于自己，那自己在财食方面满怀希望地求助于他们时，结果由于自己贫困寒酸，只会受到他们的轻蔑侮辱，而根本不会得到任何利益，如此也令自己灰心失望，痛苦不堪。

由此可见，无论亲友地位高低，生活贫富，都对今生无有任何利益，反而害处却说之不尽。诚如无著菩萨曾经亲口说过：“如若慈爱亲友方，勤奋成办现世利，欲求利益反受害，愚人



追求今生利。为解脱当舍今生，精勤修持甚深道，为利彼等远离之，静处修法极关键。”如果自己对亲友的话唯命是从，想以此利益他们，结果非但无利反而铸成大错，危害严重。所以说，为了贪图现世利益的亲朋好友们，自己必须精进修持无上的菩提道。无著菩萨又接着说：“富裕时逃亦紧追，衰落时追亦逃避，儿子亦杀亲生父，谁人信赖诸亲友？当面显露欢喜相，暗中出言不悦耳，饶益彼等反加害，愚友虽亲定欺骗。兴时笑脸口奉承，富时设法而亲近，衰时翻脸相争论，无利护亲愚痴行。亲多合伙夺财物，各自分离增贪嗔，紧要关头父子残，利乐亲友极困难。”我们可以深深感觉到这些教言都是肺腑之语。一点不错，自己尽管曾经无数次以生命为代价饶益亲友们，可是如果仅仅一次没有帮助，那么以前无论作了多少利益都被一笔勾销，他们恩将仇报，反过来陷害自己，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痛苦的亲友们就像夏日里空中云彩的瞬息万变一样，一时间里反复无常。就凭这一点，也是很难以维护亲友情面的，因此说，与世间的亲友同流合污那纯粹是在自讨苦吃。

真正的至亲

相反，善知识才是最至高无上的亲友。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亲近善知识、上师与同修道友们，他们决不会说出“我们是你的善知识，所以要为我们效力，需要到寒冷的地方去或者与怨敌作战”的话，依止他们，除了让自己修持生生世世无上的安乐以外，为了他们连身出汗水的事也不需要做，无论何时相处都是互敬互爱、完全是增上善法的助缘，因此容易交往。如若亲近他们，则有重大意义。

也许有人心里会这样想：那么，依止上师不是也需要承侍上师等经历苦行，而且为了上师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吗？有这种想法的人是由于未经详细分析、不了知如是而行的真正目的所导致的。实际上，恭敬承侍上师甚至历经粉身碎骨的苦行，在紧要关头，为了上师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这些都是为了净除自相续中的罪障、积累广大资粮而做的，其实完全是为了自己究竟的利益，丝毫也不是为了上师。

如果依止法友上师善知识以及同修道友，不必说能成办后世的广大利益，就是当下身体也不需要经历磨难，心里也不需要承受负担，心情愉快，怡然自得而住，幸福圆满无与伦比。

最好的仆人

世间上的人们的眷属仆人成群，队伍庞大，可是与修行人比起来差之千里，修行人既无眷属也无侍者，自己作自己的仆人，这才是最殊胜的眷仆。如若依靠世间的眷仆，则会中断自相续中的善法，如此势必会障碍现见真正实相之义，自相续中对轮回的过患原已生起的厌离心也会殆失不遗，最终到了大限来临之时因为无有正法的悲哀而在忧愁叹息、遗憾不已的心情中痛苦而死。《入行论》云：“魔使来执时，亲朋有何益，唯福能救护，然我未曾修。”如若依靠自己的眷仆做许多事情，那么他们的愦闹散乱就会使自己的心不能够一缘安住于远离沉掉的寂止中，不能一缘安住，也就无法使胜观的基础寂止达到极为稳固的程度，如此胜观当然就不可能成就，修不成胜观，也就无法断除

自相续的烦恼，可想而知，过患有多么的严重。倘若自己对于世间愚夫的所有眷属都过于仁慈，那么他们反倒对你不屑一顾，假使自己过于蛮横，他们也会对你恨之入骨，进而恶言相骂，诋毁诽谤，甚至干脆不呆在你的跟前而跑到别人那里当作下属，任人使唤，以诸如此类的事情将相续搅得心烦意乱，自心的烦恼过患不可抵制地增长，并造下各种各样的罪业，所以说，与其依赖俗世的眷属，不如自己充当自己的仆人，这是再殊胜不过的眷属了。自己作自己的仆人无需维护情面，也不必担忧因衣食而令眷仆心怀不满以及不听吩咐的问题，又不用担心他们的美言恶语扰乱自心，这样一来，既方便又不会积累罪业，同时也符合前辈先德的做法，有不可估量的利益与功德。

伏怨护亲

世间上的伏怨护亲与修行人的伏怨护亲有着本质的差别。世间俗人的怨敌，如果制伏杀死一个，那么他的子孙后代以及亲戚朋友等又与你结成仇敌，结果仇人会越来越多，怨敌永



远消灭不尽。可是修行人却截然不同，我们所谓的怨敌就是烦恼，如果调伏一个烦恼，则大多数烦恼都将被压制。世间人的怨敌暂时被制服，但他们还是重整旗鼓，当获得一定的实力以后，便会卷土重来，再度向你进攻。而烦恼的怨敌与之完全不同。《入行论》中云："常敌受驱逐，仍可踞他乡，力足旋复返，惑贼不如是。"正如其中所说，一次摧毁烦恼的敌人，从它再生的能力来看，绝对是一去不复返。修行人的怨敌如若一次调伏，必然已经服服帖帖，这样修行人很快就会大获全胜，而世间上的人们却永远也不会战胜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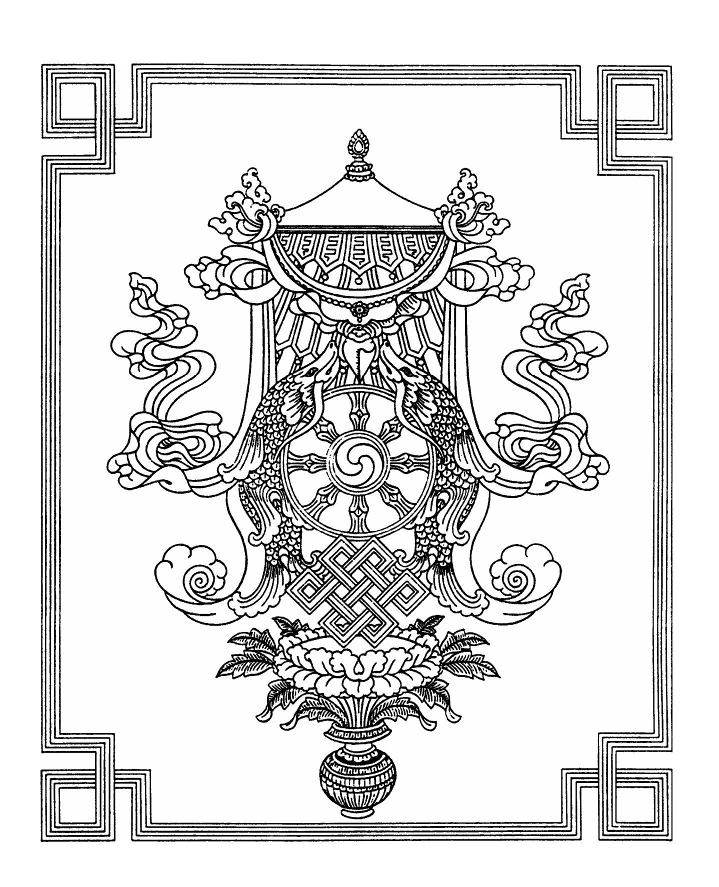
对于世间的亲友，无论如何尽心尽力地维护，也没有一个心满意足的时候，到头来，亲友反目成仇，甚至可能残忍地断绝自己的性命，以贪心护持亲友除了造恶业以外毫无善法可言。而修行人的所谓亲友就是普天下的所有众生，由于对一切有情均是无有贪嗔之心、一视同仁，以大慈大悲心予以救护，致使所有的众生都不胜欢喜，并且喜爱善法的天神们也会竭力庇护以免遭受违缘，又不会受到毒物与兵器的威胁，心情经常处于安乐无比的状态中，无





勤之中心想事成。即便是今生中未能解脱，但死后也会转生于梵天界中，获得慈法八德。如《宝鬘论》中云：“人天将欢喜，彼等亦护之，不为毒刃害，恒常具安乐，无勤成诸事，虽未得解脱，亦生梵天界，获慈法七德。”在对众生修慈心的同时，自己也会得到广大的功德利益。同样，通过修悲心也能获得速成佛果的功德利益。经中云：“何者若有头颅具寿命，何者有悲心具菩提心，何者有菩提心具佛果。”谁人对众生有一颗无伪的慈悲心，自然会获得经中所说的功德。

世间人因为执著自方而以贪心维护亲友，对自己而言，不用说是获得功德利益，反而只会以所积累的弥天大罪，在后世中堕落到地狱中去。修行人本着慈悲为怀的宗旨救护六道的一切众生，因此非但无有过患，反而能获得巨大的功德，最终必定成就佛果，哪里还有比这更大的利益呢？简要地说，世间人的伏怨护亲实在无法与修行人的伏怨护亲相提并论，它们的本质有着天壤之别。



八　弃离恶友

总的来说，要断绝眷属仆人等所带来的一切愦闹，尤其是绝对不能亲近像毒物般的恶友。大善知识博朵瓦的传记《美丽的莲花》中写道："破戒毁誓着魔及女人，见行不同追求现世利，秉性恶劣愚笨贪欲大，亲友等诸恶友当弃离。"意思是说，破戒者、与上师和道友背道而驰的破誓言者、鬼使神差被魔左右者、亲近女人者、见解行为不相一致者、唯一贪图今生不求来世利益者、秉性极其恶劣难以和睦相处者、过于愚笨自心不向正法者、自私自利心极大之人以及亲友等全部属于恶友。如果与他们进行交往，则罪业自然增长，善心必然丧失。除此之外，根本也不存在张着大口、獠牙毕露、双目圆睁、手持利刃的其他恶友。

其一、不能与破戒者交往，因为破戒之人，他自己最初不重视戒律，行为放荡不羁，长期串习而导致戒律沾染过患。诸如他们平时就违犯四根本戒，作恶多端，根本不警惕劣行；口中也是说说笑笑，谈论歌舞、冲突、经商、君




主、大臣、土匪、盗贼、军事等各式各样的话题，以此消磨时光；心里也充斥着贪嗔痴的分别妄念。可见三门不护罪行，放逸无度。无有惭愧，身语意成了装满罪恶的仓库。所以，自己如若与这样的破戒者交往，那么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他的卑劣行为，最后也将落得个破戒的下场。即便是偶尔与他们来往，也会使戒律清净的良师益友心中不悦，以谴责的口吻说："此人喜欢破戒者并与之交往，由此可见他必然逃不出破戒的下场。"并且心里也不再接受他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到追悔的？佛陀曾在《呵责破戒经》中义正词严地呵斥说："必须像丢弃狗尸一样远离破戒者。"《蓝色手册释》中也说："如若食用破戒者的食物，则被他的冒渎晦气熏染而不能思维正法。我曾经去拉萨时吃了破戒者坡凑瓦的一点食品，结果涅热巴说：'对你的修法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障碍了。'格西雅嘎巴和一位朋友，与一个破戒之人同宿在一个小屋里。格西雅嘎巴禁语默诵经典，夜里梦到那位朋友与他本人的肩上都染上了黑点，他将自己的污点擦干净后发现他的朋友还未擦拭，于是对他说，你应当诵一会儿经。仅

仅在曙色升起时与破戒者同住一屋檐下，则堕入地狱。因此当格外小心谨慎。”正像这其中所说，再没有与破戒者相处更危险的了。

其二、如果与破誓言、着魔者交往，自己也会中上破誓晦气，从而病痛萦身，恶缘灾祸等不幸之事屡屡出现，并且后世只能沦落到恶趣之中。为何这样说呢？诽谤上师，殴打师身，诋毁恪守同一誓言的道友，嗔恨善法，将上师的教言置之度外，而表面上却冠冕堂皇地说我在精勤做其他的事，此等破誓言之人其实也就是被魔左右者。以往因为毁坏誓言而投生为妖魔鬼怪的众生喜欢破誓言者并对他鼎力相助。此外，对正法造违缘的所有恶魔也予以帮助，使他做背离正法之事顺利，因此将破誓言者称为被魔左右者。他们就成了历代传承上师教言下具有势不可挡威力的护法神所降伏的对象，自己如若与他们为伍，那么上师、僧众以及护法神都会不高兴，也会对自己严惩不贷，以致身体遭受病痛折磨，精神癫狂发疯等，并且修法过程中也是出现莫大的违缘魔障。不用说违背上师教言、与同修道友彻底不能和解的严重破誓言者，就算是稍有不和的人也应当像对待



毒蛇一般不能与之共处，必须远离。

其三、如前所说，作为出家的沙门绝不能亲近女人，甚至连目视一下也不允许。因此，必须断绝与他们亲密交往。

其四、所谓的见行不同的朋友是指自己喜爱善法并行持，而他却热衷于罪业；自己喜欢高尚行为，而朋友却喜好放荡行为；自己在上师前听受正法，他却行持与之相反的非法并且行为举止与上师道友不相一致，上师道友外出行走时，他安住不动，上师道友们安稳而住时，他反而到处奔走，坚决不能与此类行为不同之人交往。这与《现观庄严论》第四品中所说的修加行时的过患有四十六种魔业意思相同。倘若与违犯僧众法规之人相处，非但不能增上善法，反而会使嗔恨等罪业日益增盛。

其五、与贪图现世利益之人哪怕仅共住一顿饭的时间，从他的言谈中就能明显地听出，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亲友眷属的苦乐如何如何、我是怎样尽心尽力帮助他们的，片刻也不暇安住，口中总是说：“为了父母必须前往，为了妹妹、侄女也不得不去，为了亲朋好友等需要去。”对自方说的全部都是贪爱的话



语。又听他说：“其他的某某人对我的家人从不做好事，而且对我本人也不做好事，对亲友也没做过好事。”对他方说的全是憎恨的言词。他不仅自己不行善法，而且长期这样影响别人。听他说的都是些贪爱憎恨之类的话题，如此一来，自相续贪嗔散乱分别妄念纷纷增盛。因此说追求现世利益之人是恶劣之友。贪图现世利益之人与在家俗人有什么差别呢，虽然形象上是出家人，也无有益处，他们的心里所忆念的、身体所做的无一不是为了本乡本土、亲戚朋友、财产受用、伏怨护亲。外表虽然身着僧衣，其实内心全是贪亲嗔敌的纷繁杂念，甚至连在家人也比不上，而且他的斑斑劣迹那些在家人也十分清楚。他的家人以及亲友们发生一点点不幸之事时，经常会说：“这件事需要去问一问我们那位住在寺院里的出家人，去喊出家人回来。”实际上，他们这样做并非是因为那位出家人心地善良，而只能说明他对亲属的贪爱以及对仇人的憎恨极为强烈而已。

通常，在家俗人与出家僧人从本分上而言，出家人已经彻头彻尾舍弃俗事，出家为僧，他们在财产方面可以说一无所有，既不务农也不

经商，又无债款本金所得利，按理说在家人要对他们上供生活资具。可是当今的时代，已经完全颠倒错乱了，那些在家人整天无所事事呆在家里，经商务农、伏怨护亲等什么能力也没有。而寺院中的出家僧人们却要帮助他们种地、经营、与敌人打架，还要帮助他们向官员们请示，总是为亲友们忙前忙后，尽力饶益。由此来看，身为出家人不能坐在修行者的行列中，反而需要养活那些在家人，就好似转轮王降低到牧童的位置上一样，在佛教中再没有比这更难看的事了。何时何地也不能接触这些徒有其表的形象出家人。

其六、人格不好也就是指秉性恶劣。作为修行人秉性善良十分重要。如果性情恶劣，那即便是信心十足、智慧高超也无济于事。善知识博朵瓦对前来依止的人首先要向其他人打听道：“他的人格如何？”有人如实汇报说：“此人人格虽然平常，可是智慧却是出类拔萃的。”这时，格西会毫不客气地说：“我实在不愿意因为弟子下堕地狱。现在让那人背起包裹赶紧离开。”如果别人介绍说：“此人秉性倒是不错，容易和睦相处，但是信心不足，而且智慧也浅

薄。”格西便会说：“信心是有为法，可以生起，对于智慧浅薄这一点，我有办法让他学好，但这也要靠他自己精进。”所以说，人格的好坏非常关键。假设是一位秉性恶劣之人，那么暂时虽然对上师与正法可能有一点信心，可是当上师严厉地呵责他不合正法的所作所为以及道友们好言相告说“这应当做，这不该做”之时，他便会暴跳如雷，怒不可遏，对自己的错误根本不看成是过失，反而认为上师或这些道友不喜欢我，他们有偏袒之行，以此生起邪念，进而反抗上师与诸位道友，并向自己的兄弟亲友们添枝加叶地诉说：“上师与这些道友对待我如何不公平、不合理。”他的那些亲友们也偏听偏信，认为上师与道友们就是与他不和，从而退失信心，顺口说出各种各样的难听话。当时，如果上师心平气和向他们解释说：“事实不是这样的，他既违背了佛陀制定的戒律，又违犯了僧众内部的纪律。”尽管苦口婆心地给这位品质恶劣者讲道理，但因为那人心术不正，一口否认他有如是的罪过，而且说起话来也都是虚伪诡辩之词，再加上他的亲属们对佛陀制定的戒律与僧团内部的纪律也是一窍不通，所以无

论如何解释，他们也没办法理解。以诸如此类的事屡次搅扰上师与僧众的心，何时也不能与这种恶劣之人交往。

所谓的人格不好概括而言，也就是说心不正直。心不正直就是说心术不正。心术不正之人本来自己不好，却偏要坐在好人的行列里，对于自己具有的恶习总是千方百计地隐瞒不露。他的心性本来不好，却习惯于大模大样地坐在好人的行列中，这是前世的同行等流果，因此很难改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不直截了当地指点说：“你以为自己很好，实际上根本不好，你有如是如是的缺点。”那么无法令他改头换面；如若开诚布公地指出他的过失，那他又会不承认自己有这样的过失；如果不予以指点，那么要改变这种人，上师以及僧众们实在无能为力。这期间他也一直是扰乱自他相续，积累罪大恶极之业。这种人自己本无功德，别人必须要当作他有功德，否则他便会心生嗔恨。上师对他也要这样，本无功德当作是有，如此他的相续中根本不会生起新的功德；他本来有过失必须当作没有，否则，他也会气急败坏，因此上师也不敢直言不

讳地说"你要断除这种过失",由于谁也不敢说,以致于他的相续中原有的过失一直保留着,而且在此基础上还会产生许多新的过患,最终只能是罪业越来越深重而已。此类人恒时毫无功德而言,就像罪恶的仓库一样,即使住在上师座下与僧众团体里也不会有一点一滴的上进。人格不好的缺点谁也无法改变,如果心术不正,那么相续中也无法生起信心、精进、智慧等一系列的功德。由于心不正直,自私自利心极为强烈,以致于从来不考虑遭受轮回与恶趣痛苦的逼迫以及痛苦之因的集谛——充满自相续的深重恶业烦恼。因为他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而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烦恼业障,也就不会精进予以净除。因此,这种人从不修持正道,也不希求灭谛,原本对四谛及业果的信心也丧失无余,并且不会重新生起,反而以善良自居,对自己的过患全盘否定,当然也就不可能有精勤断除罪业的愿望了。此类性格恶劣之人往往孤芳自赏,自命不凡,对谁也不恭敬,所以闻思修行的智慧也无法生起。总而言之,秉性恶劣之人任何善妙的功德也不会生起,而当别人指责自己的过失时,简直要被气哭了。可是他



在恶言谩骂别人时,即便对方与自己的关系再密切也无所顾忌。因此说他心术不正。他们这类人,上至上师堪布阿阇黎,下至新来的小僧人必须对他尊重、恭敬、爱戴,如果口中不称赞他说"你很优秀、你很神奇",他就会怒气冲冲,相反,他自己对任何人从不尊重恭敬爱戴,言词大为不敬,行为傲气十足,不可一世,如此一来,大家都会心有芥蒂地说对这个坏人一定要万分注意。如果在一百人的僧团中有一位这种秉性恶劣、难以相处之人,那么所有的人会心神不定、忐忑不安。因此何时何地也不要与这类人格不好的人交往。

其七、由于愚笨之人无有辨别善恶的智慧,如若与他交往,那么也会导致自己一切行为不如法的后果。自己的行为首先漫不经心地随顺他一两次,没想到最后自己也成了无恶不作,以此虚度光阴,因此也不能交往这类愚昧之辈。

其八、贪欲强烈之人对衣食等财物,得到一个心不满足,又寻求第二个,得到第二个仍不满足,还要寻觅第三个,他明明知道施主们并不富裕,却还厚颜无耻、直截了当地说:"我没有法衣、缺少这种资具希望你能提供。"暗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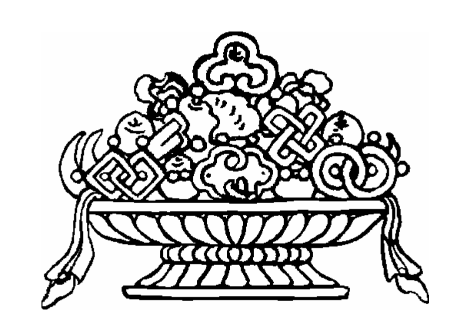


里也依靠书信、甚至手示以上的各种方法再三索求，最后施主在万般无奈又舍不得的情况下也不得不给。如果与这种人交往，久而久之，自己也必然会变成像他那样欲望强烈、贪得无厌之人的。

其九、对亲友过于爱恋之人，诸如当父母或亲友姊妹前来看望他的时候，他便长时间依依不舍，没完没了地和他们闲谈。待他们要离开时，又连连叮嘱不久一定要再来探望我，说完竟然哭泣起来。等到亲人真的已离去时，他便会从很远的地方目不转睛地盯着，一直目送到对方已完全从视野中消失为止。如果几天没有与亲友们见面，只要来一个当地的人，他就会不厌其烦地打听亲友们是否平安，身体是否安康。当他得知亲友们遭遇了小小的不幸之时，说什么也在山里住不下去了，立即大步流星疾速赶赴回去。就算是呆在神山静处，心里整天考虑的也只有亲戚们的甘苦，而丝毫不观想修行的核心无常的道理等。如若与这种对亲友情意缠绵之人接触，长此以往，自己也会成为贪恋亲友之人。故而随时随地都不能与之交往。倘若独自一人既无眷属，又无仆人，那么也就

不存在不听自己话的人，其实与眷仆具足没有差别，甚至比有眷属仆人还好。

如是恶贯满盈的恶友就像黑炭一样，谁一接触它，就会沾得满身黑。同样，谁如果交往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恶友，也必定会沾染上他们的过患，从而失去正法。这就是所谓的近墨者黑。不仅如此，而且因为那些野蛮无知的恶友都是秉性过于恶劣之人，所以上师与道友谁也无法使他好转。就好比在数劫中将黑炭观想成黄金，它也不可能变成金子一样。金厄瓦格西曾经将一块炭放在多龙巴的手中说："尊者，纵然一劫又一劫连续不断地将它观想成金子，它也不可能变成金子。同样的道理，对于上师足下毁誓言、破戒律、贪图现世的人们，即便是一劫又一劫中将他们作佛陀想，他们也不可能变成佛陀。"



九　修者与修法

在即生的所有圆满之事中，稳重住在寂静山里的修行人的圆满财富恐怕是谁也比不上的，换言之，也就是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幸得如此殊胜圆满机缘的修行人也有上中下三种。

上等修行人

其中上等修行人，已将贪恋现世中欲妙之藤斩草除根，专心致志地修行，从而获得了见修行的稳固境界，在此基础上，利他事业也极为广大。中等修行人虽然无有广闻博学的智慧，可是对于上师所传授的窍诀要点，却能像盲人握住牛尾那样一丝不苟地以无比虔诚的信心恭敬猛厉祈祷，并通过实地修行菩提心与正见获得证相，进而达到了无有厌倦地利益他众的境界。下等修行人虽然住在寂静处，却仍旧未断绝今生的束缚，身在静处的他们经常为现世的名闻利养而奔波忙碌，在世间人看来，他也成

冒牌的修行人，在佛菩萨们看来，就成了耻笑的对象。

无论称为大行者或住山隐士或者修行人，都是一样，也就是说，如果见修行已达到最高的境界，并且利他事业也颇为广大，则堪称为上等修行人。中等修行人必须修持出离心、菩提心与正见，一心一意安住，做到活到老修到老。否则，只能算是下等修行人，此类住山修行人可谓与世间俗人是一丘之貉，他们醉生梦死般地沉湎于世间八法之中，实际上他们已为自己打开了恶趣的大门。关于上等大修行人、中等修行人、下等修行人的分析，文殊菩萨的化身萨迦班智达在给雪山的大行者们的书信中讲述得十分精彩。

此书中云：“雪山静处住有大行者，当以上中下等而致函，断除偏见颠倒邪执著，以极清净之心而谛听。”堪为听受他的这封书信的法器正如前面所说，并非是那些持有偏见者或心地不正之人，而应当展示给秉性正直、光明磊落的法器。

信中云：“离戏论见清净大力身，无散修行具清净窍诀，行为清净犹如碧绿鬃，即是雪山



狮子大行者。”这封信函中清晰明了地指出：具足清净的见解、获得止观双运之等持稳固不动的修行以及不杂染世间八法等不清净之过患的行为者，就是像狮子一样的大修行人。之所以将他们比喻成狮子，因为这些修行者具有清净的正见而毫不畏惧实执的分别妄念，已获得了根除轮回的境界；依靠清净的修行，身心获得轻安的体验，由慈悲心所引发的地道功德前所未有者垂手可得，已经获得者经久不衰，达到如此境界；由于行为清净而于诸佛菩萨前无有可被指责的过失，成了令他们心生欢喜的对境。好似狮子美丽的绿鬃一样无论在任何人面前都可正大光明地显露出来，称为具有狮子般无所畏惧境界的伟大修行者。

信中云：“身披饶益无量众生铠，骑二资马挥舞精进鞭，以智慧刃摧毁烦恼敌，奔赴沙场勇士大行者。”意思是说，为了成办众生的利益，毫无怯懦之心实修广大的福慧资粮，依靠证悟无我的智慧而将烦恼的怨敌斩尽杀绝，这样的大修行者就是如奔赴沙场勇士般的大行者。

信中云：“具有无垢三学之宝藏，于众发放财施无畏施，依靠法施令入解脱道，以四摄利

有情大行者。”也就是说，以三学成熟自相续后，通过四摄的方式成熟他相续的大修行人，是展示此信最合格的法器。如是的三种上等大修行人可堪为殊胜的宝藏，所谓的三种上等修行人的第一类，见修行清净；第二类依靠清净的见修行而积累广大的二资粮，摧毁烦恼的敌众；第三类积累二资并以智慧铲除一切烦恼，以三学成熟相续，同时无偏利益其他众生。应当明确的是，这三种修行人，按顺序，后者较前者功德高超。

中等修行人

信中云：“虽未精通如海之教言，然师修于顶上依信心，热泪盈眶而祈祷，即已获解脱道大行者。”虽然不是通达浩瀚无边之经论的智者，但是能够经常将上师观于头顶上，而依靠不为外缘所转、坚定不移的敬信心依照上师的言教奉行，这无疑是已获得解脱道之人，也就是第一类中等修行者。

信中云：“虽未以无缘见离束缚，然珍宝菩提心遍心中，行持他利无有怯懦心，饶益他众



宝珠大行者。”虽然未如理获得正见，可是相续中却生起了珍宝菩提心，并具有饶益他众的雄心壮志，这就是像广泛利他的摩尼宝一样的伟大修行人，也就是第二类中等修行人。

信中云：“虽未如理修持胜乘法，然而四种灌顶誓言花，恒时敬如顶饰般守护，即速解脱三有大行者。”虽说未能如理地修持胜乘密宗的生圆次第等法门，但是，当得受了宝瓶、秘密、智慧、本智四种灌顶时，却能认真严谨、如理如法地守护所承诺的所有誓言与戒律，这样的人称为速得解脱道的伟大修行人，也就是第三类中等修行者。

信中云：“虽无成办他利慈爱心，然而听闻无垢教言后，谨小慎微取舍业因果，即断恶趣险门大行者。”这里讲的是，发菩提心后虽未真正步入大乘道，但能弃恶从善，如理取舍善恶者即是断绝恶趣之门的伟大修行者，也就是第四类中等修行人。这四类修行人当中的第一类重视恭敬心与信解心之人与最后一类以虔诚的信心如理取舍业果的修行者分别是中士道与小士道者，他们只是很好地修炼自心，却未能具备菩提心。中间的两类修行人相续中生起了菩

提心，虽说具备了这一基础，但却未真正进入密宗。后者称为得受入密的灌顶的两类中等大修行人。

信中云：“如是彼等称入佛门者，具有证悟之士当了知。”意思是说，第一类与最后一类中等修行人步入了总的佛门，中间的两类修行人已进入了大乘道之门。

信中云：“入于自己所信解之道，为令他众生起定解受。”此处所表达的意思是，自己对哪一法门有信解，就相应入于哪一道中，并且为令他众生起定解而应机施教，劝说他们接受。

下等修行人

信中云：“不断殊胜教言之戏论，自心专注迷茫寂止中，愚痴黑暗反复而增上，即如旱獭入睡大行者。”本来，作为一名合格的修行人，首先必须通过闻思断除增益怀疑，如果在未以闻思断除增益的情况下盲修瞎练，或者这一修法的次序前后紊乱，或者数量残缺不全，或者误解意思，是非颠倒，本来合理的认为非理，本来非理的反而认为合理，如此根本无法正确



无误循序渐进地修持教言，鉴于这种原因而要求弟子必须具备诚实正直、具有智慧、寻求实义三种法相。其中诚实正直也就是所谓的秉性善良；具有智慧是指通过广闻博思丰富相续；寻求实义是指对于修持正法饶有兴趣。此处所着重强调的是三种法相中的具有智慧，即是说必须以闻思遣除满腹狐疑。

有些修行人口中说：“我不懂得闻思，只管苦苦地坐在山洞里就是了。”进而以冷嘲热讽的口气说：“进行闻思的那些人的人生完全是在追求智者的地位中虚度的。”自己对任何法理都一无所知，只能呆在山洞里，却自以为是地称为很了不起的实修者，事实上，他对于所要修持的法要没有丝毫的闻思智慧，连道的次第、本体、数量、定义等基本的道理都搞不清楚，已经步入了疑团重重的愚痴黑暗中，居然还自称为了不起的实修者，想必再没有比这更为惭愧的事了。这些自不量力之辈就像山上的旱獭在冰天雪地的冬季里一直在洞中沉睡一样，心里什么也不忆念，如此只能使愚痴的黑暗越来越深厚，作者萨迦班智达在致大修行者的信函中以谴责的口吻称这些修行人是像沉睡洞中的

旱獭一样的大修行人。这种现象在当今时代里极为多见。

闻思修行勿脱离

如果说，必须要通过闻思遣除疑惑，那么佛陀的经典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如果在尚未以闻思遣除所有怀疑之前不修法的话，那一生中进行闻法也未断除疑惑，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修法呢？因此，干脆舍弃闻思盲目地修持苦行算了。有这种想法的修行人实在不乏其数。之所以会有这种错误的念头，主要是由于一方面自己未通达佛法的奥义，另一方面未依止高僧大德的上师来根除疑义的过患而造成的。想真修实证的人如果未曾听闻佛法，那么要断除罪恶的过患、获得善妙的功德是不可能的。如经中云：“以闻了达诸正法，以闻断除诸恶业，以闻舍弃非义法，以闻获得胜涅槃。”能否以三学道解脱自相续而获得涅槃果位完全依赖于闻法，能否速疾获得佛果也依赖于广闻与否。如果广闻博学的话，那么就会通晓断除烦恼等罪业过患以及成就功德的各种权巧方便，对佛法



的深义也会获得广大全面的定解，从而懂得所有的经典都是教言。如果依靠这种深信不疑的定解而修行，那么决定会具有非同寻常的一股力量。显宗的论典中也说：“圆满菩提利根者易证，钝根之人难以证悟也。”的确正如这其中所说的那样，利根者容易证悟菩提，这里所谓的利根者是指依靠广闻博思而获得定解之人。宗喀巴大师在介绍《菩提道次第论》的特性时说道：“证悟一切佛法互不违，所有经论悉皆成教言，容易证得佛陀之密意，深重罪行险隘亦能救。”这其中的意思是说，认识到一切佛法互不相违，相辅相成；理解到所有经教均是调伏众生心相续的教言；了达佛陀的一切密意都是直接或间接领引有情抵达佛地的宗旨；依靠此等甚至是舍弃妙法的弥天大罪也能自然灭尽。关于这种特性本来在《菩提道次第论》中有明确的阐述，可是无视闻思的人将《菩提道次第略论广论》弃之一旁，而另外做些念诵、顶礼、转绕的善事，认为这是广大的善法，并想依此来调伏自相续进而获得佛果，这实在是痴心妄想，根本是不可能办到的。如若能够在闻思具有上述特性的菩提道次第之基础上，再进一步



修持，如此上面所说的一切巨大功德自然而然就会获得。《别解脱经》中云：“多闻之人得安乐。”又云：“多闻之人于林中，韶华已过安乐住。”至尊宗喀巴大师也曾亲口说过：“初时勤修瑜伽寡闻者，以及多闻不晓实修要，多数以偏见眼阅经论，无有以理分析教义力，见此离令智者欢喜道，圆满教义殊胜教言者，尔后我以无限欢喜心，宣说如此妙车之大道。”正如他老人家所说，精进修持内在瑜伽而不具多闻以及声称多闻而不精勤实修这两种人是成就遍知佛果的最大障碍。要想成就佛果，博学多闻与精进实修二者必须兼而有之，可惜的是，明白这一点的人非常罕见。也正是鉴于此种原因，宗喀巴大师才特意撰著了这部《菩提道次第论》。由此可见，要想做到广闻博学与内在勤修二者兼顾进行就必须刹那也不离开第二佛陀般的上师善知识，长期亲近，以清净的心行如理依止，始终不渝，就像蜜蜂享用甘美的蜂蜜那样，津津有味地品尝教言的甘露，闻思修行三者必须结合起来而身体力行，就像骏马吃草嚼草咽草同时进行一样。闻思修行如果相互脱离则不能获得佛果。因此，在修持下面每一修法

的同时，也要闻思上上的修法。只是闻思根本不实修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但这种现象在当今时代可谓多得数不胜数。有些修行人已经到了白发苍苍、牙齿脱落、满面皱纹的垂暮之年，仍旧一门心思地用在与别人的口头辩论上，虽然被人们美其名曰为智者，实际上他们的修行境界甚至连最起码的对现世的厌离心也没有，竟然自高自大、傲气十足，唯一追求的就是大上师、大堪布、大方丈的显赫高位，于是在城里为俗人家作经忏，到处招摇过市，名闻利养倒是十分昭彰显著，经常被一些喜爱罪业的眷属层层围绕，坐的时候要妙高的法座；走的时候要驯良的好马；吃的时候恣意享用信财亡财；穿的时候要最讲究的哔叽氆氇衣裳，注重打扮；说的时候，本来自己无有真修实证的境界，却滔滔不绝、振振有词地讲些空洞的说法；想的时候唯是贪图现世幸福快乐的方法，而饶益他众方面的大事丝毫也不考虑，只求现世利益的此类修行人的种种劣迹显然是佛菩萨们心不喜悦的对境，因此，应当如毒药般舍弃。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所住的地方是寂静圣地、所依止的是殊胜上师、所闻思的是正道次



第、所修持的是所闻法义、所行的威仪是知足少欲，那么必定会令诸佛菩萨满心欢喜，慈悲摄受。也就是一定能获得《现观庄严论》中所说的修加行十四种功德中的诸佛垂念关照这一功德。因此意义颇巨。

总而言之，闻思修行必须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如果闻法越多，那么思所生慧产生的定解也就相应多，思所生慧产生的定解多，所修的法门也就有多种多样，如此就不会出现对修法的道理茫然不懂的弊端。即便是仅修一次，所生起的觉受力量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依此断除所断的力量就会十分强大，所证悟的功德也容易增上。

所以说，闻法非但不会成为修法的障碍，反而会成修法的助缘。例如就算是只修持一个无常法门，也必须首先在上师面前洗耳恭听，并且不是听完就置之不理，而是如理实修，此外，在座间也是反反复复翻阅无常方面的论典与窍诀的相关书籍，之后又继续在上师座下听闻下一步的一个修法引导。所闻的法门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法作为自己长期主要所修持之法，其他的所有法只修一次即可，如此修行也不会



障碍闻思，相反倒是闻思的助伴，一边修行一边闻法与根本不修单单听闻二者在理解所闻法义的深浅程度上有着天大的差别。所闻到的佛法无一不修，就像有人拥有丰盛的食物而享用一样，进而对所听闻的法义一一品味，就好似亲眼见到色法而遣除其好坏的怀疑一样；相反仅仅听闻而从不修行之人，就好比积累了无比丰富的食品后不享用的人最终饿死一样，虽说是闻受了一切法义，但如果没有在此基础上深深去品味，去体验，那么就会像不依靠眼睛见色法反而用手去触摸无法断绝色法颜色贤劣的疑惑一样。《入行论》中云：“法应恭谨行，徒说岂获益？唯闻疗病方，疾患云何愈？”《喻法宝积书》中也这样写道：“正行时当具五想而听闻，即于自己作病人想；于善知识作名医想；于正法作妙药想；于闻法的道友作护士想；于边理解边实修作治病想。应当以此五想而听受佛法。”此等五想是在闻法时必须生起的，这样一来，听闻佛法的同时可以修持，修法的正行也再没有比此五想更加殊胜的观想方法了。因此，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不具备闻法基础的修行与无有深入修行的听闻此二者是修法的最

大障碍。在尚未进行广泛闻法之时就贸然修行的人犹如睡在洞中的旱獭一样后果只能是自心为愚痴的黑暗所笼罩，变得越来越愚昧无知，使愚痴的黑暗接连不断地加重。由于未通过闻思断除心中的疑惑，即使修行，恐怕也摆脱不了或者道不完整或者谬之千里的过失。闻而不修与修而不闻二者无论如何都会成为颠倒的误区，因而只能使愚痴的黑暗越来越深沉浓重，而对获得智慧眼毫无利益。能生起证悟的功德必须要具备正道完整与毫无错谬这两种特法。否则，自心始终处于一种迷茫的寂止中，再好也只能是成了转生四禅四无色界的因，轮回的巨轮周而复始地旋转，因此萨迦班智达说“而令愚痴黑暗反复增”。

猛兽贪肉

信中云：“未以信心愿望调相续，欲求竞争依止寂静山，恒时贪求一切诸欲妙，入睡山中野兽大行者。”有一部分修行人对上师与正法无有强烈的信心，也不具足日日夜夜如理取舍业因果的勇猛精进，他们住在寂静处的目的完全



是以竞争的心态所引发想与其他比较优秀的修行人比试一番。这些人心里所想的就是如果某位施主死了，则会得到多少超度钱，如果施主病了，我能获得多少念经与打卦费等。他们为了得到一点点利养便会对施主阿谀奉承、好话恭维等采取五花八门的虚伪手段，而且心里也想：如果能获得一些欲妙那该是令人多么高兴的事啊。于是一直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这种人就像是睡在山中的野兽一样。出没山间的所有猛兽心里想的就是将多少羊只等动物置于死地，好获得丰足的食物，于是平日里经常到处巡视。同样，我们这些人也是身处山上，整天想着施主带来多少信财亡财，翘首以待，这是最下等的修行者。如《喻法书》中云："所谓'如孩比高及赛跑'是指对某些修行人十分形象的一种比喻。比如，孩提时代的小朋友们当身体长高一点时，他们就会抬起脚跟比个头，这个小朋友说'我高'、那个小孩又站到高坡的地方说'我高'，就这样比来比去。或者，当他们能够快速奔跑的时候，又相互比赛，一个小朋友跑到另外一个同伴的前面说'我跑得快'。同样，我们中的有些人如理如法的行为一个也没有，

却常常在嫉妒心竞争心的驱使下一边颇为自信地说'我要超过他，如果他们这些人没有拜倒在我的足下，那就没什么利益了'，一边勇猛精进地闻思，其实这种完全是颠倒的精进。"正如这其中所说的那样，表面上居住在寂静圣地的我们，一心只想如何才能得到衣食受用，却从来不在调伏心相续上下功夫，如此不仅无有功德，反倒会积累下无比深重的大罪。

狐狸寻香

信中云："弃解脱道增长诸罪业，求利住山虚度时光后，为男女施主作经忏者，如狐流浪山城大行者。"没有以前面所说的无比信心与最大的精进来调伏心相续的烦恼，在自心尚未堪能之时，却将精力全部用在追求名闻利养上，这种大修行者可以说已经弃离了解脱的正道，正在不断增添投生总的三界轮回尤其堕入恶趣的罪恶之因，最后在寂静山间实在呆不下去，这时这些修行人认为住在山间岩洞的时光该结束了，于是为了男女施主供养亡财信财而到俗家去作经忏，就这样，几乎整个人生全是在城

里度过的。比如，狐狸往往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潜入城区乡村，它跑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吃那些被人扔掉的皮鞋底（藏族以前用牦牛皮来做鞋底，磨破了以后扔掉，重换新的，鞋面不换）或者破衣烂衫的碎片。与之相同的修行人自然成了被极为严厉呵责的对境。或者信中的喻义结合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有些修行人就像居住并流浪在空城废墟处的狐狸一样，但我认为按照前一种来解释似乎更为恰当。对于此类修行人《喻法书》中另有一种别开生面的相似比喻。此书中云："所谓'如同网狐狸'的意义，譬如，为了捕获狐狸而设下网罟，在捉狐狸的网中要放一些熏烟之类的诱饵，由于狐狸的嗅觉十分灵敏，它们从很远的地方便闻到了气味，于是一边用鼻子嗅一边朝着那一方向走来，结果落入网中被生擒活捉。与此相同，我们也是经不住欲妙气息的引诱，而屡屡沉迷，随后又中了恶友的圈套。"这里的含义是说，如同狐狸被熏烟所欺惑而落入网中一样，我们这些人也是受到名闻利养的诱惑而为之在城内奔波，到了最后居然落到在城内毁坏戒律，无法养活成群的孩子、女人而苦不堪言的悲惨下场。



饿狗偷食

信中云："希求名声盛如燃草火，为糊口到处奔波精进者，恒时依靠邪命来养活，徘徊城边饿狗大行者。"虽然住在修行人的行列中却不奉行正法，只是追求好修行人的美名，这种人唯利是图，贪求名闻利养的欲望好似燃烧的草火一样炽盛，只是为了获得一点点衣食的薄利也是无有疲倦地到处奔波的"精进者"，恒常依靠五种邪命来过活，这种"大修行者"就像饿狗跑到城市的四周去的目的就是偷窃过往商人及旅客们的食物。我们有些人也是对修持正法与上师的教言兴趣索然，仅仅为了贪求世间的丰衣足食与名闻利养而承受着心灵上的种种折磨，就像饥肠辘辘的饿狗一样到处奔跑游荡，原本自己对施主是否有违缘的情况一无所知，却装出一副一清二楚的假象，本来根本没有看到天龙鬼神等，却信口雌黄地说"你就是被它所害的"，简直就是在说弥天大谎。对于无常法门及上师瑜伽等修法甚至只是观修了喝一碗茶的功夫，口中不停地说"我很累"，身体也随之





坐不住了。可是，当他为了收取施主的亡财信财而夜以继日地念诵禳解仪轨，只有微不足道的少量供养也是不辞劳苦。今日来看，这位“大修行人”在某某施主家中，明天再看，他又坐在另外一位施主那里，不经意间已是满头银发，人生的时光就这样在城里让它白白地流逝过去了。这种修行者大有人在。可悲啊可悲，实在太可怜了。唯一追求如此欲妙而以邪命维持生活的现象前面已经讲述过。《喻法书》中在阐明五种邪命时也说：“所谓的‘敷具’有一段这样的公案，从前在耶地的经堂里有的比丘在施主们能看见的地方假装用粗毛线缝敷具，他们之所以用粗毛线来缝敷具，言外之意就是说‘我现在没有细毛线，才万不得已用粗毛线’。如此施主们便会带来大量的细毛线。这种做法也属于旁敲侧击。”当前，我们中的有些人到了施主的面前，直截了当地说：“我没有这种衣服、这种食品，也没有这种资具。”有的人虽然不直接说，但通过一种表情让施主知道我没有这类物品，依靠这种手段获得利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严重习气，是故，对此应当倍加注意。

在当今的末法时代里，有些名义上的僧人来到某一位施主的家里，当他自己看到有一件物品，心里立即萌生起“我需要这个”的念头，此时，他一边口中不断地赞评说“你的这件物品质量实在是太好了”，一边眼睛也瞧个不停，并且再三地评价这件物品的优点。最后施主也顺水推舟地说：“既然这件东西这么合您的意，那就供养比丘您老人家吧。”在没有达到这一目的之前就会没完没了，这也是一种旁敲侧击的做法。此类现象在我们当中自然比比皆是。此外，所谓的“无箭头的箭”是表示赠微博厚的一种比喻。例如，用无箭头的箭射中别人，对方心里疼痛难忍立即会反戈相击，就像人们所说的射无箭头的箭一样，我们这些人，如果一位施主来到这里，就会喜形于色地说“我的施主来了”而起身相迎，为他接风洗尘，摆上好茶、酥油、肉类、油饼等丰盛的饮食，热情款待。在交谈期间，口是心非地说些“你心地善良，你慷慨好施”等如是三番五次地说奉承恭维之语，言谈也一再表现出自己不喜欢愦闹利养，并乐于广作布施，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修持正法，以诸如此类的手段令施主明白自己是

非常优秀的修行人，以各种妄言蒙蔽信士。当时自己的举止也是闭目合掌，法衣整洁，仪表庄严，表现出一副自己知足少欲的神态，这就是一种诈谄威仪。赠微博厚、献媚奉承以及诈谄威仪此三者同时是由贪图享乐的动机而产生的。

如果未采取赠微博厚的做法，唯恐施主因不满意而不对自己作供养，或者供养也是微薄的礼品；如果未曾使尽周身解数当面赞叹施主以及介绍自己如何以最大的精进行持善法的情况，则担心施主不会生起信心，假设不生信心，就一定不会供养财富；倘若行为举止不装得十分调顺，说起话来不是柔声细语、温文尔雅，又恐怕施主不认为自己是一位好的修行人，以致于利养少得可怜。《喻法宝积书》中也写道："依靠诈谄威仪以求获取利养之人，希望别人会说'这是一位很好的修行人'从而得到利养恭敬，于是在人前也假装行为寂静，面带微笑，慈眉善目。或者希望别人对他如此评价说'这位尊者秉性正直，不为世间八法所动'进而供养丰厚财富，态度也是毕恭毕敬，于是通过行为如理如法、语言直爽坦诚、直言直语等让别

人生起信心的各种方式来骗取利养，这就是邪命。"我本人对此也有同感，我们这些道貌岸然的修行人，或者装出一副行为如法的模样，眼睛只看木轭许的地方，平时举行赛马、射箭之类的娱乐活动，装作没有看到似的，当见到鸡犬等动物时口头上也是说着"它们好可怜啊"，本来无有一点恻隐之心却装作悲心切切的样子。本来，心里对施主的供品早就垂慕已久，贪求不已，可是口头上却假惺惺地说："不要将这些拿到我的面前来，难道你们不想让我呆在这里吗？"假装知足少欲。无论是对施主还是其他任何信徒说话时总是装作不知隐瞒似的说什么都是直来直去，当别人恶语中伤时，本来心里怒气冲冲，可是口中依旧谈笑风生，表面上显得颇有度量，无有安忍的境界却装成有忍辱负重的气度等，无论从心态行为哪一方面来看，无一不是虚伪狡诈的，自己都应该对自己厌恶得发呕。

也有人利用巧取讹索的邪命来欺骗信徒，他们别有用心地告诉他人说："某某施主供养了这些财物，我通过此仪轨为他祈福消灾。结果十分灵验，他现在一切顺利，重病痊愈，财

运亨通，已经发了大财，而且香火不断，已生儿育女。”又对其他的施主大声疾呼地游说：“我如今正在做一件广大的善事，你们应当趁此大好机会尽力捐助、随喜供养、多出钱财。”如果信众没有竭诚供养，只是捐赠了微量低等之物，此修行人便大发雷霆，恶言相骂：“你们就拿来这么一点点东西，难道还能积累福德吗？”经他这样一说，信徒也无可奈何，不得不供养，这些都是属于邪命。

在当今的恶世，有些形象上的修行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说：“为了让施主今生幸福快乐，我将尽力成办这件事。”其实他完全是为了自己捞取大量的收入。另有些人打着“我要造佛像、印经、建寺”的旗号，想方设法让大家捐款捐物。在此过程中，有些根本没有用上，有些虽用上，剩余的财物装入个人的私囊，据为己有，此等人同时造了任意享用三宝财产、浪费信众之财以及邪命养活这三种恶业，使自相续被速堕恶趣之因的滔天重罪所玷污，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就像发疯了一样。此五种邪命前文中也已宣讲过，此处又再次重申。对于这一点，若从自己所见所闻的切身体验，虽然还有许多要讲

的，但于此恐繁不述。恒时依靠这样的邪命而维生的“大修行者”是最下等的修行人，就像流浪在城边的饿狗一样。

昏君造罪

信中云：“身披袈裟持相之昏君，为握贪嗔兵刃众眷围，不善事业广弘于十方，迈向三恶趣处大行者。”身披红黄袈裟法衣的持相修行人行为散漫，依靠邪命过活，恶贯满盈，被与自己雷同、心行下流、手握罪业兵刃的恶劣眷属团团包围，从而在自他相续中播植下违背正法的种子，或将罪恶的事业散布十方，广泛弘扬，如此为自己后世打开三恶趣之大门的“伟大修行者”称为拥有不善业大仓库的最下等修行人。

我们这些人最初来到寂静的神山住下的目的就是想赢得一个住山修行者的名称；在中间的阶段，身处静地的他便在希求现世幸福美满的动机驱使下，通过打卦、看相、算命以及讲经说法等种种欺骗的卑鄙手段，企图收取数量颇丰的财物；最后积存下丰厚的财产变成了一位富翁，这时聚集许多作恶多端、贪图今生不

求后世的眷属仆人。这样的人只是从外表看上去是一个修行人，实际上就像无恶不作的昏君一样，对于大大小小的信徒，时而好言好语，时而恶言恶语，千方百计地强夺他们的财产，就像拦路抢劫的土匪一样。这种冒牌的修行人，身着法衣，肩披袈裟，嘴里也是鬼话连篇地说“十分精进地念经诵咒、顶礼转绕等世间八法的善事，这是最大不过的善根”，以这种欺人之谈来蒙蔽信徒。接下来又信口开河地说什么：“我能遣除活人的一切违缘，也能迅速地将亡灵引入解脱道。”以此将施主的所有珍贵财产受用统统搜刮过来，这简直就是故意在造投生恶趣之业的人。我们应当发愿，生生世世永远也不要成为这种无有修行、毁坏今生来世的形象修行人。

信中云：“如是三门不行善法者，作恶多端佛教之盗贼，虽入佛门不奉行正法，劝告断除毁坏佛教者。”本该奉行的身语意三门善业抛之脑后，误入歧途，心里所想以及言谈举止全部与妙法背道而驰，来之不易的暇满人身无义空耗，凡是与这些下等的“大修行人”相似的人，自相续不断滋生各种各样的罪业，因此称他们



是佛教的盗贼。譬如，盗窃犯们白日里倒是安分守己，可是到了深更半夜，他们就会出其不意，谁也不见，偷偷摸摸地盗取别人的受用。与之类似，不行正法、仅是持着修行的形象，在即生中通过诈谄威仪的非法行为唯利是图，想方设法寻求财物，说他们像盗贼一点也不过分。最终他们不但摧毁自相续中佛法的善根而且连同对自己言听计从的狐朋狗友们相续中的佛法善根也一并毁尽。虽然他们外观上伪装成已入佛门的信徒，事实上，不仅自己无有任何讲辩著、闻思修等的能力，并且对于有这方面特长的人一直怀恨在心，甚至生起邪见。作者忠言相告诸位应当舍弃此类行为恶劣之人。

信中云：“无垢如来密意虚空中，无勤升起教法证法日，愿以所射我之善说光，开启所化众生善莲园。”在依据教理传讲、如理如法修持如来密意、远离一切邪魔障碍的晴空中，冉冉升起了涵盖教法、证法的佛法如意宝那耀眼夺目的日轮，但愿依靠从中放射出的萨迦班智达我的善说的璀璨光芒，使所化众生善法的莲花竞相绽放，遍满乐园。身为一名修行者，我们理应尽心尽力断除萨迦班智达在他的这封无垢

善说的书信中再三予以严厉痛斥的最下等“大修行人”的种种劣行。

修行人十大过错

居住在寂静处的行者们当务之急要彻底摈弃贪求现世利益等修行人的十大过错。大智者至尊吉恭巴酣畅淋漓道出了修行人中普遍存在的十大过错。从中我们应当清楚地知道。依止寂静圣地意图在于追求现世的高位美名，这是修法人的一大过错；一心想作会众之首而成办私利，这是修行人的一大过错；虽然对佛法比较精通，却不警惕恶业，这是修行人的一大过错；对于教言的深奥内涵只停留在一般的理解上是修行人的一大过错；虽说已具有明显的证相，却未调伏自相续是修行人的一大过错；已经进入佛门如若未能断绝世间法的贪嗔，则是修行人的一大过错；衣食住行本应随遇而安，若一直劳心费神地忙碌温饱则是修行人的一大过错；为了获取妙衣美食而宣说甚深的教言是修行人的一大过错；以种种手段赞自毁他是修行人的一大过错；快乐喜不自禁、痛苦不能承

受是修行人的一大过错。如果对这其中所提出的十大过错进行深入细致地善加揣摩，就能认识到如理如法修行的这一教言是使身居静处的修行人相应正法最为殊胜的窍诀。

（一）我们这些人依于寂静处拥有了修行人的地位以后，理应跟随诸佛以及前代大德们的足迹修行，刹那也不能做非法之事。依止静处绝对不要追求现世的利益，身居低位，穿着破衣，享用粗食，并且心里应当如是想：甚至冻僵而死或者饥饿而亡也无怨无悔。

（二）作为拥有许多弟子的上师，无论做任何事都不要有自私自利之心，应该以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精神饶益他众。

（三）如果无有实地的修证，又不警惕罪业，那么虽然对于佛法的道理有些了解，口中也说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但仍是没有用的。因此，单单了知佛法还不足够，而必须将所了达的法义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四）对于所获得的菩提道之次第、大乘的修心法门以及密宗金刚乘等极为深奥的窍诀应当全面理解通达。

（五）自以为已经生起了善妙的证相，然

而未曾调伏自相续，结果遇到小小的外缘时，烦恼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势不可挡。若是真修实证的验相，那么身语意三门就会像脚踩棉花一样调柔。

（六）有些人虽说已入了佛门，也自称为修行人，可是为了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亲戚朋友的利益，贪嗔之心永不停歇，甚至比世间中的在家俗人还下劣，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修行人，应当对亲方他方无有偏袒、一视同仁，对一切有情念念不离父母想。

（七）对于充饥之食、蔽体之衣虽然已经自然而得，却仍然依靠维护施主的情面等种种手段来寻求好衣美食等财物，这也实在不是修行人所为，身为修行者理当具备知足少欲这一财产。

（八）对于自己的上师所恩授的教言本应视为如意宝一般珍惜爱重，并实际修持，可有些人偏偏为了衣食财产的微薄之利而随意传讲，这是极不应理的做法，对甚深法义应当像哑人品糖味那样独自去体会。

（九）赞自毁他已经违犯了菩萨戒，它是其中的第一根本堕罪，过患极为严重。因此，

我们经常要想自己是一位充满过患之人而反躬自责，并思维其他任何人都是具功德者而对之恭恭敬敬。

（十）居住在寂静圣地的修行人未离依怙上师，未离所修的正法，依靠化缘维生，胸怀宽广，心情舒畅，这是最快乐不过的生活了。可是有些人在拥有的时候不加珍惜，反而经常与亲友施主们不断联系，从而不由自主地掉入了贪嗔散乱的陷井中，这就是所谓的没有福分享受佛法的快乐。还有的修行人为了正法，仅仅经历一点缺衣少食的苦行，或者出现头痛脑热等轻微小病时便惊骇不已，承受不了痛苦这也是修行人的一大过错。无论遭遇任何不幸，我们都要转为道用。

不可缺少之五法

大尊者吉恭巴又说道："作为修行人有必不可缺五法，即深深的厌离心与稳固的信心是必不可缺之一法；指引解脱道的上师是必不可缺之一法；相续中具有取舍智慧是必不可缺之一法；具有毅力盔甲之精进是必不可缺之一法；



了悟万法实相的正见是必不可缺之一法。”这五法对于修行人而言是恒时不可或缺的。

信心与出离心是佛法的基础；上师善知识是修道的依处；智慧是防护非法深渊的眼睛；精进与毅力是刹那也不拖延修行的助伴；正见是斩断烦恼之网的最有力武器。此五法是修行人不可缺少的。

信心、精进与智慧等之因就是观修无常，如果一个人的相续中没有生起无常的概念，那么就不可能具有信心，因为信心的对境是三宝与业因果，虽然说需要对此深信不疑，但如若是一个未能舍弃今生并将现世的一切琐事看得至关重要的人，就不会生起虔诚的信心，不看重现世并能放下今生必须通过观修无常才能做到。

同样，精进也需要由无常观而得，精进的人所要精进的对境就是要成办后世的离苦得乐这一大事。因此要考虑有利于后世，就不能关心今生的利益。要想真正做到对现世漠不关心，必须了达今生的一切琐事都是无常、无实质的本性。

毅力也是如此，仅仅为了成就自我了生脱

死的果位，而不顾生身性命的小毅力，或者由珍宝菩提心所引发成办伟大的利他事业而舍弃身命也在所不惜的大毅力，无论是大毅力还是小毅力都必须来源于修无常观。对于修持善法不具备吃苦的毅力，只是一味地散乱于今生琐事中的人，拖延修法，懈怠懒惰。所以说，毫不耽搁、如救头燃火般勇猛的精进心也必须通过忆念无常而发起。

智慧也依赖于无常观，智慧所要了达的内容就是善恶取舍，所谓的取舍善恶实际上就是三门不违越包括佛制戒在内的一切戒律，不违戒律也依赖于细致思维进而再三修持业因果，而非常重视今生的人不可能细致入微地思维业因果的道理。伟大的善知识博朵瓦曾在讲经时着重强调地说：“你们要好好观修无常，到时就像现在喝茶比较容易、不喝茶感到困难一样，修无常法以后舍弃今生、成办后世自然不难。”同时，他对有关业因果、轮回的过患、菩提心以及空性的法理也作了简明扼要的开示。后来，夏哦刚瓦尊者对普穹瓦格西讲述这些内容时，普穹瓦立即摘帽深有感慨地说：“奇哉，我们觉沃的法实在太殊胜了。”又再次重复。格西之所

以高度重视口中连连赞叹说“我们觉沃的法殊胜”，主要是由于无常观是一切佛法的根本或源泉，必不可少的缘故。

我们中的有些人心里一直认为无常的修法是对法理一概不懂的初学者所修的低劣法门，自己只需稍微观修后弃之一旁即可。一部分上师与僧人聚集一处进行研讨时，所谈的问题多数是针对空性、密宗观修本尊的修法、密咒念诵的方式等高级的法门而展开讨论的。这也是因为他们对于下面浅显的正道次第相续中还尚未生起之前，无论如何修上面高深的密宗道法相续中也无法生起证相即由浅入深的修道次第这一道理未懂得所导致的。

真假闭关者

有些修行人从来未曾依止一位如理通达道之次第的善知识，自作主张地闭关，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想依靠这种修行方式得到“这位是好修行人，这位是好上师”的赞誉等名闻利养而已。他们的身体虽然在房子里闭关，可是心里却全是现世的伏怨护亲的贪嗔以及散乱外境



等漫无边际的纷飞妄念。到了下午太阳落山时，一边叮叮当当地摇起手鼓、铃铛，一边宣布说：“瑜伽修行者现在出关了。”事实上，你这个瑜伽行者在没有摇晃手鼓铃铛之前就早已出关了，并且随着分别妄念已经到汉地、印度以及父母亲友所在的故乡游览了许多次，摇晃手鼓铃铛也是除了内心散乱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出关了。这样的闭关修行人目的就是为了在人前炫耀而已，实际对自心无有任何益处。

如果是真正的瑜伽行者作闭关，可以说是断绝了内外一切来往的闭关，断绝外界的来往也就是说必须做到远离亲友、眷属、熟人、施主等，这是外闭关，断绝内心的来往即必须做到远离不好的起心动念。如果不断绝与外界的亲友、熟人、施主等相互往来，就无法断除内在分别妄念的往来。而断除外界的一切往来，就要去一个听不到他们的名字、看不见他们的身体的地方居住，如此一来，内在分别杂念的往返也就会自然中断。

有些修行人为闭关做准备，而在所处的散乱寺院中或城镇里从自己房子的外面用木板围起一个院子，又挂上一个门牌，上面写着“闭





关”的字眼。可是你们在小屋的外面围一个木板院子并挂上一个木牌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虽说你们没有与父母、亲友以及熟人等相互碰面，然而却经常能听到一些关于他们苦乐的话语，刚刚闭关住一会儿，亲戚们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就会说：“快去让那位护关者告诉我们闭关的修行人，说有重要事要问他。”因此，自己片刻也得不到空闲，连续不断地随着贪嗔转，身体虽然呆在房屋里闭关，可是内心却始终也没有离开贪嗔，这样的闭关者除了名称之外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因此说，闭关也有真闭关与假闭关两种。在自己所住的城镇或散乱的寺院里围一个院子，只是想得一个闭关者的名称罢了，根本不是真实意义的闭关。因为他们尽管表面上闭关，实则不守护根门的缘故，身体没有能禁止愦闹，心怎么能防护分别念呢？所以，这些人仅仅是名相上的闭关者，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闭关。

彻底抛弃今生的一切琐事在寂静的神山立志做到活到老修到老的人，由于身体远离了愦闹散乱、内心远离了分别妄念，故而他们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闭关者。

舍弃今生的闭关者与放不下今生的闭关者两者虽然都是闭关，但却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二者的住处不同；住者的发心不同；居住的所行不同；修行的暖相不同；所依止的对境不同；依止的道友不同；所享的受用不同；人们传扬的名声不同；赞叹恭敬的施主不同；最终所成就的果位不同等等。一言以蔽之，真假闭关修行人的不同点说之不尽。下面对上述不同点稍作解释。

（一）住处不同：从前出世的诸佛以及历代大德均是安住在寂静神山一心一意地修行，最终获得了殊胜成就的，而根本不是在喧哗的城市村镇以及散乱的寺院里修行获证殊胜悉地的。

（二）发心不同：在热闹的城镇或喧嚣的寺院里装模作样闭关的修行人，完全是迎合贪图现世利益之人的心理而以世间八法的意乐才闭关的。抛弃俗世居住在寂静处的修行人不随追求现世的人们的心态而转，完全是为了利乐后世以及饶益他众想成就圆满正等觉果位而闭关的。

（三）所做不同：在城区乡村及寺庙等吵



闹的地方闭关者仅仅是形象的修行人，事实上他们主要忙碌的就是世间的琐事，修行只是附带而已。一心不乱地住在寂静处的修行人主要就是修行有利于来世能任运自成自他二利的正法，世间的琐事丝毫也不参与，由此也远远胜过前者。

（四）修行暖相不同：处于愦闹放逸中的闭关者修行的发心低劣、愦闹的分别妄念多之又多，自心中的烦恼有增无减，相续调柔的暖相从未产生过。住在寂静圣地的修行人意乐清净，不染世间八法，愦闹的分别妄念少之又少，每一天善法好似上弦月一样蒸蒸日上，由于降伏了烦恼，自相续极为调顺的暖相快速生起。因此超胜前者。

（五）所依不同：散漫中度日的闭关者所依止的是亲友、眷属等，经常关注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在寂静处专心致志修行的人所依止的唯有上师善知识，从而蒙受加持速得悉地，真是无可比拟。

（六）道友不同：愦闹中的闭关者交往的道友全部是舍不下今生的人，以致于自相续中对现世的贪执越来越增盛。住在寂静处的闭关

者共处的道友均是抛弃今生的修行人，从而自相续对世间欲妙以及名闻利养等的贪求越来越淡薄。从这一点来看也是胜过前者。

（七）受用不同：处于愦闹散乱中的闭关者享受世间人的衣食财产，导致每一天都积累下弥天大罪。身居寂静圣地的闭关者享用知足少欲这一圣财，结果每一日都自然增上善法，灭尽罪业。

（八）名声不同：身心处于愦闹中的闭关者，别人时而会赞评说："他是一位好修行人，奉行善法非常精进。"可时而却会挖苦说："这个人为了亲朋好友才做这件事的，他对财物的贪执可大了，而且贪嗔之心十分强烈……"甚至于包括女人在内都瞧不起他。所以这种人根本不会成为人们生信心的对境。一心一意住在寂静处的修行人清净奉行正法，人们也是一边真心诚意地说"他是值得皈依的对境"，一边到处传扬他的美名，而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

（九）最终所成就的果位不同：处于愦闹中的修行人闭关期间一直念修本尊心咒等，于是成了人们所指望的对象，俗人家中出了什么不顺之事，就会说："那位修行人已经念诵圆

满，具有较大的威力，快去喊他。”这么一来，他的禳解、厌胜焚烧等经忏的事业倒是格外兴盛，而享用黑财的罪业也是格外深重，最终径直堕入地狱。住在宁静圣地的清净修行人远离今生的世间八法，精勤如理修持慈悲菩提心以及正见等善法，结果依次证得并现前十地的一切功德，最终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因此说真正的闭关者与名相的闭关者所获得的果位也有如此差别。

如是在各种愦闹不断出现的寺院以及城市等地闭关的人由于所住之处是恶劣的环境，因而非但不会增上善法，反倒很有可能破戒破誓言。大善知识博朵瓦的传记《美丽的莲花》中这样写道：“故乡场合及寺院，城市闹处五非处，不净破戒毁誓境。”如果想要做一位名副其实的闭关修行人，那就应当依止幽静的圣地、知足少欲、心心念念不离上师、慈爱金刚道友不违誓言，不离大悲心，自己恒时作自己的仆人，不离中观正见等殊胜论典。



利众勿操之过急

在寂静处修行，自心尚未真正现前甚深空性的实义之前切勿假借利他来欺骗众生。在加行道获得缘起空性的止观双运等持而摧毁明显的实执，虽然利根者有获得不退转相的可能性，但仍然不应急于行利众事业，而需主要调伏自相续，这一点甚为关键。所以说，作为凡夫的我们，在自己尚处于重重束缚中时，暂且放下利益他众的念头，一心一意、孜孜不倦地修行，这一点至关重要。昔日，三同门请问著名的大善知识仲敦巴：“居于静处实修与以正法饶益众生，何者更为重要？”仲敦巴格西答道：“自相续无有任何修行验相及证悟的初学者以正法饶益众生也不会有益，因为他们的加持犹如倾倒空器一般，谁也不会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加持，他们的窍诀就像未经按压的酒糟酿出的薄酒一样无有任何纯酿的滋味；虽已获得暖相然尚未达到稳固的胜解修行者也不能行持利益众生之事业，因为他们的加持好比倾倒满瓶之物一样，倒是能使别人满满充盈，自己却变成空



空如也，窍诀则如将火炬传递给他人一般，使他人光明通亮，自己却成为漆黑一片；得地的菩萨则是成办利益众生的标准（得地的菩萨方可真正地成办利众的事业），他们的加持就像妙瓶可满一切所愿般，能令他众相续得以成熟，而且自己也是始终盈满不会空无，窍诀好似酥油主灯一样，既能点亮其他油灯，而且自己也不会变暗。现在正当五浊恶世之时，我们凡夫人应于寂静处修持慈悲、菩提心，如今不是直接饶益众生的时候，而是遣除自相续的烦恼之时。例如，不是折断名贵药树之苗芽的时候，而是保护其成长之时。”

因此，我们平日里以修习珍宝菩提心为主，这实际就是在利益众生，如果在此时直接去饶益他众，只会丧失自相续的功德，所以不可急躁而行。在未得见道之前，一直坚持活到老修到老的原则十分重要。《蓝色手册》中也说：“自续尚未全成熟，初学主要自修行，利众为主未开许，当依劝发净心行，除心利生外无有，身语不必直接行，无神通前利有情，如盲听名射野兽，故勿草率主修行。”这里的意思是说，自相续尚未完全成熟的初学者不能直接去饶益

他众，就像初生小鸟不能模仿雄鹰飞到空中一样，如果初学者亲自去利益众生，结果不但利益不到他众，反而成为毁坏自身之因。如《劝发净心经》中云：“不摄眷属、远离孤陋寡闻凡愚之友，居于偏僻之处寂静调柔，勤修寂止瑜伽。”我们应当依此而行。

一般说来，要利益众生之人必须具有神通。如果没有神通盲目地饶益他众，必将像天盲者仅仅依靠别人说有膘肥体壮的野兽便拉弓射箭一样徒劳无益。在世间人的眼里，这种心急如焚、冒冒失失的行为也应该良言劝告。这种不能稳重地安住在静谧的圣地调伏自心的人，从施主那里收集许多物品来发放布施、造佛像、印经书、供养僧众等，这些若说不是善法又好像是，若说是善行又算不上是，依靠这些似是而非、掺杂世间八法的善业，只会成为自相续的出离心、菩提心以及正见的实修半途而废不能究竟之因。

因此，我们暂时应当将这些表面上的善法放下，精进修行内在瑜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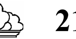
无常的重要性

实修内在瑜伽的一部分修行人一开始就追求密宗的瑜伽修法等许多高高的大法，轻视无常因果等法门，这是自相续生起证相功德的一大障碍。当下我们这些人修法未能成功主要是由未能断除对寿命的贪执所导致的，即未曾如理修无常观所造成的。之所以不修无常，也是由于我们很多人认为无常的修法仅是一种简单法门而慕求高深莫测的法门这一过患所致。事实上，如同登堂入室首先必须从门而入一样，不修无常而妄想生起密宗的生圆次第等高法的功德是绝对办不到的。

修无常观与开始即修高法二者在证道快慢、证悟深浅、实修过程中有无违缘、修行究竟与否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为何这么说呢？如果一开始就实修生圆次第等高见法门而不修无常观，由于没有放下今世的缘故，一切修行必然全部围绕着世间八法这一中心，相续中当然不可能生起任何证悟的功德。因为要想在修行过程中生起证悟，没有对轮回与恶趣的

痛苦生起厌离心以及断除痛苦之因集谛肯定无法如愿。如果未能生起厌离心，那么也就不会生起摆脱轮回、获得解脱的愿望。如云：“何者未生厌离心，怎能获得寂灭果？”如果没有从心坎深处产生断除轮回、了生脱死的希求，就不会对修道生起强烈的欢喜心。因为未曾生起强烈的欢喜心，就无法获得尽除烦恼的灭谛。

要想对轮回和恶趣的重重苦难生起深深的厌离心的话，就必须将此生所显现的一切事物都当作儿戏、看成幻术、视为水泡，生起无有实质的信念。快乐、痛苦、好坏等一切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本性，每一刹那都在走向灭亡。房屋、财产、亲友等任何人任何物均不可靠，自己死亡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均不能跟随，自己连一根毫毛也无法带走，一个伙伴也不能相守，既然如此，那这一切还有什么可信赖的呢？不仅这些身外之物华而不实，就是这个身体也是由种种不净物所组合的，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可取的精华。亲友就像集市上擦肩而过的过客一样，不可能长久相伴。住宅就像位于人流过往的集市中的旅店一样，本来只是暂时容身之地，却被人们执为我所，最终必将弃之而去，

自己没有主管的权力。财物也同样是无常的本性，就像草尖上的露珠一样仅能存留片刻，瞬间即已不复存在，并且来世投生饿鬼等处以后食财更会一无所有。如果未生起这种观念，那恐怕只会一味地追求现世利益，怎么可能生起希望后世中离苦得乐的信念呢？如果连后世离苦得乐的信念都不能生起来，要想生起弃离轮回、了脱生死的愿望实在无有是处。由此一来，再如何勤修生圆次第等高深之见也是徒劳无益，相续中不可能生起证相。因为生起这些证悟的因是厌离心与出离心。因缘尚未聚合不会生果这是有为法最基本的规律。

通过观修无常而看破红尘的正道是非常迅速的。由于不贪执今生，所作所为便会唯一追求来世的利益，日日夜夜也就必然会极其精进欢喜修行善法、净除罪业。如果生起了无常的观念，就会看破今生。倘若能看破今生，自相续中的一切善法自然会像堆积财物一般层层累积。《喻法书》中云“所谓俄音难”，意思是说，在学习发出长音调的整个过程中，要数一开始发出俄字的音调最最困难了。如果这一难关已经突破，那么随后的一切就不再困难。同样的

道理，如果了达低级的正道并最初从无常观入手，那么一切功德在相续中生起自然轻而易举，因此依此而修可以说是速道。

如果一开始就夸下海口说：“我现在要修一切诸法实为空性的正见，通过观修生起次第而清净平庸的贪执，再依靠圆满次第修炼风脉明点瑜伽。”一直将着眼点放在诸如此类的许多高级法门上，结果会令你大失所望的是，如此修道非但不会迅速，反而更加持久缓慢。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由于法门很高，但自相续的根性过低，以致于人与法不相称，这样一来。心里虽说很想快速修成，可是由于法与人二者高低相差悬殊，好似天地之别，因此，表面上无论再怎么修持，相续中也无有生起证悟的时机。例如，要进入屋内起初需经门而入。假设不从门进去，只是在心里寻思我要在这座房子里安住下来，并享受里面所有的财物。无论你再怎么尽情享受，也无法步入房间内。因此，首先由门而入的人先根本不想住在屋内享用财物等类的问题，只是一心想能从门进去，结果很快步入屋里以后便可尽情享受财物了。

伟大的善知识博朵瓦也曾以十分生动的比



喻来说明这一点：“未经忆念无常的所有修法都如同冰上的建筑一样，当你处于悠闲自在的时候，空性的境界好像颇高，可是在千钧一发之际，这种境界就会烟消云散、彻底瓦解。如果最初时相续中生起了无常观，那么修行就不会退转，否则，一切修法都将退回原位。假设心中生起了稳固的无常信念，那么菩提心与空性正见等一切功德必将如堆积一般地增长。”夏哦瓦格西也亲口说过：“到我面前来印证的人，如果他心中对无常的修法已有深深的体验，那说明他对诸法的本性了悟得极为深刻；倘若谈论些修空性的觉受，那证明他只是停留在口头禅的水平上。有些不懂得无常法的小僧人转经时说脚痛，他们这么说也是情有可原的。”

诚如这些大德所说，没有打好无常观的基础，一切修法就如同冰上建造房屋一样不会牢固，终将毁于一旦。同样的道理，如果一开始就急不可耐地修空性及生圆次第等法门，自认为境界也比较稳固。诸如一切法无实的觉受、自己原是天尊的觉受以及持风的觉受似乎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然而，由于尚未看破世间而导致一直跟随今生的琐事转，整天忙碌不休，



致使对修法的兴趣越来越淡薄，与世俗之人同流合污，从而将全部精力都投放在追求现世的利乐上。

最初看破红尘、舍弃俗世的人，一切修法就像在牢不可破的地基上造起建筑物一样，一切成果都不会毁灭。由于一开始就没想为现世的好处，如此所做的善法必定都是为了后世的利益，因而极为稳妥，又是疾速之道，并且修道也不困难。相续中生起了无常的观念，则菩提心及空性等功德必然会像堆积物品一样在相续中不断增长。因此，首先修无常观非常重要。

同样，看破世间的境界也是很高，因为这种看破尘世的境界完全是由相续中真实不虚地生起了无常观而来的。正如夏哦瓦格西所说的，无常法深入到正法的内涵，因此是非常高深的法门，口头上所说的空性和生圆次第等高见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正法的内涵，因而并不算深奥。

所谓的是否深入到了佛法的内涵也是就能否对治烦恼这一点而言的。观修无常、放下今世是对治贪心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而烦恼中最严重的莫过于痴心，与愚痴相依为命的眷属就是贪欲。如果将欲望放下了，那显然已经进入





到佛法的最深层次了。未曾修无常观，仅仅在形式上装作修持生圆次第等正见，那是无法压服对今生欲妙的强烈贪执的，无论再怎样观修，也逃不出世间八法的掌心，相续中一点一滴的善妙证相也不会生起，从这一点来说，当然未深入佛法的本质。抛弃今世平时精进实修无常的人，可避免修法过程中出现违缘。所谓修法的违缘无非是指外在的恶友以及内在的纷飞妄念。外在的恶友当然就是父母亲友施主等有可能成为自己修行障碍的人们。受到他们的控制而使自己的修行掺杂世间八法，得不到清净修法的机会。尽管遭受重重的阻挠，但是通过观修无常、放下今世、了知亲戚朋友的过患，从而摆脱他们的束缚，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此他们造违缘也害不了自己。内有的纷飞妄念也就是世间八法的繁杂念头。毅然决然斩断外在的父母、亲友以及施主等的牵连，将世间八法的妄念转为道用，远离恶缘，因而就不会出现世间八法杂念纷纷的情况了，内在的违缘也就害不到自己了。

如果从不忆念无常也舍不下今世而观修生圆次第见解的话，内外违缘就会接连不断地搅

扰自己，无论如何，都将身不由己地坠入重重障碍的围困之中，不能自拔。

看破红尘、抛下今生之人的修行是能够自始至终圆满的。因为修行不能究竟之缘就是内外两种障碍。这两种障碍均可依靠修无常观来制服。修行速得究竟的因即是精进，如云：“一切功德随精进。”精进之因便是修无常观。所以说，修行要得以圆满，再没有比观修无常、断除今生牵缠更殊胜的方法了。不修无常、不舍今世之人即使修生圆次第以及空性也不可能究竟，由于里里外外的违缘总是伺机加害于他们，使得修法无法圆满；再说，修法若无一股勇猛的恭敬心之精进与持久之精进也不可能得以究竟。的确正像夏波瓦尊者所说的“不忆念无常的小僧人绕经时只能喊脚痛罢了”。

有一位叫路德意西炯尼的修行人向仲敦巴仁波切请求教言，当时，仁波切因为某位尊者搞世间法而显得极不高兴地说：“尊者，所谓的佛法是要在关键的时刻用上。如果在关键的时候未能派上用场，那么在风平浪静、悠闲自得时说些有关对佛法的相似信心之语言，只是鹦鹉学舌而已。要想使佛法在紧要关头时用得上



就必须多修死亡与业因果。不善业中生痛苦，相反而行定解脱，日日夜夜恒时中，我唯思维无常法。这就是教言你懂了吗？”这里所谓的佛法在关键时刻能否用得上，其中的“关键时刻”指的是，当自己处于现世的父母、亲友、施主以及财物等的层层包围之中的时候。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放弃父母、亲友以及财物等一切而自我决定，无有任何所需，如弃毒物般舍弃尘世间的这一切，那就足以说明在关键时候佛法已被用上了。相反，如果在遇到父母等外缘的时候，他们说什么自己就规规矩矩、服服帖帖地跟随，那说明佛法在关键时刻没能用得上。

当前，大多数人说“我正在修空性见解”、“我在修生起次第”、“我在修圆满次第”，如果对这些所谓的修行者、大上师、大法师加以观察的话，那么他们只是口头上滔滔不绝地讲经说法，而实际所做的就是维护大大小小的施主们的情面，以收取大量的财物，并且用得来的金银、松石、珊瑚等财产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子孙后代等做装饰品，购买高档的衣裳以及大匹的牛马，让他们耕种，让他们经商等等打开各

种罪恶之门而毁坏自他，这种现象非常多见。

有些人只是挂上一个修行人的名字后便拼命地追求世间的利益，这表明他们修法根本没有深入到相续中而只是口头上肤浅地说说而已。这样看来，空性、生圆次第等高难度的法门对自己又能有何利益呢？心相续一如既往，仍处于低级的水平上，这多么令人失望啊！金厄瓦罗珠嘉村曾经亲言：“现今名相的大修行人所探究的教法内容大多数是关于风融入中脉的障碍是什么这类高深的法门，而对无常法要寻根问底的人甚至比白天的星星还罕见。对于较高法门的断证功德连一两天也不能修持的人，不如深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法门更好。比方说，现在自己饥饿难忍、濒临绝境而来到一位富足的施主家中，结果主人家没有给你提供解决当下燃眉之急的必不可缺的饮食，反而供养一些有利于将来的金银财宝。放下无常法不修而去探寻些高法门实与之相同。”

慕求较高境地的断证功德，现在自相续中就必须修习不可或缺的无常法与厌离心。如果修持无常观的话，就已经为一切修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这基础上无论是修持慈悲心、空



性还是生圆次第等任何法门都会容易的。德热札波地方有两兄弟到格西仲敦巴面前来闻法。敦巴仁波切谆谆教诲说："在印度圣地，人们都说，佛法的入门唯有一种（无常法门），而外道的入门则有七种。我们如果要修上师的窍诀，那么什么是窍诀呢？多修死亡无常、业因果，净持戒律，稳固地修持慈悲菩提心，千方百计地积累资粮、净除罪障，这就是窍诀。"所谓的上师之窍诀，必须是使弟子的相续中完整无缺、极为迅速获得无谬正道的教言。此中的无谬正道即是说增上生的正道、解脱的正道、遍知佛果的正道三者相辅相成之义。完整无缺是指增上生的正道、解脱的正道、遍知佛果的正道，证得此三道的方法圆满具足、无有或缺。极为迅速是指顺应所化众生的相续，因机施教。如果对根性下劣的所化众生传授高难法门的话，正道就算不上是迅速。为什么呢？如果为根基下劣的所化众生传讲像圆满次第一类的高深道法，由于不相合他们的智慧，结果再怎样精进努力也不可能生起高道的证悟，又因为最初未从低道开始修持，致使下面道法的证悟也未能生起，如此高低一切道的证相一无所获，日月

穿梭，时光流逝，不知不觉中已来到了鬼门关前，到那时，高道低道的任何功德也没有显现，只能赤手空拳地步入后世。就算修行者的根性很高，但如果最初从低道开始引导，由于他的根基较高，用不了多久，低级道法的所有证悟就会在他的相续中生起，从而与他个人相续相应的高级法门的证相也就会更快地生起来。

因此说，所化众生的根基无论是高是低，上师示道时都应当遵循由低至高的次第来引导，这也是从清净的佛陀到根本上师之间的所有大智者大成就者们的法规。

功德之源

《蓝色手册》中云："人身难得为先导，加行忆念死亡法，后示十善十不善，修学串习此等法，后恒思维四谛法，当知轮回诸过患，了知如我亦然故，当于有情修慈悲，依此若具菩萨心，彼已拥有诸佛法，广弘遗嘱即此者。"通过得之不易的暇满人身为先导，如理观修死亡无常，这就像迈进正法的入门一样。如果能够一心一意修成无常法的话，今生的圆满之事、

金银珠宝、茶叶粮食以及权势受用再怎么高人一筹、胜人一等，自己也根本不会生起“我需要这些、我拥有这些该多好”的念头。即便有时萌生这样的妄念，但一经详细观察，就能完全认识到这一切犹如草尖上的露珠一样无有实质，被执为我所的这些财物以及执著者的我二者也是不能长相厮守的，执著者的我本身在走向死亡即将步入后世的时刻，曾经被自己执为我所的这一切财产都要像蜕换掉的蛇皮一样弃之而去。所谓不曾抛下财物能携带而行的人，你可曾见过一个。如果说没有能带走财物的一个人，那么自己也不例外，只能放弃一切而离开人世。既然无论如何都要放下而去，那么黄金与石头没有任何差别，亲友与怨敌、地位高低也同样全无差别。总而言之，想到财产、权力、亲友等再怎么圆满，也对自己毫无益处，这样对现世的一切生不起羡慕之心，自己已到老态龙钟之时依然如故修法，那么这一生的修行必定会究竟圆满。倘若如此，来世纵然获得了梵天、帝释天以及转轮王的地位与受用，人间天上享之不尽的快乐该拥有的全部都得到了，但是心里仍旧会想：如果我能永远不失去

这一切，倒也可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梵天、帝释、转轮王等人天君王的无比安乐福德，享受穷尽，终需堕落恶趣，快乐幸福的时光总是觉得非常短暂，瞬间即逝。可是难忍的痛苦降临头上的时刻即便仅仅是喝一碗茶的功夫也会产生如度数年般的漫长感受，教人无法忍耐。在此之前人天的福报什么未曾得过，可是到了如今，全已销声匿迹。同样，现今的一切也都是虚无缥缈、华而不实的。

想到这些，对于一切轮回中所谓的美满之事的贪执便会彻底根除，一刹那也不起爱慕之心。相反，希求解脱的强烈渴望之心却会油然而生。如果产生了这种心态，那就证明已经对现世生起了出离心。在此出离心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持菩提心，相续中也就不难生起；相续中生起空性正见也不费吹灰之力；对于所有的生圆次第道，相续中同样可轻而易举地生起来。这一切都归功于修持无常的功德。

没有意识到因缘聚合的任何有为法都是无常的道理，反而认为这一切是常有存在、具有实质的，口中说的全都是“我需这个、我要那个”的话，随之而来，也就没办法不为现世的



些许快乐付出代价了。一旦陷入追逐世法的漩涡中，就必然会产生得则喜、未得则忧的情绪。如此一来，便会贪执为自己得利提供顺缘的人而嗔恨制造违缘的人，生起贪嗔之心，进而由贪嗔引发积下多得无法计数的深重罪恶之业，以致心相续也变得越来越刚强难化。心相续是否刚强难化也取决于是否具有无常的观念。有无常信念的人根本不会有一丝一毫刚强的性格，内心就像脚踩在柔软的棉花上一样，完全被容纳在其中。相反，相续中未生起无常观的人其心相续就像牛角一样坚硬，他对自己的身体、受用以及亲友等一切，一直抱着实存、常有的念头不放，于是不能抛下这一切，并为之到处奔波，弄得身体疲惫不堪，到头来却未能如愿以偿地财富满仓；口中经常说各种各样的绮语；心里俗世的贪心害心等如烈火般炽盛。如此接触他的身语意三门任何一种，都像碰到荆棘一样粗糙刺人，没有一点儿温柔、细腻的感觉。这种人居然时时认为“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修行人”，甚至只是与别人交谈一次，关于今生的琐事无有必要、对轮回的痛苦生起厌离心的话语一句也没有，再三说的全部是亲友家

乡的事情，经商、放高利贷、耕作等类的话题，由此贪嗔的分别杂念纷纷涌现，肆无忌惮地享用信财，这些人虽然被许多信徒称为修行人、大法师、大上师的大名，实际上再没有比他们更有害于佛法的败类了。这一切也是由于相续中未生起无常观的过患所造成的。

作为初学者最关键的要以信心恭敬心诚心诚意地祈祷上师，直至泪流不止，修持七支供，精勤积累福德净除罪障。之后思维暇满人身得之不易，具大意义为前导，平时坚持不懈地修无常观，如此具有极大的利益。例如，要想割草，手中需要有一把极为锋利的镰刀，这一点非常关键。要想斩断烦恼的草丛，修死亡无常就像一把必不可少的锋利的镰刀一样。如果有了一把锋利的镰刀，那么无论有多少草需要割，也会胸有成竹地想：我具备锋利无比的镰刀，做这些事易于反掌。同样的道理，我们首先必须将无常的观念这把十分锋利的镰刀紧紧握持在手。

现在我们这些人修法过程中经常会产生过于困难、心生厌烦的感觉，如果对此进行观察，便会发现，之所以心里会认为此法难度过大、

在相续中生起道相以及断除所断的烦恼困难重重而产生怯懦的心态，其实都是相续中未生起无常观的过患所导致的。如果相续中已经生起了无常的观念，那么感到修法困难、心起厌烦的情况绝对不会出现。以无常的观念来激励自己夜以继日精进修持正法，这样一来，根本不会有修法不能生起道相以及不能断除烦恼的想法。如果未能迅速断除烦恼、很快证悟所证的话，必将要感受恶趣的剧烈痛苦，到时如何能忍受得了，一想到这些，便会迫不及待地修行，决不延误。具有无常信念的人表面看上去，也不会有满脸的笑容，并且根本不喜欢无稽之谈，对于娱乐、开玩笑等散乱愦闹的事更是毫无兴致，至于俗世间大大小小的任何事务均漠不关心。即使和他人谈话，也经常说“一切琐事无有实义、无有必要”，除此之外不会谈论其他的话题。无论与谁接触，都会给对方留下“这真正是一位了不起的好修行人”的印象。

仲敦巴仁波切曾经亲口说过：“如果没有生起无常观，只是一味地探寻本尊的身色白红与身相、空性以及大手印等高法，那么他的修法不会善始善终究竟圆满。而重视无常观、业

因果的人修法一定能够自始至终，究竟圆满。”这里所说的修法能否究竟圆满，也就是指我们这些人最初的时候着急忙慌地说“我要进行修法”甚至激动得痛哭流涕，一时间好像资产、亲友等什么都不需要了，而在静处安住下来，可是渐渐地，他心中对佛法的定解变得越来越减退、对今生事务的贪执却变得越来越增盛，最后竟然落到像饿狗一样跑到城市乡镇中破戒的下场。这也完全是由未策励修无常观所致。如果踏踏实实地修持了无常观的话，心中的紧迫感以及厌离心定会不断地激励自己恒时奉行善法。

博朵瓦仁波切曾经如是现身说法道：“我以前由于对佛法理解得非常肤浅，加之没有什么修行的境界暖相，于是念诵密咒、作大仪轨、修持空性、观修本尊的身相以及修大手印，现今我的修法已降落到无常观上了。”在对法理了悟得不很深刻没有亲身体验的暖相之时，虽然会觉得空性、本尊身相及大手印等是最深奥的法门，可是一旦深入领会了佛法的内涵，有了明显的觉受暖相，才真正认识到此无常观是佛法最究竟的精髓这一道理，也就是具备了殊胜




的定解。阿美·相切仁钦尊者这样说过："所依止的并非都是上师，所交往的并非都是道友，所传讲的并非都是正法。"通过别人的讲经说法而听闻，通过闻法而进一步思维，依此能像铁锤砸在敌人头上一样摧毁内心的烦恼，这样的佛法才能称得上是正法。否则，虽然讲得再如何如何深不可测，也与非法没有什么两样。根则格西也曾说："没有对轮回的痛苦产生畏惧恐怖的心理，口头上说皈依三宝也是妄语；没有对业因果深信不疑，口头上说我戒律清净也是妄语；没有对轮回中的一切生起厌离心，口头上说想获得涅槃也是妄语。"至尊仁波切宗喀巴大师也曾亲言："暇满义大极难得，亦如水泡速灭尽，何者悉皆不跟随，黑白业果毫不欺。长久深思缘起法，此四法根若稳固，其余善法易生起。倘若能够如理地修持人身意义重大、暇满来之不易、寿命无常以及业因果此四法理，上面的其他善法的证悟就不难生起。" 金 厄 瓦罗珠嘉村曾经这样说道："如果内心深处具有追求法义的渴望，那么便一开始舍弃今生的黑白花三种琐事至关重要。除了一些非常恶劣的人以外，大多数的人们都容易认识到所谓的杀

生、偷盗等黑事不应做，并且能断除的人相比之下也较多，所谓的白事或花事是包括传授灌顶、讲经说法、塑造佛像、发放布施、为人经忏、缮写护轮，或者降伏鬼神、念诵密咒、闻法诵经等类似是而非的法事活动，不能断除今生的贪执、整天忙碌这些白花琐事的人实在太多太多，反之能够断除此等相似善事的人极为罕见。佛经中不是经常说心没有离开今生的贪执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没有意义的吗？再说一切善不善业均是心在起作用的，因此，人天鬼神怎么能不耻笑你们呢？"

即使是在世间上，也只有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才能做出杀人放火的恶事，作为一般有良知的人很少会做这种事，在修行人中就更是少见此类事情的发生，可是世间八法的白事或花事一类却随时可见。以修行人的名义，口中说得也是非常好听，什么"通过灌顶来饶益有情"，其实只不过是自己需要名闻利养而已；同样，有些人打着弘法利生的招牌以及塑造佛像的幌子收取大量的财物，将造佛像剩下的财产拿来自己享用；还有些人以发放布施的名义，实则只是为了自己能从中捞取财产；另有一部分假

借为别人消灾祈福、延年益寿作经忏，有的缮写护轮、食字；有的装腔作势修断法等降妖伏魔；有的对病人的伤口、肿瘤等部位猛诵咒语；还有的人在寂静处一心一意地修内在瑜伽坐不住，总是借口闻法而到处游逛，经常跑到众人聚集之中散漫度日；另有些人不精进修持内在瑜伽，对于诵经等法行马马虎虎、敷衍了事，而整日周旋在无有意义的许多琐事中。说他们所做的都不是善法，表面上看来又好像是，说他们所行的是善法，可对调伏心相续又没有起到任何利益。这种相似的善法正是当今时代大多数人所忙碌的事，这些只是表面上的善事，实际根本不是清净的善法。凭借此类外相上的善法欺骗众生、自己也认为是在做善事的现象可说是如今比比皆是。

其他的人们认为这是一位修行人，事实上，他根本算不上是调伏自心的修行人，这种人的目的就是获取大批的财利、得到众人的恭敬，如此已经成了不清净的修行者，在不知不觉中已积下了数多深重的大罪，以这种方式虚度人生有什么用呢？

因此说，始终住在寂静的神山中，修行人

日日夜夜唯一修持道次第，其余的任何事也没有。尼则巴仁波切曾经亲口讲述过：“以前在农区时看见一位密咒师用酒献新，于是以讽刺的口吻说：‘拉白咒师饮酒前献新时口中念着请三宝享用、请护法神享用、请三世父母享用、请六道众生享用，再没有剩下的吧。’（正像这位咒师所要酒的对境都已供养，没有不供养一样。上下文的连接藏文中不明确，请读者以智慧分析理解。）具德上师阿底峡尊者的这部《道灯论》中四续三藏显密的所有法义无不包含。其实，阿底峡尊者已经为我们配制好的这剂灵丹妙药（指《道灯论》），对此请诸位享用一些，服用之后千万不要吐出来，如果有要吐的迹象，应当通过向他吐口水或者吹气、将冰冷的石头放在头上以及拔头发的方法尽可能制止呕吐。如果现在还未曾服用过，也要为了方便以后享用而揣在右侧的怀里。倘若你担心遗失，最好放于怀中深处。”将道次第作为妙药想而精勤修持。

专心一意

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修道次第倒也可以，但供养僧众、铸造佛像、讲经说法、

广作布施，功德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产生此等想法，那就应当自己提醒自己说：唉，我不要这样想，比修道次第功德更大的法以前出世的诸佛以及历代大德均未曾得过；现今住世的所有佛陀大德同样未曾得过；未来即将出世的诸佛菩萨也不会得到。而且此法门不是已被诸圣者们赞叹为“诸佛菩萨成就之遗道、三世诸佛同行唯一道”了吗？唯修此道次第法便已经足矣。依此可以调伏烦恼，可以生起地道功德，因而再没有比它功德更大的法门了。如果还想另外去寻找其他比这功德更大的法门，则此人显然已被魔加持了。因此，我们必须一心一意地修持这一法门。

一心一意的品德不仅是修行者所应具备的，就是以世间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一心一意者也算是最上等的人。相反，最恶劣的莫过于三心二意的人，胡思乱想、朝三暮四的人一个法也修不圆满。我们应当经常心想：有上师传授自己的这一个教言就已经足够了，如果能深信不移地加以修持，则这种诚挚的信心就是一切善法的根本。因而很快会获得加持。一想到这些，拥有唯一的道次第法，自己就应当心满

意足了。如此专心致志精勤修持无常观等内在瑜伽，功德极大。

《妙法白莲经》中云：“设使无量无边世间界所有众生得以成佛，于无边无际之大劫中安住，若有人以妙衣、神馐、卧具、妙药、资具等一切于彼等前恭敬作供养，待诸佛涅槃后将以七宝作成遗塔，以宝伞、幢幡、华盖、花鬘、涂香、薰香作供养。若有人一心一意闻法，仅于弹指间作意诸行无常或诸行痛苦或寂灭空性或无我，则其福德胜过前者许多倍。”诸如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世间界中的所有众生成就正等正觉果位直至数劫之间住世，若有人于彼等佛陀前作供养，则此善根远远比不上仅在弹指间观修诸行无常的福德。如此说来，将道次第修法抛在一边，于别处哪里能找到比它功德更大的其他法。因此，平日里要精进修持内在瑜伽。所谓的内在瑜伽指的也就是无常法门，如果集中精力实修无常观，则可使自相续迅疾解脱，生起珍宝菩提心后能净化他相续，成办广大的度众事业。

依止寂静的神山观修无常，功德无量。《三摩地王经》中云：“造罪故舍诸凡愚，如野兽般



静独居，何人喜欢寂静处，彼沙门享大安乐。”像野兽一样无有挂碍地安住在寂静处的修行人，远离了贪爱自方嗔恨他方的伏怨护亲等类的痛苦，积累广大无边的善根，依此后世中享受增上生、决定胜的大安乐。

《宣说诸法无生经》中云：“善男子，若有菩萨将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悉皆安置于十善道中，若有任何菩萨独自居于静处，甚至仅于弹指间诚信诸法一理，乃至为缮写或思考或传授或读诵而安住，则此者福德胜过前者数多倍。”令许多众生奉行十善的福德固然很大，可是如果住于静处认真调伏自相续，则已相当于利益无边无际的众生，因此福德远远胜过前者，是最殊胜不过的了。

《富楼那请问经》中也说：“舍俗出家后远离一切愦闹，于遥远之寂静山间、林园处安住，精进修行，善法不会虚耗。”又云：“喜爱住山林园故，能令善妙功德增，居于静处而修行，断除贪恋五欲妙。无有一切愦闹故，善法之缘不退失，相互之间不言语，互不询问不交谈，空旷静处极幽静，诸佛极其赞叹之。”居住在寂静的神山中，无有散乱喧嚣，自然成了善法增

上的原因，因此，诸佛也对神山寂静处予以高度的赞赏。

《弥勒狮吼请问经》中亦云：“迦叶，若有菩萨于十万年间以遍满三千大千世间界之鲜花、涂香、薰香等供品昼夜各三次供养善逝，若另有菩萨畏惧散乱愦闹之语、畏惧尘世并为现行成办他利而朝寂静处迈七步，则此福德已远远胜过前者。”又云：“昔日世间怙主佛，已经趋入胜涅槃，彼等悉于寂静处，获证无上菩提也。皆为菩提而精进，依止静谧之圣处，彼等均喜幽静处，不喜尘世之家庭。此乃诸佛行境处，何人步入此正道，彼证菩提不困难。”以往出世于世的所有佛陀全是依于寂静的山间修道最后现前正等正觉菩提果的，并非是置身于繁华吵闹的城区愦闹之处修行成就的。所以，我们这些人如果想要成就无上菩提，不隐居寂静的深山之中精进修持，就无法生起道相，更不可能获得佛果。不仅仅是身为初学者的我们不依止寂静处无法生起断证功德，就连已登三地的菩萨也需要修无常观。如云：“讲说五地难行时，静处知足与少欲，持头陀行护净戒。”在林间、深山等静静的地方，过着知足少欲的朴

素生活，依靠化缘得来的食物维生，身着破破烂烂的粪扫衣等持十二头陀行，需要通过此种方式而成就五地的断证功德。

有些人说："住在像家乡那样十分喧闹的地方修法也未尝不可，依止寂静处又有何必要呢？"口出此等言论者纯粹是在说魔语。可是这种人在当今时代非常多见。他们自己做不到居于静处修行这一点，反而经常对其他在寂静圣地修行的人妄加评价说：他的行为好像有这样这样的错误。到处可见的此种人正是罪业严重的恶友，对他们口中的胡言乱语一句也不能听，必须像避毒蛇一样远离他们。《净刹庄严经》中云："舍利子，设若在家菩萨于恒河沙数劫中以一切安乐资具供养恒河沙数如来及其眷属诸比丘僧众，设若另有出家菩萨向往寂静处且朝彼方向迈七步，则此福德已远远超过前者。"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在家菩萨虔诚作供养的善根不大，可是相对而言，在家菩萨所行的善法大多数都会被愦闹散乱的琐事中断，所以他们所行的道极为缓慢。相比之下，住在寂静深山中的菩萨不会受到愦闹散乱等琐事的干扰，每天都会积累无量的善根，因此修道特别

迅速。也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一切经续中才异口同声地高度赞叹居于寂静处的修行人。

持之以恒

在修持内在瑜伽的过程中也必须作好长期的准备，心里要想：我能活多久，就修行多久。有些人只是稍稍修行就认为：为什么相续中还没有生起什么觉受呢？从而心急如焚，这是修行的一大过患。诚如嘉瓦扬滚尊者曾经亲口所说的："恶性习气如卷纸，新生觉受依缘灭，短时不能破迷执，当久修习大行者。"

我们这些人由于多生累世以来久积而成的内心烦恼习气根深蒂固，所以只修一年或一个月不可能立竿见影地在心中生起觉受证相，若因未有一点体验就灰心失望，断然放弃，那说明他没有经过再三的思考。设想，自无始以来漫长的生世中串习积蓄的所有不善罪业，现在需要重新依靠对治加以净除，这样重重的罪障，怎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清除得一干二净呢？本来自相续中的烦恼纷繁众多，却从不考虑"我恶业深重"，如果对此好好思索，那么就会认识




到所要净除的烦恼业障数量如此众多、力量这般强大，不依靠各种各样的对治法怎么能净除？因而必须要有历经长期修行的思想准备。宗喀巴大师也这样说过：“就像断臂断足的麻风患者，仅仅服用一两次药根本无济于事，与之同理，我们无始以来罹患的严重烦恼疾病，仅仅实修一两次教言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希望诸位能以妙观察的智慧来分析正道的所有支分，并如河流般不断地精进修持。如《赞忏论》中云：‘愚昧心之相续中，久患难以治愈病，断手足之麻风病，短期治疗有何用？’”正如其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应当认真想一想：得了诸如麻风一类的严重疾病，只是服一两次药不可能痊愈，而必须要进行长期性的医治。同样的道理，我们无始以来就患上了像麻风那样顽固之症的烦恼疾病，依靠一两次服用教言的药物怎么能彻底根治呢？嘉瓦扬滚尊者对此也阐明过自己的观点：“诚如扬上师所说，欲求即刻得暖相，放弃修法之前兆，若需持续当如何？需要长久勿心急，速洒糌粑莫干吞（意思不明）。”上师所说的这一点极为关键，对此认真看待方得无边利益。从无始劫以来不断串习的烦恼不

通过修行肯定无法断除，因此，必须要长年累月持之以恒地修行。尊者的话实在是千真万确，从无始轮回以来久积而成的烦恼，虽说很想迅速断除，可是不经过较长时间的对治，而在极短的时间内怎么能断除呢？之所以说相续中不能很快生起对治法，主要原因是从无始轮回至今未曾修习熟练对治的方法，现在开始需要重新学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于相续中怎么能生起来呢？

当今，大多数修行人只是修了一年或几个月，就一边想一边说：“我已经修了这么长时间，怎么相续中还一点感觉也没有呢？看来，相续中生起证相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干脆现在只念一点经，作一点礼拜，转一点经，这样不是也很好吗？”只凭这么一点儿精进哪里能行。就拿显宗来说，成就圆满正等觉果位需要积累三大阿僧祇劫的资粮。我们仅仅在一年或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想生起觉受证相，这要求未免太不现实了。甚至声闻解脱三有获得阿罗汉的果位最快也需要历经三世，据说有的独角缘觉需要经过一百劫才能得果。如果说要现前缘觉的菩提也需一百劫积累资粮的话，我们这些

人不用说一百劫或三世等漫长的岁月，就连短暂的今生也不能实修到底，那么不要说是佛果，恐怕连声闻缘觉的果位也修不成。倘若落到这种地步，那该怎么办呢？

如今这个暇满人身若毫无意义地空耗，则今后不仅不能实修法义，反而将会感受恶趣的所有痛苦。因此，从现在起必须发起勇猛的精进心。如《喻法书》中云：“所谓的以跑去印度，意思是说，去往印度的路途极其遥远，要有持久的耐性才能去，时间仓促不可能抵达，还没走到一箭许的路程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几乎要断气身亡了。成就佛果也与此相同。”有的人说要修行，最初的几天或几个月里白日不与人说话，夜晚不睡觉，精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是没有坚持多长时间，逐渐越来越松懈，这是绝对要不得的。要做到长久精进，平时应当松紧适度，有坚持不懈的勇气和毅力。我们这些修行人对法也有喜新厌旧的毛病，最初时兴高采烈地修持，中间信心有少许的变动，只是在有兴趣的时候才修持，没有兴趣时便弃之一旁，到了最后说什么“修法实在很有困难”从此完全放弃。以这样的修法方式怎么能圆满资

粮、净除罪障呢？此等智慧浅薄之辈口头上说“必须精进修法”，可是根本不懂得如何精进。由于对精进的方法一无所知，致使最初过紧、中间过松、最后放弃的人时有出现。请你们看一看噶当派的诸位大善知识们的传记，他们这些高僧大德开始是由在家人而逐渐步入佛门的。对于正法生起了定解以后依止寂静处，依止寂静处也是最先住在离城区寺院较近的静处，再一步一步地远离城市寺庙，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老住的山也越来越高，直至最后圆寂。我们这些人最开始就声称“我对佛法已生起了稳固的定解”断然离开上师与道友，自信十足地说“我现在不要眷属、仆人，独自地修行”，于是前往高高的片石山或雪山处，他的这种举动让别人也不由得生起“此人实在了不起，值得皈依”的敬仰之心。渐渐地，他说“住在海拔过高的山上化缘不方便”、“由于气候太冷也承受不住”、“生病就医不方便”，以诸如此类的借口而挪到较低的山中，没过多久，又说“这里也不行”而搬到更低的地方，最后对深山生起了厌恶之心，居然以“现在修法主要调伏自心就可以了”的理由为自己开脱。并且认

为无有侍者与生活来源不行，为了方便起见而跑到城区中让自己的侄子、侄女等侍候自己，简直就像在家人中的老爷爷一样养尊处优，此类人也是很多的。这也完全是由不能持久坚持精进所导致的。

相反，如果最初心里就作好这种打算：住在这么妙不可言的神山静处，仅以化缘维生即知足满意，每天对所享用的饮食多少和修行的时间长短作适当的安排。如此周密考虑之后，每一日的作息松紧适度，有条不紊，在有生之年应当始终如一按部就班地如此修行。心里也要这样思量：我如果要修持正等觉果位，如果慌慌张张、手忙脚乱也不行，以此弄得精疲力竭，会造成修行退步；如果不慌不忙、慢慢悠悠也不行，因为人的一生十分短暂，所以应当依靠这个身体在相续中生起满意的证悟境界，也要依靠这个肉身来堵塞后世投生恶趣的大门。这么一来，便可再度获得人身，又能继续修持道次第，直至成就正等正觉的果位。一边如此想一边发起广大心。《蓝色手册》中云："具有方便事业品，乐恭言语作比喻，诚心欲求解脱者，高瞻远瞩发大心，循序渐进舍琐事，

戒律清净方便行，积资净障近解脱。"这其中的意思是说，《经庄严论·具方便品》中云："极难事业本体有种种，数多劫中具大精进者，一切佛子身语意自性，于诸事业无有厌离心。"我们应当按照此论所说的多劫中精进修道也不生厌倦之心而行持。

金厄瓦格西的舅舅乐恭曾经专程奔赴云讷地方前去拜见大善知识博朵瓦，即将返回时顶礼而请求道："对于修行解脱道的人来说，除了要高瞻远瞩、发广大心、循序渐进、舍弃今生琐事、净护戒律、依靠各种方便积累资粮净除罪障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博朵瓦以极赞同的口吻回答："仅此而已，你说的这些足以表明你具有传承。此外，修行解脱者目光短浅，眼睛只是盯着鼻尖而坐也是不行的，必须要有远大的目光。"要将目光放远，具有大精进才能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勤修正法，而像眼观鼻尖般鼠目寸光的我们这些人只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奋发精进。如颂云："何者无量时间住，为利无量之众生，欲求无量菩提故，奉行无量之善法。依靠此四种无量，圆证菩提不困难。"我们必须通过这里所说的四种无量，为利益一切

有情而修行，仅仅在短暂的时间里修持是不行的。想到这些必须发起广大之心。对于三士道的证悟从暇满难得开始直至双运果位之间，已经明明白白完全领会之后再进行修行，直到相续中对暇满难得已生起了证相，才可进行下一步，寿命无常、业因果等每一修法虽然已经在相续中生起了证相，但仍旧需要再三修习。总之，从暇满难得到最后的现空双运之间的所有道都应由浅至深、循序渐进地予以修行。对于今生的琐事无论好坏一概舍弃，全身心地投入到利益后世的修行上即是舍弃一切琐事。所有的修行必须以戒律清净为基础，破戒之人即便再如何修持，相续中也不可能生起证悟的境界，如云："破戒之人毁诸法。"如果戒律清净，平日里言谈举止就不会违越正法，谨小慎微，这样一来，内心的分别妄念也就不至于纷纷涌现，而能处于宁静安然之中。

大善知识博朵瓦仁波切曾经说："少许修习无境界，思窍诀致寻他法，依彼未生又寻他，此行如狗逐鸟儿，最终一无所获也。"对此，我们这些修行人实在该好好反省反省。我们大多数人最初在上师面前修学诸如道次第一样的窍

诀，对之审视一番后进行修持，如果相续中并没能生起验相，便认为修心较其更好，便舍弃道次第而开始观心，因为相续中也未能生起证相，而认为现在修密宗的生起次第很好，于是不再观心而着手修持生起次第，最终相续中仍旧没有什么证相出现，就再度去寻觅其他的法门。总是不能专心一意地修持一法，心思繁杂，头绪颇多，意志不坚，精神分散而修持，如此修行，一个法对自相续也起不到作用。无论是任何窍诀，在修道的先后顺序以及相续中未生起前前境界就不会产生后后证相这一点上都是无有差别的。

因此，内心必须全神贯注地专修一个窍诀才会有结果。如善知识博朵瓦所说："就像人们所说的山羊闻草的比喻一样，例如，山羊总是习惯性地用鼻子来闻，往往在绿油油青草遍布的地方不尽情享受，只是边走边吃一点草尖，逐步前行，最后到了没有青草的荒野中只好吃一些鸟粪之类的东西。与之相同，有些人在一位贤善上师前得受了甚深的窍诀，不实地修持，而到一些讲学院走马观花，并装出一副不经探寻众多宗派法门修行时会感受不足的模样，最

后已到了满头白发、牙齿脱落的老朽之年，闻思仍然还没有使法融入自相续，也从未实修过，这样做有什么利益呢？即便是闻思也要在一位上师座下认真进行，修行中的疑义也要在上师面前加以遣除，对于上师所恩赐的教言的诚信必须达到如此程度：纵然金光闪闪的一位佛陀降临，自己也再不需寻求除此之外的教言了，只此足矣。

我们这些修行人对佛法进行取舍而不实修，对上师也进行取舍，在一位上师面前求法时说“除了您以外没有其他的依靠处”而听受教言，没住多长时间，似乎对上师与教言生起了厌恶之心而跑到另外一位上师那里，结果又旧调重弹，之后再跑到其他一位上师跟前，最后自己以信心依止的根本上师一位也没有。《蓝色手册》中云：“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就像秋夏两季的公牛一样，它们对所有的母牛都不随从。”对自己无有丝毫利益急急忙忙地修行已经失去了一切实修的要点。如此取舍教言、取舍上师修法不成功也是由于自己的信心与精进不足的过患所致，可是不了知这点，反而错误地认为是因为上师的证悟境界低或者教言无有

加持所造成的，这实是在积累弥天大罪。

如果自己的信心十足，那么依止一位上师与一个窍诀不可能不调伏心相续。倘若自己不进行实修，则即使依止一百多位上师，得受各种各样的教言，也无法调伏心相续。无论是佛法还是上师，如果能专心致志地依止一个，那么修法必然会究竟圆满。打个比方来说，就算是要成办世间上的事，如果一件事还未完成又着手第二件事，结果两件事都完成不了。做起事来既不是无有一点紧迫感而置之不理，也不是急不可待、草草率率地做几日就抛之脑后，具有持之以恒精神的人办任何一件事，不但质量过硬而且能完成到底。因此说，我们这些修行者如今已经获得了清净的人身，此时理应专心修持一法，放下自以为是地觉得我是修法人而忙碌那些无益于心相续的善法。

如果最初修习这一窍诀的修法，也认为依此能够调伏内心的烦恼，而专心修持，有时心能专注所修的任何所缘境，而感到自心有进步，有时无论再怎么修，心也无法专注于所缘上，就会生起现在一直停滞不前，好像再如何修也不会有什么长进的感觉。也就是说，感到心能

专注所缘境就精进修持，觉得心无法专注便懈怠不修，这是不行的。心能专注所缘境说明是上师的恩德与前世的微薄善业习气所致，心不能专注所缘也是由于自相续被十分浓厚的烦恼黑暗所遮蔽而使善心不能够显露出来。如今我仅仅以此还不足够，因为无始以来烦恼将内心层层遮障，我只凭修持一两次的修法怎么能拨开烦恼的厚厚遮掩呢。有时信心、悲心等善妙功德也会明显现前，根据这一点推理，只要自己以顽强的毅力修行，则一定会现前正道证悟的验相。所以，无需心灰意冷，应当提高心力。有时心稍稍能专注所缘，如果认为现在我的心已经得以净化，成了一位大修行人，而沾沾自喜，生起贡高我慢之心，则应当提起正念：心只是稍微能专注一点儿，如何能压制内心强有力的烦恼，自心修习虽然有了提高，但仍旧需要更加精进修行。依靠忆念心生我慢之过患而摧毁自命不凡的傲气；当生起怯懦之心时，通过观想心一缘专注的功德而鼓励自己。总之，应当以这两种方式力求使精进永不间断。《手册》中云："欲求一心精进者，赞德毁慢而修行。"又云："如是赞德与毁慢，不断精进大方

便。"阿底峡尊者也曾亲口说过："藏人成佛数少有三因，藏人心思繁多不守誓，虽喜正法然心不稳重，虽喜窍诀然不实地修。"尊者的话实实在在一点不错。我们这些人依止一位上师心不满足，还要依止第二个，依止第二个也不满足，还要依止第三个、第四个上师……依止所有传法的上师，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在一位上师前都不能守护誓言，那么在诸多上师前怎么能护持誓言呢？在多少位上师座下依止也相应有同样多的誓言要守。所以说，如果自己连一个誓言也不能守护，那依止多位上师非但无有功德利益，反而会积累罪业。因此，应当全心全意地依止一位具足法相的上师，在其前稳重安住。藏地的佛教徒普遍存在的一种弊病是，虽然表面上对正法兴趣浓厚、十分喜爱，可是一旦享受正法美味之时，却像小孩子采花一样得到一个舍一个，得此失彼，这是绝对不行的。如果能全力以赴实修一个教言，现在相续中虽然未能生起境界，但这些境界也是无常的有为法，终有一日必定会生起。因此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精进修持一个正法窍诀。如果听别人说"上师的窍诀这个很深那个很深"，自己未全部

得到，心里就不舒服，然而已经得过的最为甚深的窍诀一个也不实修，置之度外，这样一来，任何加持与悉地也不可能得到。许多大善知识都曾经说过：在座的诸位都说想唯一修行，可是所谓的修行，要想一步登天获得佛果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应当知足少欲，守持清规戒律，如果想修寂止，当断绝一切散乱愦闹之事，想修胜观者多观法义。我们这些修行人修法成功的一切因都不具备，只是求得一点窍诀，稍稍加以修持，如果在相续中未能出现什么觉受，就全部归咎于窍诀与上师，于是放弃原来的法与上师而去寻觅其他的窍诀与上师，这种现象在当今的时代里极为多见。这种人就像狗追乌的比喻一样。狗追乌的比喻是这样的：首先一只乌鸦用嘴啄一块牛粪，狗以为它那里有吃的东西便兴致勃勃地跑过去，结果乌鸦飞走了，于是狗有些不好意思，就在乌鸦飞走的地方用鼻子闻来闻去，装出有东西可吃的样子。与此相同，我们有些人得到了一个两个乃至许多窍诀仍然不满足，到处乱跑，最终相续中所应生起的境界一点没有出现。不禁暗想，如果在别人面前，显露出我依止了数多上师，请求了数

多窍诀，可如今相续中仍旧没有什么境界的话，必定会被他人讥讽，于是假装对窍诀有真实体验的样子，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头脑简单、无有主见、朝三暮四的此类人修法不可能成功。仅仅是心能稳固安住也算不上是实修教言的暖相。一切窍诀的核心就是菩提心，如果相续中没有生起纯熟的菩提心，则无有利益。所以，阿底峡尊者的《道灯论》中所讲述的三士道的次第必须在心相续中无误地生起来。《手册》中云：“有一位格西说：‘现在我们中的有些人很想使心久久安住，实际上，我们漂泊于轮回时，有顶等持以下得多次，未曾得过觉受一无有，然依此未解脱轮回处，菩提心昔从未生起过，中等出离心亦未产生，如若生起已得小乘道，如今我等不会成现状，当生前所未有菩提心，依靠各种方式积资粮，未来具足四分之圆满，为能获此发愿积二资。未来之时若堕恶趣中，此生殊胜功德亦难得。”我们从无始以来曾经多次获得过心稳固安住的境界，虽然四禅、四无色定得过许多次，可是仍旧未能从轮回中解脱出来。如今大多数修行人内观自心，如果达到了稳固安住这一步，就生起傲慢之心，得意洋



洋地认为自己现在已成了一位修行境界相当不错的大修行者。事实上，这是由于他们没有细致分析什么是好的大修行者，什么是不好的“大修行者”。关于上、中、下三等大修行人，正像前文中已详细地阐明过的那样。

此外，可以如此概括：内心对现世的欲妙无有贪恋，放下今生的一切琐事，对死亡无常与业因果已得坚定不移的信解，进而如理进行取舍，已经将小士道与共同道次第修完，此种人是下等修行者。如果相续中已经生起了此等证相，也就说明已经打好了一切道的基础，此后接连不断获得善趣的贤妙人身，直至成佛。

如果在此基础上，断除对三界轮回的贪执，而生起希求解脱的渴望之心，则是中等修行者。倘若相续中生起此种定解，就像获得了一把斩断轮回树根的斧头一样，不会再度退转轮回，所以已经获得了容易趋入成就佛果的正道之小乘道。

在此基础上，心想，只是自己从轮回解脱出来还不够，而为了无不做过自己父母恩重如山的一切有情，必须成就正等正觉果位。相续中如果生起了这样的珍宝菩提心，则是伟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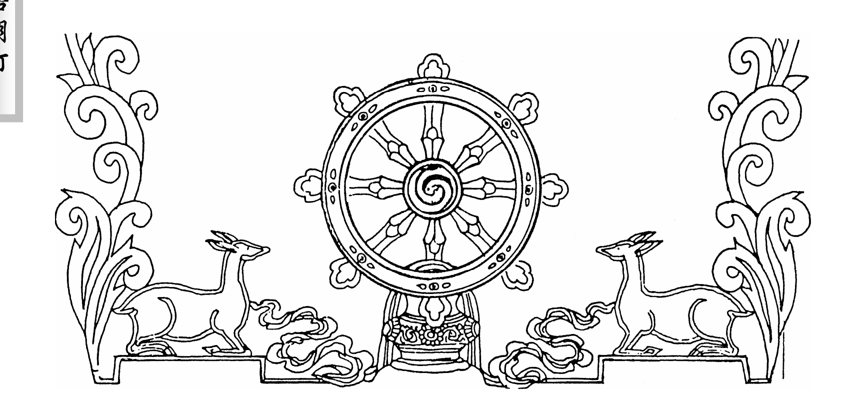


修行者。意义最大的非菩提心莫属，所以说修持菩提心之人是大修行者。

我们应当以被菩提心所摄受的形式，通过各种方便积累二种资粮。未来连续不断地获得具四圆满（法、财、欲、果）的身体，直至究竟福慧二资，现前圆满正等觉果位。

以上依照诸位大德的窍诀而宣说了终生实修实证的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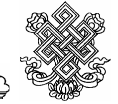
接下来，再以偈颂的方式加以总结。



结　　文

那莫格热！

至尊三恩德上师，所赐甘露般教言，
遣除相续惑恼热，感念大恩祈悲护。
所得珍宝此人身，较纯黄金更稀罕，
如今倘若不修行，此后怎得如是身？
相续烦恼盛烈火，加上恶业之干薪，
恶友赤风四处起，依此人身亦难得。
戒律不净大地上，信心种子已腐烂，
恭敬苗芽不能生，依此人身亦难得。
闻法之水未引来，思慧耕耘未具备，
增进修行穗不生，依此人身亦难得。
月复一月岁岁去，月亦随日而流逝，
人寿不能久存留，临近到达死主前。
外敌匪兽恐怖多，内在四大不调合，
魔障抢夺自性命，人寿难以久存留。
死主锁链已备好，今年明年即日中，
何时套住不一定，放弃长住打算妙。
且观喜爱住宅者，为使房屋不渗漏，



身语屡屡付辛苦，终无自由弃而去。
说我珍爱此财物，一针亦不施他人，
被死主敌带走时，舍不得中留财去。
声称亲友父母恩，不忍抛弃需长处，
现在死主呼唤时，频频目视弃而去。
说世间事大多数，意义重大而成办，
死时毫毛亦必舍，深思此景诚灰心。
说无空闲修正法，需积财物积福德，
至于死敌关头时，我未完事对谁说？
现今轻视修佛法，注重世间之琐事，
今生后世交界处，除善法外未见利。
若有财物称富翁，有财无法世间人，
将受饿鬼饥渴苦，若富尔时当享用。
无财有法修行人，今生被称穷乞丐，
来世多数生善趣，善法富足方有利。
说离现世之亲友，不得和谐之友伴，
以善法调心相续，圣者僧众成其友。
从不念及自死亡，口口声声大胆说，
帮他亡人作超度，不久自己亦离世。
今生事成称能人，若降敌匪称英雄，
随意造罪称智者，颠倒是非红尘事，
若加观察如儿戏，今生受用虽圆满，

无自由弃他人享，不善恶业毁灭因，
造罪怎能算能人？外敌土匪父母性，
心无怜悯利刃刺，恩将仇报开狱门，
怎能步入英雄列？从事农商养家人，
聚集信财养亲友，称世佛法同进行，
积罪怎能算智者？居于静处每一日，
三门精勤行善法，若说今死亦无悔，
乃真能人然罕见。烦恼怨敌兴起时，
挥舞悲心安忍刃，若能摈除烦恼敌，
乃真英雄然罕见。身不放逸依静处，
语不放逸唱悲歌，意不放逸修慈悲，
乃真智者然罕见。相续谨护腰带松，
正念知惭衣服落，堕罪原形暴露出，
破戒裸奔切莫为。顶需唯一上师饰，
心间佩悲嘎喔盒，六度项链长悬垂，
若带此饰最美丽。身虽佩带珠宝饰，
然心烦恼浊水染，冒出八法之臭气，
诸佛菩萨谴责处。住所故乡毒树上，
相续贪嗔叶繁茂，恶业花开果累累，
若享斩断解脱命。故意服用毒物者，
无智慧人住家乡，忆念死亡劝己者，
住于法藏寂静山。行者岩洞妙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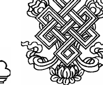
成为世人应礼处，彼者美名传十方，
依此可辨贤劣者。故乡住宅人所砌，
静处岩窟天然成，舒心悦意若相比，
世间房屋终塌毁，谁人见之亦哀叹，
修行人之修行房，世人礼绕生信境。
罪人住于父母家，心积贪嗔恶业中，
称我报答父母恩，实将自他抛恶趣。
诚心修法修行人，抛弃父母不会面，
修法父母引入道，回报恩德此殊胜。
于寂静处而享受，知足少欲无尽藏，
无有不足乏少名，此乃真实之富翁。
自无眷仆真舒畅，不护官面真自由，
无有琐事真安乐，日夜怎不勤行善？
妙树凉荫利身体，百鸟齐鸣极悦耳，
野兽起舞真优美，住寂静处最幸福。
故乡增长贪嗔境，青年时代享财物，
同时积累不善业，老态龙钟财受用，
无有主权子孙用，不善罪业留自心，
最终感受恶趣苦，尔时唯成熟自身，
子孙不会分担苦。为他快乐而劳累，
痛苦自受之愚者，若细思维以此事，
毁坏自己今来世。无始以来无论住，

轮回上下各道中，恶业之力而牵引，
感受痛苦与不幸，若善观察轮回处，
当生厌恶尽力断，轮回恐怖之深渊，
昔造罪业果临头，能引后世之痛苦，
永无解脱之时机。自精通造地狱因，
业因果亦无欺惑，地狱业卒擅分辨，
善恶之业于此理，若详分析心颤栗，
怎能不生畏惧感？仅以自心所思维，
身体所行语所说，目视造罪堕地狱，
再三观察此身体，积累恶趣罪业因，
心不堪能似呼唤，地狱痛苦来此者，
依如恶趣之劣身，积累罪因有何责？
依此修法善妙身，若积恶业则应呵。
自获如此妙身时，应灭集谛业惑因，
懈怠痛苦火焰上，加上恶业之干薪，
烦恼之风所吹动，自身点燃痛苦火，
自心是否已着魔？自愚无知蒙蔽心，
着贪嗔魔疯狂者，已被亲友与恶友，
游说之酒所迷醉，今成最重之疯子。
无始以来所积累，恶业毒海涌心中，
又再加上求现世，所积罪业池中水，
自己于己不疼爱，反而自取而毁灭。

相续烦恼魔加持，在此之前于烦恼，
所说惟命是从也，肩负效力之重担，
亦投烦恼敌足下，言听计从反愈厉。
吾等即应从今起，爬至烦恼敌头上，
不听从其所摆布，自己随意当做主。
无误抉择善与恶，罪恶视为祸殃后，
不让点滴住相续，立即忏悔得清净。
善妙功德如意宝，于自相续宝库中，
一点一滴而积累，任惑心敌不欢喜！
善恶地位当调换，苦乐地位当调换，
今生来世当换位，不积罪业弃痛苦，
舍弃今生求后世。往昔自心未得乐，
今以善钩勾招之，以往所有之恶业，
今如灰尘向外倒。今现一惑二对治，
今现二惑八对治，相续盛燃对治火，
猛加正念之干薪，今烧对治之烈火，
烦恼飞蛾敢看否？将被火焚莫近前。
劝汝迅速去往于，无对治心之暗室。
今后无有机会来，如我对治之灶前，
如是行者虎劲歌，寂静林间中传出。
若未逐出烦恼敌，则彼猖狂卧吾心，
派出妄念之信使，招集恶业之军队，

驱赶善心之民众，与惑敌战称行者。
自为烦恼所控制，称大上师大法师，
亦非如理修行人。日日夜夜手不离，
摧毁烦恼对治刃，正知哨兵守岗位，
精进骏马需具备。多种对治烦恼刃，
念无常刃最锋利，贪心嗔心与痴心，
烦恼军官一出现，立即挥起断其头。
摧烦恼敌之兵器，舍弃其一握其二，
复舍苦苦觅其他，关键时刻手空空，
被烦恼擒遭殴打。无有实修之懦夫，
不能战胜烦恼敌，故握一把对治刃，
与之殊死作搏斗。行住坐卧一切时，
当如野兽假寐般，观察惑敌是否来，
远远出现则备战，彼勿说近无常刃，
甚至看亦不敢看。嘎单一脉相传师，
至己根本上师间，碎尸万段烦恼敌，
均依利刃无常观。上师标志即是此，
切莫舍之推敌众，弃此它刃无可寻，
过去未来今出世，所有一切佛佛子，
亦唯依此无常观，利刃胜伏四魔众。
上师顶上坚头盔，戒律结实之铠甲，
善友庞大之军队，无常最利之兵刃，

精进驯良之骏马，具备此等之士夫，
纵然魔军如海涌，无需畏惧轻易胜。
不离怙主上师尊，无官靠山亦心甘；
不离道友之军队，远离亲友亦心甘；
不离知足内财产，外无财物亦心甘；
不离精进好坐骑，无血肉马亦心甘；
挥舞无常此兵刃，无铁小刀亦心甘；
不离寂静之圣地，遗弃故乡亦心甘。
不住家乡赴静林，静处行者之故乡；
弃离长官依上师，上师老父乃法王；
抛弃亲友依法友，道友行者真亲人；
舍弃财物依知足，知足行者之财宝。
自身受用诸亲友，不能常存坏灭法，
诚心忆念生厌离。心不随从放逸转，
三门谨慎宫殿中，清清净净而安住，
修行人之好传记。渐进而修道次第，
自心每一修法量，尚未真正生起前，
切莫跨越而修行，如此速生证相德。
仅修一次不足够，当活到老修到老，
人生百年如一日，坚持不懈而精进。
具恩上师如意宝，作为真实佛陀想，
观于顶上求加持，观于心间修净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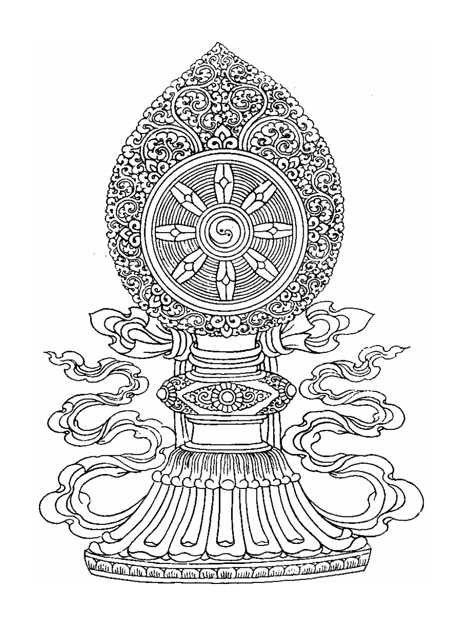



日日夜夜恒祈祷。除上师外无他佛，
诸佛上师之本体，生起信解而祈祷，
已为上师所摄受，一切证相自然生。
珍宝出离菩提心，证悟无二正见义，
勤修生圆之次第，彼等相辅相成也。
前前产生后后果，此等互为不可缺，
希望精通实修要。实修佛法之心语，
为令居静处行者，心生欢喜而奉献，
活佛假名札嘎我，无修行然通道歌，
一心喜爱寂静山，身体远离诸愦闹，
语说静处之功德，所修之法念无常。
真实佛陀上师尊，加持相续成法藏，
加持语言如笛音，加持身体具实义，
愿以教言甘露蜜，速遣众生惑恼热，
令诸有情皆获得，佛陀四身之果位。
无修行者之忠告，静处行人之山法，
住山不可缺少法，修法根本即此论，
亦是勤修之助伴，开示善说之上师，
劝心修法鼓励者，遣除修法之魔障，
如理修行需此论。世间法之好武器，
价值连城此山法，称赞其为宝鬘论，
此串珍珠献行者，愿能欢喜而接纳。

居于寂静处的所有修行人均需要的这部山法宝鬘论，对于放下今生、依止静处专心致志实修《菩提道次第广论》与略论以及大乘之修心窍诀的所有住山修行人在即生中如何才能与法相应的道理，应自己许多舍弃今生的住山弟子再三诚恳劝请，有札嘎活佛名称的罗桑华丹真年札依据噶当新旧派的诸多大德自然流露的教言，于康区霍库地方炉霍境内神山处稳固尊胜寺附近远离世间喧闹有数百忆念无常、看破今世的瑜伽行者居住的极为幽静、极为神圣的给它山沟处，撰著圆满。此论由诚信佛法的汉族比丘释慈氏记录。以此论典愿使佛法如意宝通过讲修之方式得以广泛弘传、长久住世。

译于色达喇荣寂静圣地

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日



译　序

这部《前世今生论》是作者慈诚罗珠堪布熔佛教之戒律、因明、俱舍等佛法内容与现代心理学、生物医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理论与实际发展成果为一炉，并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量真实事例为论据与补充，经过反复斟酌、仔细权衡、深入思考后创作而成的一部论典。通过佛法与科学多方面的比较说明，一方面找到它们的相异之处，一方面又挖掘出二者可互为印证的地方，并最终从科学与佛法互不相违的角度论证了前后世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相信此书的出版必会增上人们对前后世存在之理的信解，并有助于廓清长期以来蒙蔽在众人心头的有关前生后世的疑云。

针对目前的实际状况而言，很多人因为从小就接受机械唯物论及庸俗无神论的熏陶、教育，故而在不经过任何独立思考的前提下，轻易就把前生后世之理念与迷信、落后、麻痹人灵魂的道德说教等负面概念联系、等同起来。具体说来，有些人根本就不承认心识的连续、迁流性；有些则半信半疑；还有一些尽管从表

面看来也在学佛，但因他们无法从教证、理证两个方面牢固确立前后世及业因果存在的必然性，故此类人的见解一点也不稳固，随时就有可能发生摇摆。正是为了上述人众能真正明白事理，作者才将佛法与现代科学原理结合起来，详细论证了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其实佛教理论本足以揭开生死变迁的秘密，但因其阐述的道理非常深奥，而很多人又对它怀抱极大的偏见，故作者才借助科技理论及当今发生在众多国家的实例，深入浅出地以现代人能接受的口吻、与他们的心性十分相合的例证、语言，有理有据地阐释了关于前后世的正见。文中不但有佛教的教证、理证，亦有科学及人们的实际生活所提供的道理与说明，想来无有成见者接受起这些论述、论点应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究实说来，佛教徒也罢，非教徒也罢，承认并按照前后世的法则行事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如果否认心识的流转、迁移，人们必将毫无禁忌地为所欲为，这一点正应验了《涅槃经》中的那句话：“不见后世，无恶不造。”是故懂得前后世的道理对当代社会的健康发展、现代人群的人格改造皆具重大意义与现实作用。

环顾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中明白并遵守前后世及业因果规则的人诚可谓少之又少。在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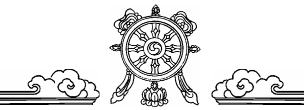
济狂潮的推动下，金钱至上已成为太多人恪守于心的座右铭。古代的文化传统与道德观念日渐退出现代人的生活领域，人们对内心科学的轻视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在给别人讲经说法的法师或世间老师、教授、学者中，有些只懂佛理，对科学则一窍不通；有些又满肚子世间学问，对佛法则知之甚少，把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以完成弘法利生之责的人实属凤毛麟角。不过在作者的相关著作中，这二者一直都被他有意地融合着，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佛教，又用佛法鉴别、观照科学，这是贯穿于堪布一系列佛学著作中的一个明显特征。

在本书中，作者运用了许多非常精彩的能证明前后世客观存在的发生在世界各国的公案，在品味作者对它们的分析时，大家一定会对不可思议之众生业力、不可思议之佛法奥义均生起信解。由于他本人一贯喜欢并只说实话，且以令众人了知前后世、虹身成就等现象之本质为己任，因此多年以来，他多次排除障碍，不惧艰难险阻地奔赴一些地方，亲身采访、调查了一批涉及到此类事件的当事人，并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宝贵资料。本书正文之后即附有两篇这样的访问记，面对这些查有实据、无懈可击的事例，不知那些顽固坚持生命断灭论的人们又该作何感想？

面对这本《前世今生论》，真希望当代以及未来的读者们都能擦亮慧眼，静下心来反观反观自他于永无止境的轮回跑道上争先恐后、盲目漠然地冲向痛苦深渊的情景；更希望大家都能借着本书出版的因缘，重新审视一下生死名利竞赛场的本质，以及被我们无数次践踏过的人身及生命的本来意义！

我们理当知晓，自身在今生中所感受的一切，其实远在前世就已埋下它们的根；而如果要了知来生的实际境遇，省察省察今生的所作所为即可了然于胸。此中道理恰如《华严经》所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无量寿经》中也说道：“人于爱欲中独生独死，独来独去。”因此我们理应精进行持善业，这样做才能对今生来世带来永不会空耗的实际利益。《大智度论》又云：“今世与后世，行法则安稳。”这其中的道理我们也应完全通达。对一个智者来说，即便不懂得外在世间之学问也无甚可遗憾、后悔之处；但若不能掌握自他之心识不断流转这一基本原理，那就实实在在有负智者之名了。

试图求取人生最高智慧的人们，不妨从前生后世之理直下深入进去，以此途径也许能最终打开佛法终极智慧之门。假如人人都能从佛陀教法中汲取最究竟的理智结晶，则此世界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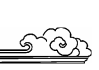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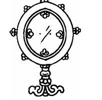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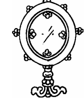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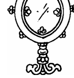
下就可成为净土，所有众生都能尽享暂时乃至究竟之快乐幸福！

译者作于色达喇荣
公元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八日





《前世今生论》目录



前世今生论

慈诚罗珠堪布　著
索达吉堪布　　译

唯以清净二智慧，彻见二谛法真义，
远离二障诸垢染，圆二利佛前顶礼。
佛语善说甘露藏，有缘众生增欢喜，
邪见黑暗弥漫时，游子旅途之明灯。
恐怖轮回大海中，生死波涛连天涌，
业风吹逐之众生，漂泊历程此宣说。

如是顶礼赞叹后，即真实展开下文之论述。

我们所生活、居住于其中的雪域藏地，在《时轮金刚》中被称之为“圣域吐蕃”等；而《毗奈耶经》中则具体描述道：“何为一家之城？即是深山之城、吐蕃之城、边地之城。”诸多经续中都一致说道，西藏早在数千年前就已成为当地民众护持、安居的神圣国土。其后，从拉脱脱日国王开始，无等本师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之教法甘露即得以日渐广弘于藏土大地。从此之后，西藏这片土地就成为了具足实



力、财富以及佛法的圣土，藏族也因之而成为一个非常文明、道德发达的民族。延续至今，古往今来的藏地大成就者及智者们一直致力于将藏族人的内心引向良善及正法的轨道上，也因此而使得藏族在信心、智慧、慈悲等涉及到内在功德的诸多品性上，其表现、水准远超其他民族。

再回顾历史，过去的三百多年中，世界，特别是西方的科学家，依靠科技力量在对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无法言喻的损害。当前，在20世纪即将面临收尾之时，很多人开始对物质文明的单方面发展表示不满，越来越多的人把反思的目光转向寻求内心秘密、了达生死内涵等一系列物质发展无法回答的困扰人心的问题上来。而当人类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时，藏文化解决这些难题的方式、方法以及答案，立即成为全球学者乃至普通百姓的注目焦点，东西方具备公正心态的一大批智者均开始对藏文化发出日日增上的不断赞叹，此中详情下文再展开广说。

当生死意义等人们难以通达之道理日益进入世人的思索领域中时，西方科学工作者及广

大学者皆把他们研究的对境转向藏族所创造的文明。1987 年，西方一些科学家与藏族学者曾进行了为期六天的研讨；1989 年时在美国又召开了两天的会议；接下来，1990 年、1991 年，以生死文化、物质与心智为主题的世界性藏文化研讨会又接连召开。这些科学家们在经受过藏族文明的初步洗礼后，各个感佩不已，其中参与了1991 年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克瑞斯吉大会堂举行的“心智科学：东方与西方的对谈”这一研讨会的戴安娜 · 艾克博士 (Diana L.Eck,Ph.D) 说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我觉得目前我们来到了这交叉路口——探讨外在世界与心智之内在世界的交叉路口。我们西方人非常极端地要去了解外在世界。我们发现了所谓的‘新世界’——美洲，并且往西海岸陆续发现了更多的新世界。我们也曾登陆月球；我们研究自己生理的外在世界，并了解人类的细胞结构。然而，对于心智的内在世界之探索，西方人只能说才刚刚起步而已。”这些讨论会并非是以各民族文化之间一争长短、高下为目的，而是本着互相尊重的宗旨开诚布公地进行广泛研讨，此种学术气氛的确令人心生欢喜。

尽管世界范围内藏学热一直持续升温，但依然有个别本土人士把藏文化的根基——佛学，当成消极落后、根本无法与新知识新科技比肩的迷信。其实，持这种观点才是自己的认识及学识跟不上时代发展、思想既守旧又落伍的标志，这说明此类人还停留在非常古旧的思维水平上，他们远未意识到藏文化这一传家宝的甚深意义与价值。也正是为了使这些人都能了知自己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及知识体系的真正价值所在；同时也为了向世人展示古代祖师所造诸论中提出的观点，如今都一一得到实证的事实；亦为帮助现代知识分子了解过去及现在的各种学说；还为了增加人们对东西方观点及见闻的理解；最后，亦是为将佛理与科学道理之间的差别等进行对比介绍，为达到上述这些目的，现今造此《前世今生论》一文对之加以宣说。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前提：即所有人都需要有清净的世间正见。印度大阿阇黎圣天论师曾经说过：“宁可坏戒律，亦莫坏见解，持戒善趣因，见解得圣果。”此偈再再强调的就是具足清净见解的极端重要性，否则，一



个人的今生来世必将被彻底毁坏掉。而所谓的见解正如龙树菩萨所说:“世间之正见,何人若具足,此人千世中,不会堕恶趣。”此处所谓的“世间正见”指的就是有关前后世的定解,也即是通俗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正见。具有这种正见对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当今时代,若不具足此种正见,人们的寿命、财产瞬间就有可能被完全侵夺掉。不仅如此,对个人来说,自己的前途、命运在数十万生世中都会被彻底毁坏。因此,拥有世间正见对我们而言实在是太为重要了。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在长达四年的交战过程中,总共有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十五亿人口卷入了这场血腥屠戮;六千五百余万军人直接参与作战;而惨死于战争中的人数则多达一千余万;还有两千多万人受伤;经济损失多达三千四百多亿美元……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仅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顷刻间就使二十多万人的生命不复存在。再环顾当今世界,能使生命遭到彻底毁灭的杀人武器比起过去威力更为强大,杀伤力也愈发惊人。所有这一切使人们深陷死亡威胁的恐怖事件之

所以能够发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不具备这种世间正见。

如今的人们在见解方面拥有的基本上都是些浊世之见,因而邪知邪见才层出不穷、遍满天下,这也是一种必然现象与规律,法称论师就这样说过:“邪见极无边,一一难破尽。”不过,时下结合科学来说明前后世存在之理的因缘时机也同样渐趋成熟,用大众有目共睹的事实进行说明容易使人群对所宣说的正理生起信心,一些人云亦云之辈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也将无法再强词夺理、轻易否定或妄加诽谤。而对佛教徒来说,了解西方科学家及学者的观点以及科技常识也很有必要,故而才在此处对这方面的道理稍加宣讲。

本论文可分为三个部分:一、破斥他宗;二、建立自宗;三、结尾。“破斥他宗”又可分为:(一)他宗观点;(二)彻底破析。

首先来谈第一方面的内容——他宗观点。

古代有顺世外道,他们依据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不承认前后世的存在,其实他们的看法纯属以狡诈、无理之行为单纯建立宗派而已。



对此展开的破斥在古今众多论典中都有所涉及，这里就不再广说。而近现代依然有人依据同样的相似理由，还在顽固地高喊前后世不存在论，因此这里重点解析这些人的观点。

比如英国 17 世纪的机械唯物论者霍布士（1588-1679）就认为，物质、运动才是唯一的终极实在，它们是一切心理、精神活动的终极基础，作为精神活动直接基础的心灵或灵魂，是人头脑中的一种内在实体。一切心理活动都按机械力学的规律发生，表象是感觉时体内运动的遗迹，高级的推理活动也可看作是一种机械的加减。他因此而认为人身就如同机械一般，并否认心识从前世到后世的流转。还有 18 世纪法国庸俗唯物主义的开创者卡巴尼斯（1757-1808），他也认为人的意识、半意识状态和无意识本能，都是大脑活动的产物，从脑中产生思想，就像从肝脏分泌出胆汁、从唾液腺分泌出唾液一样。再比如 19 世纪的福格特（1817-1895），他则认定精神是人头脑中一种物质性的活动和机能，是与光、热、化学运动无本质区别的物质运动形式，其区别仅在于复杂程度，思想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物质的一种最高级的运动形式。这些人

因为见到大脑与八识中的个别识具有能依与所依、能利与所利的关系，因而就生出意识是大脑的产物这一观点。又比如英国有位名叫约翰·泰勒的科学家，他造了一部名为《向超自然挑战》的小册子，其中就如是论述道：“根据这个‘相关理论’，如果没有大脑，精神不要说行动，就连存在也是不可能的。不伴随肉体的精神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有灵魂。”另外，一些持传统科学观念的医学、生物学家也认为，意识从属于大脑，是大脑的产物，如果骨肉血脉不存在，见闻觉知亦必定随之消亡。人一旦死亡，心识继续迁流不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生。

上述观点在千百年来的佛教论典中早已被破析得体无完肤，所有经论都一致将其判为低劣的断灭见观点并给予了最彻底、究竟、完整的驳斥，比如《释量论》中在介绍外道观点时就说道：“若谓识依身，不成串习也？”大阿阇黎天王慧论师在对之进行解释时则说：“外道认为身体与心乃异体，所谓心识只不过是身体之功用，它必得依靠身体而存在，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布与布的白色或糖与糖的味道一样。



若说意识是身体所结的果实，那么意识同样离不开身体，就好像灯与灯光的关系一样。还有外道说意识与身体非异体，那还是因为将心当成与身体一本体，并认为它乃身体之功用的缘故，依然说明意识要依赖于身体，身体的功用及果就是心识，因之无有独立的心相续存在，生生世世的连续相续、串习亦无存在之可能。”大阿阇黎赞匝鬲褐乐在其所著的《宝鬘论》中也如是宣说外道观点道：“死后身毁灭，如灯尽光熄，心亦不再有，前后世无故，无积资断障，累世成佛无，无有佛说法，修法僧众无，顺世外道持，如上之观点。”此类外道观点与霍布士等人的看法并无本质、原则性差别。

古来诸大德皆认定，顺世外道实为所有内外诸教派中最低劣的宗派，他们把成立自宗的理由完全奠定在有无亲眼看见这一标准上，故才会因未见后世就以此否认后世之来临。虽说这种判断并无任何能够成立的充分理由，但现阶段相信、传扬这种见解的人却为数众多。

至于“（二）彻底破析”之内容则可分为四部分：1、因与现量所见相违而破；2、因与成千上万亲眼目睹者所见相违而破；3、因与新科



学理论相违而破；4、因旧有的所谓心识科学之说法理由不完整而破。

先谈第 1 点：因与现量所见相违而破。

所谓与现量所见相违，比如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有一位名叫安德鲁的男孩，他从生下来起就没有大脑。医生通过观察后确认他在有生之年中将永远不会微笑，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断定安德鲁活不过几个星期就会死掉。不过，这个孩子如今已安全地生存了五年，而且当他看电视节目时还会发出咯咯的笑声。医生及专家再次对他进行会诊，结果发现安德鲁的所谓颅脑只是一个囊肿，支配人的思维、协调肌肉运动的大脑部分根本就未发育形成，颅腔内全是积水，的确可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脑儿童。其后，安德鲁就被医疗专家们诊断为“有头无脑者”。

而在 1980 年，神经病学家洛博教授也在塞非尔德大学发现了一个无有大脑之学生。正常人在大脑皮质与脑室之间有 4.5 厘米厚的脑组织，而此位高材生却只有一毫米厚的薄层，且颅腔里几乎全被脑脊液充满，并且他的整个脑重只有 150 克，只相当于常人的十分之一。但



他的行为却与普通人没有两样，而且他还特别精通数学，曾得过数学竞赛优胜奖。

类似这样的无脑者，目前已发现有数十位之多。因此我们说，没有大脑就不会存在意识的本体这种观点，在事实面前自然而然就会暴露出无任何根据的虚假面目。

因此，当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观点时，按照无则不生的原则把握好理由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进行自己所欲进行的推理、立论，否则，一厢情愿地只用自己认可的单方面论据就想成立一个论点，由此得到的结论则不一定具有广泛、真实的有效性。所以说，那些过去现在持传统观点的科学家们对生死、身心问题所下的结论可能有些太过武断，也有点为时尚早。

在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秘传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他亲身经历的见闻："我从拉萨渐渐来到了康区的理塘，原本想在这里拜拜佛并多呆一段时间，不曾想果芒扎仓的陀果哈现在也在理塘当堪布，为避免他认出我来，只在此处呆过三天后我就继续上路了。有一天到一户人家里歇脚，在他家中我看到了一个无头之人。向其家人打听原因，他们告诉我说，此人原先

就患有颈项病，后来头就断掉了。这种情况已持续了三年，现在他依然活着。面对这个无头人，我的悲心不可遏制地源源不竭生起，我就一直用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他。不大一会儿，就见他开始用手捶打前胸，我便问他的家人他要干什么。有一人回答说此人饿了，要吃东西。这个无头人尽管已没有了头颅，但他脖子上还留有两个管道，家人就将用瓶子盛装的糌粑汤顺着管道倒下去，那汤已经调好，既不冷也不热亦不寡味。他们倒一会儿就得停下来等上片刻，因倒进去的汤水会泛起泡沫。过了一会儿，当泡沫消散后就又接着往下灌，就像我们平常倒水那样。慢慢地，瓶中的糌粑汤就给倒完了。我当时心想，众生的业感报应真是不可思议，由此即对因果正见生起了更为坚定之信心。佛经中曾经说过，诸菩萨为圆满布施波罗蜜多而获佛果，曾将自己的头颅成百上千次地予以布施；佛经中还说，头乃身体一切行为举止之根本，断后不可能再复生，人亦不可能再复活。现在对照着眼前这个无头人，我想佛经中的这种说法可能只是总说概论而已，个别众生所具体感受的个别业果，实难以衡量、判定，这些



特殊现象根本不是我们言谈思议的对境。”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文中所说的佛经是指《无尽智慧经》等经典。对大持明者仓央嘉措那样的量士夫而言，完全没有必要在这里说妄语，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确实碰到过这种无头人，此类人的确存在于世。因此大家应明白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千变万化的众生形态都有可能存在于我们的生存环境之中。如果自始至终都顽固坚持只有自己眼见的才为真实、才感可靠，除此以外的任何现象、事物都不存在，这种人就真真切切成了愚痴与孤陋寡闻的典范。

接下来谈第 2 点：因与成千上万亲眼目睹者所见相违而破。

东西方广大世界之范围内，不论过去或现在，能回忆起自己前世的人士都可谓成千上万。这其中的大多数事例都极具说服力，完全能证明前后世存在的道理。而且从事此类研究的人员均为当代的科技界学者、专家；研究对象——那些能回忆前世的人，则遍布世界各国，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亦千姿百态。如果说所有科研者及提供个

体资料的人士都在异口同声地说妄语，他们全都受了迷信的蛊惑，他们的一切结论都乃无稽之谈，若有人这样认为的话，那我们则可以坚定地说：这些无有丝毫证据的臆想断言要想成立，恐怕才真的是无有是处！

另外，心识已经离开身体，在体外存在并能看见自身的肉体，这类事例在全球范围内也可说是层出不穷。科学家们同样对之进行过详细的研究、调查，在这类研究人员中，最初耳闻目睹过此类事件，先是感到好奇、稀有，接下来则深入展开取证研究的一个代表人物即是雷蒙·穆迪博士（Raymond A.Moody,JR.M.D.）。1970年，在对一百五十人作过相关调查后，他写了一本名为《一生又一生》的书，内中如是说道：“我并非存心去证明死后尚有来生，我也不认为这种事的‘证据’是立刻可以得到的。”尽管穆迪这样说了，但他并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在刚开始无多大肯定性的基础上，他又继续向纵深方向推进对此问题的研究。后来，他对此的见解果然有所增进。1988 年，他在另一本著作《远方的光》中就如此论述道：“我相信人死后有‘某种东西’继续存在。”之所以如此肯定，





主要原因就在于通过对濒死时的“离体经验”（out-of-body experience）的研究而让他坚信了这一点。其后，众多博士、科学工作者、医学专家开始对穆迪的研究结果进行复核、验证，之后，他们一致承认穆迪的见解、结论准确无误。

艾默利大学的心脏科医师萨门（M.B.Sabom）起初在看到穆迪的《一生又一生》之后，并不相信其中所说的一切。为了核实书中观点的正确与否，他便开始对自己服务医院中的病人进行测试，结果这一测试最终使他对穆迪的看法深信不疑。他曾抢救过一些心脏病患者，这些人中，有一个病人的心识的确从自身体内跑出来过，他的心识就像被风吹走的羽毛一样，轻飘飘飞到了天花板的高度，并从这一高度向下俯视：心识看到了医生正在自己的身体上进行治疗；还看到了医生们正把一个“有柄的圆盘”按在自己的胸膛上，这所谓的“有柄的圆盘”实际上就是心脏复苏手术中经常用到的“轮翼”。而另一个病人则说在自己的濒死体验中曾看到过身旁的一部机器（去纤颤机）上金属指针的移动……当病人后来又恢复正常时，他们把自己心识的见闻如实讲给了萨门，特别是把那些

他们平常不可能见到的仪器形状也准确无误地说了出来。萨门深觉震惊、稀有，他终于开始承认：人们以前只知道依赖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周遭世界，但现在看来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

上面所讲到的病人，因其病得非常严重，医生们都看见并以为这些人暂时已经死过去了。其实他们只是心识离开肉体而已，后来由于抢救及时等原因，心识又回到身体中来。如今，一些科学工作者认为，身体即便无有什么病痛，但某些人的心识依然可以脱离开肉身，自在无碍地穿越墙壁、山林等障碍物前往别处。有些人的心识在晚间能看到外面的景物；或者跑到别人家里去，将对方的所作所为看得一清二楚；更有甚者，有些人的心识竟能飞跃高山、跨过大海，远行到别的国度……此等现象与一些佛教论典中讲述的道理非常接近，此中详情下文还要论述。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心理学专家塔特(C.Tart)，于其研究报告中写道：有一少女从小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其心识每个星期中都会飞离身体二到四次。当她从梦中醒来后，常常



看到自己的躯壳躺在床上，而心识则在空中巡视。塔特教授于是把少女叫到自己的实验室进行检测，他让女孩睡在一张床上，其上在靠近天花板处又搁置一个架子，架子上再放置一块能显示任意五位数字的电钟。如此测试时，第四天晚上，当少女睡着以后，她的心识真的飞到床上方去了，并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五个数字：25132。第二天，塔特教授询问她的梦中情况，姑娘回答得完全正确。这个事例是通过实验、检视而完成的，因此成为了国内外学者普遍承认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与之相同，1772年逝世的瑞典卓越的科学家阿曼纽·隋登堡也曾亲身体验过濒死的感觉。隋登堡的前半生对自然科学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在解剖学、心理学、生理学等领域均多有建树，曾写过多部论著，确实称得上是名闻遐迩；而他的后半生则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向世人广为宣讲自己的濒死体验上来。他本人的体会与行之于文字的材料，与现在的人们所感受到的濒死经历基本相同：他亦认为人的所谓断气只是心识离开色身而已，并不代表意识的永远死亡或断灭。因此，死亡的真实含义实是指心识



从一个地方或载体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载体上继续存在下去。

感受过与隋登堡的濒死体验相类似状态的人，或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材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谓数不胜数。据1992年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仅美国一个国家就有一百三十多万人有过这种在生死的临界状态中往返穿梭的经历；而乔治·盖洛普更进一步估计说，全美大约有八百万人经历过濒死体验，因此这种现象、事实任谁都无法否认、抹杀。但在以这些现象为基础试图推导出与之相关的结论时，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像《涅槃经》中描述的那样：众盲人摸象，然后各抒己见，结果各人所“见”大相径庭。

上文提到过的穆迪博士还写过一部名为《〈一生又一生〉之回响》的著作，书中广为破斥了不承认前后世存在的各种学说，其论证可说是笔锋犀利，颇能击中要害。有关世人回忆前世及经历濒死状态的情况，下文在讲述自宗观点时还要展开详细论述。

下面谈第3点：因与新科学理论相违而破。




如果在当今时代还固守以前旧科学的一些过时说法不放，那只能说明这些人的见识实在太过狭窄。时下，有些人还在依据狭隘、机械的唯物论所提供的相似理由，不公正地否认前后世的存在，但此种观点早已与新科技的理论基础完全相违。其实早在1963年，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英国著名医学家约翰·艾克理爵士（Sir John Eccles）就在他的获奖论文中说过："联系神经细胞并存在于它们中间的那些无颜色、无形状的东西就是意识。"他还说道："在人的身体内确实有非物质的心识、意识，或者叫做心力的自我这种东西隐藏着，在胚胎时期或极年幼时，这种'自我'就进入到人体内的大脑之中。它能操纵大脑的一切功用，就像人脑掌控电脑一样。人所拥有的这种无色、非物质的意识，可以指挥、控制属于血肉之躯的大脑，它能让大脑中的相关神经细胞从事在它指令指导下的具体工作。这样的非物质形态的'自我'或心识，在大脑死亡之后依然存在，并仍拥有生命活动的形态，而且可以永生不灭。"

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生理学家查理士·谢灵顿爵士（Sir Charles Sherrington）也说过："在人的

血肉躯体中有一非物质的'自我'存在，它能控制人的大小脑。"而加拿大颇有影响的神经生物学家潘菲特博士（Dr.Wilder Graves Pemfield）则说："人并非仅有骨骼血肉之身躯，除此之外，一定存在有一种非物质的心识。"任教于美国加州工学院的神经生物学家罗杰·史柏理博士（Dr.Roger Sperry），在详细分析了人脑的两半边功能后也开始造论立说，并于1981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发明奖。他也这样认为："人们所谓的'自我'实际上是超越物质并且非常崭新、重要的一种非物质，它只出现于复杂分层结构组织的肉体大脑中，并实际控制大脑每一部分的活动。"又比如英国基勒学院的唐纳德·麦楷博士(Dr.Donald Mackay)也如是论述道："心识的这种'自我'特性可以统治大脑，当脑死亡发生之后，心识还将持续存在。"而蜚声全球的著名数学家约翰·冯·纽曼博士（Dr.John Von Neumann）同样直接阐释道："人的非物质的'自我'应该存在，它可以控制大脑，并能遥控物质。"谈到冯·纽曼博士，很多科学界人士都公认他乃当今时代最聪明的人之一，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汉斯·贝德（Hans Bethe）就这么评价过

他："我有时心想，像约翰·冯·纽曼那么聪慧的头脑，很有可能是在暗示我们：这世上是否还有一种比我们人类更超越的种族？"而荣获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尤金·威格纳博士（Dr.Eugeme Wignor）曾这样说过："纽曼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在评论纽曼的观点时他又如是说道："纽曼认为人除了身体以外还存在有独立的意识，且此种意识还能生出万法，这种看法是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

同样，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脑科学家艾克尔斯教授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之后，最终得出结论说："精神或自我意识精神像物理世界一样，也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虽然居住于大脑中，有其依赖大脑的一面，但本质上并不具备物质性，实是一种有实体结构的东西。"他还认为人死后意识亦随之断灭的观点无有任何能成立之理由。这位大脑研究人员与著名哲学家K·波普先生还合著了一本论著《自我及其大脑》，书中如是阐述道："主观精神世界是在进化的特殊阶段由物理世界中产生出来的，其与物理世界一样，是一个实在的世界，不能看作是物质现象的副现象，也不能还原为物质现

象。"而现代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荣格先生(Jung)则在其所著的《寻找灵魂的现代人》中这样说道："与脑的关系不能证明心灵乃是副现象——因果地依赖生物化学历程的次等功能……脑之结构与心理学对于心灵历程未提供任何解释。心灵具备不可化为其他事物的独特性质。"被誉为近现代"发明之王"的大发明家爱迪生也认为，生命不灭，精神永存，他相信人死后可以再生。他曾经说过："我相信生命有如物质，是不能毁灭的。世界上一直有定量的生命存在，而这个量是永远不变的。"另一位西方智者密德在其所著的《死亡研究》一书中则表明了如下观点："心不仅能离开大脑而自立，更能使用大脑、现出种种功用。"弗拉曼宁(Flammarion)也在《死亡及其奥秘》中揭示道："心灵自有它的灵智，而且心灵是整体的，独立的，所以也是不灭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则认为："死为物质生命的最后，而不是自己存在的最后。"

上文所列举之观点，皆是被世人公认的智慧超常之科学家、学者，借助先进理论、思想、科学仪器认真观察、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他们





一致认为所谓意识从属于大脑的说法，无论如何都站不住脚。因此这些人才没有跟随此种说法而轻易交出自己的思考权，他们另辟蹊径、殊途同归地建立起崭新的观点。这就好比以前的科学家都非常推崇牛顿，而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以后，人们又进而拥护起这种更为先进、合理、深刻的学说，死守牛顿观点的人自然而然就日渐稀少。科学发展史上，这种一代更比一代强的事例确乃无法胜数。同样，现在依然固守意识是大脑的产物这种看法的人，就像灭尽之灰烬，再无燃起冲天大火之可能，他们的思想也如日薄西山，江河日下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洛佩·杜鲁门说："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已走到了尽头，只得踯躅不前、犹疑逡巡。"他的这种分析确实可谓一针见血。

总之，有些人打着所谓新科学的招牌在不懂科学原理的人面前，以所谓科技权威的口吻向他们宣说科学"证明"前后世不存在的道理，如果对之进行详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新科学从未证明过前后世不存在的说法。一般而言，科学的创新之源大多来自西方国家，

如今具有正知正见的西方科技界人士到底都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这是大家首先应该彻底、深入了解的。我们只有随顺由理性推导而出的真理才能具有庄严的智者形象，一味固执己见的行为，不论给它披上多么赏心悦目的外衣，也掩盖不了其本质上的贫乏与了无实义。

下面接着论述第 4 部分：因旧有的所谓心识科学之说法理由不完整而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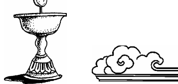
以大脑、意识之间存在所谓的能依所依之关系为理由，从而认为心识皆从大脑中产生，这种观点得以成立的根据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完整的。此部分之内容又可分成四点：

（1）人体方面而言的不完整：

如果人的伺察意识产生于大脑的运动过程之中，那么没有大脑的人就决定不会有伺察意识的产生，因大脑若不存在，大脑的运动又从何而来？若真是这样的话，则所有无脑者都应成为无有意识活动的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从上文所举事例来看，某些无脑之人依然能够进行种种意识活动，他们都具有相当的聪明才智。

（2）时分方面而言的不完整：



一个人的心相续中，个别心识有可能是依大脑产生的，但若就此认为所有心识皆是大脑的产物，这种观点则明显与事实相违。比如肉体死亡之后有中阴意识存在；有些人的心识则可以脱离肉体飞升，而他的血肉之躯还留在原处，大脑并未随着心识一起离开。此时，能观察的心识（离开肉体之后）反倒比以前更为敏感、聪慧。因此，心识有时候根本不需要依赖大脑就可以存在，这种认识现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

（3）从粗细方面而言的不完整：

一个人的眼睛如果出了致命的问题，眼识即会随之灭尽。同样，对大脑的损害也会使相应的一些心识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这是因为大脑对粗大的意识起了助缘的作用，才导致了相应变化的发生。但像阿赖耶识那样细微、稳固的意识，即便对大脑施以损害或利益，我们都举不出也找不到它亦会随之而发生相应变化的理由与证据。上述道理以喻明之，就像锅中的一粒米熟了并不能代表一锅米全熟了一样，因此而称这些以偏概全的论证为理由不完整的相似说法。



（4）从不成立新生方面而言的不完整：

仅仅依靠大脑和个别心识之间存在某些联系这一理由，就认为所有心识都要依赖大脑才能得以产生，这种认为心识以前没有，现在才依大脑而产生的观点肯定不能成立。我们都应懂得因果规律，首先要了解的一点便是，所谓的果是从因缘当中产生的，果绝对不可能存在于因缘之前，否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果到底是从何而来。而意识不可能存在于大脑之前的理由并不存在，无论我们如何寻找也找不到这种论点的立足点。一般而言，眼根等物质是无法执著别人的意识的，当心识离开肉体后，心识完全可以看见别人，但别人却看不见自己。因此只抓住大脑和意识之间的某些片面关联，然后就依照这样的并非准确、可信的理由，判定独立自主之意识及前后世都不可能存在，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而不经过自己的观察就随随便便跟着别人的说法跑，这才是极其愚痴的迷信行为。诚如法称论师所言："随顺此宗者，心为痴暗蔽。"

像这样的一些守旧的科学工作者们认为前后世并不存在，此种说法有与新科学理论相违、





论据及论证不完整等诸多过失，他们依据的也全都是一些相似理由。在当今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世人不仅无法找到前生后世不存在的任何确切证据，相反，越来越多的人依靠推理及正确道理开始对前后世生起合理之怀疑，死守生死断灭观的人们日益被发现其理论的缺乏可靠依据之处。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史蒂文森（Ian Stevenson,M.D.）经过长期观察后得出结论说："我们绝对无法证明没有转世这回事"，"这些案例只是显示很多迹象，而且在质量和数量上似乎越来越多，让人想到也许有转世这种可能而已。"台湾的陈胜英先生也说道："现今，仅仅依靠已有的科技力量根本无法阻止生命终结之后，心识的延续存在。"台湾的王溢嘉先生对前后世是否真实存在尽管抱有很大的疑惑，但他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道："除非能对这些现象（指心识脱离开肉体而存在）提出合理的解释，否则我们似乎无法排除灵魂存在的可能。"所以说，通过推理，前后世持续延续的观点应能被大众普遍接受。再者说来，普通科学的研究对境是外在世界的物质天地，心的奥秘、前后世的真实景观并非传统

科学的研究领地，因任何现代化的科技仪器都无法窥探、衡量心灵世界的风景。但守旧、保守的科学研究人员却依据上文列举的一些不准确的理由，用了科学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大肆宣扬前后世并不存在的理论，以致众多智慧低下的跟随者竞相沉迷于其中，我个人认为，他们的这种行为完全是对整个人类的未来、前途毫不负责、漠不关心的一种做法。另外我想说，真正的迷信是指在任何一个领域内由于本身的迷惑而陷于盲从的境地，那么对于那些所谓科技界"权威"的说法，当它们无有任何清净的正理得以支持自身的成立，而我们还要不经观察就盲目相信时，这就表明我们确确实实已陷入迷信的泥潭中了。

以上已将破斥前后世不存在这种理论的理由宣说完毕。

关于"二、建立自宗"则可分成三个方面加以阐述：（一）心识的产生；（二）身体的形成；（三）身心关系。

其中第一个方面又可分成两点进行阐释：1、心识的产生；2、对之生起信解。首先论述




心识产生之过程及真相。

在此世界范围内，一切细微众生以上之生命形态都拥有我们通常所谓的“心”。在心的力量未充分发展、强大、增上、圆满之前，它连细微的苦乐感受都一概接纳，此种心我们就称之为渺小之心；当心力日渐强大，已能控制身心内外的一切物质时，此种心就名之为勇武之心；心还经常隐藏在秘密之处，此时它就成为了从暗处操纵言行举止的主犯；另外，从古到今，成千上万的寻伺者相继被迷惑的原因，就在于心成为了狡诈者；如果善加利用，心又会成为一切功德之所依，此时它则如如意宝藏一般可源源不断地生出功德利益。东方世界之中，千百年来，无等大师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佛、色迦仙人、印度瑜伽士、藏地之虹身成就者以及汉地的禅宗祖师等人，诸如此类的圣者各自都以自己的方式方法而开启了心识奥秘之门。在他们当中，有些已圆满了自他二利，获得了最究竟的果位；有些则现前了世间的各种功德；还有一些则获得了治病救人的能力……总之，各人的收益都不尽相同。不过，依然有许多人对这种心识到底存在与否满怀疑惑，尽管同处

一个蓝天之下，都属于“人类”这个大的物种范畴，但先进思想与落后认识之间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巨大差异，这真令人倍感遗憾。

如果有人要问：这样的心识是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对此，不论智者还是愚者在千年、万年甚至十万年之中都试图予以解答。面对这一共同难题，不同的人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但在这些千姿百态的答案中，能真正站住脚的可靠结论数量却微乎其微。如果在这里以密宗续部的理论分析心的奥秘，这一问题即可被阐述得异常清晰、明了、细致，人们亦容易对之生起信解。但考虑到此时此处宣说甚深密法的机缘尚不成熟，故只能暂时收起这一打算，只以显宗的说法来解释心的本质。

按共同说法而言，所谓的心无有开始、终结之边际，因从无始以来，心识始终处在连续不断的迁流之中，故我们也一直在轮回大海中随着生、老、病、死的汹涌波涛而头出头没。所有众生都逐渐从青春年少一步步走向衰老，最终则通过死亡而再生于来世；新的生命体又开始新的一轮成长、壮大、衰朽、死亡的过程，如此往复，循环不已。一切众生就像是在参加



比赛一样，争先恐后地投入到从今生到来世的运转之中，其间，没有一个众生的心识在这一过程中断灭过。正如《百论》所云："轮回此苦海，恒时无有尽，凡愚陷其中，何不生畏惧？韶华逝去矣，复又现于前，此世已过尽，来生竞相现。"此中所讲的道理，我们理应了知。

下面阐述"2、对之生起信解"。这一部分的内容又可分成五个方面：（1）依靠回忆前世之实例而生信；（2）依靠催眠、梦之要诀回溯前世之试验而生信；（3）依靠一身拥有多心识及一心迁往另一身体之理而生信；（4）依靠心识可脱离肉体进行自主活动之事实而生信；（5）依靠中阴闻解脱法所描述之境界真实现前而生信。先论述第（1）点：依靠回忆前世之实例而生信。

有那么多能回忆前世之人可以作证前后世的存在，这就是应对之生起信解的充分理由。清辨论师在《智燃论释》中说道："由何知晓有宿世之心识？以回忆前世等理由知。"又云："世间之人有些可回忆前世，甚至能回忆多生之前之宿世。"与他描述的现象相同，从古到今，都不乏众多能回忆前世之人，这些人可将前世

所拥有的财富、亲人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甚或最细微的生活细节都巨细无遗地忆念清楚。至于他们回忆起来的具体内容，经过如今的科学工作者们的认真观察、检验后，基本上都得到了确证。

比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史蒂文森，就对此问题作过长时间之研究。他对能忆念前世的两千余人进行了调查，然后从中选择了极富说服力的二十个案例撰著了《二十个暗示转世的个案》一书；美国临床心理学家海伦·万巴赫（H.Wambach）也曾搜集过类似的一千余个事例。

西方科学界人士在对此问题作过再三调查、反复研究以后，纷纷撰著了有关前后世的大量论著，这些著作如今已广泛弘传于全球，很多人的眼界因此而得以大开。现在，能回忆前世之人在东西方均不断涌现，以前从未有过前后世概念的那些身处偏远之地的现代人，也开始熟悉并亲身经历回忆前世的体验。这么多人能回忆起前世的唯一原因，只能归因于他们本人确实从前世流转到了今生，这是对此问题可作的唯一解释，舍此再无其他能站得住脚的理由。因此，在能回忆前世的人越来越多、能

证明前后世客观存在的证据越来越充分的当前，关于前后世决定存在的理论自然而然就能成立并深入人心，因我们实在是找不到可以驳斥此种论点的根据，而它却能为自己随手就拉来一大堆无可怀疑、无可辩驳的材料与论据。

若追溯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早在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住世期间，就出现过许多这种能回忆前世的人与事例。比如有一位名叫格协的长者，他于死后转生在一名为当坚的施主家中，从此成为了这户人家的女儿。而当这个小女孩在见到阿难尊者时，居然毫不费力就认出了他。此中详情《毗奈耶经》中如是描述道：“一时，格协已年长力衰、垂垂老矣、大限将至。当其死时，以昔日承侍僧众之功德善根，而转生于施主当坚之妻子腹中。因其曾发愿来生欲作夏瓦国王之王后，故此次即得以转为女身。当其降生之时，种种吉瑞征兆纷然呈现，父母后便为之取名曰‘华丹姆’(具德姆)。华丹姆开口能言时，一日，适逢阿难前来城中托钵乞食。华丹姆才见阿难，立刻上前顶礼，且向其请问世尊及某长老近来身体安好否。阿难口中答以‘安好’，心下却倍感诧异，当坚及家人

亦深觉稀有。阿难后将此事如实向世尊禀告，世尊问曰：‘汝与之相识否？’阿难答言：‘素未谋面。’世尊告之曰：‘此乃格协转世再来。’”后来，华丹姆以前世愿力成熟而如愿成为夏瓦国王之王后。当舍利子其后于晚间为她传法时，华丹姆当下即获得见道果位。佛陀也因此而特殊开许了若有当时成就的必要，比丘晚上可以向女众单独传法。

当前，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众多回忆前世之事例，以下择其典型者概要宣说。

1926年10月12日，一个名为香蒂·黛薇（Shanti Devi）的小女孩降生在印度的德里市。关于这个女孩的名字，不同国家的媒体在报道时都有不同的翻译方法，不过，一般都以此处Shanti Devi的称呼为准。黛薇从小时候起就知道自己的前世，她总说自己前世是姆特拉城——一个离德里一百多公里的城市中的人。除此之外，她还经常向人们诉说自己的一些前世经历与见闻。她曾经对自己的叔祖父说过，自己前世的丈夫是个卖布的，并且还把此人的详细住处也一一道了出来。叔祖父后把此情况告诉了一位退休在家的校长勒那，勒那听后便亲



自前来调查、询问，并从黛薇口中得到了她前世丈夫的住址。他立刻去函打探，在信中他问黛薇自认的前世丈夫：你是否娶有这样的一位妻子？此人不久即回信答复说：黛薇所说的一切全部属实。接下来，前世丈夫让自己的堂兄先行赶赴德里了解情况，请他务必将此事调查清楚。当堂兄一进黛薇家门，她马上就认出了此人，尽管两人在现世从未见过面。堂兄问了黛薇许多前世的事情，她全都准确无误地回答了出来，自此后他即对黛薇的身份深信不疑。随后，黛薇前世之丈夫带着他现在的妻子以及黛薇前世所生的一个10岁的儿子，众人一起赶到德里看望她。当黛薇见到前世丈夫时，一眼就认出了他。丈夫再次以前世的生活细节询问黛薇，她则一一作了完整、准确的回答。在事实面前，前世丈夫不得不承认眼前的这个女子就是自己以前的妻子。印度政府后来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机构深入查证此事，他们把小女孩带到姆特拉进行观察，结果在一连串严格的取证、核实之后，所有调查人员都对此生起了信解，这件事也逐渐传遍了全世界。

又过了许多年，印度大学教授周祥光先生

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这样记叙了他与香蒂·黛薇会面的经历："去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当我和梵须那婆大学的创办人伯恩尊者（Swami BH.Bon Maharaj）一起喝茶时碰到了一位落落大方的印度女人。一打听才知道，她原来就是二十年前轰动德里的'前世事件'的女主角——香蒂·黛薇。如今的她已经35岁了，从印度旁遮普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她即在德里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担任哲学讲师。因她已接受了瑞士轮回转生学会的邀请，将远赴瑞士讲学演讲，故特意赶来访晤伯恩先生并顺道辞行。我于是问她：'你现在还能回忆前世之事吗？'她则回答道：'可以倒是可以，但现在已不如儿时那般清晰。再回忆时，整个情境就像是银幕上的影像，一会儿就消失不见。另外，我如今的生活和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所以我也不愿过多回忆前尘往事，否则会给自他带来很多麻烦……'"

另一位印度女性丝万娜塔也是一个能回忆前生往事之人。她于1948年出生在印度的潘拉市，3岁时就经常对哥哥、姐姐讲述自己的前世。据她自己说，她前世是卡特尼人，名叫毕亚，后与一名为司里的男人结婚……诸如此类，不



一而足。三岁半时，父亲米西拉带她外出旅游，恰好途经卡特尼。当时她突然要求司机说：“我要到我前世的家中去，这里有条道可以直接通过去。”司机当然不会采纳她的建议。当一行人其后停下来喝茶时，丝万娜塔又说：“在我前世的家附近有比这好喝得多的茶。”……一晃又是两年过去了，丝万娜塔越来越喜欢唱歌跳舞，她自己向众人解释说这是自己前世学来的。当她长到 10 岁时，全家迁移到奇哈塔普生活、居住，在那儿，丝万娜塔碰到了一位来自卡特尼的女人丝利麦提。刚一见面，她马上就认出了丝利麦提，并说自己前世就认识她。女人听罢惊奇万分，她后来对米西拉说：“你女儿对我说的有关卡特尼的情况全都准确无误。”父亲以前只是对女儿所说的事情起过怀疑，但却从未重视过。听完丝利麦提的话，他才开始认真对待起女儿的所说所为，并将女儿的话语全都记录了下来。

1955 年春天，印度拉加斯萨大学专门研究特异现象的著名超心理学家班勒吉（H.Bannerjee），专程前往丝万娜塔家调查此事。他先向丝万娜塔详细询问了她前生的一些情况，然后又赶往

卡特尼小女孩所谓的前世之家——帕萨克家族进行核查。经了解后得知，帕萨克家族以前确实有一个名叫毕亚的女人，此女人后与梅哈地方的司里结婚成家，1939 年才去世。班勒吉把小女孩所讲的前世情况与帕萨克家的人所说的事实一一核对，结果发现它们竟颇多吻合之处。特别是丝万娜塔讲述的涉及到前生住家特征的九点细节，也被班勒吉验明与事实真相无有二致。班勒吉后又用一些虚假的材料试图混淆丝万娜塔的记忆，使她不能轻松跨越自己设置的前世考验关，但小女孩则把所有谎言全部识破，还把自己前世熟知的二十余人的名字说了出来。班勒吉的一切检验、考察最后都证实：丝万娜塔关于前世的回忆没有一丝一毫不符合事实的本来面目。

此事后来就逐渐传扬了开来，帕萨克家族与司里的家人对此也有所耳闻，两家人遂于当年夏天联袂奔赴奇哈塔普看望丝万娜塔。女孩一见他们，没等任何人上前介绍，自己马上就把这些前世的亲人一个不落地全都认了出来。不仅如此，她还把自己当毕亚时与这些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全部点出，又把他们当时的所作所



为如数家珍般地和盘托出，甚至以前做毕亚时前牙上镶金牙的经历，现在的她都能叙述得栩栩如生。众亲友异口同声地感叹道："这个女孩所说的事情，只有过去的毕亚和她亲人才知晓，除此以外，任何外人都无从探知，而她却能说得分毫不差。"于是，众人都对丝万娜塔确属毕亚再生这一点深信不疑。再往后，丝万娜塔又跟随家人前往卡特尼以及梅哈探访自己前世生活过的地方。当她来到梅哈时，一下就认出了很多前世结交过的朋友，并对众多以前玩耍、嬉戏、居住过的地方印象颇深。她注意到了自己死后人、事、物的变迁，从而开始对轮回生起厌离之意。此次前世家乡之行，使丝万娜塔在面对卡特尼以及梅哈的物是人非时，不由自主地就发出了一声长叹。

从此以后，她就经常看望以前的毕亚所结识的亲朋好友、兄弟姊妹，每次她都会以诚挚的悲心关怀、爱抚他们。此事后被美国的史蒂文森博士听闻，他随即于1961年专门前往印度调查此事，结果最终确证了丝万娜塔所说话语的真实性，此一结论与数年前班勒吉独立调查所得之结果诚可谓不谋而合。

另据可靠资料，1956年1月间，在土耳其的亚达那地方，有一个名叫阿比的人在马厩中被几个果园园工残酷地砸碎了脑袋后杀死了。妻子和两个儿子在听到他临死前的惨叫后，急忙赶往马厩打探，结果也被凶手残忍杀害。一星期之后，凶手即被抓获，而阿比的前妻夏蒂丝（因不能生育而与阿比离婚）则与被杀害的妻子和阿比所生的另一个女儿希克玛特·葛露莎琳、儿子撒基从此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

不久，当地一名为梅菲默特的人便拥有了一个儿子，其后为其取名叫伊士迈。伊士迈长到一岁半时，有天和父亲躺在床上，他突然对父亲说："我不愿呆在这个家中，我要去自己家里和自己的孩子们住在一起。"父亲听后极为震惊，他纠正小孩的说法道："这里才是你的家。"但孩子却坚持说："我前世的名字叫阿比，我是被别人杀死的。50岁那年，有人打碎了我的脑袋杀害了我。"梅菲默特急忙将儿子的话告诉给妻子迺媲哈，迺媲哈满心疑惑地说："伊士迈生下来时头上确实有一块黑疤，难道这个就是他所说事情的证据？"不过因夫妻二人原本就不承认信奉前后世的宗教，故暂时来说，他俩既





不相信儿子所说的话，也不愿别人知道这件事。但伊士迈却再三请求父母道："我要到我孩子那里去。"父亲认为儿子的精神可能出了问题，便命令他不得如此胡言乱语。不过当梅菲默特再喊伊士迈时，孩子却不予应答；而当叫他阿比时，他却高兴地马上就回应。有时在伊士迈晚上睡着后，梦中他都在叫女儿的名字："葛露莎琳，不要哭。"简直就像是一个父亲在安慰自己的女儿。

某次，梅菲默特买了一些西瓜，结果伊士迈发现后就拿走了一个个头最大的。父亲很奇怪地问他何以如此，孩子口气坚定地回答说："这个西瓜我要送给我的女儿吃，谁也别想碰它。"父亲自然不允许他这么做，因伊士迈有九个兄弟，谁料他竟为此痛哭了起来。因前世习气所感，小小伊士迈竟也酷爱喝酒，他常常偷出父母的酒悄悄喝下。他的伯父马哈默特有次发现他在偷酒后，非常不满意，但他却振振有词地对伯父说："不要如此责怪我！当初你在我的果园里干活时，也曾偷喝过我的酒，但我却未曾惩罚过你。难道你现在想恩将仇报吗？太没良心了，你这样做与忘恩负义的畜生又有什



么两样？！"

伊士迈的父亲是个卖肉的，有天当他切肉时，伊士迈又开腔说道："等肉烤好后，我要把它拿到我的孩子那儿去。"父亲此回则略带恼怒地教训他说："别说梦话了！记着，你是卖肉的梅菲默特的儿子，根本不是什么阿比！从今往后，再要这么胡说八道，我绝不会饶恕你！"听了父亲的话，伊士迈竟难过地哭了好几个小时。

有一天，伊士迈碰到了一个卖冰淇淋的，尽管两人从未见过面，但伊士迈却对那人说："卖冰淇淋的，你还认识我吗？"那人诧异答道："不认识。""你忘了，我叫阿比。你以前是卖西瓜蔬菜的，什么时候改卖冰淇淋了？还记得吗，你小时候，还是我替你割礼的。"当伊士迈把这些陈年往事一股脑地都向此人倒出来后，卖冰淇淋的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人所说的一切。从此之后，伊士迈能回忆前生经历的事情就到处传开了，他父母想把此事隐瞒下来的愿望也不得不破产。

伊士迈 3 岁时，父母终于答应带他一起去阿比家看看。阿比家距离此处约一公里以上，但道路却非常难走，都是些小巷弄。伊士迈虽

说从未走过这条道，但他对路况却十分熟悉，还给父母带路。父母有时故意绕个弯子，但他却不会上当跟随，一直坚持把他们按正确方向带到自己前世的家中。

刚进家门，迎面就碰到一个中年妇人，结果小伊士迈一边上前拥抱她，一边就呼唤她的名字：“夏蒂丝！”见到前世的孩子后，他更是以无限的爱意安抚、亲近他们。接下来，伊士迈又主动把亲人带到马厩中，并指给他们说：“我就是在这里被凶手拉洛桑杀害的。”然后他又带着众人前往埋葬阿比的地方。阿比的坟地本来并没有什么特殊标志，但这一切对伊士迈来说都构不成任何困难，他很快就把大家带到了自己的坟墓边，并指着墓堆告诉他们说：“这里就是我前世的最后归宿。”

当年的阿比曾与一些人有过借贷关系，这些事只有他和当事人才知晓，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金钱往来。而今的伊士迈却把这些借贷的账目、数量以及年限记得一清二楚，并不差分毫地将之统统报了上来。不仅如此，他还能说出在自己前世所管辖的果园中工作过的那些人的姓名、原籍，若核诸事实，



则每一个都正确无误。这一下，伊士迈当然就获得了人们的信任，众人一致承认他就是阿比转世再生，这个消息从此就传开了。

阿比的儿子撒基以前从未见过伊士迈，这次当两人相见时，伊士迈很伤感地对他说：“撒基，你原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伊士马特，一个叫祖英富，可惜他俩还有前世的我以及你母亲一起都被凶手杀害了。”

当此事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传扬开后，1962 年，也就是在伊士迈刚满 6 岁时，我们上文曾提到过的印度拉加斯萨大学的超心理学专家班勒吉，专程赶赴亚达那对此事展开调查，并最终确证了此一事件的真实性。当班勒吉见到伊士迈时，他只能以“阿比”的称呼招呼他，因若叫他“伊士迈”，他根本就不会开口应答、讲话。

伊士迈的家境并不富裕，甚至称得上是贫寒，伊士迈因此不可能经常得到好吃的东西。但每当父母把一些平常难得一饱口福的好东西，诸如从未品尝过的糖果等物留给伊士迈时，他却总要把它们珍藏起来，自己舍不得享用，有机会就会跑回前世的家中，并把它们分给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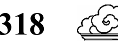
己的妻儿。而当他一见到夏蒂丝时，总忍不住要流出难过、哀伤的眼泪，同时轻声哀叹道：“可怜的女人。”一旦他外出时，众人就会发现，他老爱在脖子上围条围巾，而这并不是当地的风俗习惯。很显然，此乃阿比生前的不共爱好，是由他的串习所致的一种特殊行为。

在中国，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同样让人对前后世不得不生起信解。比如在陕西彬县，就流传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关于前世与转生再来的事例。故事的主人公叫张生有，他就能回忆自己的前生，而且他的经历不仅在彬县人人皆知，就连邻近的永寿县百姓对之也耳熟能详。后来，与张生有熟知的永寿县县长韦勉斋（后调任彬县县长）将这件事整理成文字，因此说此事从头到尾都有可靠的目击证人及证明材料。

张生有的前生叫田三牛，家住彬县西南、离县城三十里许的一个小镇子。当地人大多住在窑洞中，而此种以土为居的建筑很难抵挡得了狂风暴雨。有一次，在连续下了很长时间的大雨后，整个地区都开始泛滥成灾，田三牛的窑洞大门下面也堆积起不少的湿土。正当他奋力将湿土刨开时，土石塌方，骤如山崩，以吨

计的湿土立刻将他活埋，很快他就窒息而死了。但田三牛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他当时只是感觉整个身体都被埋在土里面，而自己正拼命往外挣扎。还好，最后总算爬了出来，身体也并未遭受重创，他很高兴自己能再次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当他高高兴兴地带着捡回来的一条命去见妻子时，刚见面就迫不及待地向她表白说：“今天咱家的窑洞下面塌方，我差点丢了小命，不过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好歹我又挣扎着爬出来了。”但让他大惑不解并生起极大嗔恨心的却是：妻子根本就不搭理他，而且连正眼也不瞧他一眼。他又转向儿子诉说道：“你知道刚刚都发生了什么事吗？咱家的窑洞下方塌了，刚好把我埋在地下，差点就被压死了。不过算我命大，大难不死，这不又回来了嘛！”但儿子的表现却与妻子一模一样，他就像没看见自己父亲似的转身就离开了。田三牛这回真的有些怒火万丈，他气愤地想到：我好不容易才从生死危险中逃脱出来，真可谓九死一生。但妻子、儿子却这样待我，他们根本就不理不睬我，对我就像陌生人一样，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田三牛一边愤懑不平地暗自唠叨，一边就不知不觉地离开家来到了彬县县城。

上文所描述的情况，其实与佛教经典中讲到的人死之后的中阴境界无有任何些微差别。当我们接着叙述田三牛与张生有之间的因缘瓜葛时，这一点就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言归正传，田三牛不久就来到了彬县东边一个名为鸣玉池的名胜之地，此处景色宜人，田三牛一见就想进去看看。可是眼看将到，偏偏又多出一道小门，使他无法通过。当时他使出全身力气拼命往门外挤，也不知挤了多久，猛然间就挤身而出，他顿觉头晕目眩，茫然不知所以。但是在这一时刻，真实的境况却是：他刚刚从母胎中呱呱坠地。这里讲述的情形，与《阿难入胎经》中阐明的出生境况的的确确一模一样。

此时，新生命诞生的产床边有几个女人正急急忙忙地翻捡着什么，她们高声叫喊道："剪刀在哪里？找不到剪刀怎么办？"刚刚落地的田三牛此刻刚好看到剪刀就挂在墙上，于是他便用手一指剪刀并说道："那边墙上挂着的不就是嘛！"结果他刚伸出手就注意到自己的手不知何时已变得和婴儿的手一般大小，他不禁万

分惊奇地说："咦，我的手怎么变得这么小？"结果，大吃一惊的不仅是田三牛本人，围在他身边的大人们各个都惊恐万分，他们感受到的震惊远远大过田三牛对自己的手忽然变小的感叹。众人一致惊叫道："见鬼了！这个娃娃一定是妖魔鬼怪转生，得赶紧把他扔在粪坑里。"田三牛听后异常恐惧，但以他现在的婴儿之身，他又实在无能为力。危难之时，躺在床上的母亲听到众人的议论后，根本不顾大家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说一定要把孩子留下来。众人听后觉得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劝阻，最后也就没把田三牛扔进粪坑。这时，人群中的一个女人才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突然大叫道："赶快剪断脐带！"为了驱魔，她顺手就把产妇的污血涂在田三牛的脸上。

从此以后，田三牛算是懂得了一点言多必失的道理，他也就不再开口讲话了，因他害怕别人会因此而迫害他，于是他学会了装聋作哑。几个月后的一天，家人有次下地干活时，就把他用一床棉被包着放在床上。此时，家门前的院子里还晾晒着一些粮食，太阳正当头的时候，忽然来了一群鸡竞相啄食。小小三牛见状急忙

用手驱赶它们，还照着大人赶鸡的方式吆喝、捣鼓个不停。这一幕恰好又被家人撞见了，他们纷纷说道：“这个娃子肯定会给全家带来厄运，他干的这些事全都是些恶兆。”当众人再次准备将他扔进茅坑时，母亲及时出现，田三牛的这条小命于是又得以保全。打那以后，他便再也不敢跟任何人讲话，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六七岁时，故而人们都把他唤作哑巴。

这一世的田三牛被起名叫张生有，有一天，爷爷带着生有来到一无人之地，然后就详细询问了有关生有前前后后的一切经历、回忆及事实真相，生有流着眼泪把自己记得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向爷爷作了倾诉。爷爷听罢就对孙子说：“这样好了，从今儿起，你该怎么的就怎么的，不用害怕，一切有我。”从此，他才能够回复到自己的本来状态。不过他历来不喜欢与同龄孩子一道玩耍，却总爱和大人们搀和在一起聊天、共住。

此事逐渐传遍了整个彬县，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百姓，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指指点点。不过张生有的前世一家人却把这件事当成彻头彻尾的谣言、无稽之谈，故一直都未对此

事作过任何调查、了解。不久，田三牛家以前的邻居为了田产的事而和田家起了纠纷，两家人遂把官司一路打到了法院。但田家却不知能证明地产所属权的地契过去被田三牛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拿不出地契，这场官司必定会以田家的败诉而告终。当田家人围拢在一起就此事商讨时，田三牛的妹夫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如今大家都说田三牛已在鸣玉池地方投胎再来，如果我们找他问问，或许能得到答案。他若真是田三牛，那就应该知道自己过去把地契藏在什么地方。”结果这条建议被家人一致采纳。

当他们来到田三牛面前并向他问及此事时，他马上就回忆了起来，“我把地契藏在窑洞某个角落的一道石头缝里。”大家回去一翻看，果然如此！从此，妻子、儿子都相信了这个所谓的张生有就是田三牛的事实，母子俩便专门来到鸣玉池看望三牛。亲人相见之后，妻儿坚持要请田三牛回去住，三牛向今世的父母请求后，他们全都予以了开许。

尽管田三牛终于回到了自己前世的家，但他本人当时也不过才 8 岁左右。一个这么大的父亲，和一个三十几岁的妻子，再加一个二十



多岁的儿子，这种生活、家庭景况怎么看怎么不相称，他只好又搬回去住。好在两家人对他都非常友善、亲切，他便一会儿在前世家呆上一段时间，一会儿又回张生有家住上一些日子。

回过头再来看看国外一些能回忆前世的实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死的一位英国军人，后又转生于印度新德里的一户人家。当他降生时，身体上还留有枪弹洞穿的痕迹。尽管生在印度，但他却一点也不喜欢印度的风俗习惯，每次吃饭时都常常显出西方人的饮食及生活习惯。他非常喜欢穿着军服，而且在无人教授的情况下，无师自通地流利使用起英语。这个孩童完全能回忆起以前跟人作战的经历，还能把自己的死亡经过讲述得一清二楚。印度乌达布拉狄思省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转世研究小组组员的慕纳·布拉沙德博士，经过详细调查后确认，此事确属真实无谬，并在新闻媒体上公开报道了这一消息。

缅甸有一 7 岁的女孩，她知道自己前生是一男人，并结过四次婚。其中第三个妻子性情非常粗暴，曾用刀刺伤过自己的肩膀，这伤痕

现在依然隐约可见。而自己前世则开设过傀儡戏院，整日以傀儡歌舞为生。如今，从没有学过傀儡技艺的她，却能很娴熟地掌握操纵傀儡的全套技术，那些傀儡戏的歌词，她不经学习即能完整背诵、演唱。英国灵魂学权威菲尔丁·荷尔专为此事亲赴缅甸进行调查，最终确认此事确实真实不虚，随后他便把这件事写进了《人的灵魂》一书中。

1953 年 12 月 26 日，一个名为曼德奥蜜尤的女人在缅甸的塔曼城生下了一个女儿。小女孩在 4 岁之前一直未曾开口讲话，当她终于能开口讲话时，却对家人说：“我本是一个日本军人，后死在缅甸。”不仅如此，她还经常对父母哭着请求说：“我要回日本！”又说：“我前世是日本军队里的一个厨师，有天正烧火做饭时，空中突然飞过来一架飞机，飞机上的机关枪‘嘟嘟嘟’地不停向地面疯狂扫射。我来不及过多考虑，急忙向山中躲避而去，结果子弹还是击中了臀部。得不到医治，后来我就死在山里。当时的葬身之地，离咱们家也就只有七十五米的距离。另外，我在日本时还生有五个孩子。”

这个小女孩身上依然保留着一些前世带来



的浓厚习气，她只要看见或听到飞机及其音响，马上就会吓得尖声惊叫。父母骂她时，她总是委屈地申辩说："我前生就是被飞机打死的。"而在日常生活，诸如吃饭等方面，她亦不喜欢缅甸食物，倒是对甜食颇为钟爱。除此之外，小女孩也不爱穿女人衣物，对男式服装倒情有独钟。她还喜爱玩枪等兵器玩具，每回和小朋友们一道做游戏时，也总爱玩些打打杀杀的战争演习。以前中弹的地方，如今仍留有一块紫黑色的疤痕，两三岁之前若用手去摸，还会有疼痛的感觉。

大体说来，有些人最初即能回忆前世；而还有一些则要等到见到某些物件或因别种因缘才可突然回忆起过去生的往事。《毗奈耶经》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期发生的公案："有一长者名更嘎本迦，曾于五百世中身堕恶趣，其后方转为人身。当其身为在家人时，因忙于家务，已不复能忆念前生往事。出家之后，当世尊宣讲地狱之种种惨痛时，更嘎本迦忽而忆起前生经历。其后每每听闻地狱之痛，浑身汗毛即流出脓血，竟将法衣染成杂色。诸比丘不堪其味，遂相率往诣世尊。世尊告之曰：

'既如是，当许其内着身巾（法衣之一，贴身穿着）以免染垢自他。'"从此，开许出家人身着身巾的这条戒律就流传了下来。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西奈山医学中心精神科主任魏斯也看到了这种回忆前世的时间延迟现象，他说："我曾碰到过一位急急忙忙赶来找我的女律师，她一见我就说：'我 4 岁的女儿最近行为很反常，有次我拿着一些以前的旧币回家，结果她看到后就拿走了其中几块多边形的货币玩来玩去，还把不同种类的货币进行了分类。她又告诉我：妈妈，我认识这种货币，你还能回忆起来吗？我是大人、你是小孩时，咱们家就有很多这种货币。她晚上还抱着货币入睡，并常讲一些好像发生在其他时代中的故事。'这个女人说完后显得很担心，她怀疑自己女儿是否精神出了问题。我当时安慰她说：'你女儿没有任何精神疾患，她肯定是想起了前生的一些经历，你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后来，小女孩的行为又恢复正常，她母亲便也不再替她担心了。"

还有一个 7 岁的小孩名叫大卫，他母亲是一位具有高深学识的知识分子，有次曾带他到

意大利游览观光。古老的意大利拥有许多古罗马时代的遗址，母子俩被一名考古学家带到一处刚刚发掘出来的古罗马别墅旁。大卫一见，立刻觉得紧张起来，他开始四处跑动，最后则停在一个罗马式浴池的旁边。浴池用光亮的蓝色瓦装饰，其上镶嵌着黄道十二宫像。大卫在浴池边跪下来叫喊道：“这是我们的浴池和我们的瓦，我曾在这里放过马加斯鱼。”提到马加斯鱼，大卫又哭喊起来：“带我离开这里吧，妈妈！快带我走吧，太可怕了，我受不了啦！”母亲事后问大卫是什么原因令他如此紧张、痛苦，但大卫自己也说不清楚。

后来，母子俩又去法国的干西游历，这里有许多地穴都曾做过法国兵的监狱。当大卫看到一处地穴时，他突然用手指着一堵墙并对管理人员说道：“就是这里！以前曾经有个男子被放在厚墙中间夹封起来，现在你们可否把他挖出来、重新埋葬？”干西监狱以及相关政府部门根本不可能相信一个孩子的话，故也一直未采纳大卫的建议。怎奈他苦苦要求，并说出了那个受难者的名字；兼以他母亲因已有过几次大同小异的怪异经历，故自认为儿子的话并非

发烧梦呓，于是答应赔偿破坏六道墙壁的损失并负责修葺工作，监狱当局这才同意拆解砖墙。结果打开一看，内里果然有一副骨架。狱方再查档案，对照着小大卫提供的死者姓名，最后发现一百多年前此监狱确实收押过这名人犯，但对他为何会被塞进墙壁中却并未做出明确记载。

另有一次，大卫和弟弟一起去伦敦博物馆参观，那里陈列着很多古埃及的木乃伊。大卫在见到这些木乃伊后竟然昏厥了过去，只好被人送回家中。回家后，他用铅笔描画了三个埃及古代的鸟形文字，并对母亲解释说：“这就是我的姓名。”

我们已经说过，大卫的母亲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但她无论如何也无法用科学道理解释清楚这些现象。深感疑惑与稀有的同时，她将这些见闻写进信件寄给李斯利·华达客博士。其后，当博士有一次在伦敦城市教堂作演讲时，曾提到过此事；有关新闻媒体也对之进行过报道。

同样，藏族人中也不乏能回忆前世之人。藏族杰出的佛教学者根登群佩大师，在提及前



生后世及中阴经历时就如是记叙道：“有关中阴身的具体情况，并非全如《俱舍论》描述的那样，其形色、游历及转生经过与这些论典中的描写稍有差异。比如喜饶嘉措格西的前世乃一女人，格西自己对前世之经历一直记忆犹新、宛如昨日。他说自己前生的死因是因挖土时身被土石压埋所致，当中阴境界现前时，自身依然感受女人之身相，并骑在一头红色的牦牛背上，逐渐漂游到格西今生父母的家门口。当她进入家门时，浑身上下已无丝毫感觉，且长时间陷入昏迷之中。其后，今世之格西遂安然诞生。当他能说话时，即可清晰忆念前生经历，并对前世居住过之屋舍等物了如指掌。我曾亲耳听到他说：‘现在也可把这些前尘旧事记得一清二楚。’”

除此以外，很多高僧大德还能回忆起多生累劫的往事，这一点只要看过他们的传记即能了知。这里并不打算采用他们传记中的相应事例，因此等故事实乃举不胜举，无法一一列出。

以上，我们已将从人道转生到人道、且能回忆自己前生经历的内容宣说完毕。下面即将展开论述的是从旁生道转生为人道，或从人道

转生为旁生道的内容、道理。

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有一位牛主比丘前生就是一头黄牛，故现世的他依然长有一副黄牛般的脸型，很多人见后都因恐惧而生起了邪见。不仅如此，他和黄牛一样还会反刍。此中因缘如下所述：久远之前，猛具河边就生存着一头黄牛，有天当它不幸没入河中时，舍利子慈悲救助了它，并为它传讲佛法。这头牛最终虽转生为人，但长相丑陋的详情在《毗奈耶经》中是被这样描述的：“有一母亲怀胎九月后生下一子，其子形状如牛，故为之取名曰‘牛主’。牛主年岁渐长后，某次适逢舍利子前来化缘，牛主便为其奉上斋饭。于此过程中，牛主双目始终不离舍利子，且对其婆罗门之父亦频频投去探寻之目光。婆罗门遂对其子言曰：‘汝未降生时，即已被送与圣者。’其后，此最后有者即跟随舍利子出家求道。彼严守比丘诸戒，专一精进于道，最终即获阿罗汉果位。

牛主长有双囊，一为进食之用，一为反刍之用。世尊未制订非时而食戒之前，牛主竟日进食、反刍不停；世尊定下此条律仪后，牛主即停止反刍，其身体较前即明显瘦弱。”因此说，



此条戒律制订之缘起，和这位比丘大有关系。至于牛主长张牛脸的具体原因，则是因为当他过去久远之前生而为人时，曾恶口咒骂自己的上师道：“你就像黄牛一样。”以此恶业感召，牛主在五百世中均感受身为黄牛之异熟果报。在牛主处于自己轮回生涯中的最后一世时，他终于转生为面目颇似牛脸，但总算可以出家证果的比丘。

佛经中说过：由毒蛇转生之人，其人口中常出毒气，所以不得将咀嚼过的木签丢弃于地，以免危害众生。以此因缘，不能把木签扔在地上的戒律就保存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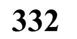
放眼当今世界，众多有理有据、真实可信的事例都在向我们展示，人畜互相转生的现象实在是一种客观存在。比如有人就曾把自己早先耳闻目睹过的经历，多年以后整理成文字发表在《中国佛教》杂志上，文章如是写道：

“1937 年我旅居四川西昌泸山光福寺时，有天因事下山，山随路转，不久即到了邛海跟前。要过邛海必得借助于往来两岸的轮船，当时同船的客人有十几个，中间还夹杂着三四个幼童。其中一个孩子的右手一直被布包着，根

本就不让别人看。当别的小孩使劲拉扯，终于让他的右手暴露出来时，我不禁大吃一惊：他的右手竟是只猪蹄。乍看之下，我自然惊恐非常，旁边一知情老者见状后便向我解释说：‘这个孩子可以回忆起自己的前三世，他三世都在做猪，至今都可忆念起自己被屠夫割断脖子时的惨景，还能回忆起身肉在菜市场被人宰割的恐怖景象。一想到这些，他的心就有一种宛如刀割般的感觉。’……”

在台湾的台北，住着一位老家在浙江的姓翁的老者，他的左手也是一只猪蹄。翁先生能回忆起自己前世从人转生为猪、又从猪转生为人的经历，他的这种独特体验，后为一名叫若愚者亲眼目睹并证实。1973 年时，若愚把此事整理成文章并公开发表，文中具体讲述了他亲眼看见、亲耳听闻的这段人间奇闻。

翁先生平时总用布包着自己的左手，从不让人看左手的真面目。每次吃饭时，也总是把饭碗放在桌子上吃，不会也不可能手捧碗碟。不论洗衣服还是做饭，他都需要别人帮忙。有次与若愚一道进餐，席间，包裹左手的布块不慎落地，若愚一眼就看见了他的长成猪蹄形状





的左手。当若愚随后问起何以至此的原因时，老人出于信任而向他敞开了心扉：

“我前世的前世是个穷困潦倒、牢骚满腹的老学究，有次得了重病，马上就要死时，当时突然感觉身体好像变得很轻，轻飘飘的，不大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此时，浑身上下忽又感受到一种难言、难忍之寒冷，自己根本做不了自己的主，完全控制不住身心，全身都在颤抖不止。就在此刻，我猛然发现有一户人家的大门是敞开的，于是我便钻了进去，结果发现屋中一个人都没有。房间的墙壁上挂着几件黑色的衣服，看到衣服后我生起了贪心，随即就拿下一件穿在自己身上。这时，我开始感觉到身体发热，全身上下暖暖和和的，非常舒服。不由自主地，我便呆在墙角下休息起来。此时的感觉就像睡觉一样，在这种状态下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多长时间，醒来后才发现：一个猪圈里有头母猪刚刚下了七八只猪崽，我就是其中的一只。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死后已投生为猪了。明白了这个事实以后，一种无法言说的巨大痛苦与恐怖感立刻弥漫开来，我想不如自己死了算了。因此我拒绝进食

一切猪食，也绝对不喝那头母猪的奶，我只想让自己尽快饿死，好抛开这个猪身。七天之后，我的身体又如前次般变得轻飘飘的，我感觉自己从猪圈中跑了出来，然后便开始前往另一个村庄，就像被风吹走似的。到了新地方之后，感觉异常寒冷，风最终把我又吹向一户陌生的人家。和上次一样，这户人家中空无一人，只有几件衣服挂在墙上。当我伸出左手准备拿时，手指刚一接触衣服，心里便马上回忆起前次偷盗所感致的果报，已经伸出去的左手便立即收了回来。我当时心想，即便冻死在这里也可以，于是就呆在原地不动，在极度寒冷、昏沉中沉沉睡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从昏迷中清醒后，发现自己已转生为人，心里有话非常想吐出来，但身为婴儿，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开口成言。就在此时，我发现自己的左手已完全变成了一只猪蹄。”

这就是翁先生给若愚讲述的有关自己前生今世人猪互转之经历。若愚见到此人是在1956年，当时翁先生讲完后又郑重向若愚请求道：“除了我的皈依师南亭上人之外，您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请您务必帮我保密。”老人后



死于台北医院中，在他去世若干时日后，若愚才将此事公之于众。

1923 年，江北某个性情凶悍之人得了不治之症，在他病入膏肓之际，某天忽邂逅一云水僧。僧人看到他后便说：“你罪业深重，死后必堕猪身，故当痛自忏悔。”此人听罢便以左手向僧作礼，如僧家之半合掌式，遂告命终。此时，邻家的母猪恰好产下一只小猪，其前左足乃为人手形，行走时不会着地，时时对人作合掌之状。死者家人购得这只猪后，送至上海大场宝华寺放生园内作了放生。此事很快就传扬了开来，镜华照相馆专门为这头小猪拍了照，当时的上海市民大多都对此事非常熟悉。这张照片在一些杂志上被竞相刊登过，而且至今仍留存于世。那只人手与普通人手的形状基本相同，其姿势颇像单手礼佛的状态。当小猪行走时，它的三个蹄子着地，那只手则悬空。

上文所讲述的这些回忆前世的事例，只是万千类似事件中的极少一部分，此处只能极简略地概要介绍到这里，因这样的事情实在无法一一列举。此类事件过去已发生过无数次，未来还将连续不断地持续涌现、上演，只要人类

还继续生存于这一时空下，能回忆前世之人就一定不会绝迹。如今，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都有可回忆前世之人，包括一些过去从没有过前后世概念的身处偏僻之地的人士，也开始经历回忆前世的体验。这个结论并不是我个人对回忆前世现象的一种妄断，众多地区都建立了专门机构调查那些回忆前世事件的真伪。通过缜密、科学的检验后，前后世客观存在的结论才得以得出，此种观点也才被越来越广泛的人群所接受。特别是一些儿童，他们在很年幼，甚至刚会讲话时就能回忆前世。仔细询问过这些孩子后，人们发现他们可以忆念起前生在别的国家、成为别的民族、身处别的地区时，非常细微的一些生活细节，而且在做过一一调查、查证后，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所说的一切完全属实。这些孩童不仅即生当中从未去过他们提到过的前生生活之地，而且连听闻都未曾听闻过。这么小的孩子如果要骗人的话，的确有些不大可能，也无必要；另外而言，他们的话经过验证证明皆非妄语，反而各个符合事实真相；还有，他们对前世亲人的那份纯真的感情，如果没有亲历在前世与之共同生活的经历，这种



感情又如何得以产生？因此从这些小孩身上，我们就能感受到前世存在理论的合理性与可信度。

一般来说，能回忆前世之人，他们关于前世的印象在四五岁之前是最鲜明的，因此时前生带来的习气还非常浓厚，故回忆也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七八岁之后，随着前世习气的日渐淡薄，即生习气的日趋增长，关于前生往事的回忆也相应苍白、破碎、断裂、模糊起来，甚至有可能彻底忘失。这些道理都是我们能亲眼目睹的，这是承认前后世存在的最有力的理由与证据。有人可能会以科学尚未证实前生后世的存在与否为由，而否认它的实际发生，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你不相信这一事实也可以理解，不过若已用眼睛亲眼目睹了物质的形色，然后又说必须要用耳朵再证实一遍，这种行为方式对你而言是否显得不太庄严？

我们应该知道，尽管持此观点者人数不少，但科学家到目前为止，无论依据的是科学理论，还是自己的所谓智慧、能力，他们都无法破解人类可回忆前生往事之谜。而无等全知导师释迦牟尼佛却对此问题早就作出了明确、究竟的



最终回答，比如以《十地经》为主的众多经典中均如是论述道：“某些众生可忆念自己前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及至十世，乃至十万俱胝劫之前生往事，此类众生常言：‘吾彼时是某某，后由某某又转生为某某，某世姓甚名谁、为何种姓、家境及饭食如何、寿长几何、存活时日、所感受之苦乐又如何等。死后吾又转生为某某，某某殁后再变为此生之我。’诸如此类，难以罗列。此类人所说皆非空穴来风，各个均有理有据且有证人，其所回忆之前世景象最终皆验明为真实不虚。”此段经文已将前后世存在的现象揭示得明明白白。

在如何看待众生的生命这一严肃而重要的问题上，就我们现量所见，科学和佛经的阐释之间实有天壤之别。除此之外，在对待其他一些牵涉到生命本质的问题上，佛法的甚深义理与科学理论同样不可同日而语。有智之士对二者在这些领域内大相径庭之观点，理应如眼观色法一般了解得清清楚楚。

观察、判断一种现象时，善加取舍、仔细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也许有人会这样想：对某些人来说，前后世可能会存在；但另外一



部分人未必就有前后世，因他们脑中已不存有关于自己前世的丝毫印象。这种看法毫无疑问无成立之合理理由，尽管有人暂时回忆不起来前生经历，但通过下文即将论述的催眠试验及回溯自己往昔经历的做法，相信大家对回忆前世的现象将不再会感到陌生。我们不能因为有人仅仅只能忆起前世住家的一鳞半爪，就认为自己前世住过的屋舍压根儿也不存在，或者就只有能回忆起来的那么一丁点儿大。一般而言，众生进入母胎之后，即会陷入长时间的昏迷状态中，并因此而丧失前生记忆。如果有人要问住于母胎中之时日，则可回答说不定。普通说来，人类住胎之时间多为九月或十月，但亦有个别长于此者。比如众多佛经中都提到过，罗睺罗就在母亲胎中住了六年之久；还有一名为老生的比丘，因业力所感，当初也曾让母亲整整怀胎了六十年。不过，怀胎不到九个月的情况也有，此中道理下文还要宣说。

总体来看，因为众生业力各自不同，故显现上的住胎时间也长短各异，唯一、永恒、通用之标准实在难以确定。与之相同，中阴境界的持续时间也因人而异，佛经中说过：中阴身

可存在七天、四十九天，或者一直持续到获得身体聚合之前。现在那些能回忆前世的人们，他们所回忆到的中阴持续时日也各不相同。

至于为什么有些人能忆念前世，有些人对前世却茫然无知，这主要是因为众生各自的脉性及前世业力的异熟果报不同所致。若要问什么又是异熟果报，则可以例说明：若对别人作过法布施等布施举动，则此等行为就可成为将来拥有回忆前世之能力的因缘，诚如《宝鬘论》所云："以无垢法施，回忆诸宿世。"

下面接着阐释第（2）部分：依靠催眠、梦之要诀回溯前世之试验而生信。

有人很小就能回忆自己的前世，而通过催眠试验，很多人都可清晰地回忆起平常状态下根本想不起来的前生经历。那么这所谓的催眠试验，其本体又是什么？依靠心理学及医学提供的理论支持，再依靠睡眠体验，当然是指让接受试验者进入浅层睡眠状态，并使其安住于这种非深度睡眠之境况下，再依靠心理医生的提问及接受试验者的如理回答，也就是说让接受试验者听见施行催眠者的问话，并能在既非

真正的酣睡、又非醒觉的状况下，随其提问而流转自己的心识，最后即将今生、过去世的人生经历像做梦一般全部显现出来。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很类似清醒状态下我们与别人间的问答，但又不全与醒觉雷同。催眠是一种有注意力、有接纳能力的专注状态，虽然它和睡眠一样，周边警觉力大幅度降低，但局部警觉力则达于巅峰状态；而在睡眠中，局部警觉力却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总之，催眠是既非清醒、亦非睡眠的另一种意识状态。比如心理医生提出要求说：“现在你应回复到 10 岁的年龄段。”接着医生又会发问：“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他就会提出一大串问题：“附近都有什么东西？房子？还有什么？衣服又是什么样子？……请告诉我。”接受催眠者则对之一一作答。回答完有关 10 岁时候的问题，医生接着又会提出让接受催眠者回忆 7 岁、3 岁，乃至渐次回溯往昔的内容、问题。医生则在旁边验证说，这是今生或过去的回忆内容，现在已来到了前世生活过的某某地方等等，前世的影像此时纷然呈现。接下来，心理医生再问有关前生的一些具体情况，接受催眠试验者则按似梦状态下

脑海中所现出的画面全部予以如实回答。

关于前世的回忆可分成两种，一是深度催眠下的回忆，在这种情境下，接受催眠者可把自身的现在显现、形象全都变成自己前世的形象。比如当他回忆到幼年境况时，其声音也相应地变成了真正孩童的声音，他写出的字也与小孩的字体一模一样。如果此人前世属于别的民族，那么即生当中，不管他对这种外民族的语言是如何的陌生，在催眠状态下，他也会突然就说出这种平日怎么也说不出来的语言。当此人感受过去生中的苦乐时，他对过去世苦乐境界的感受与现在亲身体验相同情境时的反应无有丝毫差别，所有的反应姿态、情绪等身语之行为都表现了出来。

另一种则是浅层催眠下的回忆。这种体验就像我们平常观看歌舞一样，以前的经历同样在心中历历在目、栩栩如生地映现无遗，但回忆者的身躯、情态并不会变成过去生的形状。此时，过去所经历的事情，一个不缺地都会重新清楚呈现。这一切都发生在内心深处，宛如梦境，不过若细推起来，此种经历又与梦境有别。因梦乃无根由生起，而此处所谓的回忆却



属过去生的真实经验，只不过此时重现于心中而已。而且这种显现只要出现过一次，不管它发生于何时，当它再度出现时，绝不会与前次有些微差异，也即是说它可不断重复，可重复性非常明显。假设让两人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做一件事，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催眠，并令其在催眠状况下重新予以复述，则此二人的叙述一定会分毫不差。

由此看来，催眠术真是非常稀有的一种能帮助人回忆前世的方法。在催眠试验中，医生并未要求某些人回忆前世，但因缘所致，他们自己却滔滔不绝地把催眠状态下所回忆起的前生画面一一诉说了出来，这种现象在催眠过程中也时有发生。说到催眠的作用，很多西方人都是把它当成治疗身心疾患的一种手段，某些由于前世因缘而导致的疾病，一般的医疗措施往往对之束手无策，此时如果借助于催眠疗法，这些顽疾很有可能马上就会痊愈。有些刑侦、警察及安全机构也利用催眠这种方法侦破偷盗等案件，比如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组自1976年起，即正式采用催眠术来调查某些经过选择的案件，并因此而破获了近百件棘手案件。

有些受害者在遭到强盗抢劫时，由于极度恐惧，他们事后常常无法回忆起那些强盗的嘴脸。此时如果对其施以催眠，便可降低这些受害者对创伤经验的压抑，经由退行作用及回忆力的增加，而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如果要追溯催眠术的起源，则可上溯至公元18世纪的欧洲。自从法国的梅斯美尔（F.-A.Mesmer）依此方式为人治病后，催眠术遂开始逐渐被世人了解。医学界人士其后也对之重视有加，他们根据催眠方法发展出多种治疗新思路、新方式，并建立起很多催眠治疗中心。不过依据催眠使接受催眠者回忆起前生历程的做法，却是在数十年前才被人们认识到其潜在价值与临床前景的。首先是心理医生与医学专家在一很偶然的情境下发现了催眠术新的应用领域，但他们当时并未怎么看重这一新发现，而且不论是试验者还是接受试验者，在催眠术刚刚萌芽的阶段，都不敢公开传扬此事。随着接受催眠并以之回溯前生的人越来越多，并且还有许多亲见前生的接受催眠者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文字、专著向社会广为传播，有关新闻媒体，诸如广播报刊等也对此事进行过广泛报



道，种种因缘促成下，借助催眠以回首往事的方法便逐渐流行于全球，据说已有一百余万人在催眠术的帮助下回忆起了自己的前生。

不过并非所有从催眠而得的说法都完全可信，这其中的大多数都可谓言而有征，但也有少部分不符合事实，此种情况也曾屡屡出现过。

五十年代，即有科学家做过试验，将成年人催眠，让他们"回到"幼稚园时代，结果有些人居然能想起幼稚园的老师、还有坐在旁边的小朋友的名字，而这些有关往昔的生活内容，他们在平时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回忆清楚。如此观察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大多数催眠试验还是可信的。

台湾医学专家陈胜英，早年从台大医学院医科毕业后即奔赴美国田纳西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他原先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前生后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小时候曾听长辈们说过这种事（指轮回），但恨死了他们用凄惨恐怖的地狱景象来吓我；从小学到大学，我对人生充满了疑问，但这种追求生命知识的欲望，却很快被灌输进来的教条式的科学认知方法所抹杀，而将轮回的说法当作一种迷信。"但通过在

美国进行催眠医疗实践，特别是在亲眼目睹了大量回忆前生的事件后，现在的他已不得不接受前世存在的理论。陈先生还亲自撰著了有关前后世的著作、文章，在一本名为《生命不死——精神科医师的前世治疗报告》的书中他如是说道："我在美国行医治疗时，曾碰到过一位患有心理恐惧症的女患者前来就医，她是某家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有次与丈夫乘飞机出外旅游，当飞机上的灯光逐渐熄灭后，整个机舱似乎一下子就变得狭窄起来，此时的飞机就像一道暗蓝色的光柱飘游在虚空之中。当这位女士见到此番景象后，不禁惊恐万分，她的恐惧症即由此落下病根。从此以后，她怕进小房间，尤其是有床的小房间，并且不敢再乘坐飞机。对她进行催眠治疗后才得知：几千年前，她乃一国王之王妃，国王死后，人们把她也一同埋进墓穴以完成殉葬。当时埋葬她的墓穴恰为蓝色，她就在那里被残酷地剥夺了生命。在催眠状态下，这位女士重新回味了一番自己被逼惨死的全过程。原因找到后，她的心理疾患遂逐渐消失。

我还诊治过另一位女患者，她晚上经常失



眠，还非常害怕水。对她催眠后发现，前世她曾被丈夫捆绑住双手并与一颗大石头拴在一起，然后又被丈夫扔进水中。在水里被呛住后，她根本无法正常呼吸，当时的她的确痛苦之极。几番挣扎后，她只能无力地仰面躺在水中，正当她绝望地眼望虚空时，神识不大一会儿就飞离身体，上升到虚空之中。从空中，神识看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水中沉浮……回忆起这些往事之后，她的病苦便逐渐减轻。

还有一位女患者，她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对丈夫生起嗔心，一见到他就想无缘无故地跟他吵架。尽管使用了很多药物，但一点儿也不见效。正当俩人准备离婚之际，她找到我要求进行催眠治疗。治疗过程中我问她何以对丈夫如此嗔心大发，处于催眠状态下的她则回答道：‘前世当我6岁时，现在的丈夫那时则是我的哥哥，他当时也不过9岁。有次他把我扔进水中，结果不久我就淹死了，这就是对他满怀愤恨的原因所在。’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事例，都不是道听途说，或别人进行催眠试验所得到的结果，它们全都是我自己亲耳听闻、亲眼目睹的。如果不是我

亲自试验，单单听别人讲述，这些现象确实难以令人尽信。”

同样，美国医学博士布莱恩·魏斯（Brian L.Weiss）也依靠很多次的催眠试验对回忆前世现象进行观察，并最终从内心深处对前后世的存在生起信心，还撰著了多部论著详细阐明自己的看法。在其著作中，曾记载了一个名叫夏玛的女人回忆自己前生的故事：

44岁的夏玛平日以经营绘画生意为生，她长期遭受严重胃溃疡的折磨。对之进行催眠治疗后，她脑海中终于映现出前生的画面：在她某一生的13岁时，她是一个黑头发的小男孩，是封建村落的居民。到这一世的濒死时刻，许多身披铠甲的骑兵来到了他所居住的村子，他们到处烧杀掳掠，其中一名武士持剑刺穿了他的胸膛，将他残酷杀害。大概是19世纪时，她又成为伦敦一家大医院的护士。有次在病房巡查时，一位军人突然闯进了医院，并朝她的胃部、胸部连开数枪。

这些都是夏玛的回忆内容，她可将之清晰地再现于心间。想起了这些往事之后，她的病也逐渐开始好转起来。




还有一名为妲娜的女人，她则患有咽喉疾病，经常感觉喉咙肿胀、说不出话、时时感染发炎、声音嘶哑、无法进食，她本人为此而感受了无量痛苦。其后她到魏斯博士那里接受诊治，魏斯依然采用催眠疗法。结果妲娜回忆起远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自己当时是一男子，因为知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别人怕他泄密，就用利刃割断了他的喉咙，他即因此而死亡。明了了此点后，妲娜的喉疾很快就好了。

安妮是一家医院的加护病房的护士，近来突然患了一种过敏性呼吸系统的疾病，而以前的她根本就不知此病为何物。在与丈夫前往法国巴黎旅游时，她一到那里就没来由地恐慌起来。其后在参观一些古代遗址时，心中的惊恐感竟越来越严重。安妮觉得自己对身旁的古代街道似乎非常熟悉，这条街走到哪里会拐弯，街的上下方位又如何，自己仿佛全都一目了然。在街道的转弯处，她忽然发现了一处小广场，看到它的刹那，似曾相识的感觉顿时油然生起。恍惚间，安妮就回忆起几百年前，自己就是在这处广场上被人绑在一根木柱上活活烧死的。回家后，为确切了知自己的前世经历，她找到




魏斯博士要求进行催眠试验。催眠过程中，安妮终于回忆起了自己被烧死的全过程：当时她的全身都在冒火、冒烟，身体灼痛难忍；肉体被烧焦时发出的臭味阵阵袭来；浓烟四起，烈焰逼人，自己最后即被烟雾呛死……

再来看看 40 岁的成年男子杰克，他是一名货运飞机的驾驶员，因后天原因而患有非常罕见的单一症状恐惧症。每当坐上驾驶员的位置准备起飞时，他总要朝右侧机翼看上半天，直到确信右翼完好无损、安然无恙时，莫名紧张的心才会安定下来。杰克原先曾在空军服役，当时的他驾驶技术非常高超，驾机飞行以来从未出过任何大小纰漏。但他心里却老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右侧机翼会不会掉下来？整个飞机会不会因此而坠毁？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性地无因无缘就大生嗔心。

接受催眠疗法后才发现，原来杰克的前世是二战时期德国的一名空军飞行员，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驾驶的飞机右翼阴差阳错地被友军炮火击中，整个右翼完全断裂，导致飞机直堕地面。在机毁人亡的同时，杰克满怀怨恨地嘴里大骂个不停。也就是在这种极度怨恨、



恐惧的心态下，杰克离开了人间。

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杰克的恐惧症也随即彻底痊愈。

上文提到过的患有喉疾的妲娜，小时候经常饱受父母的折磨。在接受催眠治疗时，她回忆起自己前世转生在太平洋一个海岛上的情景：那个岛屿可能是波利尼西亚或夏威夷，妲娜转生为当地的一位女巫，负责防火事宜。有一天她因一门心思专注于观看村人的舞蹈表演，故根本没操心防火的事情。结果大火不慎燃起，全村都处在一片火海之中。在被火烧死的受害者中，有一名女性就是今生虐待她的母亲。

费城有一名叫戴安娜的女人，她生有一个女儿。当她把孩子抱在怀里时，不知怎的，心头忽然就生起一种非常不悦的情绪。女儿长大后，与母亲的关系就如水火一般难以相容，她们的争吵、相斗似乎从来就没有止息过。母亲后来接受了魏斯的两次催眠，在这一过程中，她总算弄明白了事情的症结所在：原来母女俩前世分别为两个女人，她们为了一个男子而互生嫉妒，并最终发展成怨敌。当年的那个男人



如今就是戴安娜的丈夫，而另一个女人则转生为他们的女儿。

得知这一结果后，起初戴安娜并不敢把事实真相告诉给女儿，但孰料女儿自己却找到了另一位心理医生。在接受催眠的过程中，女儿回忆起来的有关前世的一切，甚至在最细微的细节方面都与母亲的回忆内容一模一样。后来，戴安娜还是把真实情况告诉给了女儿，从此之后，母女俩的关系才得到改善，并逐渐密切起来。

在以上所列举的催眠实例中，不管接受催眠者回溯自己的前生是何民族，他在回答医生的提问时，基本上还是使用今世的民族母语进行回答，当然也有少部分人使用前世惯用的语言。大多数人从催眠状态中清醒过来后，根本就忆念不起自己前世的民族语言。比如美国费城一位医师K.E,曾于1955年对自己的妻子T.E做催眠试验，试图以之唤醒妻子的前世记忆。接受催眠之后，妻子竟用男人的声音开始说起不太娴熟的英语，其腔调非常像某个北欧国家的语言。“他”还说出了自己前世的姓名——詹森·杰柯比，并说自己是莫比哈加村人，同时



还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前世的经历。最后则说道：“62 岁那年，好像是在与人作战的过程中，我在水中跋涉，然后被击中头部，似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最终离开人世。”

这位医生对妻子进行了很多次催眠，目的无非是想让詹森回忆起更多的前生往事。有几次他还特意邀请了一些懂得北欧语言的人士听妻子接受催眠后所讲的话语，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即是费城的瑞典历史博物馆前任馆长沙林博士（N.G.Sahlin）。沙林博士与众人都认为她说的可能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瑞典语，博士还设法从博物馆借到一些古代文物和图片，试图以此测试此人的回忆真实度。当她再度变为詹森·杰柯比时，沙林把这些文物拿出来让其一一辨认。事后他说：“此人对瑞典的现代事物一窍不通，但她居然能辨认出属于 17 世纪的瑞典古代文物！”

对其施行催眠后，人们把她的话语录了音，然后放给精通瑞典语的十位语言学家听，最后得到的结论是：这个所谓的詹森是 17 世纪时，瑞典西南部与挪威接壤地区的一位农夫。史蒂文森在对此事经过长达六年的观察后也认定：

此人平日别说精通 17 世纪的瑞典语，她对当今的北欧语言都可谓毫不熟悉、一无所知。

上面所列举的事实，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其实早就在众多佛经中揭示过了：“诸比丘，汝等以为如何？当时之施主正是眼前之人；彼时之女人即为现今之某某；当时之众儿女非为别众，目前人等尽皆是也。”释尊在很多经典中都如是数数宣说过前生后世的具体转生经过。

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依靠催眠就能回溯前生往事？”对此，曾经有人回答说：“自己过去感受过的经历、经验事实上都在脑纹里留下了痕迹，遗忘或想不起来主要是因为缺乏适当的抽取媒介。”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合理。因这种理解要是能成立的话，那么除了今生的经历以外，我们将不可能回忆起前生的一切。大家理应明白，无始以来众生的种种习气与所造之业全都聚集于阿赖耶上，故才将之称为种种习气阿赖耶。这些习气通过不同因缘的引发即会从潜伏状态下苏醒过来，所谓的回忆也才有可能在此时发生。至于以催眠来回忆前生的方法，则与《俱舍论》等佛教经论中所讲到的回忆前世之修法——住相



作意修法基本相同。这种修法要求行者首先应远离欲界之粗大心识，然后就应进入禅定正行之寂静心态，接下来就可以从当下的心识开始回溯，一直往前逆行，直到抓住以前的心识为止。如果此时心识还要继续向过去回返，那就可以一直长驱直入，最后便能直抵中阴身等境界，如此修持方能真正现出神通。返回来再看催眠试验，催眠的最主要功用便是要让人的心识超越醒觉时不可避免会拥有粗大分别念的这种低俗状态，并将心识安住在尚未醒觉但又非沉沉酣睡的境界上，然后便引导它开始回溯过去的生活。通过问答等方式，这种回溯即可以逐渐打开关闭已久的前生门扉。尽管都可以令人回首往昔，但这两种方式却在所依寂止与否、回忆之深浅程度、能回忆之本体稳固与否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优劣明显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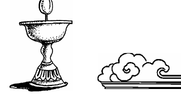
一般说来，如果只单纯依靠粗大的分别念，即便是具有方便善巧的大乘修行人也难以获得些微功德，凡俗之辈就更不用说了。若能放下粗大的分别念，心性本具的大大小小的俱生功德便都可以自然现前，远离一切遮障的心性功德当然就会越来越明显地显发出来，这也是众

多瑜伽士如此喜爱精进修持禅定、酣睡、梦境修法的原因所在。依靠梦来回忆前世的修法可见于很多佛教论典中，乔美仁波切就曾说过切苍桑杰益西就是依靠梦境修法而回忆起了自己的前世，查诸切苍桑杰益西本人的自传，果然有此方面的记载。有关依凭梦来回忆自己往昔宿世之景况、历程的记载，在高僧大德的传记中也屡见不鲜。宗喀巴大师曾就此问题专门阐释过："关于未来之授记大多都并非决定真实可信，尽管有些亦称得上言而有征；而依梦境修法之要诀，或修风要诀，及诸正确无误之方便法，众人当能清楚了知自己前世之景观。"在此，宗大师已说得非常明了：我等人众若能依靠梦境修法，必可无误回忆起自己的前生影痕。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诸如梦的幻化、幻变、光明梦境之修法等内容，在密宗以外的别的宗派当中，可能连名字都未曾提及。如果再拿心理学家们对此问题的所谓新看法、新知识、新思路与佛经里的相关阐释，特别是有关梦境修法的内容对照参研一下，人们不难发现，他们的认识层次至少落后佛法一千由旬。







下面接着论述依靠梦境认识中阴之道理。

阿底峡尊者亲传的依靠梦来回忆前世的修法至今犹存，依此修法，我们即可与处于中阴境界中的众生碰面、交流。曾经有一位名为上师日月光的大成就者就依此法门而与自己死去的弟弟重新会了面，他的兄弟叫多杰将参，上师日月光在弟弟死后的中阴阶段中成功地依靠此种修法了知了他投生的去处。下面即全文引用《梦境中阴闻解脱大生起次第法》中的相关段落，因其对此段经历有详细而广泛的介绍、描述：

顶礼普贤寂猛尊！

猪年冬天，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当时我正在类拉寺闭关。也就是在那一年，兹嘎地方开始流行一种叫做泄血的恶性传染病，二十多人一下子就被夺去了生命，一百余人则侥幸脱离危险，并最终得以痊愈。我的弟弟多杰将参当年也不过32岁，他和他女儿两人都不幸死于这场瘟疫中。我闭关时距他的死期也就三个月左右，当我一个人正在进行闭关之际，不知怎的忽然就想起了弟弟。伤心之情不觉油然而生，

我不禁想到：他们会转生到哪里呢？

阿底峡尊者曾传下来一个能令人回忆起前生的梦修仪轨，此仪轨所要求的咒语念诵，我以前即已圆满完成了。为观察弟弟的投生之处，我决定在二十一日晚上依此仪轨实修一番。

二十二日黎明时分，我终于感得一梦：梦中的我本在类拉寺里，后跨过一条大河来到恰那（黑水）地方一森林中。当时那里聚集着多得不可思议的人群，大家都在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我的母亲也出现在此处，她似乎比以前还要显得年轻。多丹、多杰智他和我，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不大一会儿，我就听见母亲对我们三个人喊道：“你们三个不要住在恰那，应前往恰嘎（白水），那里要好得多。”她还说：“我马上就要返回兹嘎，前段时间，兹嘎地方突然冒出来很多盗贼，山羊及其他众生共有二十来个都被偷走了。尼达你和多杰智他最好先回去，多丹应随后赶到。就是因为你们几个呆在恰那，我才特意赶来劝你们走。我平常就对多杰将参很是疼爱，怕怨敌伤害他故一直巡视不停。现在我又担心家中遭盗贼抢劫，所以我准备立即过河直奔兹嘎而去。家里为防止丢东西，已经

请了阿达夏帮忙照看，我想看看他到底做得如何。多杰将参真是可怜，好的去处已经非常少，他至今尚未找到满意的落脚点。为避免他沦落到造恶之人家里，在未遇到清净的积善人家前，我要求他务必耐心等待。这次你们要是能够碰面的话，一定要好好跟他说说。他自己也经常说些很伤感的话，我只好时不时地安慰安慰他。现在我马上就要回家去，否则盗贼来了就不好收拾了。如果你们两个碰到他的话，一定要拉着他渡过哲夏洞河，直接赶到兹嘎来。”母亲说罢就提前回去了。跨过一条阴山河后，我随后也向兹嘎方向奔去。

母亲离开没多久，多杰将参就背着一大捆柴火从不远处一摇一晃地向我这个方向走来。他手托脸颊，一副悲哀的表情。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唉声叹气，嘴里还不时地哼唱出一曲曲悲歌。我们就在原地等他，多杰一路哀叹着总算走到了近前。对于他的突然出现，我多少有些诧异，带着惊异的神色我对他说道：“真是你呀！我还以为你早就死了呢。你居然又回来了，太好了，我们一道回去吧！最好先到恰嘎那里去。”尽管说了这一大堆话，但我还是不大敢相

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弟弟多杰将参。看到他还活着，我不禁悲从心起，无量的怜悯之意顿时就在心底涌动起来，我半是问他，半是自言自语道：“你是活着与我碰面吗？”

多杰此时则答话说：“到目前为止，已没有我未曾涉足过的地方。与我在一起的朋友大约有一百七十余万，其中的三分之二已堕落到深不见底的大黑洞中，另一部分则游走不定：有些因害怕风雨而跑到森林中去；有些则躲进地洞、岩洞中；我和个别同行者想到兹嘎接受中阴闻解脱灌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赶赴这里。

一路上母亲一直在用衣服保护我们，所以狂风暴雨、严寒冰雹才未能伤及自身，我们也未曾进入大洞中去，曾经有一个叫阿克·康巴里的人，当时兹嘎之地的人都劝他不要进入洞中，但他就是不听，非要进入洞中不可，现在康巴里可能已处于最危险的境地中了。阿多、纽增两人和我在一起，阿多曾说过：‘日月光上师会到我们这里来，大家千万别去造恶者的家中，否则一定会沾染上晦气。’不过话虽这样说，但要找到积善之家又谈何容易，这生当中怕是



很难遇到了。现在的我非常失望，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我们很可能就要被引入大洞中。以前跟你在一起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大利益，现在我已是业障深重、身心肮脏，看来只好随便选择一家人投生去了。”

弟弟说完后转身就走，边走边又说道：“饿鬼、旁生、地狱这三恶趣都未去投生，看来现在最大的可能便是前往恶人家中投胎了。”言罢即长叹一声。正走的同时，他又开始哼唱了起来：“家呀家积善之人家，难呀难大地上难寻，脏呀脏恶人家真脏……”他就这么边走边唱着，语调极其悲凉。依然是用手托着脸颊，背上依然背着那捆干柴，人还是那么一晃一晃的。我急忙喊住他：“等一等，弟弟！”等他站住后，我又问他：“你碰到过兹嘎地方死去的人没有？若遇见过，他们都是谁？你们是不是同行？现在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多杰一脸落魄地回答说：“今年我碰到过很多兹嘎地方死去的人，有些瞬间就离开了；有些则与我呆了将近一天；曾接受过你灌顶的四五个人和我共住了十天左右；还有纽增，她爬过一座山后就走了，不知她现在的苦乐感受

又如何；其他人都已了无踪影，一个一个全都次第消失。不过中阴救度法门，特别是中阴闻解脱法门，人在活着时实在是太需要经常于耳边听闻受持了。在我们这些人中，凡是以前听闻过本法的，基本上都能辨别自己去处的好坏与否。当我们共同念诵起中阴愿文时，数十万众生开始呜呜地放声痛哭。当时也曾问过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哭泣，他们回答说：‘你们真幸运，能念诵这么悦耳动听的愿文，还会辨别投生之处的好坏，并能和睦相处、共同起居，这实在令人羡慕。看到这些，我们才伤心落泪，因你们是这样的幸福，而我们呢？所以非常希望能将此殊胜大法传与我们。’

听到这一请求，我便将中阴闻解脱法从头至尾基本上都传给了他们。那些人事后又问：‘当法性中阴来临时，那么好的光道显现在眼前，你们为何不奔向那里，反倒要漂泊在此处呢？’我回答道：‘法性中阴到来时，光线、光芒、声音，各个威力都巨大无比，我们当时都昏厥过去了。那一时刻，平日所体认的实相、光道并未显现出来。我活着时，中阴直指法门只听过两次，当法性中阴境界真的现前、马上

就要认识它的本面时，它却倏忽消失。如果活着的时候能听闻三次此解脱法门，那就决定可以认识法性中阴的本性。可惜只听过两次，所以把大好时机全给浪费了。因此我才想转生到积善之家中，故一直在苦苦等待着这一时机的到来。但这种机会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直到现在都未能如愿以偿。’”刚刚讲完这番话，弟弟又开始悲哀地唱起：“家呀家积善之人家，难呀难大地上难寻，脏呀脏恶人家真脏，多呀多恶趣胎门多，怕呀怕惧中阴险途……”一边唱，多杰一边就又背上木柴沿着险恶的道路一晃一晃地走去。

我再次向他的方向追赶过去，一边跑一边喊他停下来。等追上他之后，我拉住他说道：“弟弟，不用那么难过，我绝不会看着你痛苦而不管。烦你给处于中阴境界中的众生捎个口信，告诉他们在兹嘎地方有一类拉寺，那里有一名为日月光的大德，他正在给予他同一种族的众生传讲中阴闻解脱与系解脱大法，他们也可以前来听受。你把他们都带过来，我每天早晨都会不断念诵闻解脱与系解脱，同时还要做‘食子百法’、‘水施’、‘中阴水施’并念诵其

他的一些愿文，此等功德我都会回向给他们。”

听完我的话，多杰稍稍感到一点宽慰，他随即对我说：“看来我们兹嘎地方的人大多都已有了好的去处。前段时间与他们分开后，他们因为懂得如何选择投生之胎门，因此现在来看肯定都已得到了暇满难得之人身。那些身处中阴身的众生们都在议论说：‘你们兹嘎人真幸运，不仅有人能对中阴众生宣讲佛法，还了知选择胎门的方便法，这真是稀有难得。’他们各个都羡慕不已。兹嘎人中与我一样未找到善妙去处的个别人，我们大家就围聚在一起共同念诵‘中阴救畏文’、‘度脱险径文’、‘供灯文’等愿文。你每天早上也应念诵‘中阴发愿文’回向给我们，这样大家一定会皆大欢喜。我非常想得人身，所以才在此等候。当我们这些中阴众生声势浩大地齐声念诵愿文时，以此功德，中阴身的数量明显减少。以此观之，也许众多中阴众生都已选择了好的胎门。在中阴境界中，当不同种类的众生数目多达数十万乃至上亿时，我和藏族的三位密咒士就成为了其中最负威望者。他们三人曾长时间修持过转世中阴闻解脱法门，至于我本人，我想这种境遇是我得

过很多密宗灌顶的功德力所致。但不曾想好的去处简直就像如意宝洲一般难以寻觅，而不清净的所在却如打开蚁穴、里面的蚂蚁蜂拥而出一样到处可见。至今我都未找寻到满意的投生之处，而当初与我在一起的七十余万众生，几个月前就已各奔东西了。近来则有五百人与我一起继续观察、寻找，但我估计在三天之内，他们也都会找到各自的去处，大家那时便得再次各奔前程。

一般来说，中阴界的众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相处在一起，一个月之后，大家便要各自分开，而后又有新的众生，几十万或几百万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他们相处一个月之后同样也得各奔自己的落脚点而去。现在看来，所有兹嘎人中除我以外都已找到了各人的投生去处，大家全都四散而去，就我一人还在等待。母亲说过不要前往恶人家，否则会沾染上晦气，她交代我在未遇到积善人家之前，务必耐心守候。我也告诉过母亲，你老是讲些缺乏考虑的话，如果只知道盲无目的地等待，那么在这一等待清净投生处的过程中，要是万一被引入大洞中又该如何对付？每天都有不可思议的众生

被带到大洞中去，如果我也被他们拉入其中，那时该怎么办才好？母亲洞悉了我的担心后就安慰我说：‘你未得到清净去处之前，我一定帮你不堕入大洞中，同时日月光也会将功德回向给你。因此用不着害怕，也不必悲观沮丧。’尽管母亲这样说了，但我现在还是感到非常失望。”

感到非常失望的多杰说罢就又唱起了那首悲歌：“畏呀畏大洞真可畏，怕呀怕惧中阴险途，沉呀沉木柴太沉重，中阴中失望复失望，家呀家积善之人家，难呀难大地上难寻……”边唱边用手托着脸颊，背上那捆干柴，长吁一声之后，多杰又一晃一晃地离开我而去。

此时的我不禁泪流满面，揩干眼泪之后，再抬头看他，只见多杰还在悲哀地边走边唱。我急忙叫住他：“弟弟，别走！我还有事要告诉你。”听到我的召唤，多杰便把背上的柴卸在身旁的小土堆上，然后就唉声叹气地在原地等我。我急走到他跟前说道：“别再痛苦难过了，我在类拉寺建了一座寂猛坛城，现在我将这个功德全部回向给你；另外，我曾供养过洛桑格西一个月的口粮，并给过他念经费，请他念诵



观音心咒；还在类拉寺重新召开了念诵观音心咒的法会……我把这些善根，再加上自己平生所积的一切善根，全都回向给你；除此之外，我会让家人也念诵观音心咒回向给你；而且自从你离开人世之后，我们就未再造作恶业，倒是一直在想尽办法广行善事，所以千万不要悲观失望，一定要继续找寻积善之家。或者就应以意幻之身将心识完全专注起来，因闻解脱中说过：中阴身之心识专注于何方，彼即生于何方。所以你应将自己的心完全投注在莲花生大师的铜色吉祥山刹土上，并发愿往生那里。若真能得到这样的结局，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快慰的事！”

但多杰听罢却对我说：“我活在人间的日子实在太短，这怎么能让我满足？因此我想再来人世并比此生多活上一些时日。这一切都怪那个扫帚星棠琼玛，现在我已重新鼓足起勇气想再得人身，并力争转生到一积善人家。虽说仰仗你们的恩德我平日也很少造恶，但在人间时我却未能好好修持佛法，现在想来不觉后悔万分。一想到没有跟亲人们和睦相处、共享天伦之乐，我的心就隐隐作痛。人间合家团聚的

融融景观，在别处的任何地方都无从寻觅。当这一切都在眼前的时候，我却不知善加利用、珍惜；如今，所有这些曾经有过的美好情感都已不复存在，再想要找回往昔的欢乐时光怕已不大可能。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到积善之家，这个愿望是如此强烈，一直支撑着我等到现在。”

多杰说完这番话后，整个人已是热泪盈眶、泣不成声，脸上那种哀怨的神情让人不忍心再看下去。我赶忙转换了一个话题：“在中阴境界中，你碰到过你女儿查鹤瑞吗？”

多杰回答道：“一个月前，在不计其数的中阴身中，刹那间我曾看到过她那张熟悉的脸，但随后就再也没有碰到过她。”没曾想提到女儿反而更令多杰伤心难过，他的泪水又一次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哀伤不已的多杰随即便重新背起柴火，沿着刚才走过的道路，一晃一晃地再度出发奔向未知的前方。边走边又唱道：“乐呀乐人间真快乐，苦呀苦中阴险途苦，短呀短人生太苦短，聚缘少伤心复伤心，小呀小自由天地小……”他就这么边走边唱着，继续向前走去。

我再次喊住了他：“等一等，我还有件事要



问你。”等他站住后，我便开口问道：“你见过中阴法王了吗？”

多杰此次则回答说：“尚未见过他。据说如果被引入大洞中的话就能看到他，但我想我还是不进去拜见他老人家为好。每当要靠近大洞时，浑身上下就像自心裂开一般恐惧不已、痛苦难忍。我还算幸运，有母亲保护，别人都是孤孤单单，毫无自由可言。他们在没有护佑的情况下，身不由己地就被推向大洞中去。大家在临近洞门口时，各个都吓得面无血色，惊恐万分的众人就如心脏被撕裂般颤栗不止。在洞门边，很多人都因恐惧而昏厥于地，还有一些则哀号悲泣道：‘我要掉下去了……’随后便一个接一个地掉进黑洞中。”

多杰边说边朝上边走去，然后又开始唱起那首悲歌：“畏呀畏黑洞真可畏，快呀快黑业猛风快，灼呀灼业力火灼人，漂呀漂无友独飘零，留呀留一切带不走，重呀重业力不堪负……”嘴里连声叹着气，费尽力气背着那捆柴，多杰又开始一晃一晃地向前走去。

这回我干脆追着他跑，追上他之后，我告诉他说：“现在我正在竭尽全力帮助你，你不必

太过伤感。而且我已发过愿，一定要保证你再获暇满难得之人身，且能值遇正法；不仅如此，我们兄弟俩还要再度相见，这就是我发过的大愿，因此说你不要再痛苦不堪，因为我就是你的依靠。再者说来，并非是你一个人需面对死亡，我们俩或迟或早都得迎接这一时刻。非唯我们兄弟二人如是，一切众生无一能逃脱死主的大网，各个都要感受死亡所带来的折磨。不要再唉声叹气了，应该放松、坦然安住，同时猛厉祈祷大悲圣尊观世音菩萨，还有经常帮助你的母亲。你常常提到的母亲实际上可能就是你自己的本尊——金刚亥母，因你已得到过很多金刚亥母的修法灌顶。想来你应该了知忿怒母事业的加持力，在整个中阴期间，都是她在护卫你。现在你应如是虔诚祈请圣佛母金刚亥母：‘请慈悲垂怜观照我。’我本人也会于每月初十持续不断地广作佛事，并祈祷诸佛菩萨加持、护佑你。”

多杰的心态稍稍平复了一些，他口气缓和了一点，接着又对我说道：“哥哥，只不过因自性中阴阶段对我来说太过痛苦，所以我才把一肚子苦水向你倾吐了半天。尽管嘴上唠叨个不



停，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比起别的中阴众生来，我已算是很幸福的了。你做的七世丸火施及念诵系解脱对我利益极大，而且还饶益了别的中阴众生。很希望你能把我的骨灰做成小泥塔，同时继续为我念诵系解脱并进行七世丸火施，这些以及酬忏仪轨都会对我带来非常大的功德利益，因此恳请你能精进为我行持下去。”多杰说到这就站起身来，准备走的同时嘴里又冒出来一句：“戒律呀戒律扔河里。”

在他说出此话的当儿，我满怀疑惑地追问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要随便乱讲，到底是谁把戒律扔进河里？”

多杰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在寻找投生之处的过程中，有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三个出家人把戒律扔进河中（意谓舍戒）。”言毕，他便准备过河而去。

就在此时，多杰智他、可爱的多杰，还有我，一行三人不知不觉间就已走过了恰那那片险恶之地，抬头一看，一片平坦的草原突兀现在眼前。我们三人这时都注意到平原下方有一位骑着马的白发密咒士正向这里走来，另有一位出家人及密咒士一左一右为他牵着马，三人

渐渐向我们这个方向直逼过来。多杰看到他们后马上就想跑掉，我一把抓住了他并问道：“你往哪儿跑？”多杰颤颤巍巍地答话说：“那个密咒士会吃了我！我一见他就无比恐惧。”我连忙安慰他：“不用怕！这人究竟是谁？”多杰一脸惶恐地回答说：“他是邦柯乐寺的，名气非常响亮，我都不敢说出他的名字。”多杰一边说，一边由于恐惧而颤抖不已。

再看那个密咒士，也是一身出家人装束，白发苍苍，身上还披着一件披风。当他最终来到我身边时，密咒士开腔说道：“日月光尊者，你的的确确是能喝干大海、吞尽山王的那种人。”我则回应说：“想喝干大海的贪心，我从未生起过；亦从未伤害过任何众生。我只是一个吃属于自己的饭、同时独自闭关苦修的人，喝干大海、吞尽山王那样的重任恐怕只有你才能荷担得起来。像你这样的人说我……”话说到这里，我心中忽然生起了佛慢，身边也突然出现了自称是我弟子的四位密咒士。他们对那位白发密咒士说了很多压制他气焰的话语，完全站在我这一边严厉指斥他，最后众人都哄笑起来。他们三人面对这阵势愈发显得害羞难堪，



就像自我解嘲一般他们最终嘀咕道："我们到江持去吧。"说完就转身离开了。我则趁机对弟子们说："大家一起到恰嘎去！"

就在此刻，母亲一边念着度母心咒，一边赶到恰嘎河边迎接我们。一见到我们她就欢喜地说："我是来迎接你们回去的。"说话的同时，她还不停地用河边的干沙子涂抹自身。

大家先后越过一条河，渐渐来到切测山边，此时的我恨不能马上就赶回兹嘎……

正在此时，我忽然从梦中醒了过来。清醒的同时感到身体一阵阵颤栗，再定睛一看，才发觉自己早已是泪流满面。伤心难过之余，我立刻开始念诵闻解脱与系解脱，并发下许多誓愿，还念诵了回向文，以期能对弟弟带来实际利益与帮助……

大概一个月之后，也即十二月的十一日晚上到第二天黎明，我又做了一个梦：

地点好像是在约当山谷，当时我正向山中走去。忽然，从对面蓊蓊郁郁的森林中传过来一阵阵砍伐树木的"咔咔"声，循着声音，我一步步摸到近前，结果竟发现多杰将参正卖力地劈着油松。不胜惊讶的我禁不住冲他大喊起

来："喂，多杰！你在这里干什么？怎么还没找到投生之处？！"

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多杰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我说："投生之地原先倒是找着了一个，可惜就是离家太远，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因我对自己的家乡十分留恋。"

听到他的回答，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又看到他在劈油松，我便问道："你劈这个干什么？"

多杰擦了擦脸上的汗，然后告诉我说："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害怕身处不见天日的黑暗中，因此我才劈油松用以照明。"

这时我已整理好自己的思路，于是便略带责怪地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赶快去投胎呢？为何还要呆在这里浪费时间？难道你自己一点也不着急？闻解脱中早就明示过了，在中阴阶段，有多种不同的选择投生处所之方法，诸如如何选择清净空行刹土或选择有垢染的轮回胎门，这些内容要点你如今还能忆念吗？若听从我的建议，那你大可不必选择再入轮回之泥潭，因轮回本身一定会令你痛苦不堪。你实在应该将心专注在西方极乐世界，或其他佛国刹土上，

以求尽快往生那里。如能如此行事，则你肯定可以得到解脱，因你现在已没有了肉身，只剩一个意生身而已，凭借这个条件，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转生到任何你欲往生的刹土，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挡得了你。现在，我自己的肉身还留存在人间，此刻的我只是梦境幻化身，而你又是中阴意生身，故我们俩都是借助幻身而存在。如果我们碰一碰手就会发现，一丝一毫的触受都不会发生。你若不信，我们现在就试试看。”

说罢我即把手伸向多杰，但蓦然间，我们俩全都被发生在眼前的事实搞蒙了——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两双手在接触的刹那，根本没有互相无碍穿过，相反，实实在在的与肉体实际接触一模一样的感觉倒让我震惊得哑口无言。多杰立即不以为然地嚷嚷道：“不对，不对，明明有真实的感觉嘛！”

深觉诧异的同时，我暗自思量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毫无疑问，我现在是在梦境中，而弟弟更已死去多时，生者与死者在此山谷相见，握手时怎么可能会有触摸感呢？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切到底是真是假？……

再看看弟弟那张我早已熟悉的面庞，而弟弟也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种共同的预感开始弥漫在我俩心间：这可能是我们兄弟的最后一次相聚，以后怕是再也难以碰面了。在这种情绪笼罩下，我们相互端详了许久……

唉，我终于无奈地认清了一个事实，无始以来，众生自相续中的我执习气诚可谓根深蒂固，非常难以摧毁，这就是凡夫身陷轮回的最主要原因所在。

反复审视之后，我们兄弟俩都体认到，当虚幻的中阴意生身与虚幻的梦境幻化身相遇时，两种幻身还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存在，比如一握手就会产生真实的触摸感——所有这一切都在向我们表明：执著颠倒、错乱的假相之习气，实实在在是太难消尽了。明白了这一点后，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怖感顿时从内心生起，我开始迫切、猛厉地祈祷起上师三宝的加持与护佑。

多杰接着又与我交谈起来：“我原先也想往生到某一个佛陀刹土，但这样的念头只要一生起来，我就会感到相当恐惧，这可能是业障所致吧。不过我确实不想到地狱、饿鬼及旁生



趣中，而且去这些恶趣的因缘好像也并不具足。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能再得一次人身，因为我总感觉自己在人世的存活时间非常短暂。坦率地说，得到一个暇满人身比往生佛刹更能令我心满意足，这个愿望早已牢牢占据了我的脑海。”

听到弟弟说出这番话后，我的感觉只有用“无奈”二字来形容。无计可施的我只得对他说：“佛国刹土才真正具足无量功德利益，那里无比殊胜的吉祥安乐又岂是人间所可比拟！这么好的去处你不愿去，反倒要自甘沉沦、心甘情愿地再回五浊恶世的人趣中打转转，这不是业障又是什么？既然如此，我也只能悉听尊便，但好歹还可以帮你一下，现在我们就去寻找一户清净的积善之家吧。”

我带着多杰首先来到山谷中的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座三层高的楼房。指着那幢房屋我责问他道：“你老是埋怨说找不到投生之地，这不刚好就有一个嘛，咱们赶快进去吧！”谁料他却兴味索然地摇摇头说：“像这样的投生地简直多如牛毛，要是对它们满意的话，我也不至于等到现在。我不想去这种地方。”弟弟既然这样

说了，我只好随顺他道：“那我们就再往前走走吧。”

离此不远处，我们又发现了一座房屋，于是我便对多杰说：“不知道那里会怎样？咱俩干脆从房子后面爬上去看看。”说罢我们就开始攀着房后的石缝一点一点向房顶爬去。来到屋顶后，发现在天窗下面有架梯子，顺着梯子我先往下走去，然后就招呼多杰说：“我进去先看一看，你随后就下来。”但多杰却并未对我的建议表示出太大兴趣，他从上往下探视了几眼，神情似乎略带不满，因而人并没有紧跟着下来。

我独自一人爬下一个楼层，到了第二层时，才看清楚此层房间全都是空的，似乎从没有人入住过。而且房间的柱子也有些翘裂，屋梁亦摇摇欲坠。再往下行进，进入第一层之后，发现这里满地都是污泥杂草，中间还夹杂有块块腐肉、累累白骨以及很多动物的肠子，整个地方污秽不堪、血迹斑斑、腥臭扑鼻。更可怕的是，墙上竟还粘有许多胎盘膜……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一下子全都扑到了眼前，让我阵阵反胃、恶心不已。

深恐染上晦气，加上又快要吐出来，我急




忙跑向一个小门洞打算从那儿逃出去。脑袋里蹦出这个念头的同时，我又想到了多杰：弟弟要是投生在这样的污秽之地肯定不会有好的来生，我一定要设法再帮他找一个理想的去处。

就在此时，多杰将参已从楼上爬了下来，当他走到房子边上时，嘴里又开始哼起那首悲歌："脏呀脏恶人家真脏，家呀家积善之人家，难呀难大地上难寻，苦呀苦中阴险途苦，小呀小自由天地小，走呀走漫漫无边路……"歌声渐远渐小，我的弟弟多杰将参逐渐向远方消失而去。

看到他离去，我的内心就像火烧火燎一般焦急难耐，真想冲上前去安慰他，并帮他继续找寻，怎奈那个门洞实在太小，根本容不得我出去，我只能听着多杰悲哀的声音一点一点消尽在远方。最后，我奋力挣脱到门外，刚一出洞，我立刻大喊道："多杰将参！多杰将参！多杰……将参……"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他再也听不到我的呼唤了，我只能听任他从我的视域中彻底消失！

此时的我心中悲痛无比，真实无伪的大悲心自然而然就生了起来。唉！可怜的弟弟，这

次遇见他根本就没来得及好好与他叙谈一番，都怪这个肮脏不堪的破房子！不过，刚才若没有松开他的手，这种结局又何得发生？说来说去还是怪我，现在又该到哪儿去找回弟弟呢？也许以后再也见他不着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竭尽全力找寻他，一旦发现他，一定要详细询问他的处境及近况，并想方设法用佛法打动他，帮助其往生佛国刹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最起码也要助其找到一积善之家……一想到他的忧苦，伤感之情就难以自抑；对他本人来说，切身感受的痛苦更是何堪忍受啊！

呼喊着他的名字，打算马上就去找他……就这样，喊着喊着，我从梦里就惊醒了过来。醒来后，我便将此梦境完整记下并整理成文，希冀一切众生均能从中获益。

事情后来的发展是这样的：多杰将参最终还是得到了十八暇满之人身，随后即开始精进修持闻解脱法，并将此法之传承接续了下去。

呜呼悲哉中阴诸众生，唯有感受痛苦无安乐。
俱生骨肉纷纷离散分，亲友财物饮食无一留。
独自承受细微恶业苦，中阴众生痛苦不堪言。
未能了知自性真可悲，如是众生无依亦无怙。

寂猛圣尊大悲恒观照，愿中阴众生获其果位。
上述宣说梦境经历语，乃吾亲游中阴界后造。
绝非不了义之方便说，为利一切有情而著文。
愿诸众生皆识自本面，愿中阴痛苦均得解脱。

日月光尊者宣说梦境经历终。

上文所描述的是依特殊方便法值遇尚未获得后身之中阴众生的一种经历，不过若就普遍情况来说，佛经中曾指出过，凡夫死后之中阴身，只具有往昔习气之增上力，就像梦中做梦一样，一般而论，直接相遇之事并不可能普遍发生。有些人会采用像我们熟知的降神法那样的法术去勾招亡者的灵魂，并与之对话，这种做法也并不罕见。这些人都认为他们是在与真正的灵魂沟通，但事实真相却是：这些能与之交流的灵魂并非一定就是亡人的灵魂，此种现象就像在米拉日巴尊者师徒前勾招亡人魂灵、且为之灌顶的苯教修行者一样，（其实他勾招过来的根本就不是那个死者本人的神识。）因众生依凭各自业力，在死后全都已按自身的业果轨道步入各自的六道轮回之趣，此等道理在《如何投生经》中有详细广说，有兴趣者不妨自行

深入研读，此处就不再赘叙。

再论述第（3）部分：依靠一身拥有多心识及一心迁往另一身体之理而生信：

众多佛教经论中都再三说过：“身如客舍，心似旅人。”的确，我们的身体先是在某一个地方成形、诞生，但这个血肉之躯最终又必定分散、离析乃至彻底消失。而心识的特点却与肉身有所不同，它从别的地方迁移而来，暂借某一个肉身假合而住，一直住到此灵肉结合体再次分崩离析为止。身体消失、毁灭后，心识又迁往别处。在此种境况下，心身之间的关系就是能依、所依的关系，换句话说，也即如同客人与客舍之间的关系一般。身体毁灭之后，心识并非随之而断灭，它就如远道而来的客人似的，短暂停留之后还得继续自己未竟的旅程。

而有些活人的身体却可以被其他众生的心识所占据，此时虽说躯体依旧，但其心相续已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另外一个人的思想、灵魂、意识正指挥驾驭着被占据的身躯。还有一种现象也时有发生，即某些人死后，其他人的心识又借尸还魂，于是这些人便再度得以复活。不





过尽管肉身还能恢复如初，但其性格、行为特征已是今非昔比，与原先相较不啻有天壤之别。这些现象之所以发生，有些是因业力的异熟果报所致；还有一些则是修行人依靠特殊的修行法门将自己的心识迁移到别人的躯体中所致——此则名为“夺舍法”。不光是佛教，连很多外道都有此种修行法门。

下面的事例取自台湾《今日佛教》杂志，内中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一个人的心识转移到另一个陌生人身上后，种种不可思议的景观、变化发生的过程。

《今日佛教》杂志社记者李玉小姐曾到台湾麦寮地区专程采访过此一事件的主人公及当事者，她将亲眼目睹的事实完整、客观地记录了下来并整理成文，因而所撰文章有极强的真实感与可信度。这里，我将她的文章内容概括归纳后向读者朋友们作一简略宣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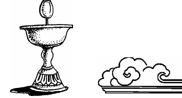
今年（1961）二月间，星云法师应邀到虎尾讲经，煮云法师也一同前往。有一天，两位法师再加我们几个居士一起到虎尾紫云寺参拜。在那里，我们听说麦寮地方有位女人的身体被

另一位来自金门的妇女控制着，金门女人的心识在进入麦寮女人的躯体后便一直掌控着她的所言所思所行。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立即决定前往麦寮专访这一事件的主人公。

这位神秘女人的家就在麦寮中山路上，门牌九十五号的这间庭院就是她——吴林罔腰女士与其丈夫吴秋得的住地。到她家时，吴太太刚好下田去了，开着一家建材行的丈夫在得知了我们的来意后，满脸的为难之色顿时显露出来。经过再三询问，他才无可奈何地讲述了一些相关情况：

“1959年时，因为经营建材生意，我参加了台西乡海丰岛的建筑工程。那段时间我很少回家，基本上都住在海丰。但每次回家时，我太太都犯病，我一回海丰她的病就会好些。等到海丰的工作结束、我彻底搬回家住时，她的病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其实她也没有别的什么致命毛病，就是精神不正常，闹到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几个想合力压住她都按捺不住。本来是想把她送到精神病院的，但她自己不愿意去，还大声嚷嚷着：‘不要抓我到精神病院去，我没有神经病，我是金门人，叫朱秀华，我借





用了别人的身体，我自己的心现在就依靠这个身体活动……'我太太本来叫林罔腰，但她居然说叫什么朱秀华，还三番五次地这样说，并且连说话的口音也完全变了过来。我怎能相信自己太太的身体已经被另一个人的灵魂占据？！我实在无法相信这样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这种事发生，而它偏偏就发生在我家！无论怎么想我都想不通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

说到这里，吴先生不愿再往下叙说了，于是就借着给客人倒茶的机会结束了与我们的交谈。而他的外甥此时则接上了话茬："面对舅妈变成另外一个人的事实，我们全都束手无策，只能暂时性地给她治治病。刚开始时，大家都觉得非常不方便也不自在，每当舅舅喊她'阿罔'时，她都会说：'我叫秀华，不叫阿罔。'而当她（吴林罔腰）的姐姐和妈妈来看她时，她却愣愣地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谁呀？'当然，我们的邻居她就更不认识了。以前舅妈只会烧烧饭，其余的事情一点也不会做。可是现在的她和以往大不相同，煮饭倒是不会了，别的诸如下田等粗重活却全都娴熟掌握。另外，

过去的舅妈鱼呀肉呀的统统都吃，如今别说吃了，连碰都不愿碰一下，这两年多来，她都是和家人分开吃饭。不仅如此，她的口音也全部变成了金门腔。还有一件事也挺奇怪的，舅舅住在海丰的那一阵子，当地人经常看到有个女人跟在他后面。"

说到这里，陪我们前来的许先生告诉我们说那个女人已经回来了，但她不肯进来，只是躲在屋外暗自啜泣。我想我们的来访可能深深刺伤了她的心，她并不愿意再回首往事，把那些只属于朱秀华的记忆和盘托出给我们。经过再三劝解后，她才答应好好跟我们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因她终于明白我们并无一丝一毫的恶意。不过那天她只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们一点点有关朱秀华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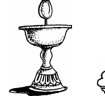
"我家住在金门的新街，父亲叫朱清海，母亲叫蔡叶。18岁那年，因为金门有炮战，所以我就跟着别人坐渔船逃难。后来，因船在海上漂流太久，大家又都没有粮食，于是一个个都相继饿死了，最后我也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渔船顺水漂到台西乡附近，我被一个渔夫搭救了。谁知他只是抢走了我的全部钱财，

然后就又把我推到海里……”

说到这里，她就掩面跑回屋去，虽说我们还想多知道一点，但见她如此悲伤，便也不忍心再追问下去。因为时间已经不早，大家还要赶回虎尾，于是众人便起身向主人告辞。临走时，我答应如果有机会还会再来麦寮，并送给她一串念珠。

在送我们去车站的途中，许先生告诉我们说：“朱秀华本来是可以活命的，当她被渔夫救起的时候，曾哀求那人说：‘只要能救我的命，做您的太太、儿媳妇，或者婢女都可以，而且船上的金子都可以送给您……’可是那个渔夫太没有良心了，竟然抢走了金子，然后又把人推下了海。但他究竟不能安安稳稳地享用这些不义之财，后来听说没过多久，这家人就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现在只剩下一个得精神病的孩子，而且疯得很厉害。唉！佛教说的因果报应实在是一点也没错。”

说到这里，他向我们扫视了一下，接着便又说道：“说起来也真是怪，当朱秀华刚刚复元后，有人把这消息传到台西乡，台西乡的人知道了这回事后，各个都感到很惊奇。有些人知



道多年前疯子的家人曾害过一个女孩，于是便特意把疯子带来看看朱女士。想不到他才到门口，朱女士就不允许他进来，而且还哭着说：‘你们家里人害我还不够吗？你还要来引我伤心！’以前，阿罔从未到过台西，而这疯子来的时候也并没有提前通知，但朱秀华就知道这些，这不是很奇怪吗？”……

今年七月间，熊炬明居士来虎尾教莲友们唱佛赞，一次闲谈中煮云法师又提起朱秀华借吴林罔腰之身躯以还魂的事，熊居士听罢立即要求前往麦寮深入调查此事，而我也因为前次曾答应过要送给朱女士一串念珠，故亦当即决定陪同熊居士共访麦寮。

熊居士曾在金门呆过一段时间，因此对金门的一切都非常熟悉。路上他告诉了我许多关于金门的掌故，诸如金门的建筑物、农副特产以及风土人物等，这些都是和朱秀华见面时的谈资。

我们去的那天天气很坏，一路上都在下着蒙蒙细雨，还好，车到麦寮时，雨终于停了。也就是因为刚才那场雨，朱秀华才没有下田。我把带来的念珠送给了她，然后就开始闲聊起



来。有了上次的经验，这回我就先从她信佛的问题谈起。朱秀华对此回答说：

“我自小就信佛，而且一直茹素，现在不管工作有多忙，早晚的拜佛一天也没落下。我知道，佛说的话一点也不会错，一个人只能做好事，绝不能做坏事，否则一定没有好报。”

我趁机问她：“您说您小时候就信佛，那么当时金门有没有佛堂？”

她思索了一下后回答说：“我不知道，不过我们家里一直供奉着观音佛祖，平常我都是在家里礼拜，全家老少也全都拜佛。”

看到她愿意与我们叙谈，我便小心翼翼地转换了话题：“您现在还记得金门的事吗？”

她叹息了一声说道：“唉！记是记得，但事情已经过去了，还谈它做什么呢？”“如果现在有人要帮您找您的父母，您愿意吗？”我接着问道。“当然，我会很高兴，可有谁愿帮我找呢？而且即便找到他们，他们恐怕也不会认得我了。”她的脸上泛起一丝苦笑，然后又接着说：“我现在的身体已不是当初离开金门时的肉身了。”说到这里，她双唇紧抿，眼圈开始发红，但她尽力克制着不让眼泪在客人面前掉落下

来。我指了指坐在一旁的熊居士说：“这位先生在金门住了很久，而且他也信佛。他知道很多金门的事情，同时还有一大帮朋友现住金门。如果您愿意，他可以帮忙打听打听。”听到我的这番话，她的眼圈又红了，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低头不语。我试探性地又说了一句：“如果找到了父母，您就可以回金门与他们团聚了，要是回去的话，您还能认出他们来吗？”“当然能！如果可以回去，我倒想让您陪着好好转转，您敢去吗？”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忽然亮堂了起来，直盯盯地看着我，似乎在等待我的回答。“没问题，我本来就想到金门走走，要是能陪着您，那就更好了。”说到这里，我便请她谈一谈自己当初离开金门的具体经过，此时，朱女士的记忆像是被激活了，她开始痛痛快快地讲述起自己的那段经历：

“事情发生的具体年月我已记不清了，反正那年我刚 18 岁。当时因为有谣传说驻扎在金门的军队要撤退，所以很多老百姓都纷纷乘船逃难，我也带了东西跟着别人一起上船。可能是太匆忙、太慌乱的缘故，我附搭在别人的船上仓皇逃离，并没有跟爸爸他们在一起，当时

根本就没想到这一次分手竟会是永远的诀别。我们逃难那天，大陆的炮轰得很厉害，狂风四起，巨浪排天，我勉勉强强上了船。驶至大海深处以后，大家都不知道该往何方前行，因平常这些渔民都只在近海捕鱼。迷失了方向后，轮船只能顺水漂流，许多天之后，很多人因受不了饥饿一个个都相继饿死。我倒没饿死，但也痛苦不堪。就这样漂呀漂，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日，我们这艘船还是在近海附近盲无目的地打转。后来总算有渔船靠过来了，有人发现了我后，就把他们的船靠近，并把我从昏迷状态中弄醒，然后我才知道这里是台湾的台西乡。接着我便把自己漂流的原因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们，但不曾想，后来……”

说到这里，朱秀华的眼眶上已挂上了两颗晶莹的泪珠，但她很迅速地就把泪花抹去了。我再次打断她的话问道：“听说他们夺走了你的钱，又把你推到远海中去，所以这家人后来全都死光光了，现在只剩下一个患神经病的孩子，这一切是不是因为你……”

结果这次还没容我把话说完，她就抢过话头分辩说：“想不到你也听到过这种说法，其实

这完全是误会。船上的那些黄金并不全是我一个人的，很多逃难的人都带了金子随身。他们夺去了黄金，全家人因此而死光光的确是事实，不过这并非是我造成的。我虽然觉得他们没有良心，但我是信佛之人，不愿也不会与人结仇，那应该是与我同船的人打抱不平的结果。”

我又问她：“那么在没来吴先生家以前，您一直住在哪里？”

提到这个问题，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但最后还是回答说：“我一直住在台西乡的海丰岛，那里满都是绿色的树木、绿色的海，美极了！我在那里住了不少年。”

熊居士按照朱秀华的说法进行推测，推算出她大概是于1954年逃难的，因那次曾有许多人看见军队在运送火药箱到海滨，所以他们就稀里糊涂地在大陆的炮轰中冒险逃出金门。我把熊居士告诉我的情况向朱秀华描述了一番，她回应说：“我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逃出来的。”接着，我又问了许多金门的风俗民情，想不到她讲出来的居然和熊居士所说的情况完全吻合。

不知不觉地，时间就在我们的谈话中悄悄



溜走，我想该是我们告辞的时候了。临分别时，我请她和我合影一帧以为留念，她好像有些为难，后来还是吴先生与吴太太所生的儿子吴胜彦先生说动了她，她才点头同意。从她家出来后，吴胜彦先生特意送了我们一程。路上我又问他了一些有关朱女士的情况，他补充说明道："我妈妈从小就生长在麦寮，从未去过金门或台西。她生病后完全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实在有些难以相信。虽说身体仍是妈妈的，但她却坚持说她不是阿罔，亲戚朋友们来探望，她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外婆和姨妈也认不出来。大家都对这件事深感吃惊，我心里自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真不知该怎么称呼她才好。"

说到这里他不觉停了下来，我趁势追问他："那你现在到底怎么叫她呢？""当然是叫妈了，我还是拿她当自己的妈妈看待。""那你相信灵魂迁移这回事吗？"我继续追问。吴胜彦先生不胜感慨地回答说："以前是一点也不相信，但我妈妈从来没去过海丰岛，可她现在居然能把海丰岛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这让我对灵魂迁移之类的事情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下。还

有，1959 年时我曾参加过在菲律宾举办的一个夏令营，与我在同一小队的有个来自金门的营友，他说话的腔调与我大不相同。等我回来后，正赶上妈妈生病，后来她的病好了，但讲话的口音却变得与那个金门人一模一样。而且她还能说出很多有关金门的故事，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她是金门人这一事实。"

采访进行到这里就算圆满结束了，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并呈现给诸位，目的绝不是想让大家都以猎奇的心态从中觅得所谓的好奇感、新鲜感。我非常想用这个事例告诉天下众人：佛教所谓的六道轮回、因果业报的道理确确实实真实不虚，不管你能否从内心领受、接纳它，它都无欺、普遍地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寸空间！

这则发表于台湾《今日佛教》的报道是根据真人真事记录而成的，文章成文时，当事人还健在，一切目击证人及材料俱完整无缺。由此观之，这篇公之于众的文章理应值得信赖。与之相同，美国有一名为露兰西的女孩，其身体也曾被别人的心识占据过。1878 年，家住伊



利诺州的少女露兰西有段时间经常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有次清醒后，她忽然说自己是住在附近的洛夫夫妇的女儿玛丽——但玛丽已于1865年因癫痫症离开了人世。露兰西吵着说要回玛丽的家，她父亲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洛夫先生。后当洛夫太太带着小女儿前来探望“玛丽”时，露兰西在窗口一看见她们，立刻兴奋地说：“我妈妈和妹妹来了！”等她们进得家门，她忍不住马上上前拥抱两人，且激动得热泪盈眶。几天后，思家心切的露兰西终于如愿以偿地搬回玛丽的家，当洛夫夫妇向她询问起有关玛丽的一些儿时生活细节时，她将无数的与玛丽相关的生活琐事全都准确无误地告诉给自己的“真正父母”，这一切使得洛夫夫妇不得不相信眼前的这个女孩就是自己的爱女玛丽的“再生”。但露兰西却说自己只能跟他们住到五月份，结果到了5月21日这天，拥抱、亲吻过洛夫夫妇之后，她真的就开始返回露兰西的家。在途中，“玛丽”就消失了，她又变回以前的露兰西。

1954年春天，印度一个名叫雅斯伯的3岁半男孩因天花而夭折，当其家人正准备处理孩

子的尸体时，不曾想小孩在第二天的清晨却又奇迹般地复活了过来。父母在喜不自禁的同时也惊讶地注意到，孩子尽管复活了，但他的性格、行为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以前的雅斯伯反应非常迟钝，性情木讷、温和；而今，他不但聪明伶俐，心情也日渐活泼、开朗起来。但他却不再承认自己是什么雅斯伯，反而说他的名字是索伯哈，家住维西地（离雅斯伯家约二十里）。他吃了被下毒的食物后，就从马车上跌下来，并终因摔破脑壳而死。这个索伯哈又说自己本是婆罗门种姓，因而不愿与属于农民阶级的雅斯伯一家人同桌吃饭。雅斯伯的父母起初并没有把索伯哈的话当真，不过，他们后来还是特意在附近地区专门请了一位婆罗门种姓的女人给他单独做饭，照顾他的日常起居。

1957年，从维西地来了一名婆罗门种姓的妇女，孩子一见她就喊婶婶，所有人都对此大感稀有、震惊。于是小孩便被带到维西地接受观察，结果他不仅对自己的住家了如指掌，更认出了索伯哈一家老小全部的家庭成员。反复再三的观察、核实之后，人们发现索伯哈死亡之时正是雅斯伯复活之刻，面对这一结果，两



家人遂一致认定索伯哈的心识确确实实已迁移到雅斯伯身上，这两人现已身心合二为一。从此之后，雅斯伯便拥有了两个家庭，他也常常在两家之间来回居住、生活。

以上所列举之事例，充分说明以前世业力等因缘感召，一些人的意识往往可以转移到别人身上；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即一些修行人通过特殊的修行法门，也可以将自己的心识迁往别的众生身躯之中，此则名为夺舍法。大译师马尔巴之子达玛多德就曾修炼过此种大法，此中详情见于《马尔巴传记》中：

“（达玛多德从马上摔下来后已气息奄奄，）众人急忙将之迎至屋中，马尔巴佛父佛母及众弟子立即围聚过来。年玛华木等对上师有信心之弟子见状即祈请达玛多德道：‘为利益众生，请上师立刻修夺舍法。’达玛多德则回答说：‘如果你们欲令此不修即能成就佛陀果位之夺舍法广弘于藏地，即应为我找来一未受伤害之男童尸身，如此方能完成夺舍。’ 弟子们听罢立即四下寻找，无奈因在藏地弘传此不修即能成就佛果之夺舍法的因缘、时机尚未成熟，故无论如何努力寻觅，身体未受伤害之男童尸

身始终也未能找到。

其中有一密咒士弟子发现了一具老妇尸体，他便把此具尸体拿到上师面前请其以此尸身完成夺舍。达玛多德则拒绝道：‘我将心识移至此妇人身上如何能广利有情？故我不欲在她身上修夺舍法。’一牧羊人弟子随后又在一间破旧殿堂里找来一具死鸽尸身，此鸽乃因被鹞鹰追逐不舍故才断气而亡。弟子将鸽子尸体呈给上师，并祈请上师将自身心识移至此鸽身中。达玛多德再次拒绝道：‘将意识迁移到旁生身中，如此行事亦难广利众生。成为比此生之我远为低劣之众生，此等做法价值何在？故我断不肯将心识移至鸽子身中。’

此时，达玛多德门下个别弟子，包括那个牧羊人弟子开始对他生出邪见，他们妄加议论说：‘马尔巴所谓一生成就、不修成就之教言均乃戏论，此前，他之所作所为皆如幻化魔术，只能以此瞒人眼目而已。’达玛多德闻听之后就正告此等人道：‘从印度翻译过来之种种修法岂能有假，我父亲亲口所传之殊胜法要又焉能荒诞不实。希望你们万勿对上师生起邪见，如果确已对上师生起此种邪见，则此类人必堕恶



趣之中。现在为昌隆佛法，尤其是为澄清我父所传妙法之本来面目，亦为使你们不堕恶趣，我就将自心迁入此鸽身中。’随后他又说道：‘现在我已安住于生起次第之境界中，不过最好能将生起次第转为圆满次第，然后再行夺舍。若于生起次第之境界中即开始迁移心识，则有杀害本尊之过患，因此我需首先将生起次第归摄为圆满次第。你们现可将鸽子尸体摆放在我枕边，并应献上大量供养。’

如其所说，众人开始行广大供养，而达玛多德在生起次第之境界现前时，竟将九万本尊——喜金刚全部一一现出，所有在场凡俗人众皆亲眼目睹。当他将生起次第摄受于圆满次第中后，即开始正式施行夺舍法。达玛多德在迁移心识之过程中，诸如身相、神色等外在显现全部消失不见，此时鸽身开始轻微抖动；最后，鸽子竟从枕边站起，抖搂身躯后，就以顶礼之方式右绕佛父佛母三匝，接着便向卓沃龙山沟飞翔而去。

马尔巴此刻则对鸽子说道：‘儿啊，勿飞往卓沃龙，还是飞回来为好。’听到父亲召唤，鸽子立即掉头飞回，它在右绕殿堂后旋即直接落

在佛父右肩之上。此时佛父告诉佛母达美玛说：‘现在该轮到我们祈请鸽儿了，你把它迎请至佛殿中献上供养吧。’于是众人边将鸽子迎请进佛殿进行供养，边建造荼毗所需之焚尸亭。俟亭子修建完毕，所有大弟子均前来参加荼毗大典。典礼举行当中，四面四隅同时现出八道不同光线，空中传来天人、非天以种种乐器弹奏而出之美妙乐音，并降下各种花雨，这一切都为现场众人共同耳闻目睹。

鸽子此刻又飞翔于空中条条光道之中，马尔巴则对它喊道：‘儿啊，你还是转绕亭子吧。’鸽子闻言马上围着亭子开始转绕，在座信众各个均感稀有难睹，他们对上师父子纷纷生起了如对佛陀一般之信心。此时佛母不知从何处突然冒了出来，她一下就直奔焚尸亭扑过去。僧人们急忙拦住她，而达美玛却说：‘你们阻止我跳进焚尸亭，但总该让我转绕亭子吧。’她边哭边絮叨不止，众弟子只好守护着她转绕亭子。以此为契机、因缘，罗扎地方所有聚集于此之人都开始哭泣。

荼毗、供养刚刚结束，马尔巴随即入定观察，他想知道此鸽之利众事业到底可在何方展



开。观察后得知，在印度才有鸽儿的所化事业。他遂令众人继续供养鸽子，并向他们宣说了鸽儿将前往印度的教言，末了又当众令其飞往印度。

不大功夫，马尔巴又开始入定观察，稍顷即对达美玛说：‘达美玛，你把旧供品收回，再献上新供品，看来我们的儿子已经迷路了。’他边说还边拍掌，随即又蒙头开始入定。下午时分，鸽子终于精疲力竭地飞了回来，力气耗尽之后，它就直接落入马尔巴怀中。佛父此刻则对众人说道：‘今晚应将它迎请进佛堂，再次对它行广大供养。’众人听罢即如是照做，迎请后即对之献上大量供养。

第二日清晨，众人又汇聚一处迎请此鸽，马尔巴此回则对鸽儿谆谆叮咛道：‘儿啊，你昨天的路线实在没有走对，如果沿着如毒蛇一般的左山继续前行，你一定会步入外道之区域，因此万勿重蹈覆辙！而右山则如酣睡之大象，这才是你应走之道路。沿着右山一直走到尽头，山尽处会现出一本尊光道，循之继续前进，即可进入清凉尸陀林。在那儿，你会碰到一具13岁的婆罗门子尸体，那时你就可将自己心识迁

移过去，以此即可利益众生。’

鸽子闻言随即右绕父母三匝，转绕之时，它三次点头曲颈，似乎在以此方式向父母顶礼。接着它便按照父亲教言直窜空中，向着遥远的印度一路飞翔而去。众人亲睹之后各个悲戚伤感，大家都流下了难过的泪水，并自然对夺舍法生起了真实无伪之巨大信心。众人终于意识到，马尔巴译师确实已与佛陀无二无别。

那只鸽子遵循父亲之指示，最后终于顺利抵达了清凉尸陀林。到那里之后，恰遇有人正拉着一对婆罗门夫妻早夭儿子的尸体前来天葬。众人七手八脚忙着卸下尸体时，鸽子飞临近旁并立即开始施行夺舍大法。当它成功地把心识迁入男孩躯体后，刚刚还是僵尸一具的男孩肉身竟自动站了起来，周围人众一见顿时恐慌不已。而达玛多德因在世之时仰仗父亲恩德对印度语多少懂得一点，故此时就用印度话对围观者说道：‘我非起尸鬼，而是自己再度复活。’完后又对众人说：‘我们回去吧。’大家一听方才打消了刚才的恐惧，众人一边啧啧赞叹稀有罕闻，一边欢天喜地地拥着他一同向家中走去。路上碰到以前曾一起玩耍过的小伙伴，

他们见到他后各个惊讶万分地议论纷纷道：‘他还活着呀？！’伙伴们在短暂的诧异、犹疑之后，马上蜂拥而上，围着他叽叽喳喳嚷成一团。当地人知道了此事后都说：‘他到尸陀林哪里是去送死，分明是去治病！’

回家见到父母后，两人高兴难言以致晕了过去。醒来后，父母怀着似与死去亲人再次会面般之喜悦心态问他：‘你怎么可能还活在人世？’陪同达玛多德一道回来之人此刻则七嘴八舌汇报说：‘你们儿子的尸体前突然飞来一只鸽子，它头一低随即死去，但你们儿子却在同一时刻又复活如初。’不管事情的真实面目到底如何，父母对死而复活的儿子依然如以前一样善加关爱、对待。而此子则比过去性情更为温顺；并对父母非常孝顺，对贫穷者极为怜悯、慈爱；更对佛法具极大欢喜心，对三宝具足无伪信心；兼以精进行持善法，因此总体来看，此儿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目睹儿子的明显变化，父母心下若有所悟，他们开始渐渐明白眼前的这个孩子并非自己的亲生骨肉。两人便向小孩询问其中的具体因缘，达玛多德遂将自己行夺舍法从鸽子身中迁出心

识又将之迁入男孩身中的事实，详详细细对父母二人做了交代。因印度语中将鸽子称为‘得噗’，故父母随后便以带‘得噗’的一个名字——得噗桑阿东巴称呼他。而且尽管身为父母，但二老却并未待之如一般儿子；相反，两人对他一直执弟子之礼，并对之恭敬承侍。依靠此子，二老即生当中就像拥有亲生儿子一般感受到了他所带来的利益。而等他年岁稍长后即出家求道，并终成大智者及大成就者。

有关达玛多德在印度之事迹，乃由大成就者得噗密乘支柱本人亲口讲述与米拉日巴之弟子热琼巴。”

第（4）部分：依靠心识可脱离肉体进行自主活动之事实而生信：

如上所述，身心只是暂时聚合到一起而已，我们通常所谓的心并不是指身体的一部分，亦非是说心就是身体所结的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心识离开自己赖以寄居的身躯跑到体外，并从身外看到自己的身体；或者身体仍呆在原处，不过心已游离到远方、别处；抑或心识完全抛开肉身，直接进入转世中阴，所有这些现



象都将成为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天方夜谭。不过此类现象不仅过去发生过，现在、未来依然正在或即将发生无数次。特别是在人还存活于世时，心识飞出身中，到外界任意遨游、并清楚看到自身的事例，在东西方国家中都已屡见不鲜。尽管由于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尽相同，因此对这种现象的称呼及解释也千姿百态，但对众多当事人而言，他们当时的切身感受却无多大本质差别。这种体验，据美国 1992 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有一百三十多万人曾亲身感受过。以这个比例推算，如今品尝过灵魂出窍之感受的人只会更多。

再放眼全球，整个世界都已建立起众多的与此相关的国际性研究中心。当代西方的科学界人士学者在经过审慎观察、再三考核后，大多数都承认此种灵肉分家的现象就如催眠体验一样，绝对是一种客观存在。当前，关于身心分离的事例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扬开来，但新一代的科学工作者们别说找到否定此种现象的理由，就连对此现象的一个合理解释他们也无法做出。而心识离开身体后的种种感触、见闻，却早已在佛教的闻解脱法要中被详细描

述过。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智者才对佛教的中阴解脱法门表现出了日益浓厚的研究兴趣，在对之深表重视的同时，他们常常对中阴法门赞不绝口、叹为观止。

那么这种身心分离的体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前文提到过的穆迪博士曾调查、整理、出版过关于这方面的大量事件、资料、专著，这里仅从其著作中摘录个别事例，相信读者当能从中一探概貌。

“有一女人说：一年前我因心脏病发作而住进医院，第二天早上正躺在床上时，心口忽然感觉特别痛。当把护士们喊来对我进行身体检查时，躺在床上的我忽然就有了一种舒服、快乐的感觉。翻过一个身后，我的呼吸停止了，心脏也不再跳动，护士们见状后紧张焦急地大叫道：‘红色状况！红色状况！’就在此刻，我感觉自己的心已离开身体，沿着床边的铁扶手与床垫间向下滑（其实说我是穿过铁扶手倒更恰当），并滑到了地板上。当我起身的时候，看到又有很多护士急急忙忙冲进了病房——恐怕总共有一打。护士们还给我的主管医生打电话，他接到电话后就飞快地向我这个方向赶过来。



我不禁想到：真奇怪！他来干什么呢？接着我就像被风吹动一般轻飘飘地飞动上升，最后则升至天花板大灯处。从那个地方向下俯视，我发现自己正躺在病床上，而医生们则在紧张地对我进行抢救，这一过程我看得清清楚楚。最后我听到一个护士叫了一声：'啊，天哪！她已经走了！'另一位护士连忙口对口对我进行人工呼吸。我赶忙飞到这个护士的脑袋后面往下看自己被治疗的情景，只见这个护士的头发非常短，这个场面从此就刻在了我的脑海深处，让我永远也忘不掉。她们又搬出一台机器放在我的胸口上震动，这样做的时候，我看见自己的身体整个就从床上蹦了起来。我还听到身体内部的骨头全都在卡卡作响，好像要散架了。这种抢救真是太差劲了！"

"还有一位年轻男孩则说：'两年前我 19 岁时，有天开车送一朋友回家。车行至十字路口中央时，朋友突然大叫一声，我一看才发现原来前方有辆汽车正朝我们这个方向疾驰而来。没容我做出任何反应，两辆车就相撞了。发出巨大声响的同时，我的一侧车体瞬间就被完全撞坏，并立刻瘪了进去。我本人当时感觉

自己已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并很快昏厥了过去。不大一会儿，自心心识即飘浮于空中，刚才还深觉刺耳的声响此刻则渐渐在耳边消散。我看见很多人都围在撞车的地点，而朋友则陷于极大的恐怖之中。他已从车里跳到了车外，但我被撞得残破不堪的自身仍陷在同样快散架的破车里。人们正努力把我往车外拽，我的腿上鲜血淋漓，地上还有好大一滩。'"

"另有一人诉说道：'我病得很厉害，医生说必须住院接受治疗。有天早上，四周忽然弥漫起很大的一团浓雾，就在此刻，我的心识突然脱离开肉体，并生出飞往虚空的念头。回过头一看，就见自己正平静地躺在病床上，周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嘈杂声响，当时的心情分外宁静，无丝毫的恐惧感产生。我想自己怕是要死了，如果心识再这样继续飘荡下去、还不进入体内，用不了多长时间自己就得跟这个世界永远告别，并前往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一人在讲述心识观看自身躯体的感受时说：哈，哈，哈，真想不到啊，我原来就是这副德行！你知道吗，平常我只是看看自己的照片，或者从镜子里瞧瞧自己，都是'扁扁的'。

但是突然之间，你看我——或者说我的身体——就在那边，我看到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它，全身照，距离不过五尺而已。我过了好久才认出来，那是我呃。”

“一位女士出了车祸，身体严重受损，她的心识当时曾飞出体外，后来在回顾这一经历时她说道：‘我看见自己的身体在车祸发生后还留在车内，我清楚地意识到那就是我本人的肉身，但当时的我对此身却毫无贪恋，就好像那只是别人的一副骨架似的，与我并无任何干系。’”

“一名男子从高楼坠下后，身体严重受伤，有段时间心脏都已停止了跳动。在抢救期间，他的心识从身体中跑了出来。此人后来描述这段经历道：‘我知道自己被搁在病床上，医生们全力抢救的情景全都在我眼皮底下清楚呈现。但我自己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在看到躺在病床上的自身躯壳时，一股悲哀的情绪禁不住慢慢涌动起来。当时我想：自己原先的身体那么健硕、那么富有朝气，谁曾想眼下却变成了这副模样！’”

类似上文所列举的这些事例，如今在世界

各地都可谓比比皆是。亲身感受过此等境界的人们，有很多都把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并整理成文字公开发表、出版。此处所宣说者，乃以穆迪博士经过详细、可靠之调查而后撰著之论文为基础，从中略择一二稍加论述。

除了穆迪博士之外，还有很多专家、学者都与他一样，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也纷纷发表了众多的专著阐释这一问题、现象，比如在菲力普·伯尔曼(Phillip L.Berman)的著作《回家之旅》中就记载了一个前苏联精神病医生的濒死体验。此人名叫罗得尼亚(George Rodonaia)，他于1989年移民美国，此前是莫斯科大学的精神病医生，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1976年，他不幸遭遇了一场车祸，当即就被宣布死亡。尸体在陈尸室停放了三天，直到一位医生作尸检在他腹部切了一刀后才苏醒过来。从那以后，他即转而研究灵魂问题，并拿到了他的第二个博士学位——宗教心理学博士，且于其后成为一名东正教牧师。现在的罗得尼亚是得克萨司州Nederland市第一联合卫里公会教堂的牧师，他自己对当年的体验一直记忆犹新。

“我记得的关于自己濒死体验的第一件事



就是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里……这种黑暗是我从没见过的，我感到害怕极了……接着我想，黑暗可不是件好事情，最好能有光。然后，我就突然发现自身已身处光明中了。那是很明亮的光：白色明亮，强烈耀眼，就像照相机的闪光那么强烈，不过并不闪烁。开始我觉得这光耀眼得使人痛苦，慢慢地我就适应了。我开始感到温暖舒适，一切突然变得那么好……生命和自然普遍存在的方式呈现在我的眼前，这时我对身体的担心完全消失了，因为我知道我已不需要它，它实际上恰恰是我观察世界的障碍……”

第（5）依靠中阴闻解脱法所描述之境界真实现前而生信：

佛教的中阴闻解脱法门中详细介绍了中阴身从初开始形成一直到最后转世投生的全部经过，这些描写、叙述，与全球范围内身心分离后，心识感受过濒死体验的人所真正经历过的境界无有二致。这些濒临死亡绝境的人，当时大多都已被医生诊断为休克或死亡，而后依赖某些因缘，他们又再次复活。佛法所讲述的中

阴经历，他们已感受过前半段，后面的中阴境界则尚未来得及真正体验，否则这些人也不可能再死而复生了。中阴法门中云：“嗟，善男子！汝身心分离之时，细微、清净之法界即刻现前，彼时会现出极为光明耀目、绚烂辉煌之景象。”此中所说的光明、清净之显现，有过濒死体验的人不但现量感受过，而且他们的所见所闻与佛法闻解脱中的描述均基本相同。这些人说：“当光明最初显现时，它的亮度并不是很大，相反倒称得上是黯淡晦冥。然后那片光明会突然变得非常明亮，那种明晃晃的感觉似乎超越了世间一切光线的光芒。”

中阴法门中又云：“嗟，善男子！汝应谛听：‘诸根具足无碍行’乃谓生存于人世之时，即便生而为天盲、聋哑者，中阴境界现前时，此等人依然眼可观色、耳可闻声，诸根均无毫发之损，其功用皆能一一现前，圆满具足，此则名为诸根具足。此类征相出现时，即是肉身死后神识开始漂泊于中阴历程之征兆，汝等理应了知。”佛教中的这些描述，与许多现代人的切身体会同样不谋而合。还是以那位穆迪博士为例，他就在《远方的光》这本专著中如是记述

道:“双目失明长达五十年的一位病人，在心脏停止跳动一段时间以后终又复活。其间，他自己的心识曾脱离开身体，并在体外把医生对自己进行抢救的情景，包括当时所使用的一些医疗器械之形状、颜色，全都看了个清清楚楚，并能完整、准确地复述出来。”

另有心脏学教授萨门曾对三十二位病人进行过认真观察，这些人都有过心识短暂离开肉体、并从体外对医生们的治疗经过进行观看的经历。萨门教授让他们分别复述各自的心识所见，其中有二十六人讲述的情况与实际状况基本相符。穆迪博士在其《一生又一生》一书中也阐明了这一见解，“人们真应该为这样的事实而深感稀有！很多医生告诉我，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病人，在通过某种治疗而得以复活时，他们居然能把输氧等具体抢救经过全都准确无误地讲述出来。但在对他们进行抢救的过程中，所有参与其事的医生当时都认定这些人已必死无疑，医生们对此看得非常清楚。”

《远方的光》中所列举之事例，与中阴解脱法门中所说的“诸根具足”之境界基本相同；而萨门的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则并非与之完全

一致，但在心识脱离开肉体后仍能见闻觉知这一点上则大致相同。中阴法门中又云:“嗟，善男子！所谓‘具足无碍之力’是谓汝身之功德。而今汝已消尽质碍之身，故可任意穿越山河大地、房屋木石、岩壁洞穴。汝今已完备此种无碍穿行之力，唯除母胎、金刚座无法穿行而过。除此之外，穿山越洞之力汝亦任运具足，此乃进入转世中阴之征兆。”佛经在千年之前对此种境界的展示，后人一一在现实中看到了它们的实际发生。

比如有一因呼吸系统闭塞而住院接受治疗的女人，在被送进急诊室施行人工呼吸急救的时候，其神识就曾飞离开肉体。她自己后来回忆说:“看到他们对我做人工呼吸，感觉真是怪怪的。我的位置并不高，好像是在一个讲台上，比他们高不了多少，但是正好可以从他们头上看下去。我要跟他们讲话，可惜没人能听见我，也没人想理睬我……大夫跟护士们在我胸口上撞击，想打通我的血脉，让我活过来。我不断地告诉他们说:‘不要烦我，我只想安静一下。不要敲我好不好？’但是他们一点儿也听不见。于是我就用手去拨开他们的手，不让他们敲我，



但是什么也没发生，我啥也没碰到。我就像——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拨不开他们的手。看起来我是碰到了他们的手，而且要去拨开——但是当我拨了以后，那些手还在那里。我不知道我的手是穿过了它，还是错过了它，抑或发生了别的什么事。反正我拨的时候，好像一点儿阻力也没有。”

还有一次，一间房屋因故倒塌，内中一人在身体受伤、受困之时，神识倒自在无碍地从倒塌的屋子中飞了出来。此人后来说道：“人群从四面八方来到现场，我能看见他们，而且我正站在一条很窄的通道中。然而，他们走过来的时候根本不注意我，大家两眼直视，瞄都不瞄我就走过去了。每次他们走到快要碰到我时，我总想回头好让他们通过，但是他们全都大摇大摆地‘穿’过了我。”

中阴法门中还说道：“嗟，善男子！所谓‘具足身之神变力’是谓汝今所具之神变，非由功德或等持之力而得以生出，乃以业力引出而已。于一刹那顷，汝身即可云游四大部洲、山王；于一刹那顷，一切汝欲前往之地均可自在往还。伸缩自如之力汝亦具足，其余诸种神变汝皆一

一拥有。若无此念，则应另当别论；若生起神变之意，则一切意念皆可当下圆满。汝已具足无碍显现一切之力，此等道理汝应了知。”这其中所揭示的真谛，现代人则以自己的实际体验为之作了最好、最形象的注脚。

比如一神识曾飞离过肉体的女人说：“当时似乎一切限制自身心识的障碍都已消失无余，凡是我想目睹的景象，它们立刻就出现在眼前。”还有一人的体验也与这位妇人大同小异：“如果我想看看身处远方的某人当下实际的生存状况，我马上就可以飞到他的近旁；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发生了我想了解、观察的事件，我本人立即就能亲赴现场、实地考察一番。”另有一人则说道：“以当时的实际体验而言，感觉中似乎从一个地方飞赴另一个地方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欲往何方，马上就能抵达该处，一点延宕都没有。”

中阴法门中还讲道：“此心无依，欲至何处，刹那即得以现前，其迁移之速诚可谓令人瞠目结舌。”这段话所描述的景象，在上文列举的实例中已完全得到了验明、证实。对众多心识离开过肉体的人来说，他们除了拥有上述诸



种神变外，别种神通变异之能力似未曾听说有具足者。

中阴法门又云：“嗟，善男子！所谓‘以同类天眼现见’是谓转生为同一种类之众生可相互目睹。如若转生于天界，则天人之间定可互相亲睹其颜。同理，无论转生于六道中之何趣，同类众生必能亲见对方面目……嗟，善男子！此中阴身可云游故乡并与亲友叙谈，此等行为直如梦中相会一般，汝对诸亲友殷勤问讯，然彼等皆不作答。”此中所阐述的道理，也已被越来越多的现代人体验、亲证并信解。有过濒死体验的人都知道，在他们的心识离开身体的刹那，他们能看见许多亲朋好友及众人，并切身感觉到这些人似乎都在帮助自己。

比如有一产妇在生小孩时，神识就曾离开过自身，她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因难产而流血过多，大夫已经通知家人准备后事。但我在整个过程中始终都很警醒，大夫讲话我也都听到了，但我知道自己会活过来。我心里一边想，一边看到一大堆人都来了，聚集在天花板上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他们全都是我认识的人，且均已过世。我认出我的外婆、很要好的一位

女同学，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好像我只看到他们的脸，感觉他们是在那里，好像很愉快。而且我感觉他们是来保护我的，还要引导我，就好似我大老远赶回家，而他们则专程前来问候我，并欢迎我一样。”

还有一位男人则说道：“在我得严重疾患前的几个礼拜，我最忠诚的朋友鲍布不幸被人杀害了。现在，当我正要脱体的那一刻，我忽然就有一种感觉：鲍布站在那儿，就在我身边。我从心里就能看到他，感觉到他就在那里，这真是很奇怪。我看到的好像并不是他肉身的模样，我能看，然而看到的并不是他肉身的光景……这合理吗？他是在那儿，但他并没有一个肉身。不过那明明又是个血肉之躯，因为我亲眼看到它——手臂、腿等——但又不是像肉眼那样‘看’到它，反正我也没有眼睛。我再三问他：‘鲍布，现在我该往哪儿去好呢？发生了什么事？我死了没有？’任凭我一再询问，而他就是拒不回答。”如是亡人住于中阴期间，此时亦有可能互相碰面。

中阴法门云：“中阴境界现前时，心念较以往更清晰、有力，即便哑者亦可凭业力等因缘



而智慧大开，以往所学、所记之内容皆可通达无碍、忆念不漏。”这方面的现实例子同样举不胜举。很多心识离开过身体的人说：“当神识离开之时，眼、耳、心等识比以前更加敏感，感受力更为强大，这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一名男士具体叙述道：“现在存在于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那时依然会存在。尤其是自己的心识，其活动能力、范围明显增强，这真是奇怪。当时，我心里记住了很多事，一一忆念时，每一件都能立刻回忆起来，根本不需要费尽心思去想、去思维。”

还有些人曾说过，人死后，其眼识会变得比生时更为明亮，洞穿力更强，甚至可以清楚看见很远地方的东西。但他们对能看见远方事物的原因，却并不清楚明了。

中阴法门中说：“为汝已如苍鹫般诵念过超度亡灵之仪轨，为汝亦已作过净除恶趣之佛事，一切不清净、散乱、失坏誓言及戒律、心态放逸之细微行为，皆可借助汝之神通力而现量见到。”“以汝业力感得之神通可亲睹并亲闻诸多微细、琐屑之事。”这里明确说明了中阴身有感受及耳闻目睹细小事件的神通，而有过神

识脱离开肉身体验的人则证实说，他们可以把众人心中的念头、所思、所想全部了知无遗并一一道出。有一女人就这样说过：“我呆的地方人众遍布，他们心里想说什么我全都明明白白，这并非是因为他们已把心里话倾诉给我，而是我自己的心可以洞穿他们的一切想法。在我了知他们内心世界的当口，大家均未曾开口讲话，但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对众人的想法早已心知肚明。”还有一人则说道：“不论碰到谁，如果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的话，就像望远镜可以把远处的景物调到眼前一样，我的心立刻就能了知他们的一切想法，它们全都迅速暴露在我眼前。”

中阴法门还说道：“嗟，善男子！概而言之，汝处于中阴境界中之心识，实乃无依无靠，漂泊动荡。”此处所说的漂泊动荡是指中阴身摇摆不定的实际生存状态，此种现象，很多有过神识离开身体之体验的人们都曾亲身感受过。有一人就如是说道：“我和哥哥等许多朋友在水中游泳时，一不小心就沉到了水底。不大一会儿，自己的心识即飘浮于空中，并看到自身还陷于水中。但我此刻已具足另一身躯，就像风



吹羽毛般，此身轻飘飘地被托向虚空。”不仅此人有如此之感触，众多离开身体的心识都曾产生过这种自由飘荡于空中、毫无任何沉重感的觉受。

中阴法门中又说：“中阴身不以血肉之躯而存在，唯是意生身而已。”这种说法也已被很多人的亲身体验所证实。有一个翻车后身体受到重创的人就经历过神识离开肉体的体验，他回忆说：“当时我分明具有另外一种身躯，不过这副身躯却已不是真实的人身，特别是那种有质碍的肉身更是消失得荡然无存。这种躯体虽说具足形状，但却毫无颜色可言。”关于此类身体的具体相状，个人由于感觉、经验的不同而分别作出了不同的描述。不过总体说来，众人一致公认在那种特殊情境下，身体还是存在的，另外，此身也是有形状的。只不过有些人说此身状如阳焰；有些人则说形如云朵；还有人认为其形似烟、似气；另有部分人认为此身之形状内外俱明；也有人将其形状描述为彩虹；亦有人认为此身具备特殊能力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大家所见各不相同。

中阴法门又云：“虽我能观见彼等，然彼等



皆对我视而不见；众人呼唤我时，我耳里听得分明；然我于其耳边呼喊时，彼等均听而不闻。”这里所展示的情景，很多人都曾亲身体验过，此中道理通过上举事例已能得到清晰印证。除此而外，中阴法门中还说道：“自己能亲见己尸等相，彼时此人即作意道：我已逝去，眼下应如何作为？”这种对神识在见到自己尸身后所产生之心理反应与感受的描写，通过上文列举之事例亦已完全得到证实。另外在密续中还讲到，人在死亡之时会现出黑色景观，此中景象也已被众多感受过濒死体验的人所亲历。

对濒死体验而言，有些经历过此种体验的人在这一过程中会见到清净刹土，或感受与身处清净刹土时所感觉到的快乐喜悦相类似的觉受；但也有人会感受如同身处恶趣般的那种难忍之痛苦、恐怖，这方面的差异无法确定，不可一概而论。

我们一直在论述的所谓濒死体验，基本上是按照它们与法性中阴、转世中阴的略微相似之处而加以宣说的，其实在真正的中阴境界中，众多与濒死体验不同的真实觉受都会一一现前。此处所介绍的人在临死时心识离开肉体的



经过，是从穆迪博士经过审慎观察而后加以确证并撰著成文的《一生又一生》一书中稍加选择典型事例，然后概略宣说的。穆迪先生采访了大量有过心识离开肉身之经验的人，并对之作了详细询问、调查。在造作此论的过程中，自他的很多疑惑都得以遣除，因此说他的一切立论都有可靠的事实来源及理论依据，这些情况在他的著作中都有具体而详尽的反应。至于穆迪先生本人则是一位获得过哲学与医学博士学位的双料博士，在西方学术界堪称一位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掌握能证明身心可以分离以及前生后世决定存在的合理而确切的论据，像他这样的人一般不大可能轻易就随顺众人关于前世后世的说法，更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看法形诸笔墨并公开发表、传播。冒着有可能贻笑于全球大智者、大知识分子面前的尴尬处境，而去宣扬一种不堪一击的学说，这种行为似乎不太符合穆迪博士的身份。

不唯穆迪先生一人在从事有关濒死体验的研究，对之进行观察的学者在美国一个国家就有八十余人，别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很多专家投入到对此现象的研讨、钻研、分析之中。这些

研究人员经过精心调查、反复验证后得出的结论，其实在佛教中阴法门中早就被宣说过了，穆迪博士因此而感慨万千地在《一生又一生》一书中如是评价道：“总而言之，《西藏度亡经》中，除了描写死亡经验初期阶段的情景外，它对后期情景也有详细交代，而本书各项报告中则仅谈到初期时的情景。但若以此具数千年历史之古籍中所描写的初期情景，与20世纪美国人的报告相对照，其相似程度已经足以令人目瞪口呆了。”“有一点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在古老思想家的著作里，在眼前这些九死一生者的报告中，两者间竟有那么多足以互为引证的雷同之处，就算它们到目前仍不是绝对可解的实事，拍案叫绝又有何不可。怎么回事呢？我们该好好地问问自己。”

中阴法门中阐述的种种中阴境界，佛教的《俱舍论》中同样宣示过，因此说显密佛法在对待这一问题时历来都持大致相同的观点、看法。在此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亲身感受过这种独特历程的人，他们的体会就成为了佛教中前后世存在理论的最好证据。可惜的是，现在仍然有人不相信前生后世的存在，但他们的拒



绝承认只能证明自己在顽固地自持己见而已。生存于此地球上的各个民族，除了藏族以外，大多都对濒死体验等超常规现象深觉怪异，因而不免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一番；但我们藏族人却因仰赖前代诸大法王、诸大班智达以及诸大译师的恩德，因而对前生后世、三宝以及业因果的道理天然就具足信心，因此根本不会在面对濒死体验等特异现象时，表现出大惊小怪或百思不得其解的神情，他们一般都会坦然而放松地自在安住。在这样一个五浊兴盛的末法时代，还能保持如此的品性，这真是我们藏民族的福报！

上述有关藏民族具备佛法正见的论断，也可见诸汉地的各种文章、著作，下文即将引用的一部汉地著作中即如是宣说道："西藏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中对死亡认识最深刻，也最为洒脱的民族。""对于西藏人来说，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肉体不过是灵魂选择的暂时寄寓之所，死亡之后自然便会脱体而出，寻求新的归宿。若作此观，西方人视为神秘之极的NDE（濒死体验），在中国的西藏人眼里不过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事了。"这些人

经过对比、分析后得到的判断，应该说是非常公正、坦率的。

而在雪域藏地，因藏传佛教拥有一整套浩如烟海般的经、续及甚深、广大之注释，故中阴法门在藏人眼目中并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只把它当作是城镇中的经忏师经常要用到的一个法门。但在整个西方世界，中阴救度法门却享有极高的声誉。自从1927年此法门被冠以《西藏度亡经》的名字翻译成英语以来，此经即日益受到西方智者及知识界人士的普遍欢迎与重视，比如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就曾在论及精神分析的某些问题时说道："若干年来，乃至从它（《西藏度亡经》）初版发行以来，本书就成了我的随身伴侣。不仅我的许多富于启示性的观念和发现要归功于它，还有许多根本的认识或见地也要归功于它。"这位心理学家即如是重视、珍爱此法本。

1999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汉地第一部系统、完整介绍濒死体验的专著，这部著作中如是论述道："《西藏度亡经》这本书，产生至今已经一千多年了，但它如今却成为最现代的研究死亡的学科NDE的最古老的典籍。



在西方，所有研究死亡的学者，都把它与《埃及度亡经》奉为最重要的两部经典，而《西藏度亡经》中关于‘中阴’过程的描述，更是与现代的 NDE 研究所揭示出的各种现象不谋而合。因此，《西藏度亡经》可以说是藏民族对现代人类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本书即如是高度评价、赞美了以《西藏度亡经》为代表的藏传中阴救度解脱法门。

我相信任何一个具有公正智慧及观察力的人，都可借助细致观察及缜密思考而发现：佛教的经论及密续，每一部都极其深奥、妙广难思，故别人赞叹藏文化对世界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话语并非查无实据、空口妄谈。我们应该明白一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别人的评论也许能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固有文化的价值与魅力。

但至今仍有极少数人顽固地认为佛法是落后、陈旧、迷信的代名词，根本就没有什么可靠、科学的依据，它唯一的根基便是教理而已。不过稍微擦亮一下眼睛我们就会看到，濒死体验如今早已被全球各地的无数人众亲身领教、经历过，关于濒死体验的研究也正在成为很多

西方国家最新、最热门的一个学术领地，它甚至已攀上世界生命科学的顶峰，而佛教恰恰是这门学科最可靠的论据来源与助其研究取得成功的最大助缘。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即完整、正确、究竟的论典，除了佛教能提供之外，世间学术体系永远也不可能拥有此种颠扑不破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之总结结晶。所以毫无根据的看法、观点还是暂时放弃为好，这样才算不负做人所应有的基本庄严形象。

下面即从藏地一些女还魂师的中阴经历中略加选择个别事例进行进一步的宣说。

首先应明确还魂师的概念，所谓还魂师即是指其心识已经到过中阴阎罗世界、之后又回来并再入自身体内且重新复活的这类人。佛陀在《善护请问经》中曾讲过：“剪去发丝并弃置于地，此断发则无法再生于头顶。与此相同，人死之后，其身不可再度复活，心识亦无法重回原身完成转世。”

不过，《药师经八百颂》中又说道：人死之后可以再次复活如初。故而我们说《善护请问经》的说法是就总体状况而言的，而《药师经八百颂》针对的则是特殊情况。还以还魂师为

例，有些还魂师的心识在进入中阴状态中后，他的身体在很多天中都不会发生任何动摇；但如果死亡时间是在夏季，那么据说尸体保存很长时间以后就有可能出现部分腐烂现象。为验明还魂师是否真正死亡，人们会在他的鼻孔中塞入酥油、脸上涂抹上一层面粉。如果鼻孔中的酥油没有融化，或脸上的面粉没有抖落下来，那就表明此人确已死亡。传统上人们还把还魂师当成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桥梁与信使，依靠他们，很多众生都获得了切身、广大之利益。

若就普遍状况来看，全世界范围内都有人死之后过了很长时间又再度复活的事例，但还魂师的经历则与之有别，那么他们的中阴历程又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景观呢？在女还魂师更桑丘真的《还魂传记》中就如是写道：

“此后世间中阴境界现前，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完全是裸体形状，而且诸根具足，和以前一模一样的一个身躯瞬间就产生了出来。后因业力之赤风吹动，我自己未能自在安住，心亦变得无依无靠，就像风吹羽毛般，我便以气为马，越过高山沟坎直赴中阴险道。我先是来到了一个朝北的狭长山沟里，那里只有一片乱石

山岭，色彩特别明亮且呈蓝色。乱石间则流淌着蓝色的山涧水流，还能听到乌鸦发出的‘呱呱’声，就连草木也发出似人呼喊的声音，整个环境令人顿生恐怖之感。我就看到、听到了这种景象。

另外，五种具体的不定境况也会在中阴境界中现出：一，住处、所依、行为不定。即是说安住于何处确定不下来，而且中阴身需依赖桥梁等等众多依处，故而一般无法使心安住。这样一来，行为自然也就不定了，因此中阴身一般都无所事事，且刹那刹那地发生瞬间变化。二，食物不定。不论食物好坏与否，如果无人作回向，中阴身即无权享用。三，朋友不定。能否找到可以与其安住之友伴无法确定。四，意生身不定。此中阴身一会儿感受痛苦，一会儿又感受快乐。五，气等不定。因中阴身无真实人脉，故气、风等亦均无确定之存在方位；兼以中阴身无白红明点，故外面之日月不明显显现，只现出一片大黑暗，并起赤风，同时出现天上星宿纷纷坠下等如梦似幻般的迷乱景象。”

另一部描述夏达波·扎西南吉作还魂修法



的传记中则这样记载说：

“在我迷乱分别念的显现中，首先现出白、黄、红、绿等色光芒，此时，与平常所拥有的肉身不相同的是，光身出现了。自身感觉非常迅捷且身体完整无缺，光与自身已无二无别，此种不受尸身所累的光身想到哪里即可飞赴哪里。不受任何障碍所限也无有触摸感的五光身，去住停留皆可随心所欲。光身左边是一团白茫茫的光线，右边的光色则显现为黑乎乎的，而前面的光芒则金光灿烂。依靠这些光线，我没有前往别处他乡，只来到了一户人家中。这家院落共有九扇大门，别的人家我都不大信任。自认为这是属于自己的躯体后，我便做此往生法……”“在我散乱的感觉中，似又爬过了一座高耸云端的高峻山脉，来到山峰间时，只见人头骨堆积如山……”

女还魂师浪萨秋吉这样叙说道：“刚开始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后来才慢慢明白过来自身已经死亡的事实。我看见自己的身体已变成猪尸，此猪尸上还覆盖着我的衣服，人们并且把这具猪尸放在床上。我当时又与家人谈话，但他们无一人能听见我的声音，就连

应属于我的那份饭食也未给我预备，于是我不觉嗔心大起。此刻，女儿痛苦的眼泪滴落下来，竟变成了脓血，这种感觉令人异常痛苦。好在上师们还在念诵佛法仪轨，这才让我深感快慰。后来，父亲似乎在呼喊我，我只得往前行进，并终抵中阴阎罗世界……”

这些还魂师们借助清净的发愿力，能自在往还于生者与死者之间。此外，他们也可依靠特殊的方便法门而将自身留在床上，心识却遨游别处，自由享受各种悦意舒心的景观。乔美仁波切也曾在梦境中置自己的身躯于床上，然后开始云游汉地的峨眉山。途经康定时，恰逢砍柴的人们在唱诵观音心咒，仁波切把他们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云游结束、回到家中时，他看见奶奶正在底层房间里熬牛奶。等他最终醒来并下楼查看时，发现奶奶果然与梦中所见一样正在房子里熬着牛奶。此中详情可见于乔美仁波切本人的《自传》中：

“在我已会修持密法的孩童时代，有天梦中曾一下子飞到虚空当中，并前往汉地的峨眉山朝拜。途经康定黑山脚下并短暂于此停留时，发现这里有个别砍柴者正在哼唱观音心咒，他

们的音调被我听得一清二楚。再往前行进，不久即到达了峨眉山山顶。在这里我见到了两座殿堂，于是便请求香灯师向我大略介绍一下峨眉山的山水及寺庙概貌。但他好像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有些失望的我不由自主地就对他说了一些埋怨的话。从山顶遥望虚空时，彩虹中突然现出了普贤菩萨的身相，其身呈蓝色，两手结等持印。他的形象一会儿极明显，一会儿又不明显，我把全过程都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时间还很早，但太阳已开始从东方冉冉升起。峨眉山的确很高，朝礼完之后，我又飞了回来。降落在家门口时，奶奶正好在灶上熬着牛奶。就在此刻，我忽然从梦中醒了过来，只听得奶奶对我说道：‘你睡得可真香啊！’……”

类似这样的事例其实还可以举出很多，此处所宣说者仅为其中的微少部分。吾等唯一之怙主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上师也曾说过：“依靠梦境修法完全可以前往别处，并将别人的神态、所作所为等了解得非常清楚。尽管夜晚已经降临，但自己的周身四围依然会如白昼一般明亮。”我即如是亲耳听闻过法王讲述的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在他老人家造的引导文中还这样

说道：“梦境中见到的景象与白天清醒时见到的景象非常相似，只不过依靠种种因缘，人们可以从那种梦境中醒来而已。有些时候梦境尚未消失，而周围的景物等已清晰现前，因此说醒觉与梦境可同时出现。”“有时梦亦会转入光明境界，此时一切影像均如白天一般明明朗朗，梦者会见到别众的神情等众多景观。” 依靠此种梦境，人们可跨越高山大海奔赴遥远之地，不过这一切均需依赖修行才能得以现前。

依靠种种不同因缘，也会出现与梦境相同的情况，此种事例前文也曾宣示过，而相关论典中关于梦中身躯与此身的关系亦出现过一或异体两种说法。上举事例中，某些人将粗大骨肉之身置于床上，自心识则飞临别处，并看到其他众生等景象，诸如此类的现象已是举不胜举。如今的西方学者当中，专志研究梦之奥秘的不乏其人。另有个别人在梦中也能认识到自己眼下正在做梦，不过他们的认识方式似乎都是在模仿佛教诸引导文中介绍过的认识形态。

现在再把上文阐述过的道理归纳宣说如下：

众生的心识会不断出现，这一论断的唯一



理证，并非仅仅是某一个宗派的教证或来自某些人以自己的观念为基础而进行的推理，它分明是以世间众人的经验，按其眼手等器官的实际接触见闻所感得的结果为说明、论证的基础，因而这一结论任谁都无法否认、推翻。我们的心就像陶醉在无明美酒中的大象，背负着三恶业的沉重包袱，从一个地方盲目地漂流向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当它在无缘法界中未死之前，将一直轮转于世间。就像因明中“具因生明心，无障故定生”这句话说的那样，如果具足无明与爱心之因，又无有能证悟无我之智慧对之进行遮障，则此心必会沉陷于无边无际之轮回大海中。与之同时，亲友、父母等不定之景象也会相应出现。《业辨别经》中就记载了这么一则公案：

“一时，圣者目犍连前往芒嘎达城化缘乞食，至一施主家中时，恰逢主人与其妻俱在家中。妻子怀中抱一婴儿，夫妇二人正啖食鱼肉，且不断将鱼骨掷向院中一黑狗。主人见到前来化缘之目犍连即开口说道：‘圣者，此处无人可行供养，请另寻他家。’目犍连听罢即欲掉头回返。恰在此时，适逢一童子智者站立门前，

彼见状不觉深感稀有。童子遂感叹道：‘稀奇真稀奇！目犍连尊者乃佛陀诸大弟子中神通第一者，彼可将嘎沃、尼嘎龙王轻易调伏，其左手拇指即能撼动天人之尊胜宫殿，帝释天见之亦感罕见难睹。于一刹那间，尊者即可转绕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奈何如今竟连一钵食都无法觅得？真乃稀奇又稀奇！’

目犍连尊者为令诸人皆对轮回生起厌离之意，于是便对童子智者言道：‘童子，此无甚可大惊小怪之处。’童子诘问道：‘若此不为稀有，世上更有稀有之事否？’尊者随即正色告之曰：‘两人所食之鱼实乃主人父亲之转世。彼在世之时，屋后有一鱼塘，此人即日日从中捕鱼而食，结果死后即转生为鱼。无知儿子与其妻，数数捕鱼为食，终致老父再再转生为鱼。再观此母狗，本是主人之母，因生前过分悭贪，不欲布施，亦不严守戒律，每日只知为家族种姓、财富而精心看护自家钱财，并终在贪恋家财之心态中死去。以此因缘，彼死后即转生为狗，狗死后又屡屡投生为犬。因其唯恐外人入家中盗财，故每日晚间皆于屋外转绕。至于妻子怀中之婴儿，则是与主人之妻有过奸情之烟花浪



子投胎再来。主人平日即风闻妻子与外面男人有染，一日假装外出，晚上又突然返回，归家后果见其妻正与那浪子共榻而眠。主人不觉心头火起，旋即将此人杀死。因此人对主人之妻颇有贪恋之意，彼死后即转生于主人妻子之腹中，遂成为其家之子。 是故童子应知，子吃父肉，并将鱼骨掷于母前；以嗔恨心杀害之人，现正被自己抱在怀中。眼观此等景象，理应对轮回过患生起强烈厌离心，若仍一意希求轮回，则此方为真正稀有之事！’为令未来众生皆于轮回生厌，尊者彼时又宣说偈言道：‘食父之身肉，并弃置母前，育妻之奸夫，贪愚所遮故。’”

又舍卫城有一贫者，在他死后，一牛背上忽然生出一个大疮，此贫者因过分贪执家与家财，结果死后竟转生为疮中的一只苍蝇。苍蝇被乌鸦吞掉后再次投生为苍蝇，一日中即如是七次投生为蝇。

另在噶玛雅那城中，有一阿罗汉比丘一日端坐在一户人家门前，此家对面恰有一条道路延伸向远方。不大工夫，就见一人牵着一头不断叫唤的牲口远远地向比丘这个方向行进过来。比丘见状便高声感叹道：“呜呼！奇哉！何

以至此？”旁边人听到后便满心疑惑地询问他：“尊者，为何一见此牲口您就感叹‘呜呼！奇哉！何以至此？’”阿罗汉比丘闻言回答道：“我不愿对那些没有信心者详说此中道理，有信心者面前我才肯宣说这其中的因缘。”言罢即对众有缘者宣说道：“这头名为帕维的牲口前生曾是一名享有荣华富贵的商人，他发心造了一尊圣尊像，并年年对之广行供养。在供施过程中，商人杀害了众多牲畜以行血肉供，当其即将离开人世之际，商人又把这一供施及杀生的任务交给了儿子：‘儿啊，若你慈爱老父的话，就当把以牲畜供养圣尊的惯例延续下去，使其永不中断。即便我死了，也要继续供养，万不可将之轻易废弃。’儿子答应了父亲的请求，从此以后即按照父亲留下的传统亦步亦趋地认真供养圣尊。商人死后，因其以愚痴心广造杀业，故立即就转生为牲口，且多生都投胎在畜生道，并屡屡遭杀，至今已是第六次投生为畜生了，今天又被人牵了过来。”比丘此时对这头牲口生起了无比的大悲心，满怀浓郁之悲情，他对帕维说道：“圣尊像是你造的，供施之传统也由你所立，牲口亦同样是被你杀害，既然这一切都

由你自己自行选择，那么现在为何还要发出这种无意义的叫唤呢？”

正如这位比丘所言，我们大家都应对轮回彻底生起厌离心。但西方有些学者却片面依靠濒死体验得到的材料轻下断言道：“死亡是一件快乐的事，无需恐惧。”他们即以如是之论调安慰绝大多数面对死亡往往一筹莫展的现代人。不过这种观点根本就未触及到死亡的真实内涵与奥义，而且就普遍状况来说，死亡体验因人而异，有些人经历的是一种快乐的死亡，而有些人的死亡过程则痛苦不堪，笼统地说死亡是一件快乐的事其实没有任何理由与实义。《中观四百论》中早就说过：“汝于三有中，非能随愿往，随他转无畏，岂成有慧者。”“由于诸人类，多持不善品，以是诸异生，多堕于恶趣。地上恶异熟，唯见为烦恼，圣者观三有，等同备宰处。”此处所宣说的道理实际上与上举事例不谋而合，对此我们理应了知。

以上已将心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的道理宣说完毕。

下面阐述第（二）部分的内容：身体的形

成。

人们常常都有这一疑惑，即身体到底是如何产生的，现在即对此问题稍加宣说。

众生的身体大约有四种形成方式：卵、湿、胎、化，人与旁生均需依赖这四种方式才能得以诞生。《涅槃经》云：“凡夫众生有四种生处，卵、湿、胎、化是也。此四生处人亦具足，如比丘香萨拉、比丘俄巴西巴拉等人就乃卵生；施主呢嘎拉之母亲、施主呢嘎德之母亲、施主潘夏乐之母亲等人，各个均育有五百儿子，此五百子皆从蛋中破壳而出。诸位母亲先各自产下一蛋，不久，众儿子即纷纷从蛋中孵化而出。由此可见，人中亦有卵生者。所谓湿生，恰如佛陀所言：‘我行菩萨道时，曾转生为顶生国王、手生国王。而今世上亦有芒果树女人、嘎西达树女人，故谓人中亦不乏湿生者。’”而《俱舍论》中也曾说过：“于彼卵生等，众生有四生，人及旁生同。”

说到化生，除了古代文献中留存有相关记载外，今天我们已基本上看不到此种生育方式了。至于卵生，除去上举事例外，还有如下公





案可供大家研习、探讨。

久远之前，有一些商人途经大海中时，船只不幸毁坏。其后，幸存者便与长颈鹤发生不净行。不久，长老扎、长老涅瓦扎便从卵中孕育而生，类似的事例还有许多。

再看现代人中的卵生例证：西德人类学家劳·沃费兹博士等十人为研究原始部落的生活形态，曾特意前往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的热带雨林中进行调查，在那里，他们就遇到了很多卵生人。当地的女人们在生育期间都会坐在形体很大的白色“人蛋”上，用自己的体温去孵化、保护这些未来的生命体。经询问后得知，这些女人在怀孕后六个月即会产下蛋体，然后就开始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孵化，最后蛋壳破裂，孩子们就从中一个个钻了出来，整个生产的全过程就是这样。

现代人可能会认为卵生人十分稀有罕见，其实，在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佛教经典中，对此种现象的认知就已达到了令人咋舌称叹的地步，稍有佛教常识的人都对之耳熟能详，并早已成老生常谈。

再来谈谈湿生。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住世

期间，湿生的例子就经常可闻。《涅槃经》中曾提到过的芒果树女之公案，在《毗奈耶经》中是如是被描述的：“一时，广严城中勒匝波芒钦之花园里一株芒果树忽而生出芭蕉树根，此事为守园人亲见。不久此树即花开满株，守园人深觉稀有，旋即将之告知主人。勒匝波芒钦急唤相士探问究竟，相士曰：‘七日过后，芭蕉树即会裂开，一女人定从中产出。’勒匝波芒钦遂派守园人精心看护此树，并逐日等待时日。第七日，花开树裂，内里果然有一相貌端庄之女人。勒匝波芒钦将其交与妻子，并名之曰‘护芒果女’。”这位护芒果女长大后做了妓女，有一次偶遇波斯匿王，随后便产下一名为无畏童子之儿子。这位无畏童子不是别人，正是耆婆医师的护养者，同时也是耆婆医师的兄长。不过湿生之人如今早已无从听闻，倒是旁生中有多得无法计数的大批湿生旁生。

下面讲胎生所成之躯体。人们通常所说的胎生，其具体形成经过可大略描述为：在父亲的精子与母亲的卵子于母胎中混合之时，中阴身之心识即进入这团液体之中。刚一入胎，中阴身即刻便昏厥过去，借助于父精母卵，新生



命的躯体逐逐渐在母胎中孕育而成。佛教将胎儿生命躯体的成长过程大致划分为这几个阶段——最初的身躯称之为凝酪，在外面一层薄膜的包裹下，内里则十分湿润；身躯再往下发育即成为膜疱，此时的躯体就像酸奶一样，并未发育成真正结实有力的肌肉；第三阶段的肉身被称之为血肉，此时，身肉已具有了肉性；第四阶段的身体则叫做坚肉，顾名思义，也即此阶段的身肉已比较坚硬，如果按压其上，就会感觉到这种富有弹性的硬度；第五阶段的躯体被叫做支节，在这一阶段中，手脚等基本骨架、关节、部位都开始初具雏形；接下来，整个身躯便渐趋完整、壮大，此种日益完满、成熟的胎儿成长过程，伴随着新生儿的降临人间才划上圆满的休止符。关于胎儿的生长、发育之详细经过，《阿难入胎经》及相关密宗续部典籍中均有广说。

而有关胎儿在母胎中的具体成熟时间及住胎之时日长短，却不可一概而论。上文在讲述众生住胎的情景时曾大概提到过佛教对此问题的看法，下面再举世间社会出现的事例以为佐证。

布嘎日亚（音译）地方一个名为蒂梅特勒的女人，怀孕三十六天以后即产下一成熟婴儿。而在英国，赫德克女士怀孕十三个月后方生下一名孩童。另在汉地的河北安国县，有一老妇整整将肚中的胎儿孕育了三十年，而后才将之顺利生产了出来。从历史记载来看，亦有住胎四十年然后才行生产的公案。

总体来看，我们的人身恰如上面所讲述的那样，是通过父精母卵以及前来住胎之神识和合而成的。至于一个新生命的具体身形与身色，则与精卵等存在一定的关联。如果人之精卵与非人之精卵发生碰撞、邂逅乃至混合，则可诞生出既不是人类又非非人类的众生。假若人及旁生之精卵互相混杂，非人非旁生之众生就有可能出现于人世间。《毗奈耶经》中就这么记载道：“一时，众多信众纷纷前往舍卫城，并以各自所拥有之财富广行上供下施，多有众生因之而得以圆满所愿。个别非人眼见此等人财富丰饶，遂对之生起欢喜心，贪爱之心亦随即增上。彼时，舍卫城中一些女人之丈夫因故外出，非人见状乃化为外出之众丈夫形象，并与诸女人行不净行。其后，此类女人以同等因等因缘各



自产下众多儿女，其手、脚、眼、身皆具足丑相。有孩童身呈黑色，双目赤红；有者则头大身小；有些头显黄色；亦有人发丝皆为绿色。诸位母亲见之不由万分恐惧，彼等立即将之弃于屋外或旷野森林中。非人旋即以自身所具能量护养众弃儿，弃儿中渐有稍具人形者。奈何诸儿女长大成人后身形再度发生变异，彼又重新具足种种丑相。各人之母再次将自己子女弃于路口，非人只得以自身能量继续抚育彼等。”

《毗奈耶经》中又云：“一具五神通之仙人，其尿液中带精。一日来一母兽，口干舌燥之际，遂将仙人尿液一饮而尽。尽饮之后，此母兽又舔舐自己阴部，结果不久即产下一子。母兽仔细闻嗅后，即断定此子非自己同类，于是便将之丢弃不顾。仙人知其乃自己骨肉，就负担起抚养儿子之重任。此子头如野兽，故名之曰兽头。”这个兽头后来在佛陀的教法下出家为僧，并严守比丘戒律，且精进修持佛法，最后终于证得了阿罗汉果。

如今，把不同种类的众生之精卵进行配种后，具有各种丑相的所谓“新众生”便会诞生。现代人往往将这种“新产品”当成了不起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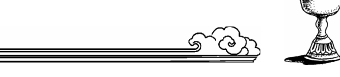
个新发现、一种新物种，其实佛教经论中早就对之进行过论述。关于从属于某一物种的某个雄性动物体内取出精子、再将之放置于属于另一物种的某个雌性动物体内进行配种繁殖的事例，佛经中已明确宣说过。又比如佛经中曾记载过一个名为恰嘎的尊者，他的精液沾染在衣服上后，一名为瑞玛的女人就趁机将此精渍涂抹在自己的生殖器官里。释迦牟尼佛得知后即授记她亦会因此因缘而生下一子，具体情况佛经中则如是记叙道：“瑞玛因生贪心而将恰嘎残留于衣物上之精渍抹入自身胎门中，众生业力之果报实为不可思议，以此因缘，亦有众生之心识会趋入其处。未来一名为迦叶童子之孩童即会诞生，彼于我教法下必定出家求道，并终得阿罗汉果。我所宣示之教言，及所说之一切悦耳动听之语，此童子皆可精通无碍，彼当成为我教法中辩才第一之弟子。”事情的发展果如佛陀所言，迦叶童子后来的发展与世尊当初的授记无丝毫偏差。

将属于不同种类之众生的精卵进行配种后，与原先物种的脸面等部位不大相同的新物种就会诞生出来。不仅如此，随便取出某类众

生的精子或卵子乃至细胞，无需配种，只对单一的精、卵或细胞进行培养，也可以培育出与所取精卵或细胞同属一个种类的物种。最近，英国有少数科学家便按此方式，成功地将一只绵羊“克隆”了出来。他们先从一头母羊（这头母羊是黑脸的）体内抽取出一个成熟卵子，然后在显微手术的条件下将其细胞核抽走，保留原有的大部分细胞质，这样，这个卵子就成为一个无核的卵子。然后再从另一头母羊（白脸）的乳腺中切下小片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之后，从中取出单个的乳腺细胞，注入已去核的卵子的透明带内，这样，两个细胞就挨得很紧了，在电融合条件下，两个细胞将会发生融合。所得到的细胞复合体中，核是来自白脸绵羊的，细胞质则主要来自黑脸绵羊。将这样的复合细胞在体外继续进行培养，有的将会发生分裂，培养至多细胞时期（大约6-7天），再植入另一头母羊子宫中，最后将会有部分胚胎能正常发育成小羊。不过，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目前这种方法的成功率还很低。据报载，同一批进行融合的卵子共有200多个，其中只有这头名为“多莉”的小羊羔顺利地渡过难关，来到了这个缤

纷多彩的世界上。

从这只小羊的实际生产过程来看，操纵它出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只母羊的被抽走了细胞核的成熟卵子、另一只母羊的乳腺细胞、再加一只母羊的子宫，（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前来投胎的神识，）众缘合和，小绵羊于是顺利降生到人间。大家可能已注意到，这只绵羊的出生和公羊的精子无有任何关系，至于它的体态则与那只提供乳腺细胞的白脸母羊非常接近。通过这只克隆羊的试验，有人就此认为人类也可以被克隆出来，但目前的法律严厉禁止科学界进行有关人造人的一切试验。不过有太多的民众都愿意接受克隆人的挑战，他们非常想把自己复制出来，因为这些人相信以此种方式即可无限延长自己的寿命。但若从佛法的角度衡量此类人的想法，则这些所谓的奇思妙想均属痴心妄想。因痛苦、安乐以及我与我执都依靠众生的心方能得以产生，它们永远也不可能等同于外界的物质。而心却任谁都无法制造、复制，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人们都不会大批量生产出心识这一产品，不仅如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制造心识，因为心识始终都在



持续不断地迁流、延续之中。

通过上面所讲述的方法，很多人认为，从理论上讲，与自身躯体一模一样的一个后继躯体完全可以被拷贝出来。但即便这样的一个人被生产出来，此人也不会与自己完全相同。就像一个儿子，他的脸形、声音甚至行为都可以和其父非常相似，但这个儿子永远也不可能变成自己的父亲。因此我们所谓的相同，最多指身躯的大部分部位相似而已，要达到完全的一致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众生的心识均依各自的前生习气而得以出现于世，众生业力各不相同，其心识又焉能整齐划一？就像一对身躯体态等各方面都非常相像的双胞胎，但他们的心却绝对不可能互相替代、归为一体一样。

可怜呀，自以为是的人们！他们连自己的心识会不断产生、迁流这一点都搞不懂。自己并不是自己所希望的那个样子、那种生存状态，这种与自心心愿背道而驰的实际生活景观，同样令人可悲可叹。佛教的论典中如是写道："有之状态视而不见，一心只欲无中见有，此等愚不可及之痴昧究从何来？"此类不明事理之人

实乃可悲可哀。

上述培育物种之克隆方法，最初应用于1997年的二月份，英国科学家当时据此方法成功地养育出一只克隆绵羊，这一消息顷刻间就传遍了全球，并引起了世人的极大震动。不过究实说来，这一研究成果其实并无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之处。以佛教的观点来看，众生身体之形成并非全都得依赖精卵合和，比如依靠土粪等湿润处所、依处，同样可以从中孕育出大批生命；树木、鲜花等物体中也可诞生出众生，但树木、鲜花并非是这些众生的"父母"。因缘具足后，正如前文所引《毗奈耶经》所云："众生业力之果报实为不可思议，以此因缘，亦有众生之心识会趋入其处。"中阴身之心识即如是入住于一切因缘聚合的地方、环境中。

父精母卵并不需要全部具备，只要能具足其中一个条件，众生的身躯就可以借以产生。古代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一个名为长净胜的国王，就从其右大腿上生出了一个名叫泽巴的儿子，左大腿上又生出一个名叫烈泽的儿子，诸如此类的事例，佛教经论中多有记载。我们应该明白，众生身躯的形成原因原本就多



种多样，只要众生之身躯得以产生的因缘在一个地方已然具足，马上就会有中阴身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中，因寻找神识之载体的中阴众生诚可谓遍满整个中阴界。此中景况恰如《毗奈耶经》中描述的那样：富楼那尊者以天眼观水，只见其中遍满中阴身。释迦牟尼佛后来即因此而规定道：今后不得以天眼再观所饮用之水。

除了可以见到的父精母卵等形成众生身体的因素之外，是否一切令众生躯体得以成形的因素都可以被我们人类亲眼见到？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有许多能决定生命形态的东西，都是凡夫所无法了知、洞悉的，比如前世五处、善业、恶业等皆是操纵众生躯体的形成之因。《释量论》云："今生之五处，即生余身因。"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前世之五处等，完全可以成为后世身体形成的部分因缘。能够作为支持此种论点得以成立的最好的理由即是，如果前世身体上留有疤痕，那么后世的躯体上也会原原本本地再度浮现出这一痕迹。假若前后世的躯体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那么前世身体所遭受之兵器伤痕，后世为何还会继续出现？故而我们说前后世之间必定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

而关于众生前世身体之痕迹明显显现于后世身躯之上的事例，古今中外，不论外道信徒还是佛教信众，皆共同认为这是有目共睹、众人现见的客观存在。如今，在能回忆前世景象的众多民众中，亲身体验过这种"疤痕延续"之经历的人，实在不乏其人。像上文宣说过的阿比，他前世就被人砸破了头颅，后世转生为伊士迈时，头上依然留有前世的伤疤；还有缅甸的一女孩，前世身为男子时，其凶悍妻子用刀砍他肩膀的疤痕，今世再次完整呈现；又比如英国一军人战死后转生于印度的新德里，当初受伤的部位如今仍然伤痕依旧；再看那位日本军人，转生为缅甸女孩后，身上还有前世中弹受伤的弹痕留存……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

比如我们前文曾提到过的史蒂文森博士，于《科学探索杂志》1993年第4期上就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提供了大量惊人而又生动的证据，说明一个人的身体特征可以从前世带到今生，这里仅摘录一例：一名缅甸儿童在下胸部和上腹部中线处有一长长的垂直线状低色素出生标记，而这个标记恰恰与其死去的阿姨所做的心脏修复手术的外科切口相一致，这名儿

童的阿姨就死于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期间。

另外，即生当中如果内脏等患了严重疾病，普通药物已无法对之进行治疗。此时，如果对这类患者进行催眠疗法，以令其回忆起自己的前尘往事，病人及医者就都能知晓，这些顽疾的远因当为前世时病人的内脏曾被各种利器伤害过。以此因缘，病人今生便再度感受无法治愈之病痛折磨。这种现象现在已非常多见，前文讲述过的妲娜、安妮的故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目前有众多的医学专家及博士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已造了很多涉及到这一领域、这一课题的论典。而7世纪的佛教大成就者月称论师在《〈中观四百论〉释》中早就说过："前世躯体所留之疤痕，于后世身躯上亦会出现，其因乃在于因缘聚合之缘起力现前。以喻明之，譬如于一茅棚中置一钵酸奶，若有鸽子于茅棚屋脊上走动，酸奶表面即会浮现出鸽子爪痕，而鸽子并未亲临酸奶之上。因缘际会，鸽子爪印即可留存于未接触之酸奶表层。"同理，众生前世之身躯并未完全、彻底地迁移到今生，但前世身体的部分特征依然会借后世之躯体得以再现，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即是前世



所造的善业、恶业。

《入中论》云："有情世间器世间，种种差别由心立，经说众生从业生……""此处生余处，贤劣由业造。"众生从人道转生于旁生道，又从旁生转生为地狱众生，从地狱再转生到饿鬼界，接下来又流转于人道、天界等等，漫长的轮回生涯中，众生曾将自己的身体舍弃过无数次，除了自己所造作的善恶业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可以操纵这一切的发生，就连身体的形状、美丑等特征也是由业力掌控的。佛经中再三强调说，如果一个人能坚持行持安忍，则其身形必定调柔、端庄。佛经中还说："今世相好庄严，乃由过去世修持安忍道而来；今世相貌丑陋，乃前世生嗔恨心所致。"

1982年7月12日及13日的《中国时报》上，就报道了一件非常发人深省的事，由于原文很长，故此处摘录、整理如下：

1948年的一天，马来西亚联邦森洲淡边村，一位名叫张秋潭的农夫在果园耕地时忽然从土中刨出了一只穿山甲。这只穿山甲浑身上下长满了如牛角一般坚硬的鳞片，它一直以地洞为穴，经常吃的食物则是蚂蚁等小动物。看到它，



张秋潭马上就想把它逮着，结果在围捕它的过程中，这只穿山甲一下就钻回地洞中去了。此时，张秋潭的三个儿子，还有他那已怀孕四个月的妻子彭仙全都赶了过来，众人一见穿山甲顿时杀心大起，于是全家老少一齐动手开始了围剿穿山甲的行动。无计可施之时，他们想到用烟熏火烧的办法也许可以把它从洞中驱赶出来，全家人便立即在洞口堆积了很多木柴并放火点燃。结果忙活了半天，却再也未看到穿山甲的影子，一家人于是大失所望地黯然而归。五个月之后，彭仙临盆的日子终于到了，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她生下的这个女孩竟长有与穿山甲一模一样的身躯、形色，整个相貌令人恐惧万分，就连母亲彭仙见到后也不由吓晕了过去。

村里人知道了这件奇闻后，害怕这个怪物长大后会伤及自身，因此他们立即来到张秋潭家，要求他务必交出这个女孩。张秋潭夫妇知道把女儿交给他们后，这个孩子很有可能被众人杀死，于是夫妻俩就哄骗村人说生下的怪物已经死掉了。从那以后，张氏夫妻便把孩子隐匿起来，并一直让她在暗无天日的斗室中隐名

埋姓地整整生活了三十多年。直到 1982 年的三月间，这个半人半穿山甲的众生才被当地人发现。人们看到尽管她依然存活于世，但并没有伤害别众的心思与能力，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大家便放弃了对她加以看管甚或处死的念头。

后来，马来西亚《新生活报》的记者还请来皮肤科专家为其治疗，但医生们均认为这种病症实在无药可治。1982 年 4 月 7 日，作家柏杨先生到马来西亚发表演讲，《新生活报》社长周宝源与总编辑吴仲达两位先生曾把此事向柏杨先生描述过一番，末了又建议先生最好能亲自看望一下这个奇特的女人。柏杨先生最终还是亲眼见到了这个女人，探视归来，他即如是议论道：“我无法形容张四妹（此人姓名）女士的形象，一定要我形容的话，我同意森洲淡边村村民的称呼：‘穿山甲人’。她头发全无，光秃的头顶，双眼几乎呈五十度的角度向上吊起，鼻子塌陷，嘴唇突出，牙齿像坟岗上凌乱残破的墓碑。其中一个门牙却像大象的牙一样，冲破尖耸的嘴唇。满身鳞甲，令人看了发抖。更恐怖的是她的眼睛，没有眼睑，像一条鱼一样，两眼圆圆的瞪在那里，而眼眶则又像一个烧红



的铁圈。”……

1963年春天,新加坡两家报社《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都报道了这一事件:马来西亚吉打洲一渔夫从海中捕到了一只乌龟,由于此人极其痛恨海中的海龟经常弄破自己的鱼网,于是他便拿这只乌龟撒气。他把乌龟高高吊在一株大树上,任其被烈日暴晒并最终使之因饥渴窒息而死。几个月之后,他的妻子生下一个儿子,那个孩子的双手、双足简直就跟乌龟的四肢完全相同。孩子虽说头上长有眼、耳、口等器官,但它们的形状却与乌龟的身体部件无有两样。报纸不仅对之进行了报道,还配发了这个孩子的照片,众人见后各个震惊无比。

1999年的夏天,四川省也发生了这么一件令人感慨万千的事情:

一养鸡专业户将自己所养的鸡大批卖给屠宰者及鸡贩子,令其宰杀以谋取利润。其妻后来生下一个女孩,这个孩子的双手与鸡爪一样,直接与胸部相连,而且肠子也暴露在体外,让人深觉恐怖异常。四川电视台也对此事进行过报道,很多人都亲眼目睹过。

上举这些事例绝对是不善业成熟后的果

报,若非如是,则杀乌龟之人、杀穿山甲之人、杀鸡之人,他们的儿女何以会成为与乌龟、穿山甲、鸡相类似的众生?如果有人问:佛经中不是说自己造的业不会成熟在别人身上吗?此话确实千真万确,但这些与乌龟等动物相类似的众生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其转生之因依然得从各自的前生业力上去找寻。也就是说,他们今生转生为这样的形态,是因为他们前生就造过能致自己后世如是转生的因!至于父母等其他人所造作的强有力的罪业,则使子女前世的恶业迅速成熟,此中道理在《俱舍论》中有详细宣说。

因此我们理应了知,即生之身体要得以形成,必须具备父精母卵等现在聚合之因缘、前世五处以及宿世所造之善恶业等三种条件,它们聚合之后,今生之身躯即告成形。这番道理并非像某些外道宗派认为的那样,说什么一切都是由业所造;亦非如世间顺世外道等认为的那样,说什么一切都是现在之四大合和而后产生的。佛教无论在见、修、行、果的哪一个方面,哪一个阶段,都不会堕入两边,这就是无等大师释迦狮子如来所建立之唯一自宗,也即

一切学说之王。

下面论述第（三）部分之内容：身心关系。

如果有人问：这样的身心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对此则可回答说：身体、心识之间并不存在同一本体或从身体之部分中派生出心识这种彼彼所生之种种关系。前文已论述过身心同体，或身体与心识之间是因果关系等种种说法的不合理之处，所以说暂时来看，我们可承认心身之间存在所谓的能依、所依之假立关系，在能依、所依之关系得以成立的过程中，身体对心识具有一定的利害作用，反过来，心识对身体同样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

说到心识的本体，可以说它具有一明了之本体，此本体不断地在流转、迁移，这方面的道理前面已宣说过。而有关心性的细微特征及心的特异性，则依身体等其他因缘而得以产生。比如如果父母具足嗔心或悲心抑或乃狡诈之徒，那么他们所生养的孩童相应也会具有嗔心、悲心或乃狡诈之人，孩子的种姓与父母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实父母的心识与子女的心识各有各的本体，儿女性格上与父母的相似之

处，与心性本体并无本质关联，这些心性特征主要得依靠身体才能产生出来，父母的心识并不是直接生出儿女心识的原因。

过去，有人依靠圣物而作仪轨以使孩童的头脑变得更聪明些，现在的人们则使用药物以求提高智慧，人们对身体采取种种措施，目的只是为了让心更加聪慧。另外，如果体内服进某些药物或酒，心就会陷入发狂、迷乱、自我麻醉的状态中。再比如，眼睛出了问题，眼识就不会产生，或变得不如以前那么清晰明亮；大脑若受到损害，心识的功能就有可能遭到彻底破坏……还有以大悲心施行的自他相换法，都会使心识及身体受到影响，此理就如上文宣说过的那样。所以说因了父母的种姓，子女的心性或多或少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正如《释量论》所云：“若时于心续，利害亦易解，如火与瓶等，以此亦非返。”这里所宣说者，并非是在指示人们身体是形成心识的近取因，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必须透彻、详细地加以了解。同样，心对身体也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下面这个例子就对之作了精彩的印证：

以前有一上师某天正坐在法座上为众人传



法，恰在此时，一条被人用石块击打的狗仓皇逃过此处。狗的阵阵惨叫勾起了上师的无比悲心，他感觉那些石块就好像打在自己的身上一样。结果，悲痛不已的上师最后竟因此而从法座上一头摔了下来。当时有些人认为上师纯粹是假慈悲，上师知晓了他们的心思后，就脱去上衣让这些人看自己的背——石块本来是打在狗的脊背上，但现在上师的背部却肿了起来，而且还呈现出一大片紫黑色的伤痕。

又比如1930年的印度，有一位医生为观察一被判死刑者的临终心态，就对此人说："人体如果大量出血，决定必死无疑。"到了临刑这天时，犯人被蒙上双目，并被拴牢在一张桌子上。此时，那位医生开始在犯人皮肤上用刀割开一个口子，同时又弄出水滴坠地的声响，听起来就好像犯人身上的血正汩汩地往外流淌、滴落。犯人不由想到：我身上的血马上就要流干了。在这种心态下，他的心识很快就迷乱起来，并最终死去。

再来看看前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的一则日常生活小插曲。高尔基的妻子安德烈耶娃曾谈起过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当高尔基在卡普

里岛上创作一部小说时，有一天，在隔壁房间的安德烈耶娃突然听见他的办公室里发出沉重的物体倒地声，于是急忙奔过去，只见高尔基已倒在写字台旁边的地上，两手还保持张开的姿势。她俯身将耳朵贴在他的胸前，感到丈夫的呼吸和心跳都很微弱，于是赶紧解开他的内衣，将压布敷在他的心口上。忽然间发现在他右乳下方有一条粉红色的窄痕，颇像刀伤，并且变得越来越红，以至成了深红色，就像渗出的血。过了一会儿，高尔基恢复了常态，他自己解释说：刚才写到小说的主人公坐在桌子边品茶，而主妇则含情脉脉地望着丈夫。突然间，丈夫抓起桌子上的小刀，发疯般地刺进了自己妻子的肝脏。"你明白吗？"高尔基十分痛苦地对安德烈耶娃说："刀子扎进去，又拔出来，血就像泉水般从伤口里喷溅到桌布上，多么残忍可怕的行为！"过后，高尔基右上腹部的红斑痕一直持续了好几天才褪掉。

以前印度有位患有眼翳的老人，以此原因，他经常看到碗中有所谓的毛发飘来飘去。老人认为儿媳妇总爱把这些不净之食物做给自己吃，他不由想到：我天天都在吃这些毛发，这

可如何是好？想来想去，老人最后竟因此而得了癌症。后来他自己终于明白过来，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眼识陷入迷乱所致，其实饭里面一根毛发也没有。明白了这个道理后，老人的癌症随即不治而愈。

如今有许多病人得了所谓的不治之症，千方百计用尽一切医疗手段也未见有什么明显效果。此时如能借助观想作意之疗法，则很多病症可能很快就会痊愈。一些密宗论典中也说过，唯一依靠修行之力，身体即可修成虹光身。这方面的事例眼下就有很多，此处无需一一列出。

这样看来，心识与身体在合和共处的过程中，互相之间都会对对方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或带来相应的利益，特别是因往昔的串习力所致，心总是要把暂时借居的身体执著为实并当成我所，因此身体所感受的一切，心亦同样感受。为了身体的利益，心不惜造作种种贪、嗔等恶业；而身体也像心的仆人一般，只要能满足自心愿望，身体可以不顾寒热饥渴及种种烦恼，刀山敢上，火海愿趟，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身心即如是互相依靠，在它们的关系未终止之前，一直都会以这种方式而存在。

不过，到了一定时候，身心决定会分离，从此即各自漂流、各奔东西，就像小鸟从蛋壳中破壳而出后，永远就会与孵化自己的蛋壳分道扬镳一样。身体与心识之间的关联中断之后，身躯就会融入五大而消尽；心识则继续漂泊于无边无际之轮回苦海。所以我们理应了知，身心之间暂时存在有一种假立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也仅是暂时安立而已。

至于说心是身体的一部分，或心需依靠身体才能重新产生等观点，均属无任何可靠依据的轻率言论。我们应该依赖可信、究竟的理证，完全、彻底地通达身心关系的本意。如果仅仅因为看到心识的所依是身体，身体若作利作害时，能依之心识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然后就据此认为心是由身体所生的，或认定心身是一本体，则此种推理也未免有些太过牵强、过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看到水依靠盛水之器皿、鸟儿依靠树木栖息等等类似能依所依的关系存在，而且一旦盛水器皿、树木等所依发生变化，水、鸟儿等能依也随之产生相应变化的现象，就可以推断说产生鸟儿的因是树木、盛水器皿亦是水的生因，或树木与鸟儿、盛水器皿与水

属同一本体。因此，依据不确定的理由，说前后世并不存在，且将这种论调大胆地向全球世人广为推介，还说什么这已是经过科学验明过的真理，这种不顾及后果的宣传才真真切切是对整个人类不负责任的表现！真心希望这些人能尽快停止自己的这类行为。

最后论述第三部分的内容，也即结尾。

以上通过破斥他宗、建立自宗这两方面的论证，已将前后世存在之理简略宣说完毕。这些道理是以佛教论典中早已阐释过的基本原理作为立论之基，然后又加上一些20世纪在美国等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内出现的事实，以及众多科学家经过再三观察并加以确证的事例以为补充而进行论述的。我本人在上述基础之上，以公平的观察、平和的语言，就如用手指指点山脉一样简单讲述了前后世存在之理由与证据。本来在佛教各宗派与现代科学的观点之间，尚有许多可以展开论述的问题，这些问题看来只有留待将来去分析、对比、研究了。愿意对如意宝般的一切利乐之源——佛法奉献出才智与生命的有智之士，都应该将佛教自宗的四大

宗派与科学原理之间的关系了解透彻。在对其进行对比研究时，哪些是佛教与科学相同的地方、哪些是佛法超越科学的地方、哪些又是佛法远远超胜科学且能代表佛教本质特点的最独特最究竟的地方，对这些问题不但要自己精通无碍，更要向别众广为宣讲，这项工作确实非常重要且必要。

如果有人问：科学是凡夫依靠寻伺分别念而得到的一种理智结晶，何必要对它如此重视？从本质说，这话也不算错，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作为佛教徒的我们从不担心科学道理与发展会对佛法造成本质性伤害。但如果我们能对科学原理及其应用方法增加了解，则大家对佛陀教法的信心与定解一定会愈发稳固、增上。如果自己已经通达了这方面的道理，然后又能将之理智地宣讲给别人，那么这种做法必会对自他带来极大的利益与帮助，因当今时代，崇拜科技力量的人以及对科学家的言语随声附和的众生本来就为数众多。

从另一角度而言，像欧洲、美国等地的众多科学界人士，其心胸一般都比较宽广，他们非常喜欢深入并钻研某些对他们来说本是很陌





生的领域、课题，如果一种理论被证明为有理有据，他们大多都会欣然接受。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们对身外物质世界的财富畸形发展状态已经生厌，讲求内心省视的内心科学正方兴未艾。在这种时代大气候下，东西方人士对佛教，特别是对藏传佛教的内涵、教义便日益重视起来。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里的很多教授、学者、博士，通过再三观察及智慧思索后，纷纷发表了如下一些无偏袒之见的研究成果、结论：

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索曼博士（Robert A.F.Thurman，Ph.D）说道："西藏具有最卓越的内在科学文明。""藏人今日对世界的最大献礼，就是他们无与伦比的内在科学知识，以及由此推究出来的整套人类心智转化术。"另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寇曼博士（Daniel Goleman,Ph.D）则评价说："在西藏佛教里，有整套富丽堂皇的内在科学。""我确信在东方心理学中——西藏佛学是最优异的例子——可以找到的精神健康模型，真正远较我们对精神健康的概念更深入、更广博。而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我专业的训练上，以及我读过的心理学课程中，对于

这种已经使用了两千年以上的心理学，却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正像上述学者理解的那样，在西方，一些有智之专家、学者及对藏传佛教稍有了解之人士，均未把藏族文化当成迷信、陈旧的落后东西大加鞭挞，他们反而认为从佛教文化的角度出发，应该承认藏族是世界上所有民族当中最好、最理想的一个民族。当他们这样做赞叹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自己应深刻理解本民族所拥有的藏传佛教文化的魅力与价值，因而别人的讥毁或赞扬都不值得为之生嗔或生喜；另一方面，当科学已成为了当代文化生活领域中皇冠上的那颗明珠，或登上了人们想象力的最高峰时，而且所谓的科学高峰并非是以财富、实力等为衡量标准的，这样称赞科学是因为科学理论已远超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之范围，在这种前提条件下，掌握了科学理论的科学界人士并未如那班不深入佛理之人一般看待佛法，因此说作为佛教徒，我们更应该以清净心弘扬、传播如是珍贵之佛教文化，这一点实在大有必要。

以上介绍的西方科技界人士对藏传佛教的看法，都是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堪称公允、合理

的观点，这些如金子过秤一般的评价，绝非似儿子夸赞父亲的碗非常清净似的自我标榜自己文化的话语。西方还有许多学者议论道：“西方的大学教授若能与藏地寺院里的智者长期共同研讨，必将对人类的知识结构带来实质性影响，必会推动人类的认知向更广大、更深邃的领域迈进。”所以我们理应了知，当佛教所宣说的道理涉及到一些非常奥妙、甚深的问题时，其超越科学的地方何止万千由旬！

以上借行文之机，顺便说了一些对正文也许能起到补充说明之用的题外话。

现在再将以上所讲述的道理简略归纳如下：

前后世存在之理本来就被很多外道及当今众多的宗教派别、门类所共同承认，比如在古老的基督教教义中就承认前后世存在的合理性，即就是在目前通行的圣经章节中，仍然可以极清楚地看到有关轮回与因果的描述。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主权者为方便管理人民起见，自 6 世纪中才开始明定轮回之说为异端，并大力消除主张轮回转世的欧理真教派（Origen）的信徒及相关文献。

再来看看追随落后传统的一些科学界人士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不具备大脑，那么人们根本就无法耳闻目睹身外的一切声色，同时也不会依靠心进行任何形式的思维，甚至连这一明清的心都不可能存在。但当今世界却有成千上万的人站出来据理力争道：“在濒死体验及脱体经验的状态下，心识与大脑已没有任何关联，但这些经历过此等境界的人依然眼可观色、耳可闻声、心能思维，这些很多人都已亲身感受过的事实，怎么唯独你们视而不见？”

宗教界人士亦对此发表看法说：“几千年来，我们已用千言万语阐述过这一问题，这些关于前后世的实例都是人们亲眼所见的事实，不承认之人最好不要轻易毁谤揭示事物本质的真理。”而科学界中那些心胸宽广、智慧超群者则议论说：“我们应该敞开胸怀、打开增进智慧的大门，否则，人类的理智就只能裹足不前。西方学者在对心识的认识上的确可谓智慧浅薄，心识其实不一定必须从大脑中产生，因此说前后世不存在的说法无有任何能站得住脚的理由与根据。”

综上所述，三方面人士在对待前生后世的



问题上大多都持有一致且究竟的看法、观点，但可惜的是，至今仍有个别人被陈旧的思想观念所缚，他们的心理疙瘩始终也无法解开。不仅如此，这些人往往还要想尽办法说一些不符合事实真相的话。但无论如何，就像上文论述过的那样，新科学理论始终都未能找到驳倒前后世存在之理的论据与理由。具体说来，在涉及到心识的领域内，任何科学仪器都无法对之进行测试、衡量，想借科学之名义以否定前后世的人们因此而把自己推到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中，即就是欲对之进行诽谤也无从得到证据。

不论你持的是新观点还是旧思想，也不管你是从科学抑或宗教的角度看待事物与问题，仅仅依靠、抓住某些片面观点并死守不放都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我们应该依据正确的理论以抉择事物的真相。前后世决定存在的道理我们已经翻来覆去地用大量的论据论述得非常清楚明了，如果还拒绝承认它的合理存在，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就只能从台湾学者陈胜英所著的文章中去寻觅了。陈先生曾如是论述道：“一般而言，人们对于前世这个课题所采取的态度可

大略分为几大类：1、坚决反对，这包括一些学术界及基督教界的人士；2、不反对也不赞成，任其自然；3、赞成或不反对，但也不支持；4、不预设立场，愿意去研究和尝试；5、极欲亲身一试。坦白说，坚决反对前世观点的人，所占的比例最少，但他们的理由却很充分：卫道卫教卫学术，害怕前世轮回之说会搅乱现代人的伦理观，动摇他们的信仰，腐蚀人们对科学的信念，误导人们进入不正确的思考，或引导人们排斥科学对现代人类的垄断与权威……”

坦率地说，这些人的担心纯属多余，因为前后世存在的理论根本不会导致不信仰并批驳科学这种现象的发生。正如有些人假借科学之名义宣称前后世不存在一样，这只能说明他们本人的智慧有限。而科学却从未开口说过：没有前后世。

让我们暂且把前生后世存在与否的问题搁置一边，只看眼前的这一点事实，即在科学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依靠电器设备等种种方法，人们的生活暂时来看的的确确从科技中受益良多，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一个事实，人们都能切身感受到。但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就过分抬高



看中科技的地位、作用，并进而认为所谓的科学技术已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凡是科技未能证实的东西就一概不存在，如果以这种方式对待科技尚未涉足之领域的话，则此种态度实无任何能得以建立之理由，它只是人们的一种增上慢而已。截至目前为止，科学发展史上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工作者们，包括牛顿、爱因斯坦等超级大家，他们当初提出的学说中那些不圆满、错误、偏颇的地方，都被后来人一一推翻并纠正过来，这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景象在当今的科技界依然长演不衰。

但是请诸位看一看佛陀教言的境遇，佛祖两千五百多年前说过的话如今仍然被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无需更改的圆满理论在科技发展史上不知存在与否？想来大家应对佛法超越时空之特点有所了解、感受。再看科学的局限性，其无法了达的认知领域尚有许多许多，这一点想必自他都可以亲身体认到。

我们应能认识到，现代科技其实属于五明中所谓工巧明的一部分；同时我们还应承认，对科学的片面依赖已经并将继续给人类带来大大小小的各种损害。如果这种损害不是客观存

在的话，从科技刚刚开始诞生、萌芽之初一直到现在，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宗教界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它的片面、畸形之发展进行持续不断的理性反思与严厉批判。对待科技之发展，既不需要盲目崇拜，亦不需要如临大敌、恨之入骨，因为科学不但不会对佛法造成丝毫伤害，而且在很多地方都与佛教宣说的道理有相似之处，完全可以互为印证。不过，大家始终都应明白一点，即每当科学深入到一些甚深、广大之领域时，它就会流露出一副疲于应付的表情。这种景观我们已屡见不鲜，同时也深感情有可原，因牦牛怎可能承办只有大象才堪能的任务、重担，这一事实是不可抗拒、无法忽视的必然规律从中操纵的自然结果！特别是对一切智慧之结晶——人类的理智而言，没有一种理智能将自己的触角伸向本身无法驾驭的领域去衡量、抉择、确立这个领域独有的法则规范，超越自己能力所可企及的范围，此种理智将一无是处。正因为这是事物的本然规律，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对科技的无能为力之处横加指责。

如果要抉择一切万法之实相这一超越凡夫寻伺分别念的境界，并且根除众生一切痛苦的



根源——生、老、病、死这些苦根，我们必须在佛法中去寻找相应的措施与智慧，现代科技在这些方面可谓离真理遥不可及，通过理证通达此理对我们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智慧的观照下经过长期、审慎的观察，才得到关于佛教与科学最究竟意义的论点，并加以宣说，因此说此番论述决非个人胡言乱语的产物。

如果人们能对前后世、业因果的道理生起坚定不移的信解，那么存在于地球上空的核战争等恐怖阴云马上就会消失丧尽。不仅如此，弱小、可怜之旁生也会从无辜遭杀等恶性行为中解脱出来，全体地球众生都可以尽享今生来世之快乐与幸福。若非如是，则无量众生都必将深陷痛苦难忍之悲惨境遇中。就以匆匆而逝的这一世纪为例，如前所述，爆发于1914年、延续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把无数众生推入到了惨不忍睹的剧苦深渊中；而1939年至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令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并夺去了六千五百多万人的宝贵生命，至于财产损失则是一个无法估算的天文数字。我们前面也介绍过，

当时钟处于1945年8月6日的上午9点14分时，日本广岛市的三十万市民根本没有意识到灭顶之灾瞬间就会降临，他们仍如往常一样井然有序地各做己事，生活从表面看来还是那么美满、和谐、按部就班。当分针再往前前进一格，历史的格局马上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点15分，美国扔下的一颗原子弹顷刻间就使六万多广岛人魂飞西天，整个广岛顿成一片废墟，当时的惨相就仿佛地狱出现在人间。时隔未久，8月9日，日本工业城市长崎也遭到了美国原子弹的袭击，爆炸当口，血腥大海刹那间奔流而出。但惨剧并未就此终结，二战之后一直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国家和地区间战争、冲突从未间断过。据说在本世纪之内，死于战争的人数超过以往任何世纪。

这种局面毫无疑问是人们不信仰前后世及业因果之存在，再加上科技的片面发展所造成的无欺之果。仅以核弹为例，当今世界的核弹，其力量、能量已超过二战以前之炮弹的千余倍。而且这些极具杀伤力的核武器现正被广泛布置于全球各地的海洋、陆地之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枚核弹就足以毁灭一个国家，而制造



这些超级杀人武器的某些核弹专家竟恬不知耻地说："一旦我们遭受到敌国的毁灭性攻击，只要我们能有一艘核潜艇留存于世就可进行报复性反击，这艘核潜艇所携带的核弹头足以把敌国中等以上的城市、民众统统消灭掉。"如今，仅美国一个国家就拥有六七千枚威力巨大的战略核导弹，若把全世界的核弹头聚集在一起，其能量可以把整个地球毁灭很多次。

制造并拥有核武器的人们自己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自我保护、自我救助并抵御敌人之攻击，但实际上这种作为只能导致生存于小小地球上的人类自我灭绝而已，并且这些做法也是造成人类未来彻底覆灭的可怕因素。如果将来的人们依然一如既往地不信仰并践踏前后世及业因果的法则，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就正如律藏中所云："贪欲增上者必无恶不作。"一个人的贪心只要开始膨胀，此人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必将不择手段地造作一切恶业。不过这种人也一定会感受自己所造之业结下的苦果，这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原子弹的理论缔造者爱因斯坦就曾说过："毁灭世界的时刻正向我们频频挥手。"正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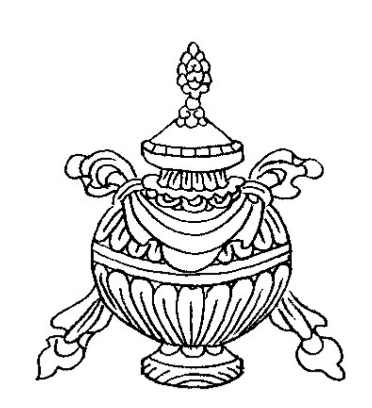
如此，我们更应该明白并珍惜世间正见的价值与意义：它不仅对众生的来生关系重大，即生中亦同样不可缺少。

以上已将前后世之理圆满宣说完毕。

如是恐怖轮回之大海，生老病死大浪击崖岸，
声声唤醒欲爱梦中人，劝其厌离轮回趋解脱。
雪山岩穴药树寂静处，修持禅定舍事修行人，
若闻其声无疑必定成，于众生生悲心之因缘。
呜呼悲哉众生极愚痴，自陷三有大海犹自矜，
恬不知耻曰无有来生，无异骑马找马堪悲悯。
远离光明善说暗室中，恰似无怙天盲斜懒躺，
无智之躯尽喘邪见气，频频施放邪说之毒气。
以此悉皆驱散众有情，心中所具大悲之信心，
贪嗔狡诈乌云始密布，血腥大海涌出于人间。
恶魔信使逍遥游此世，谎言黑绳捆绑众脖颈，
受羁绊不由趋入深渊，对之提起警觉勿松懈。
邪见笼罩黑暗遍布地，喜饮佛法月光之甘露，
慧莲盛开欢喜心增上，坐禅安乐无法相比拟。
慧光照破无明之暗夜，融融大悲恒护育有情，
现于众生福报虚空中，理应依止妙法之日轮。
以此所造白法之善根，愿诸有情摆脱邪见缚，
愿吾生生世世行佛法，且能广弘圣教利有情。

本人以前就曾打算著此《前世今生论》一书，产生这一想法后，不期然又与土登诺布仁波切会晤于太平洋上之宝岛——台湾。承仁波切当面劝请，后又再三通过越洋电话诚挚相邀，以此因缘，我终于写出了这一阐述前生后世之理的论著。我一直以为，如果背离了佛陀及诸高僧大德之意趣，仅凭自己臆造无有任何必要与价值。因此，一方面以佛陀以及古德之教言作为立论之基，一方面又考虑到与所谓的“其他语言无法调伏边地众生”这种说法相类似的实际状况，故酌量添加了一些与时下众生之心行较相合的道理、公案，如此方创作出本书。大恩上师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足下弟子慈诚罗珠于藏历土兔年（一九九九年）六月初四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之吉祥佳日撰著圆满于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愿增吉祥！

二OO二年十一月八日
译竟于色达喇荣
重校于二OO七年一月十日



附录：

（一）往来于生死之间

2000 年 7、8 月间，听说四川省甘孜州的某县城内住着一位死而复生的女人，我便委托朋友向这位三十多岁的藏族妇女打探，可否对她进行采访，以便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生死真相。不久即得到答复说，她愿意接受我的访谈，于是 8 月 4 日那天，我便专程赶赴她家，请她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具体经过。这位家庭主妇没有太多的犹豫，她爽快地向我描述起自己的几次神奇经历：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当时因为家里有好几个孩子，而全家的唯一经济来源又只能靠母亲的那点儿微薄工资，贫寒的家境实在没法供养我看病吃药，所以我的病就一直那么半死不活地拖着，一拖就拖了很多年。1994 年，我终于来到马尔康的一家大医院就诊，记得医生当时对我说：‘你的胆管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病变，一定要动手术，否则就有生命危险。’听罢医生的建议，我便同意了手术治疗的方案，谁曾想，那个手术一动就是七个半小时，还差点儿要了我的命。

在进行手术的整个过程中，麻醉剂的效果非常不明显，我为此而感受了巨大痛苦。就在痛不堪言、剧痛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我开始祈祷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上师以及三宝，以求能得到上师三宝的加被，结果一些奇异的景象真的出现了。



突然间，所有的痛苦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也来到了一个景色非常宜人的草原。原本家里有一件羔儿皮的蓝色外套，在美丽的草原上轻松散步的我，当时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大约十分钟之后，我的心识又重回体内，于是那种难忍的钻心疼痛便再度让我倍感煎熬……

因病情时好时坏，1996 年，我又来到成都华西医科大学接受诊治。住院三、四天后，医生就对我说：'你的病必须再动手术。'那时我觉得华西医疗设备先进，条件远比马尔康为好，在华西进行手术，肯定不会遭受如前次手术一般的痛苦，于是我便决定接受医生的方案。谁知，那次长达六个半小时的手术让我再次饱尝了麻醉剂不起作用的折磨，当时我的痛苦实在无法言喻。就在疼痛达到顶点的当口，我再次猛烈祈请法王上师及三宝，于是，我的心识便与上次一样，轻松抛开正被手术刀切割的病体，悠哉游哉地来到了一个冬天的草原。

真是不可思议，到了那里之后，我的眼睛就像平常观看世界那样，非常清晰、了然地看到了草地上的景致，那些长得很高的草基本上都垂下了头，弯弯的，其场面之逼真就像亲临现场、亲眼目睹一般。我记起来，这片草场就是我小时候常来捡牛粪的地方。

与此同时，我又看到空中浮现出法王上师的身相，刹那间，我的痛苦就一扫而光。可惜的是，十分钟后，我的心识又重回病体，并马上开始感受那种强烈的剧痛。

这次手术很不成功，医生后来对我说，我顶多再活三个月，因胆管的病变已十分严重。从那之后，我的胆





管便被插进一根管子，带着这根管子，我又顽强地生存了下去。

大约两年过后，1997 年的冬天，我的病再次发作，这一回真真切切是死里逃生，我本人也亲历了一场终生难忘的死而复生的经历。当时，病情突然恶化，去县医院就诊时，我高烧 41℃。浑身难受无比，一句话也说不出，不过思维倒始终很清晰。当时我把头搁在母亲腿上，母亲怕我死去，就大声地对着我的耳朵祈祷法王如意宝、祈祷三宝。她还大声地劝我跟她一起祈请，我便跟着她在心里默默祷告起来。

接下来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奇怪，就在躺在正对门口的病床上默祷的时候，房门的上方，忽然现出法王的形象以及过去由亲属们做的度母像，两个形象同时显现，且交替旋转，对此，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很想对母亲说，请她老人家不必伤心难过，既然已看到了法王还有度母，我就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不过，尽管这样想了，但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接着，我的瞳孔开始放大、扩散，自己感觉似乎瞳孔越来越大，最后竟发展到像碗一般大小，然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县医院的张大夫刚好赶来给我摸脉，他一检查，发现我的心脏也停止跳动了，脉搏也完全没有了，于是就对我的家人说：'她已经走了。'这句话我听得一清二楚。此时，母亲在床头拼命念诵诸佛菩萨的名号，我同样听得很清晰。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觉受，只觉得四周静悄悄的，万籁无声，一片祥和与宁静。就像寂静的深夜，一切声响都可被自己的耳朵捕捉到，我






就这么体会着有生以来少有的平和感。

医生们开始进进出出，一点儿也看不见他们的形象，但完全感觉得出他们的一切活动。谁进来了，干了些什么，我心里全知道。此时心中不由想到：我好像是死了。耳旁充斥着众人们的谈话，这种感觉确实很古怪，我想这些人说这些话到底用意何在啊？没有悲观，也远离了恐怖，心中只剩下刚才这一个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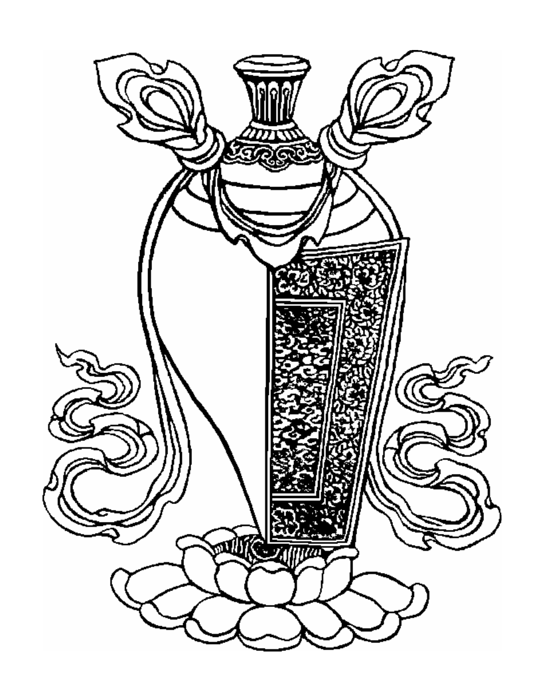
家人准备去请喇嘛念经，为接送喇嘛，他们开始发动一辆北京吉普。可能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吧，他们又是烧水，又是加热，忙活了半天。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家人陪着一位活佛回来了，就在此刻，我终于又活过来了。刚才还感觉身体很轻，心识回到身体中后，却感到身躯十分沉重。

第二天，我问县医院的医生，昨天发生的一切应如何解释。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想了半天，他才对我说：‘心跳虽然已完全停止，但在五分钟以内，大脑可能还不会死，会不会是这个原因让你又苏醒过来？’这个解释肯定行不通，因为我的心识至少飘荡了半个小时以上！

经历了这件事，从此以后，一有机会我便对亲朋好友们说，千万不要在一个人刚刚死后就当着他的面直接说他已经死了，因此人的心识完全可以听到。对我来说，我倒没有什么恐怖及怨恨心态，但别人未必会这么想，他们也许会深感焦虑、哀怨。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便是念诵祈祷文或佛号。另外，人死之后，万勿将其立即掩埋或火化，也许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死。”

说到这里，她的神情略微显得有点儿激动，平息了一下，她又接着对我说：

“我已告诉我的丈夫和母亲，我毕竟是一个病人，而且病得很严重，不知何时就会突然死去。但无论如何，当我死时，千万别马上就触摸我的身体。经历了这几次往来于生死关口的体验，特别是最近的这一次，我现在已深深体会到，所谓的死亡绝不意味着彻底的断灭；同时我也深刻感受到，生死关头，上师与三宝是唯一的依怙！”





（二）一位中学教师的濒死体验

2000 年 11 月份，从朋友口中得知，在我所住地的附近一县城，有位中学教师曾有过一次濒死体验。于是我马上让朋友先行探访一下那位教师，看他能否接受我的采访。朋友很快就回话说，那个人愿意接受采访。听到这一消息，11 月的某一天，我便专程前往这位汉族老师的家中，与他进行了真诚亲切的交谈、沟通。他对我说：

“1998 年 7 月，当时正放暑假，有天不经意间我忽然食物中毒了，结果人马上躺倒，浑身上下痛苦异常。送进县医院急救后，一直也没什么太大起色，就这么一直拖了很长时间。病得非常严重时，有次我感觉从原先的身体里面突然又产生出一个新的躯体，这个新身体飞出体外，就站在病床旁，看到自己原来的身体还在床上躺着，而周围则围了一圈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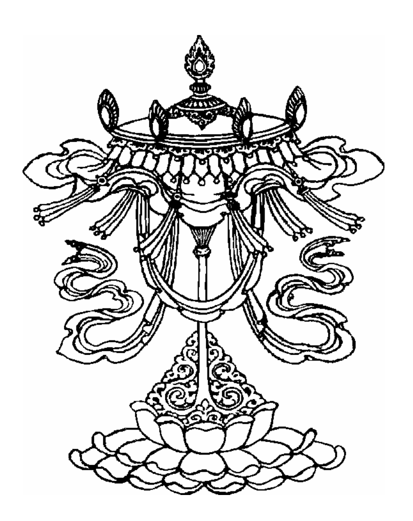
当时感觉自己就站在病房门口，从门口那个位置望过去，医生们的一切活动都尽在眼前。但我只能看见他们的嘴在动，而声音则一概听不见，故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在絮叨些什么。就在那个时候，心里猛然生出一个念头：何不去看看家乡的老父亲！刚一想罢，抬腿就走上一条黄泥窄道。只见道路的右边就是万丈悬崖，而左边则荆棘丛生。走着走着，忽听后面有人在叫我，于是我便掉转头又朝回走去。回来的路上，途经一口黑色石头质地的水井，从中爬出来后，就感觉水井里面有光发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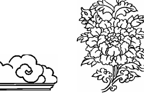


出来。那光把我的身体向上托去，且使我在井口上方的空中旋转不已。当光芒渐渐退回去之后，我的身体也开始慢慢下降，并最终又与原先的躯体融合为一。印象中，从原身生出的第二躯体非常轻盈，真可称得上是健步如飞。”

听完他的叙述，我便进一步问他是否听说过类似的现象，或看过介绍此类现象的专著文章。他则告诉我说，以前从未有过这方面的任何经验，也缺少关于什么濒死体验的点滴消息来源，就连“濒死体验”这几个字还是头次听说。接下来，他又告诉我说：

“有了这次体验，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很大改变。原先我对佛教一直半信半疑，应该说是个标准的怀疑论者。但再生之后，每天早晨我都要去县城边上的寺院转绕，还要烧香礼佛，因为新的精神支柱已随着新生命的开始日渐确立起来！”




（三）死后再生　母子情深

死亡与转世再来是所有生命都必须面对的，死往何处去，自己无法选择；神识暂时的落脚点，他人亦无从知道。一切生命都将次第离去，这是一个不争且令人无可奈何的事实。无明笼罩下的黑暗大海，充斥其中的除了恐怖还是恐怖！

然而，有些众生却因了业力、愿力和不可思议之缘起力的缘故，以致能死而复返，返而再聚，聚后又认出前世之亲朋好友且因之而悲欣交集。诸如此类的情景，古今皆有、中外皆闻。聚散无常、生死恍如梦境，这就是轮回的轨则。如同穿梭于魔女的齿尖，众生就这样随着业力与烦恼，在无明的苦海中永无止息地轮转个不停。

公元 2002 年 5 月，听说旭日乡江古村有个小女孩能够非常清楚地忆念前世，打听到这一消息后，将信将疑，我立即就近询问了一些与她同村的人，结果众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说："确有其事！"不仅与她一个村子的人，甚至邻近村落的人也知道这件事。为此，我于 6 月 10 日专程前往江古村，走访了当时亲眼目睹过小女孩回忆前世景象的一些目击证人。

这个女孩前世也身为女人，并育有三男二女，其中有些至今仍健在，不过大多均已年高体迈。儿子中的年长者，20 岁时即离家前往果洛，母子自此再也没有见面。长子离家后，母亲极度地思念他，于是便经常发愿、



祈祷三宝，渴求三宝能加持他们母子再度相见。然而终究缘悭一面，以致晚年双目失明时母子仍未能如愿聚首。约莫二十年后，也即公元 1988 年，前往果洛的长子的幼女产下一名女婴，母亲在怀她时，就曾做过一些奇妙的梦；出生后，到了刚会说话时，她即能说出很多有关她前世的细节，而这些事情从未有人告诉过她。1990 年，小女孩 3 岁时，爷爷、奶奶和父母带着她回江古村探亲。在江古村里，小女孩非常清楚地辨认出了前世的村子、房子、家属、邻居以及前世熟悉的一些物件，据此，她的亲属们都认定她就是老母亲的转世。

这次到江古村，我首先访问了次子的儿子。他追忆道："小女孩 3 岁时到我们家，他们才到山脚下，她就认出了我们的村子。"接着他又说道："奶奶原来在世时，我们家住在江古村的最下方；奶奶去世后，才搬到江古村的上方。小女孩领着她的爷爷、奶奶和父母一直走到旧房子处，当时小女孩说：'原来我们的房子就在这里，但现在房子却不见了。'接着她就见到了我的父亲（次子）和叔叔（三子），在未经任何人介绍的情况下，她立刻就认出了他们，并且跑上前去抱着他们哭，我父亲和叔叔也跟着哭。后来，她还对叔叔做出喂奶的样子。刚一见面，她就非常疼爱我的父亲和叔叔，因此家里的老一辈一致觉得，这个小女孩就是他们母亲的转世。"

小女孩前世的一个女儿及次媳就住在离我不远处，我也就近做了采访。她们说："我们母亲非常想念离家的长子，她念珠中较珍贵的珠宝，通常都会取下来供养僧众诵经，以祈求能与长子再次相见。然而由于当时的






交通极其不便，故始终也未能见上一面。”她俩其余的话则基本同前所述。

接着，我又去采访她的第三个儿子。他是一个出家人，与我在同一个佛学院。他说：“亲人们回来的那一天，当时我们正在村子附近举行法会，家人们已先行回家，因为我要领众诵经，故较晚才回到家中。到家时，小女孩和她母亲正好站在阳台上，一见我她就对她母亲说：‘这是我最小的儿子。’正吃晚饭时，小女孩提出要和我一起睡觉，她母亲就对她说：‘不许这样说，快让叔爷爷吃饭。’但她就是不听，仍坚持要和我睡在一起。当晚我们就在一起睡，她还做出喂奶的样子，非常疼爱我，往后的五六天里也一直如此。”

为了彻底了解实际情况，6 月 24 日我又专程前往青海果洛采访小女孩以及养育她的爷爷、奶奶和她的父母。

我先访问她的奶奶。奶奶现年 84 岁。她回忆道：“在小女孩刚会说话时，有天早上，她爷爷还未起床，她就对我说：‘这是我儿子。’当时我并未在意，只是开玩笑地对她说：‘你的儿子好小哦！’有一天，她又对我说：‘我非常想念我的儿子，于是就骑在一条白龙背上来找我的儿子。以前，我每天都到房顶上看看儿子回来了没有，每当日落时，我就会想：今天儿子又没有回来。那时我就会感到既伤心又失望。’有一次，她爷爷和叔爷爷从果洛去旭日，那天正巧下着大雨，她从窗户看到外面在下大雨，于是就说道：‘上师三宝保佑我的儿子，愿我的儿子心想事成。这个雨要是不下该多好啊！’”奶



奶接着又说：“每当我听到这么小的孩子说这些话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正说着，她的眼泪又无法抑止地滴落下来。她一边拿纸拭泪，一边接着叙述。看到这种景象，我的内心也不觉泛起一丝感伤。她继续说：“后来，我们带孩子去旭日探亲，她认出了她的村子、儿女还有村里的人及很多东西。记得我们刚到江古村边时她就说：‘这条路我以前赶牛时走过很多次。’有一天，我们又去智古村，回来的路上她对大家说：‘就在这里，以前我的儿子脚受伤流了很多血，也许现在还留有伤疤。’说着说着，她就要她爷爷脱下鞋来看看，尽管没有看到伤疤，但我们还是愈来愈感觉她就是他们母亲的转世。”

接着，我又去访问爷爷。爷爷现年 82 岁，他说：“一开始，有天我睡在床上还没起身时，小女孩就对我太太说：‘这是我儿子。’当时我想：小孩子的话不可信，所以也一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有时，小孩子调皮不听话，我就骂她，那时她就会说：‘我是来找你的，你怎么还骂我呢？如果你再骂我，我还有很多子女，我可以回去跟他们一起生活。’有时，她又会说：‘你竟然敢骂你的妈妈！’还说：‘在我非常想见到儿子的时候，一条白色的龙就飞过来了。龙告诉我：我把你送到你儿子那里去。’她虽然说了这些话，但我依然没有在意。一直到她 3 岁时，我们回老家探亲，那天在山脚下车，大家先在河边的草坝上休息了一会儿。当时只见山腰上有上、下两个村落，那时她父亲就问我：‘我们的村子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我还来不及回答，她就已经捂



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并抢先说道：‘不在上面，在下面。’那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在我们几个人中，除了我以外，谁也没到过这儿，她根本不可能知道下面的村子就是我生活过的地方。我 20 岁就到外面流浪，在这之前，家里所有的活儿都我一个人做，我就如同母亲的左右手，所以在母亲的五个子女中，她特别疼爱我。”

然后我又去采访了她的父亲。他告诉我：“我们到山下河边时才发现村里的人都去参加法会了，因此看不到一个人。她爷爷因离家太久，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他们就说等到有人出来时，问了路再走。那时她就说：‘我找得到路，我会走，你们跟我走就行了。’接着她就一直走在我们前面带路。快接近村边时，我对她说：‘不要跑到前面去，村子里也许有狗。’她就说：‘我们村子里没有狗，我们家原本就没有狗，现在也不会有狗。’然后她就把我们带到了旧房子那里。房子已搬了，她看到后就疑惑地说：‘我们的房子原来就在这儿，现在不在了，谁知道搬到哪儿去了？’后来，我们到拉则寺去朝拜，回来的路上下起雨来，大家就到策得村的巴雍家避雨。他的房子很老旧，里面没有钢炉，也没有烟囱。火生起来之后，一屋子都是烟，她就说：‘我的眼睛很痛，我的眼睛又瞎了。’说完就哭了起来。”

接下来，我又去采访她母亲。她说：“在怀她时，我做过一个梦，梦中来了一条白色的龙，口中放光照射到我的身上，而她的生肖正好属龙；她在很小的时候也说过，她是骑着白龙来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反正这三者是一致的。我们到旭日去探亲的第一天，我叔叔

从法会上回来的比较晚，小女孩一见到他就对我说：‘这是我最小的儿子。’晚上就跟他一起睡。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她看到后就说：‘沃洛来了。’这个人叫沃洛，和她爷爷同年。当时我就问叔叔：‘他是不是叫沃洛？’叔叔说：‘就是，你怎么知道的？’后来又来了一个女人，她叫更仲，小女孩一见就说：‘这个是更仲，小时候她脸上的黑痣小小的，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大？’又有一天，我们去亲戚才让东珠家，他们家有一个牛皮包的转经筒，小女孩看到后就说：‘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东西。’还有一个牛皮包的盛水器，她看到后也说：‘在我们那个年代，这是很珍贵的东西，怎么现在都丢在这儿了？’回来的时候她则说道：‘原来这里没有路的，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好的公路。’五、六岁时，她很不听话，我们骂她，她就说：‘你们骂我嘛！我是你们的奶奶。’”

最后，我去访问她本人。她现年 14 岁，是一个五根俱全、极其聪颖的女孩。她说：“现在，我已不记得前世的任何事情，我们到旭日去的很多事情，现在也已经忘记了。去旭日的时候，我只记得有爷爷，其他还有什么人就记不得了。我记得爷爷的脚好像受了伤流过血，但是这个记忆现在也很模糊。另外，我也分不清有些情境到底是梦境，还是回忆。记得小时候做梦骑着一条白龙过来，但我分不清这是在母亲告诉我‘你曾说过你是骑着白龙来的’之后做的梦，还是在这之前做的梦。有时突然看到一些前世的东西，马上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感觉，知道这是属于我前世的东西。有时看到一些新东西时，又感觉很像前世的东西，再仔细看看，好像真

的在前世见过似的。前世的事情虽说我已记得不很清楚了，但我感觉自己就是爷爷母亲的转世！现在，在全家人里，我最爱的也是爷爷。”

另外，她的家人说：“小孩 3 岁时能把前生往事记得非常清楚，要是在那个时候采访她，问什么问题她都答得出来。六、七岁之后，前世记忆就逐渐衰退，她本人也不大提前世的事了。”

后来，我又去问了江古村其他当日曾亲眼目睹过此事的很多出家人以及在家众，最后发现每个人所说的话都是一致的。

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我都在再三观察，看看其中有没有欺骗的可能性。最后则发现，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其中没有掺杂丝毫的谎言与妄语。



（四）逝而复返 全家团聚

2002 年的夏天，听说果洛班玛县多贡玛寺有个小孩能够很清晰地忆念前世，透过几位朋友的介绍，我遂于 7 月 11 日前往多贡玛寺，开始了一系列的调查探访工作。

在正式报道前，请容我先简略地叙述整个事件的始末：之前，多贡玛寺有位僧人名叫图旦洛沛，27 岁时由于脑疾、头痛而病逝，去世后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就转世再来。

1989 年，一个名叫吉美图旦的小男孩诞生在果洛甘德县阔曲乡的鸟果村，他身上先天就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刚会说话时，即称呼前世母亲的名字；经常提及前世的住处、亲人和许多别的细节，诸如他曾说过：“我是班玛县多贡玛寺人，母亲叫做那沃……”等等。在和其他小孩玩耍时，他常常会拿起一块布把头缠起来并说道：“我的头有毛病。”当听说其他人头痛时，小吉美图旦往往表现出非常关心的样子。4 岁时，家人带他去金川县朝拜著名的观音像，回程经过多贡玛寺时，他嚷嚷说：“我妈妈和我的家就在这儿。”说着说着就闹着要在那儿下车，还准备从车上跳下去，幸亏家人及时抓住了他的腰带才避免了跳车事件的发生。后来，在他 5 岁时，舅舅生病前往班玛县就医，小男孩表示一定要随其前往，家人不得已只好带他同行。当时，在前往班玛及回程的路上，他说出了前世的寺院、住家等许







多情况，并在无人告知的情况下，清楚地辨认出很多前世交往过的亲友。很多人因之而坚信他就是班玛县多贡玛寺的图旦洛沛之转世，不久这个消息就传开了。

多贡玛寺在知道他就是本寺院的图旦洛沛之转世的消息后，庙里的僧、俗二众通过讨论商量后决定派人前往甘德县将他带回寺院里居住。他们一共派出了十几个人，其中包括寺院里的活佛、堪布、管家以及他前世的父母。一行人来到甘德县的隆嘉寺后发现，这一世的图旦洛沛也是个小喇嘛。当时，小男孩在人群中很快就认出了他前世所在寺院的堪布、管家，以及他前世的父亲。之后，众人便把小孩请到多贡玛寺。回到寺院后，他又认出了前世的衣服住所等遗物、遗址还有家中的牛，并把除了家人以外其他人不知道的细节全都一一说了出来。另外，他对前世父母怀着与现世父母一样的深厚感情，完全视如亲生父母一般。这样一来，当地的僧俗二众都坚信：吉美图旦就是图旦洛沛的转世。

那些曾亲眼目睹过吉美图旦指认房子、人物的当事者，如今分散在多贡玛寺、果洛大武及班玛县的阿江村三个地方。这次查访时，我分别前往这三地去采访当事人。多贡玛寺距离阿江村四十多公里，从喇荣至大武有五百公里，来回一千多公里的路程，由于正在修路，极其颠簸难行，故一路行来倍感艰辛。尤其是在半个月之前，为了调查类似的事件我本人已前往过大武一次，所以此次一想到还要在路上艰难行进内心就感觉苦不堪言。但为了求证此事，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再度前往，因为一个理由、一种信念始终在支持着我——这些事实应



能将生死轮回的真相显示在人们面前，而不经他人说明、只由事物自身现身说法的事例论据才是最可信的。

以下即为采访实录：

最早把这个消息带到班玛的人，是阿江寺的僧人扎西，因此他自然就成了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他对我说：“当时，我去参加隆嘉寺一位活佛的坐床法会，其间我们住在一位朋友熟识的人家中。安顿好后，那户人家知道我是班玛人，小男孩的母亲拉助就对我说：‘我们家有个小孩，他经常说：你不是我妈妈，我妈妈在班玛，叫那沃。我为此而感到很困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于是她叫我去问问小男孩，看他是不是真的知道有关班玛的事。当时那个小孩正在睡觉，他母亲把他叫醒并说道：‘你不是经常说你是班玛人吗？现在，这儿有个班玛人，你和他聊聊天吧！’我就问那个小男孩：‘如果你是班玛人的话，那么请问你是班玛哪户人家的孩子？’小孩听后就回答说：‘我是班玛多贡玛寺人，我的母亲叫那沃，我家有很多山羊，我要回去帮妈妈放山羊。’听到这些话时，我立刻想到这个男孩很可能就是几年前过世的图旦洛沛的转世。回来后，我马上把这件事讲给我寺院里的几位僧人听，结果没过多久这个消息就传开了。后来，他的母亲那沃还特意跑来问我是否真有其事，为了避免引起那沃伤感，我就告诉她说：‘确实有个小男孩，但具体情况他说的并不是很清楚。’”

我的第二个采访对象，是小男孩 5 岁时和舅舅坐车去班玛、当时刚好开车载着他们的两位司机——仁才和






肯塔，他们一路上都听到小男孩在不断地提及前世往事，出于好奇于是便问了他很多问题。我首先采访了肯塔，他说：“我们从达日回班玛时，车上载了几个人，其中有个小孩，和他阿姨就坐在我们的驾驶室里。一路上，小男孩都在唠叨说他前世是班玛人，还讲了很多有关班玛的细节，而且讲得都非常正确，所以我们就决定试试他。小孩有时在车里睡着了，醒来时我们就告诉他说已经到了多贡玛寺，然后我们就在一旁悄悄观察。只见他看一看周围环境之后，马上说道这不是多贡玛寺。后来，在没有到达多贡玛寺前他又睡着了，等真的到了多贡玛寺时，他正好醒过来。我们就告诉他：‘刚才你睡着时我们已经过了多贡玛寺，现在是多下玛寺。’谁知他看了看就说：‘还没过呢，这里就是多贡玛寺。’接着他又说：‘那边高房子旁边的小屋子就是我住的地方。’”

后来经过查证，证实那房子的确就是图旦洛沛的屋子，他准确认出了自己前世呆过的寺院和房子。接下来，仁才继续把车开到班玛，肯塔就在那里下车，并去图旦洛沛的家告诉他父亲说：“有个小男孩能认出你们家来，他一定是图旦洛沛的转世。”但他父亲却不以为然地回答说：“不会是我们家的孩子。”说罢也就把此事弃置一旁。

后来他又认出了他寺院里的活佛。住在大武的奶奶对此解释说：“在去班玛的路上，我们看到有辆摩托车抛锚了，有个人正在修车，我们的司机就下去帮忙。那个时候，小孩突然跑过来对我说：‘这个人是拉保活佛，

是上、下两个寺院的住持。’到了班玛后，我们住在一家旅馆里，当从窗户看到那个人正走在街上时，他就下楼跑到那个人跟前握住他的手说话。”

对于这件事情，后来我也去问了拉保活佛，他回答说：“我正走在班玛街上，忽然有个小孩跑过来握住我的手，还很高兴地说：‘活佛你好吗？我和奶奶住在那家旅馆的二楼，你也到那儿去，我们一起聊聊天吧！’当时，我以为他是我在班玛的一位施主的孩子。”

从班玛返回时，一行人搭乘拉钦的车子，当时驾驶室里有梅隆和嘎决。嘎决是在图旦洛沛过世后才到他们乡上的干部，小孩就坐在梅隆的腿上，拉钦则是图旦洛沛的叔叔，梅隆也是他的亲戚。这三个人听说小孩可以记忆前世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开始盘问、观察。这次采访时，我先访问了拉钦，他说：“我们听说这个小孩是图旦洛沛的转世，于是就想好好观察、盘问他一番。我先问他：‘你认不认识我？’小孩回答说：‘我当然认得你，你是我叔叔。’我又指指梅隆问他：‘这个人你认识吗？’他则回答说：‘他也是我的亲戚。’然后我又指着嘎决问他认不认识，他仔细看了看后说道：‘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不是我的亲戚。’”

后来，我就这件事询问他本人，孩子回复说：“当时，每当车子要经过悬崖、河边时，那个嘎决就会说：‘你好好回答他们的问题，要是不好好回答，我就把你扔出去。’我心里自然很清楚他们二人是我的亲人，而他肯定不是。”

拉钦还说：“回程时在多贡玛寺前要经过一个检查

站，那天，很多多贡玛寺的人知道能记忆前世的孩子就坐在车上，于是很多人都跑去测试他。有一些女人对他说：‘我是你妈妈。’他则回应说：‘这些人都不是我妈妈，我妈妈叫那沃。’有人问他：‘你的房子在哪里？’他回答说：‘我的房子在那个大房子的上面。’”

梅隆则补充说明道：“我们经过寺旁公路时，发现寺院里有一个九层高的佛殿，看到佛殿，小孩就说：‘这个佛殿好高哦！’我就对他说：‘你应该知道这个佛殿才是，因为你在的时候它就有了。’小孩却说：‘我在的时候还没有，那时刚刚开始盖它。’当时我认为他答错了，但后来经过讨论之后证实，图旦洛沛在世时这座佛殿的确还没有矗立起来，当时正准备开始建盖。再往后，多贡玛寺的僧人和宁达村的人准备前往甘德接回小孩，这些人中有：拉保活佛、图旦江措堪布、策保管家、沃喷、小孩前世父母、拉钦和我共十五六个人。我们到甘德隆嘉寺找到小孩时，拉保活佛为了观察事情真伪，于是就指着图旦江措堪布问他：‘他是谁？’小孩仔细看了以后回答说：‘是图旦江措堪布吧？’刚好在那儿有好几个男人，他们就逐一询问是否是他的父亲，他都摇摇头。直到他前世父亲由帐篷外进来时，他才用手指指他，不过却并未开口说话。”

我又去问了图旦江措堪布，他说：“那个小孩在这一世从未见过我，也没有任何人向他介绍过我，在此之前，他绝不可能知道我是图旦江措堪布，但在那一天，他一看到我就认出来了。”

我又采访了他前世的父亲嘎钦，他说：“我的孩子

图旦洛沛转世到甘德的消息是由阿江寺传来的，小孩母亲的亲属听到风声后就要求我去见见面。我回答说：‘小孩的话不可靠，应该不会是我们孩子的转世。’当时我既不接受也不太在意这件事儿。但在那天见到小孩时，他的确认出了我，还用手指着我。认出我之后，又反反复复地端详我的脸，并且从他的眼神来看我就知道他已认出了我，他脸上还带一点悲伤的样子。从那以后，我开始坚信他就是我儿子的转世。当天，他穿的衣服非常破烂，身体、脸色都很差，一看到他时，我内心非常难过，因为以前曾有一些人告诉我他已去了净土。我以为他在净土，根本没想到他又转世成这样的一个小孩，所以我很伤心，不敢靠近他身边。”

嘎钦在叙述时，禁不住落下泪来。

紧接着，小孩在第二天就坚持请前世父母到家里吃饭。后来，他们就把吉美图旦和奶奶、舅舅三个人请回寺院住。

回来的第一天晚上是在寺院里度过的。第二天一早，小孩就说一定要回父母家看看。他骑在一头牛背上，他前世的妹妹牵着牛带他回家。路上他对妹妹说：“原来你很小，我很大；现在你很大，我很小，好奇怪喔！”回到家后，父亲嘎钦、母亲那沃、妹妹沃既和他，一家四口人又再度聚首。

这一天，对嘎钦一家人而言，真是毕生难忘的一天！

回来后，小孩在嘎钦家中又认出很多事物。为此，我亲自求证于嘎钦。

嘎钦回忆道：“在他回家的当晚，吃完晚饭准备就

寝时，他对我说：‘我的被子还有吗？’那床被子的绿色被套，在他去世时因供养给阿雅喇嘛念经已经不在了，但我当时却故意回答说：‘有啊！’沃既把被子拿过来给他看，问他：‘是这床吗？’他仔细看了看，然后说：‘这个被套不是。’我就问他：‘你的被套是红色的、白色的、绿色的、黄色的？到底是什么颜色的？’他回答：‘是绿色的。’这时，他听到外面有狗叫声，就对我说：‘爸爸，原来我们有一只很好的狗，有一次，跟你一起去放牛，结果在山上弄丢了，这只狗找着了没有？’这件事除了我们自家人外，没有任何外人知道。我们又为他铺了一块藏毯，第二天起床时，他翻开藏毯看了一下，发现有一段破了的地方，他前世时曾缝了一小节，其他部分则是我缝的。他看了看边沿，看到他前世缝的几针后就说：‘这是我的藏毯，这一节是我缝的。’我就问他：‘除了这节以外，还有你缝的吗？’他说：‘只有这节是我缝的，其他是谁缝的，我不知道。’”嘎钦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从拉萨买回过一对藏毯，其中一条供养给法王，另一条让儿子带到寺院去，这条藏毯的确是我儿子的，那一小节也的确是他缝的。那个时候，多贡玛寺的乌金胶喇嘛也在场。”

于是，我又去询问乌金胶喇嘛是否去过嘎钦家，有没有目睹小孩回忆前世的情景，他回答有，且叙述内容与嘎钦完全一致，毫厘不差。乌金胶喇嘛还说：“那时，小孩对父亲说：‘有一天，我们家的一头牛被狼杀了。’他指着前面的山上，又继续说：‘当时，我和你们一块儿去剔肉、剥皮。’他还问他父亲：‘你记得有这回事

吗？’嘎钦说：‘我不记得了。’”

关于这件事，我也去询问了五十公里外的沃既。我问她小孩回家时她在不在，她回答在；又问她有没有看到他回忆前世的事，她说有，而且所述与嘎钦一模一样。

我又向小孩本人求证，他现在住在距离班玛三百多公里的大武。我问他回家后有没有认出很多事物，他说有，并且一一道来，与嘎钦等所述一致。

嘎钦又说：“小孩回来后认出了一头犁牛，那头牛是他幼年时和许多小孩经常骑的牛。他还说：‘原来它的毛像我头发一样黑，现在变黄了，不好看。’又有一次，他对母亲说：‘我有一次在闭关时，邻居房顶上爬上了一头牛，你们叫我去赶下来，你现在还记得吗？’他母亲和邻居都说确有其事。”

嘎钦还告诉我，有一次，小孩和沃既去放牛，认出了前世的关房，“在他回来的第四、五天，沃既和他一起去放牛，他们去了他前世闭关的小屋，那时，房子已没有了，但是有一个小土堆，上面长满了草。他就把脚踏上去，并说：‘这儿是我的房子。’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收养沃既，所以沃既回来就问我和他母亲，我们说：‘他的关房原来的确是在那里。’”

于是在采访沃既时，我也就此事向她询问，她的说法一如嘎钦。后来，我也询问了小孩，他的回答亦与嘎钦、沃既相同。

嘎钦又回忆道：“有一次，我和阿江寺的彭措喇嘛及小孩一起去班玛县城，路上边走边聊。彭措喇嘛在他前世时曾来过我们家一次，在聊天时就随口问起：‘以

前我来的时候，你们家在哪里？’我还来不及答话，小孩脱口就说了地名，的确就在那里。”

自然，我又去阿江寺拜访彭措喇嘛。在访谈中，我问他有没有见过小孩？小孩有没有提到前世的事？彭措喇嘛首先提到的就是这件事，而且说法和嘎钦完全一致。

为了深入查访，我又特别前往多贡玛寺。寺里的喇嘛嘉既说：“小孩到寺院几天后，有天他奶奶和几位喇嘛在一起。他一看到我就跑到奶奶耳朵边上悄悄说了几句话，奶奶就和周围的喇嘛说：‘小孩说那个人他认识，他是嘉既。他是不是嘉既？’虽然小孩前一世和我很熟悉，但是这一世，我们却是第一次见面。”

朱地的弟弟说：“小孩到寺院的第三天，我们在河边洗衣服时，小孩正好来玩，他就问我们：‘现在咱们寺院还有没有跳格萨尔王的戏？’我们就说：‘有哇！你知不知道是谁扮演格萨尔王？’小孩想了一会儿说：‘我想起来了，是喇嘛雷竹。’我们又问：‘喇嘛雷竹长得什么样？’他说：‘个子高高，头发是白色的。’他又说：‘丹增达吉、雷竹和我同坛受比丘戒。’”

阿旺说：“以前，我有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图旦洛沛用它来学车，后来把车子骑坏了。但是我并未说他什么。后来，小孩回来时和我见面，他就说：‘原来我把你的车子骑坏了，但你却没有责怪我。’”

结束了在班玛的查访，我又前往大武，首先访问了抚养他长大的奶奶。

奶奶说：“小孩本来能够记忆前六世，他说了很多




纸币流通之前的事情，但其中最清楚的就是前一世。还有一个叫秋阳的小孩，他说有一世他们是在一起的，这些情形是他小时到隆嘉寺的藏剧团演戏时说的，藏剧团的喇嘛们比较清楚。他小时候刚刚会说几句话时，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叫成‘那沃’，第一个‘那’字叫得很清楚，第二个字发音有点走音，叫成‘嗡’。当时，我们以为是小孩的童语，但是后来当他较会说话后，他就说：‘我的母亲叫那沃。’我们这才知道，原来他叫的是前世母亲的名字。他很小的时候，经常拣很多石子玩。他常拿三个石子，上面再放一个石子当成灶，一些小石子当作碗，又拿一些土当茶放到碗里，然后说：这碗茶是那沃的，这碗是我的，那碗是……又去拣很多石头，然后说，这是那沃家的牛，那是那沃家的羊，就这样玩。他刚会说话时，所说的话中还夹杂一些班玛当地的土话。”

然后，我又去访问他的母亲拉助，她说：“小孩刚出生时，耳朵上就有一道裂痕，耳垂上有穿孔的痕迹。”

对此，多贡玛寺里很多人都说：“图旦洛沛耳朵上的确有裂口及孔。小时候，有个小女孩汪既扔石头打到他的耳朵，伤口一直没有愈合，故才有一道裂痕。”

最后，我去采访小孩本人，他现年 14 岁，是个健康、聪颖又好学的小孩。他说长大以后，前世的记忆愈来愈模糊，现在关于前世的事都记不得了。但是，当年回班玛回忆前世的那些事，现在他仍记得很清楚。

他说：“那个时候，很多前世相识的人都来问我很多问题，我都一一回答，但回答的细节，我已不太记得





了。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想去班玛，会说话时就喜欢班玛话，然后学班玛口音。我听到班玛的人来找我的消息时，我很高兴，心想：这些人是来接我的。他们来的时候，我认出了三个人。当我见到那些人时，感觉是很早以前就见过的人，但是记得不是非常清楚，有些模糊，看到以前用过的东西，感觉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看到寺院及家乡的人时，内心激动不已，尤其看到母亲时，内心非常悲伤。有些我以前并不认得的人来骗我时，我还是知道的。在多贡玛寺前面，有一个叫热玛的女人就曾过来对我说：'我是你妈妈。'我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她不是我的母亲，记得当时我对她说：'你不是我妈妈，我妈妈是那沃。'小时候，对于现世的母亲和前世的母亲那沃，我比较爱那沃。长大之后，知道现世母亲才是真正的母亲，渐渐平等地爱她们两个。至于其他亲属，除了经常接触的一些，对前世及现世的亲属，感情基本没有两样。前世的父亲与我相处的时间较久，因此，即使现在我仍当他是父亲，与现世的父亲没有什么区别。"

吉美图旦能记忆前世之事件，发生至今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未能赶在事件发生的当时进行采访，但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当事人及目击者的说法都完全一致。

在与这些人交谈时，我也再三仔细地观察其中是否有欺骗性，并思考他们有没有欺骗的必要，结果发现这两者都没有。

这些说法并不是在我到达当地时才开始出现的，早在八、九年前当地的寺院及村中即已传开了，这其中也没有任何欺骗的可能与必要性，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这两家人以前根本就不相识，之间也没有任何关联。虽然有些上师曾私下告诉嘎钦，图旦洛沛是一个转世活佛，但在那时他也没有什么地位，并无任何特殊之处。至于现在，吉美图旦的家庭也是极其普通的，所以两家在此问题上不可能有其他的什么目的。

第二，在关键问题上，大家的说法都是一致的。尤其是图旦洛沛的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拒绝承认吉美图旦是他孩子的转世，到后来基于种种理由，他才不得不承认并接受这一事实。

第三，多贡玛寺的其他僧众及村中之人，他们在当时也曾再三观察过事情的真伪，后来则全都坚信吉美图旦确实是图旦洛沛的转世。很多人说："吉美图旦并不是由哪一个上师、活佛认证他是图旦洛沛的转世，而是由他自己说出来的。之后，又经过寺院及村里的人再三观察而得以确定。若不是有很多可靠的理由，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承认这个人就是图旦洛沛的转世。"他们所说的，我本人也觉得非常有道理。

如是能记忆前世之人，他们的出生地不仅在西藏，世界各地都有这类人的存在；他们出生的时间也不仅限于现在，而是几千年来一直绵延不绝，从未间断过；能记忆前世之人，也未必只能是上师、活佛之类，一般人中也屡见不鲜。所以说，这是人类生命轮回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绝非凭空杜撰的天方夜谭。

整个西方世界对于心灵和生命轮回的认知都极其肤浅，研究的深度也不够，因此才产生了很多误解。龙树菩萨曾说过："本性非造作，亦非依他物。"（事物的本性

非经造作，每一事物本身均有其独特的本性，也不需依靠其他东西来造作。）诚如龙树菩萨所言，以个人的观点是无法改变物质本性的。“前世今生”及“意识脱离肉体”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有很多案例可考。这些事实对于那些持守“意识是大脑活动之产物”等陈旧观点的人而言，无疑是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动摇了他们的基本观点，使其再也无法立足。这完全是事物本身的能力所致，而非依权力大小及辩才的巧拙来安立。

如是承认前后世及业因果的道理，这就叫做“世间正见”。若具有这种正见，则现世可促进社会发展、和平，后世可获世出世间之功德，故此善说实乃无价宝般之观点。

慈诚罗珠于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

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九日





（五）前生后世　铁证如山

——关于两个回忆前世事例的采访笔记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就有关前世今生的话题进行一些探讨。其必要是什么呢？因为，如果人们不知道前世今生的存在，就不会为自己的来生，做任何思想上的准备和行动上的努力，就会把整个生命都浪费在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上。为了得到今生的幸福，就势必会作出杀生、偷盗等各种恶劣行为，从而导致自己和他人身心的痛苦。如果仅仅为了衣食住行而将整个生命浪费，我们生存的意义，就与牛羊没有什么区别了。反之，如果知道前生后世的存在，人们就不会将自己的人生目标仅仅寄托于今生的快乐幸福，就会对来世也抱着同样的希望，并会为此而不懈地努力，改过迁善，精勤修持。因此，能否清楚地知道前世与今生，是人生的一个重大问题，了知前世今生的存在之后，人的内心世界将会变得无限广阔。就能以长远的眼光，树立起准确的人生目标。从此，每个人的生命就开始变得充实而有意义。因此，首先知道前生与后世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前生后世呢？所谓前生后世是指，所有的生命，包括蚂蚁之类，都有生命延续的现象，生生世世不间断地循环，从幼儿、青年、老年、死亡、投生，之后又幼儿、青年、老年、死亡、投生，如此周而复始，不间断地轮转不息，没有一个生命可以逃脱。

人在濒死之际，眼识、耳识等粗大的意识逐渐消失，



之后就出现昏迷状态，当从昏迷中清醒时，由细微的意识开始，逐渐产生整个心识，以及这一世的死亡中阴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会因前世的因缘，而显现出各种苦乐现象，行善者会有快乐的现象，作恶者会有痛苦的现象。之后，又因前世各自的因缘而投生到各处。这一切的显现，既不是造物主的安排，也不是无因无缘的偶然，都是由与自己形影不离的前世因缘（也即各自所造的业力）所主宰的，这也充分体现了因果不爽的真理。

怎么可以证明前世今生的存在呢？虽然证明前世今生的存在可以有很多证据，但其中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前世的记忆。

关于人能够记忆自己前世的事例，早在两、三千年前就有记载，现在也在陆续地产生，未来也会不间断地发生。对此，本师释迦牟尼佛早已宣说过。在我们所处的当今世界，无论东西方都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发生在藏地。而且，在某些根本不承认前生后世的人群当中，也有这样确凿的事例发生。因为，前后世的存在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无论承认与否，都无法抹杀这个事实。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教授史蒂文生博士，就收集了两千多个儿童记忆前世的例子，现在正在研究当中。

既然有人能记忆自己的前世，那么说明前世一定是存在的。如果不是经历了前世，那些记忆前世的儿童，就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说出自己前世生活过的地点、亲人以及很多成人生活的细节，包括很多复杂的亲缘关系与社会关系。因为，这些儿童都是在刚刚学会说话的时候，





在没有任何人教过的情况下说出来的。这种现象的发生，除了证明当事人经历过前世之外，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根据这一现象，就能得出前生与后世存在的结论。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能回忆，而有的人能回忆呢？其原因有三种：第一、是修行所得；第二、是先天的，比如“天人”等；第三、是因为业缘。人能够回忆前世，多数是由于特殊善业的果报，这是佛陀早已宣说过的。

现在有一些人对此抱这样一种态度：在没有获得科学论证之前，他们就决不承认前后世的存在。

但令人遗憾的是，现代科学也不一定能够证明前生与后世的存在。因为，仅仅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宇宙，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用现代科学尚不能完全了知。这一点科学家自己也承认：科学无法证明所有一切的存在。而有关心识和生命的奥秘就更为深广、更是科学，尤其是“现有”的科学所无法证明的。

虽然科学不一定能证实，但是在现实中却真正地发生了，任何人也不可否认。这么小的孩子能够完整地记忆前世的事情本身，就足以充分证明前生后世的存在是颠扑不破的事实。如果还有人要求要用其他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的话，那就纯粹是无理取闹。即使是世人推崇备至的很多科学发现，科学家们又能提供多少能够让人们耳闻目睹的证据呢？因此，这种态度是没有理由、不符合逻辑的。

导致这种态度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心胸狭窄，他们认为所有的存在，都必须体现在有限的科学认知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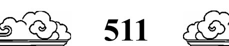

畴内，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第二、是由于自己不了解科学，一个真正了解科学的公正人士，是不会这样信口开河的。因为，他非常清楚，对于这个宇宙而言，科学不能认知的部分远远大于目前的已知数；第三、是固执己见，在他们的头脑里，前生与后世不存在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即使现在发现了很多记忆前世的例子，这些人却仍然因循守旧、闭目塞听、置若罔闻，不去承认摆在他们眼前的事实。

既然我们从公正的角度，分析和剖析了这种态度的不合理性，下面，我们就以活生生的事实，再一次将这种谬论击碎。

一年前，因为知道我一直在致力于寻找能回忆前世的各种事例的缘故，一位朋友又为我提供了两个回忆前世的例证。为了使前世的理论能够更具说服力，我们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两个小孩的所在地。

使我感到幸运的是，两个小孩的住家都在青海省果洛州玛沁县拉加镇色热青村，这就使我们的采访减少了很多途中的颠簸劳顿。很顺利地就采访到了有关的当事人以及周围的村民。

其中一个小孩名叫“西绕唐科”，属马，今年 14 岁。其母亲叫“嘎尔措”，父亲叫“却丹”，两人无论从文化水平还是经济能力等各方面来说，都是普普通通的牧民，没有任何特殊地位。他的前世是一位名叫“冬摩措”的女人。在采访了他的父母之后，又采访了另一些知情者——“冬摩措”的妹妹“拉日”、大姐“阿雅”、大儿子“次扎”以及“西绕唐科”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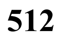


另一个小孩叫非罗（意即猴年），因为他是猴年出生的，今年 12 岁。父亲叫“有宁”，母亲叫“基洛”，他们家住在离打武（果洛州府）五十公里左右的地方。他的前世是他家附近一个道班上的汉族工人，叫“李宗春”。令人稍感遗憾的是，一些知情人，包括非罗的父亲有宁、老喇嘛、索朗，现在已经去世。而非罗的妈妈正在外地生病，所以我们未能对其进行采访。不过，我们还是采访到了非罗前世的朋友“拉玛”、非罗的叔叔“洛桑朗吉”、非罗的大哥以及非罗本人，他们的话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素材。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的每一次采访都进行了两遍，第一遍是将录音设备放在被采访人不易察觉的地方，所以他们也就显得比较轻松自如；第二遍是将摄像机架在他们的附近，一边拍摄一边进行采访的，这一次，所有的被采访人都显得有些紧张，完全不能发挥第一次的水平，所以我就不得不反复通过提问，引导他们将我在第一次采访中所发现的重要情节说出。但是，还是有一些情节以及当事人所讲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话语被遗漏了。这种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从他们的介绍以及周围人断断续续的片言只语当中，我已经理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西绕唐科以及非罗的前世和今生的故事也就如同电影画面一般浮现在我眼前：

一　唐科的故事

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划破了草原的宁静，却丹家



又增加了一名成员。看着襁褓中粉红色的小家伙，母亲嘎尔措的心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前面两个调皮捣蛋的儿子已经让她吃尽了苦头，她一心期待着佛祖这次能赐给她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儿。然而，她的愿望落空了。

小儿子一天天长大了，却出乎意料的乖巧，从未让父母多操过一点心。母亲心中的那丝遗憾也就随着时间的冲刷而渐渐淡化了。

但令夫妇二人感到蹊跷的是，尽管儿子对母亲异常地温顺，但对父亲却视同陌路，从不愿意跟父亲睡在一起。每当父亲从外面回来，两位哥哥就会商量说：“阿爸一定给我们带回了糖果，我们快去接他吧！”但唐科却从来对此无动于衷，不愿意与父亲亲近。却丹想方设法地讨好唐科，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令当父亲的感到十分尴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唐科对母亲却十分体贴，这是其他两个大儿子所望尘莫及的。还有一个令人不解的事就是，在儿子的言谈举止中流露出很多女人的习性，比如喜欢金银首饰以及漂亮的服装等等。但因为生活重担的重重重压，做父母的也没有精力对此予以深究。

一天，正在牙牙学语的儿子忽然用口齿不清的语言告诉母亲：“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的姑姑冬摩措啊！”听了儿子的话，父母不由得目瞪口呆。虽然有关前世的概念，在藏民族中早已深入人心，能够回忆前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做父母的一时还是难以适应。

母亲定了定神，半开玩笑地问道：“既然你是我姑姑，又怎么会成为我儿子的呢？”

“我看到你每天早晚收拾牛粪太辛苦了，就准备来帮你干活。”

“那你怎么来到我家的呢？”

“我是中阴身的时候，先去了前世的哥哥家，但是他家的狗叫得很凶，他家的人个个都显得怒气冲冲，没有人出来帮我拦狗，更没人理我。这时，我恰好看到你跟哥哥（指现世的哥哥）一起赶着几头牛回家，我就跟着一起来了。”“那么，你前世有几个儿子呢？”“我有五个儿子，最大的儿子叫次扎。”虽然儿子的语言并不太清晰，但做父母的还是明白了。

儿子的一席话犹如五味瓶一般在母亲的心中打翻了。嘎尔措的确有一个名叫冬摩措的姑姑，她属兔，人们叫她冬恩，冬恩本来有兄弟姊妹九个，现在只剩下五个。尽管冬摩措勤劳贤惠、心地善良，却命运多舛，生前曾两次出嫁，第一次嫁到拉撒村，生了一个叫次成扎西的儿子，后来又嫁到拉加镇的玛当村，丈夫叫洛贝，她跟洛贝又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共六个子女，在藏历龙年（1988 年）的四月十五日，因为做结扎手术失败，仅仅 39 岁的冬摩措就离开了人世。

姑姑的死对嘎尔措实在是沉重的打击，她从小跟姑姑住在一个帐篷里，姑姑一直对她十分疼爱。虽然后来姑姑出嫁以后，她们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但她们之间的感情却有增无减。一次，姑姑到她家来做客的时候，当时她家放 180 头牛，所以每天都有大量繁重的体力劳



动。一天早晨，姑姑在门口看到她在处理牛粪，就显得十分心疼，说道："我来帮你处理吧。"嘎尔措也不忍心让姑姑受累，连忙说道："不用了，你好好休息一会儿吧。"下午，姑姑转阿尼各特神山（格萨尔王的神山）回来，又看到她在收拾牛粪，又说："我来帮你收拾吧。"她还是坚持说："不用。我一个人能收拾，您还是休息吧。"始终没有舍得让姑姑帮忙。

儿子说他是来帮自己处理收拾牛粪的，而且，在唐科出生前不久，自己的确也跟着唐科的哥哥一道去过冬摩措哥哥家杀羊，难道真的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姑姑来到了自己家中？难怪他对父亲那么陌生，冬摩措去世的时候，自己和丈夫虽然已结婚，因为相互之间住得比较远，所以来往很少，她从来没有见过却丹，所以，感到陌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一天，外面传来了一阵阵摩托的轰鸣，唐科若有所悟地跑了出去。原来是冬摩措的两个儿子正骑在摩托车上，唐科兴奋地一边高呼："那是我的两个儿子啊！"一边拼命地往公路边狂奔。但"两个儿子"却并没有听到，仍然加足马力一溜烟走远了。草原上只剩下孤独的唐科，他声嘶力竭地叫道："那确实是我的两个儿子啊！他们为什么不理我？"说完，号啕大哭。看到眼前的场景，嘎尔措感到一阵阵酸楚，一滴滴浊泪落在了衣襟上。

嘎尔措有一个奶桶钩子，上面的图案已经被磨光，有一个角也折断了。一次，嘎尔措绑腰带的时候，唐科发现了这个钩子，就说："这肯定是我的！"然后就抓住不放。嘎尔措不给他，他就大哭。没有办法，只好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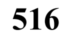
从此以后，无论他去哪里都带着这个钩子，还时常对这个钩子说话。吃饭的时候，他就把这钩子搁在旁边，一边吃一边看着它；走路的时候，他就把钩子钩在自己的手指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把钩子放在枕头边上。

唐科还时常絮絮叨叨地说："我家在一个山坡上。""我家里还有几只山羊。"

"我前世出嫁时，家里陪嫁给我一匹红马，其中有一只蹄子是白色的。那匹马在山上的时候不好捉，一旦捉到以后却变得很安稳、很老实。后来，我把它送给了公公。"自从会说话以后，儿子经常说出这些语言，一家人已经不以为奇了。他们也越来越确信儿子的确是冬摩措的转世。

一年一度的拉加寺法会开始了，父母带着幼小的唐科也欣然前往。因为儿子的话在父母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夫妇二人也就十分关注儿子前世家人的行踪。他们在人群中一边四处张望，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怎么洛贝没有来呢？他每年都来参加法会的啊！"听了父母的话，唐科忍不住说道："那里不是洛贝吗？"说完，就跑到洛贝跟前，拉住洛贝的袖子，将他带到了父母身边。父母对这些事早已见惯不惊，虽然在此之前，唐科从没见过洛贝。

洛贝却显得十分木讷，几年前在伐木的时候，一棵树倒下来，砸在洛贝头上，留下了后遗症，至今神智仍有些不清。所以，他并没有问唐科的父母，唐科是怎么认出他来的。唐科父母也就不便将此事告诉洛贝。他们的社会经验早已使他们懂得言多必失的道理，自己家里


生活窘困，而洛贝家却比较殷实，此事一旦传开，说不定会引起他人误会，以为他们想以此向夫家索要报酬，故一直不敢声张。

但是，小孩子的口是没有遮拦的，很快，唐科的故事就在乡邻中传开了。消息传到了嘎尔措的姑姑拉日(也即冬摩措的妹妹)耳中，拉日虽然将信将疑，但她太想念姐姐了。姐姐生前的时候，丈夫家经济比较宽裕，所以经常周济自己。每当去到姐姐家，她总是千方百计地找出各类物品，诸如她自己的旧衣服、戒指之类，只要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慷慨解囊相助。如果她推辞，姐姐也会硬塞给她，并说道：“你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丈夫又时常打你，我应该帮帮你。”她每次去拉日家(也是冬摩措娘家)，看到妹妹的不幸遭遇，都为遇人不淑的妹妹感到伤心，每次都是哭着回家的。

自从姐姐去世以后，她经常因为想念姐姐而寝食不安、涕泪涟涟。甚至在好几次供酥油灯的时候，将眼泪都滴到了灯里面，在梦中也老是梦到她。

拉日想：这是否意味着是由于姐姐极为思念家人而导致的呢？就很想就此去问问附近寺院的“白玛登布”活佛，但因为文化不高，再加上羞怯，所以不知道怎么问才好。因此就委托活佛的一名叫“拉较”的侍者，请他帮忙询问“白玛登布”活佛。登布活佛回答说：她现在还没有投生，即使投生的话，也是寿命很短。如果给庙里正在修建的佛堂供养一根柱子，就可以投生到某个亲属家里变成一个男孩，而且没有寿障。拉日听了活佛的话，就用一千块钱买了一根柱子供养给了佛堂，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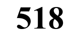


就再也没有在梦中梦到姐姐。她在心中寻思道：难道活佛的话果真应验了？

一天下午，她买了一些糖果，怀着满心的希望前往却丹家中，刚走到却丹家附近，唐科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因为还不太会走路，就迈着踉踉跄跄的步子跑着去迎接“妹妹”。他抓住拉日的衣服，兴奋地说道：“这不是我的拉日妹妹吗？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的姐姐冬摩措啊！”说完就到处张罗着找东西，最后找来了一些小衣服、碗和小鞋子，他脱下自己身上小小的衬衣盖在拉日的背上，一本正经地说道：“你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现在孩子大了，应该帮帮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吧。”

突如其来的情景使拉日顿时手足无措，眼泪像决堤的江河一般汩汩地往外流淌。毫无疑问，眼前这位稚气十足的小男孩，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姐姐。她一边哭着，一边拉着唐科的手，希望能从他身上再找出一些姐姐的影子，唐科也一直坐在拉日身边不走，“姐妹”二人穿越了前生后世的时空隧道，能够再一次重逢，怎能不让她们兴奋异常呢？唐科又一次就自己为什么投生到现在家的原因，以及有关自己儿子的情况一一答复了“妹妹”。她们就这样相依相偎着一直聊到深夜。

太阳贼溜溜地从东方探出了脑袋，分手的时间已经近在眼前。得知“妹妹”要走，唐科怎么也不同意，非要跟拉日一起回家不可。考虑到唐科年纪太小，拉日最后还是决定不带他回家。看着拉日渐渐远去的背影，唐科哭得昏天黑地，听到唐科撕心裂肺的哭声，拉日也不



由得悲痛欲绝，她就这样一直哭着回到了家中。

从此以后，拉日再也不会为姐姐的去世而伤心哭泣了，因为她的姐姐就生活在她的周围。

唐科家修了一间新房子，正在安装新钢炉。大家都围着钢炉观看，唐科却一反常态，对安装新钢炉丝毫不感兴趣，早早地在门外守候，仿佛在等待什么人似的。忽然，只听得他在外面兴奋地欢呼：“阿爸阿妈快出来啊！我的姐姐来啦！”父母连忙跑出去，果真是他前世的卓措（又名阿雅）姐姐以及台西村的另外一名姐姐来了。父母也觉得奇怪，唐科事先并不知情，怎么会表现得像知道姐姐要来一样呢？

此时，唐科家的狗对着两位“姐姐”一个劲儿地狂吠，因为怕姐姐受到伤害，他先去抓住大姐的手，接着又抓住另一名姐姐的手，说道：“我是次扎和达拉的母亲，是你们的妹妹，你们不认识我了吗？”一边说，一边把她们迎了进来。钢炉终于装好了，大家吃了一些东西，然后坐在毡子上聊天。忽然，唐科煞有介事地问他的姐姐：“我在你们那里寄养了一头奶牛，现在还在不在？”两个姐姐为了一探究竟，故意问他说：“你的牛放在我们两个中谁的家里呢？”小孩子指着其中的一个姐姐说：“就是放在你家里。”“是头什么样的牛呢？”他回答说：“是一头白脸的母牛。”

两个姐姐当场就哭了起来，眼泪簌簌地往下淌落，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们知道，冬摩措当年的确将一头牛寄养在了姐姐家，此事外人谁也不知道，唐科却说得丝毫不差。此时，她们已毫不置疑地坚信，她们的妹

妹已经重返人间，坐在了她们面前。唐科又追问道：“我家还有一匹红马，我很久没有见到了，你们最近见过吗？”“马在你丈夫家，我们也没有见到。”姐姐一边抽泣，一边用哽咽的腔调回答说。

两位姐姐来的时候带来了一盆水果，但走的时候因为伤心，连盆子也忘记带了。她们临走时叮嘱唐科和他爸爸：“牛还在，你以后和你的父亲一起来我家，我还给你。”唐科说：“如果牛在的话，我以后会来的。”但是，牛寄放在她家的那个姐姐，后来因为拖拉机翻车，人已经死了，还牛的事也就没有人再提起。

从此，姐妹们时常给他送来糖果、点心和水果之类的东西，唐科也常常挂念前世的姐妹们，但因为大姐卓措（阿雅）家住在离打武（果洛州府）约五十公里的地方，二姐家所在的太西村离打武也有二十公里，妹妹拉日家离打武更远，有七十公里，而唐科家却离果洛州不远，互相距离较远，来往起来也不是十分方便。

拉嘉寺法会又开始了，这对周围的牧民而言，无异于一次节日。一天，唐科在法会现场见到了同样也是来参加法会的大姐阿雅，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并将一块五毛钱塞到大姐手里。阿雅知道唐科家生活条件不好，平时小孩子身上是不可能有钱的。她怕这些钱的来路不正，连忙去询问却丹夫妇，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参加法会，所以他们给了唐科五块钱，没想到他除了自己买了一些糖果外，将剩下的钱都给了大姐。

但一直让唐科最惦念的还是她前世的大儿子次扎。虽然那天追摩托车没有追到两个儿子的时候心里很难




过，但后来也就不太在乎了。但对次扎他却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当年，在她（指冬摩措）再次出嫁的时候，迫不得已地把儿子留在了自己的娘家，后来次扎在寺院中出家了。因为她抛弃过次扎，就使她一直有一种歉疚感，所以也特别关心他。在她弥留之际，曾告诉她哥哥（也即次扎的舅舅）说：“我这个病可能治不好了，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你离拉日家比较近，次扎的事就全部托付给你了。你一定要帮帮这个可怜的孩子啊！”

如今的唐科也时常坐在家门口，眺望着远方的公路，希望能够看到身穿红色僧衣的次扎。

终于有一天，一个红色的身影向他家走来。唐科看到渐渐走近的出家人，高兴地说：“我的大儿子来了！”但来客并不是次扎，而是嘎尔措的哥哥，他也是一个出家人。天真的小孩子迈着短短的步子，跑到出家人旁边，看了看他的脸，仿佛又觉得不是，就既失望又害羞地往回跑。过了一会儿，又不甘心地跑回去再看。但他哪里知道，当年 14 岁出家的次扎，已经于 16 岁时还俗了。她（指冬摩措）去世的时候，次扎才 15 岁，所以在她的印象里，次扎应该是身穿红色僧衣的出家人。

终于有一天，次扎从拉日的口中听到了这个消息，也好奇地赶到唐科家，见到次扎的时候，唐科却显得并不熟识。次扎只得问唐科：“你认不认识我？”“不认识。”“那你认识次扎吗？”“当然认识！他是我的大儿子，是个出家人。”“你前世家里还有什么牛、羊之类的东西吗？”“有一匹马，是红色的。”

次扎也清楚地记得，每次母亲回娘家的时候，都骑



着一匹红马。但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那匹马却死了，因此，唐科却从没见过那匹马。看来，他是母亲转世的事并非凭空捏造的。后来，在没有任何人介绍的情况下，唐科仔细地辨认了次扎的相貌后，终于与次扎相认了。从此，每当间隔时间稍长次扎没有去唐科家，唐科就会哀怨地责怪次扎：“你这个没良心的，怎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次扎也只有乖乖地履行“孝道”。

次扎又将此事告诉给冬摩措的另一个儿子达拉洛沃，达拉洛沃也就跟着次扎一起来到唐科家中，这次唐科并不是像对待姐妹们一样在外面迎接，只是不停地围着两人转来转去，始终没有说出一个字。达拉洛沃只有没趣地走了，从此没有再来过。

次扎又去唐科家的时候，为了解开心中的疑窦，就不解地问唐科：“那天和我一起来的人你知道是谁吗？”“当然知道，他是达拉洛沃，但他却不认我！”

草原上的草又开始由绿转黄，唐科家又要从夏季草场迁至秋季草场，当他们将帐篷刚刚安顿好。唐科却怅然若失地说：“哎！我的次扎还没有能力搬过来啊！”

唐科家有一匹马生了一匹臀部是白色的马驹。唐科高兴坏了，说道：“太棒了！等这匹小马长大以后，我就可以骑着它到台西村的姐姐家把牛要回来了！”但那匹马后来却被牛给顶死了。唐科也为此气得好几天茶饭不思。

后来母马又生了一匹小马，唐科又来了精神，说道：“这下我可以骑着这匹马回家去看公公，公公已经很老了！”人们都知道，冬摩措去世的时候，她的公公已经





79岁了。她曾经发心，要在公公80岁的时候，到庙子里去举行一次佛事。但事后不久，冬摩措就死了。唐科虽然没有提到作佛事的事情，却时常唠叨："公公很老了，一定要回去看一下！"但这匹小马后来也被狼咬死了，唐科也因此而一蹶不振。从此，唐科就不太提前世的事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记忆也就在人们的心中逐渐淡忘了，因为我的采访，他们才开始在记忆的海洋中去搜寻那一点点残存的一鳞半爪。

另外，我们有必要将采访对象的说法串联起来，把冬摩措去世后的经历给大家作一个补充：

中阴身的冬摩措孤独无援地四处漂泊，她感觉自己坐着汽车（其实，中阴的意形身是不可能坐汽车的，她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完全是前世习气的幻觉），沿着森林上来走向拉嘉寺对岸的河边。这时，她看到她的儿子拿着铁铲站在手扶拖拉机旁，她想招呼他，却无能为力。要知道，人间与冥界的距离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无可奈何的她只好向哥哥家奔去，但在哥哥家门口却遭到了冷遇。此时，她看到了正在赶牛的嘎尔措。嘎尔措是她最疼爱的侄女，自己曾去过她家，她收拾牛粪勤苦劳作的身影，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于是就跟着嘎尔措回到了家，然后就有了我们前面的故事。

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与唐科私下单独交谈时，他告诉我说：现在他只是偶尔记得前世家有几只山羊，还有一匹红马，其中一只马蹄是白色的，其他大部分细节已经忘了。但是，在摄像机前，他却说的是"我什么也记

不得了"。

二 非罗的故事

一道朦胧的晨曦从窗口透了进来，将李宗春从甜蜜的梦境中唤醒。一天的劳作又要开始了，他不得不离开那舒适温暖的被窝。他吃力地从床上爬起来，感到浑身一阵酸疼。"哎！人老啦！"他不由得叹息道。

他走出小屋，同伴们也都开始陆陆续续地走出了房间。这是一条不起眼的公路上的一个不起眼的道班，里面有十二、三个工人。他们分别来自于四面八方，每年10月20日左右，道班就开始放假。等到第二年的春天，他们又从各自的家乡返回到一起，带来家乡的土特产以及各种逸闻趣事、小道消息。

李宗春的老家属于西宁，家里有五个女儿。他在这个道班已经呆了很多年头了。每天的工作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对付各种土块、石头，即使偶尔抬头极目眺望四周，也不过就是那些早已厌倦的土坡山峦。寒来暑往，在这条道上，他洒下了无以计数的辛勤汗水，度过了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最近，他靠自己的收入为家里添置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这让周围的邻居羡慕不已，也使他这些年的辛劳没有白费。

对这种枯燥、单调生活最现实的调剂，即是和周围牧区牧民们的交往。这些年，他早已和他们混得滚瓜烂熟，只要有空，他就会到牧民家串门，特别是一位叫拉玛的牧民，更是和他成了莫逆之交。有无数个夜晚，他



们在一起谈天论地，说古道今，共同迎来一次次黎明。日子一长，他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最好的去处。

毕竟在这一方土地已经生活了许多年，总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挥斩不去的眷恋，这里的山水已经在他骨子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让他头疼的是，他最近老是感到疲倦，一天工作下来，累得腰酸背疼，使他意识到道班的工作也不能再持续下去了。“看来我应该办退休的事情了，今天去给拉玛谈谈。”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往拉玛家踱去。

拉玛家住在离道班一华里左右位于山沟的牧区，沟里有七、八户人家。几句寒暄过后，他进入了正题：“我最近老是感到身体不适，修路的工作是要靠体力来完成的，现在我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了，准备打退休报告。”听了他的话，拉玛也生出几分不舍，道班里的工人中，就数李宗春与他之间最为投缘，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但叶落终究是要归根的，道班工作也不能干一辈子啊！所以，拉玛也十分赞同他的打算。李宗春临走的时候说道：“看来此事宜早不宜迟，我要加紧去办退休报告的事。”

放假的时候快到了，大家都忙着收拾行装上路回家。李宗春也将自己能记忆的债权债务一一结清了。

这天，李宗春将平时工作用的旧衣服鞋袜洗干净，晾在了道班院子里。这时，道班的司机小韩（现在在打武工作）正准备开车到县城去拿煤炭和柴油，李宗春心里正琢磨着退休报告的事，他想：何不趁机到县上把这件事了结了？连忙说道：“我也坐你的车一起去。”说完，就穿上崭新的中山装，坐着小韩开的红色柴油车赶往县



城。

很快大家都办完了事，李宗春也准备回到道班去取行李，然后回西宁老家。在回来的路上，车经过黑土山的时候翻了车。当时驾驶室里有一个驾驶员、两个汉族女人以及一个汉族男人，一共 4 个人。车厢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李宗春，另一个是来自河南的工人，名叫石建平。驾驶室的四个人都平安无事，但坐在车厢里的两个人都同时惨遭不幸。在翻车的时候，一个柴油桶掉下来砸在李宗春头上，他当场就死了。石建平被大家送到了医院，因抢救无效，三、四天后也死了。

这件事一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最大的话题，很多人都去了翻车现场，满地的血迹以及车辆的残骸让他们惊恐异常。过了很长时间，恐惧的人们才逐渐恢复平静。最后，他们已经绝少想到那件曾使他们心悸的大事了。

大约一年过后，拉玛的叔叔有宁（现在已经去世）家又添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婴儿刚生下来的时候，左边头颅跟一般人不一样，像肿了一样。过了一段时间，才逐渐消失，恢复正常。因为他是猴年（1992 年）出生的，所以给他起名叫非罗（意即猴年）。

小孩子渐渐长大了，却有着与其他小孩不一样的饮食习惯。他喜欢吃菜，却不怎么喜欢吃藏地的其他食物。一天，家里煮了羊蹄和羊头给他吃，仅仅只有 3 岁，刚刚学会说话的非罗却出人意料地说：“我是汉族，汉族是不吃羊蹄的。羊蹄是拿来丢掉的。”说完就把羊蹄扔了。父母感到异常诧异，问道：“你怎么会是汉族呢？如果你是汉族的话？又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呢？”“你们



家曾答应过要给我一坨酥油，我是来拿酥油的。还要到索朗那里去取卖运动衣的钱。”“你究竟是谁？”“我是道班的工人李宗春。”

有宁夫妇恍然大悟，他们一下子想起了发生在黑土山的那次车祸。有宁的确曾告诉过李宗春：“我给你一坨酥油，你放假的时候过来拿。”至于卖运动衣，也是确有其事，村上没有一家不知道，道班上曾经发过一套蓝色的运动服，李宗春穿起来太大了，就以四十几块的价钱卖给了老家在达日县，后来过门到本地当女婿的索朗（现在已经去世）。大家都亲眼看见索朗穿过那套运动服，也知道他没有付钱。看来，儿子极有可能是李宗春的转世。

很快，整个村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又因为非罗家靠近公路，有宁又是医生，家里经常人来人往，大家都七嘴八舌地问他各种各样的细节，他也乐此不疲地回答。刚学会说话的非罗虽然能够将意思表达清楚，但他的逻辑思维还不是很完整，只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他时常头头是道地说道：“我家里有五个女儿，还有一辆崭新的手扶拖拉机。”“我的鞋和袜子洗完以后，晒在道班那里，我要去拿回来。”这些毫无隔世之感的话语，使大家都忍俊不禁。此时，周围人就会推波助澜地应和，他就讲得越发起劲。他还经常讲到汉地的生活细节以及一些很好笑的话，即使大家不想再听他的重复，但他还是不断地唠唠叨叨。大家于是开始叫他“汉猴”。

“汉猴”经常趁父母不备，偷偷溜到拉玛家，一呆就是一整天。直到晚上父母赶到，严加痛骂，甚至施以

棍棒，才恋恋不舍，一步一回头地返回家中。大家都心知肚明，这都是他前世与拉玛熟识的习气造成的。在拉玛家，他也说了很多众所周知的情节，他还告诉拉玛：“发生车祸时，一只柴油桶砸在我的头上，我当时就睡着了。”原来，事到如今，在他的脑海里，并没有死亡的记忆。

一次，拉玛好奇地问起叔叔关于酥油的事，有宁回答说：“是有这回事。好可怜啊！他只是因为贪着一坨酥油，就来到我们家。”拉玛给叔叔开玩笑说：“那你把酥油给他，让他走吧。”

非罗家住在公路边，经常有各种车辆来来往往，他经常与其他小朋友一起爬到车上去。但是在看到道班的红色柴油车时，就显得非常害怕，就像看到杀害自己的凶手一样。每当他调皮的时候，大人就会威胁他说：“你必须好好坐着，不然就把你放到道班的车里！”这句话具有神奇的作用，无论任何时候，只要听到这句话，他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坐着，绝对不敢起来。

有一次，非罗家的亲戚中有一个老喇嘛（现在已经去世）来他家做客，看着他迈着蹒跚的脚步回去的时候，非罗忍不住说道：“你今天走路很辛苦，如果我有一辆车，我就开车送你。”大家问他：“你会开车吗？”“那当然！”他骄傲地说。这类的话他说得太多，大家早已不以为意。

非罗最小的叔叔洛桑朗吉在果洛州草籽厂工作。一次，他生了一场病，因为非罗的父亲是医生，所以洛桑朗吉就到非罗家住了一段时间。他刚到哥哥家，大嫂基






洛就告诉他：“这孩子是一个汉人的转世。”并将非罗的说法复述了一些，洛桑朗吉听了之后，有意问非罗道：“你是哪里的汉人？”“我是道班的工人，在去果洛州（与县城位于同一地方）回来的路上，在黑土山上翻了车，一个油桶掉下来砸在我头上，我就变得昏昏沉沉起来。”“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了呢？”“他们家曾经答应要给我一坨酥油，我就为这个事来的。”“你已经吃了很多酥油，早已超过答应给你的酥油数量，你现在就该回汉地了。”非罗听后，显得极其不满，就不理他了。

又过了几天，他忘了前一次的不愉快，又开始讲述他最挂念的几件事。“我家里还有一辆新手扶拖拉机。”“那个女婿还欠我一套运动衣的钱。”

洛桑朗吉又问他：“你老家在哪里呢？”“在西宁。”“西宁什么地方呢？”每次问到这个问题，他都无法回答。大家常和他开玩笑说：“你好好想一下你家的地址，我们就可以去西宁把你的拖拉机开回来。你可能也有妻子，我们可以让她看看她丈夫的转世。你还有好几个女儿，也都该长大工作了，我们应该去看看她们。”但是，非罗始终说不出老家的详细地址。从会说话到上学之间，他一直都这样跟大家一唱一和。人们还常逗非罗说：“你呆在藏地条件不好，要不回汉地去吧。”“你去汉地吃菜吧，我们这里是吃牛肉的。”每当别人说出这些话时，他就会流露出厌倦的情绪。

非罗一天天长大了，等到七八岁的时候，他就不再承认自己是汉族，每当遇到这些问题，他就会回答说：“我出生在藏地，怎么不是藏人呢？我为什么要回汉地？”然后就会显得非常生气。并绝口不提以前的事。

在我这次采访的时候，他破天荒地回答了我一些有关的问题，他说自己现在什么也记不得了，即使回到原来的那个道班以及黑土山李宗春翻车的地方，看到公路上或道班上这些汽车也没有任何感觉。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回答，也许是因为家人时常逗他，他害怕被人赶回汉地的缘故，也许是真的已经完全遗忘了。但有一点他承认：他就是李宗春的转世。

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回忆前世的小孩到了七八岁的时候，今生的习气开始变得浓厚，前世的记忆也就逐渐淡化了。看来，唐科与非罗也不例外。

两个回忆前世的事例，我已经尽我所能地为大家作了介绍。有必要说明的是，故事中的情节，并不是我想当然地杜撰出来的，这一点，大家可以从后面所附的采访录中得到证实。即使是在采访录中没有的细节，我也有确凿的录音资料作为证明。我所做的，只是将那些片段汇集在一起而已。

在前后这两个例子中，没有发现任何欺骗和编造的痕迹和目的。这两个例子都不是我去采访时才发现的，而是在很早以前就有很多人知道。被采访的当事人，都是本分老实的牧民，不会有很多复杂的想法，也不会懂得如何将这些谎言编造得天衣无缝，即使编造出来也没有任何价值和利益。他们现在居住的地方，相距也比较遥远，如果那么多的人精心商量、策划，串通一气，统一说法搞欺骗，必然会有一定的目的。但这些事件的发生至今已近十年，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以此



为手段，进行过任何带有个人目的的欺骗。如果这次我不去采访，这些事情也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湮灭。

而且，其中第一个小孩唐科的前世既不是什么“上师”、“活佛”、“空行母”、“明妃”，也不是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只是一位普通的妇女，没有任何特殊的身份。他的父母故意没有向他前世丈夫的家人讲述关于他是“冬摩措”转世的任何情况，也说明他的父母，根本不想借此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好处。所以，我们找不出任何欺骗的目的。

第二个孩子非罗的例子也是这样，所有当事人的说法，甚至在很小的细节上也都是一致的，他们都众口一词地承认，这孩子是一个汉族道班工人的转世。我们都知道，在牧民的心目中，道班工人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因此他们不必编造谎言，说自己的儿子是这样一个道班工人的转世。因此，我们也没有发现丝毫欺骗的动机。

还有，唐科前世的妹妹拉日和姐姐卓措，她们两个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在我拍摄之前和她们交谈的时候，只要一提及“冬摩措”的转世，两位年迈的姐妹就不由得老泪纵横，她们都是一边哭着一边给我讲这些往事的。有好几次甚至哭到泣不成声，使我也感到有些于心不忍，不便再去打听更多的生活细节。我不相信这样的老人为了欺骗，能有如此精纯的演技，即使是训练有素的专业演员，也不能演得如此真切。因此，我认为，她们所讲的事情都是具有说服力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我用录音采访拉玛时，拉玛说




的一句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有宁已经去世了，我不可能无中生有地捏造一个死人的语言！”作为藏族，我深深懂得这句话的分量。在藏族的习俗中，也许可以编造一个活人的话语，但不会杜撰一个已故亡灵的语言。

唐科作为女人的转世，也表现出非常丰富细腻的情感，以及深厚的女人习气，他对前世的亲人有着浓烈的眷恋，这也可以作为他是一个女人转世的佐证。

依靠这些证据，我最后的结论是：这两个小孩无疑是死去那两个人的转世。

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每个普通人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肯定是要转世的，既然要转世，就应当为来世做充分的考虑和准备。人生如石火电光，稍纵即逝，不为来世着想是愚昧的，如果至死不悟，又有谁能保证自己的来世平安顺畅呢？

有人对来世这个字眼讳莫如深，以为不谈来世，来世就不会来寻找自己，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虚度人生，这纯粹是掩耳盗铃的愚痴之举。知道了前生后世的存在，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自己的来世获得幸福快乐，就不能再自欺欺人，就不能等到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时候，再去仓促应战。就应当未雨绸缪，居安思危，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为后世做积极而又有意义的准备。如果做了准备的话，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和肉体，都会越来越清静，越来越自由，来世的幸福也就指日可待了。

这个方法是当下就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就看我们是否付诸于实践了。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是一如既往地





奔忙于今生的幸福，还是为来世作充分的打算，犹如泰山鸿毛，孰轻孰重，想必大家都是能够权衡掂量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再否认前后世的存在，从现在开始，做一点让我们百年之后感到幸运和欣慰的事吧！

慈诚罗珠书

2003 年 9 月 3 日

附录：前世今生采访录

有关西绕唐科的采访之一

采访对象：西绕唐科的父母

采访人：那个叫西绕唐科的男孩是你们的儿子吧？

母亲：是。

采访人：我听其他人说，这个孩子曾经能够记忆前世，是真的吗？

母亲：是的。

采访人：请你们将这个孩子能够记住前生的各种事例，比如你们所听到的和看到的情况，既不要缩减，也不要夸张渲染，如实地讲给我听一下好不好？

母亲：好的。



采访人：那么，在他小的时候，曾说过哪些有关前世情况的话？

母亲：孩子告诉我们，当他是中阴身的时候，他首先去了前世的哥哥家，但是他家没有人出来帮他拉狗，更没人理他。当时，我恰好与他现世的哥哥一起赶着几头牛。他看见以后，就跟我一起回到了家。当我们问他为什么来到我们家时，他说："我看到你每天早晚收拾牛粪太辛苦了，就准备来帮你干活。"

采访人：哦！他是说来帮你干活的吗？

母亲：是，是这样。

采访人：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的小孩有多大？

母亲：大概两三岁，刚刚学会说话的时候。

采访人：这些话是他主动对你们讲的，还是你们问他的？

母亲：是他自己讲的。

采访人：还有什么其他的例子呢？

母亲：还有一件事，他前世的大儿子是一个出家人，名叫"次扎"，他十分痛爱这个儿子。在他出生的时候，次扎已经还俗了。所以，在他刚见到次扎的时候，他就显得不太熟识，并说道："我的大儿子是个出家人！"我自己的哥哥也是一个出家人。一次，当他从学院回来的时候，西绕唐科看到他，就高兴地说："我的大儿子来了！"当时，



小孩子只有这么高，他跑到我哥哥旁边，看了看他的脸，仿佛又觉得不是，就往回跑。过了一会儿，又不甘心地跑回去再看。

采访人：你刚才说的那个人是出家人吗？

母亲：是的，是个出家人。虽然他自己真正的儿子已经在他去世之后还俗了，但他并不知情。所以，当这个出家人从远处回来的时候，他就误以为是自己的儿子，才来来回回地跑过去看。其实，那不是他的儿子，而是我的出家人哥哥。后来大约三四岁的时候，在没有任何人介绍的情况下，他仔细辨认了次扎的相貌，就认出了前世的儿子。

采访人：是小孩子自己说出他儿子是出家人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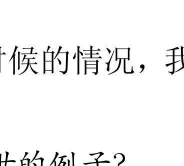
母亲：就是他自己说的。

采访人：你们谁也没有问过他吗？

母亲：谁也没有问过，包括他中阴身时候的情况，我们也没有问，都是他自己说的。

采访人：小孩子还有什么其他记忆前世的例子？

母亲：还有，我有一个奶捅钩子，上面的图案已经被磨光，有一个角也折断了。一次，在我绑腰带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钩子，就说："这肯定是我的！"然后就抓住不放。我不给他，他就大哭。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从此以后，无论他去哪里都带着这个钩子，还时常对这个钩子说话。吃饭的时候，他就把这钩子搁在旁边，一边吃一边看着它；走路的时候，他就把钩子钩在自己的手指上；睡觉



的时候，他就把钩子放在枕头边上。他能认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我想，他前世的奶钩也肯定是这个样子的。但我们没有把那个钩子拿来给他看过。如果看了的话，我想他应该能认出来。

采访人：别的例子还有吗？

母亲：他还认出了他前世的那些姐姐。他说他前世有五个儿子，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我死去的那个姑姑（西绕唐科的前世）就是有五个儿子。

采访人：其他还有没有类似的例子？

母亲：他的大儿子他已经认出来了，下面的两个儿子后来他也认出来了。当时，我们住在公路下边。他前世的两个儿子正在公路上骑摩托，他看见后高兴地说："我的两个儿子来了！"一边说一边往公路上跑，却没有追上，就哭着回来说道："他们两个的确是我的儿子，但他们却不理我！"我们没有将这件事讲给他们听，他们也没有过来看过。

采访人：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

母亲：小孩子还说他前世出嫁时，家里人陪嫁给他一匹红马，其中有一只蹄子是白色的。那匹马在山上的时候不好捉，捉到以后却变得很安稳、很老实。后来，她把它送给了他前世的公公。这件事如果问问他前世的姐姐阿雅，就应该很清楚了。

采访人：阿雅知道这件事吗？

母亲：知道。

采访人：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

母亲：那年我们修了一间新房子，正在安装新钢炉的时候。小孩子忽然高兴地在外面叫，并且叫我们出去。当我们出去以后才发现，原来是他前世的两个姐姐来了。小孩子抓住她们的手，把她们迎了进来。等钢炉装好后，大家吃了一些东西，然后坐在毡子上聊天。小孩子问他的姐姐："我在你们那里寄养了一头奶牛，现在还在不在？"他前世的两个姐姐故意问他说："你的牛放在我们两个中谁的家里呢？"小孩子指着其中的一个姐姐说："就是放在你家里。"他前世的两个姐姐当场就哭了起来，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两个姐姐是第一次来我们的新家，所以给我们带来了一盆水果。但因为伤心，走的时候连盆子也忘记带了。她们临走时叮嘱孩子的爸，让他一定带孩子到她们家去，牛还在，现在应该还给他。但是，牛寄放在她家的那个姐姐，去年因为拖拉机翻车，人已经死了。

采访人：是在没有任何人介绍的情况下，由他自己认出两位姐姐来的吗？

母亲：对！就是他自己认出来的。他前世的姐姐要来的时候，他好像有预感一样，很早就出去看。还有，我们家有一匹马生了一匹臀部是白色的马驹。这个小孩曾说等这匹小马长大以后，他就骑着它到那个寄养牛的姐姐家把牛要回来。但那匹马后来被牛给顶死了。后来母马又生了一匹小马，小孩

又说，他要骑着这匹马回他自己的家去看公公，因为公公已经很老了。前世的那个女人去世的时候，她的公公已经快 80 岁了。她曾经发心，要在公公 80 岁的时候，到庙子里去举行一次佛事。但事后不久，这个女人就死了。小孩子虽然没有提到作佛事的事情，但他却时常唠叨公公很老了，一定要回去看一下！但这匹小马后来也死了，小孩子也因此而有点失望。

采访人：后来有没有再提到回家的事？

母亲：后来他又说他家里有几只山羊，并告诉我们他前世的家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丈夫也知道。

父亲：他前世家的房子在一个顶上很平的山坡上。

采访人：他几岁时就开始不再提前世了？

母亲：十一二岁的时候后，也就是那两匹马死了之后，他有点失望，就不太提前世的事了。

采访人：之前提到过上世家里的事吧？

母亲：提到过。

采访人：常常提起吗？

母亲：常常提起。那个女人去世的时候，我和我丈夫虽然已结婚，但她却从来没有见过我丈夫，因为相互之间住得比较远，所以是陌生人。小孩出世以后，也不认识我丈夫，完全把他当成陌生人一样。

采访人：孩子前世的那个女人没有死之前，你是不是还没有去她（此处指唐科母亲，他父亲为入赘女婿）家？



父亲：去了，却没有见过那个女人。

采访人：今世他出生以后是不是不认识你？

父亲：不认识。完全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却经常跑到母亲跟前。

采访人：他对你有没有像儿子对父亲一样的感情？

父亲：没有。他根本不理我，我抱他的时候，他也使劲挣扎。

采访人：他不认你是父亲吗？

父亲：不认。

母亲：他只关心前世的那些亲戚。

父亲：他确实把我当成了一个生人。从不愿在我怀里，只想往他母亲怀里钻。我们的其他孩子都不是这样。而且，他一天也不愿意和我一起睡，每当我们在一起睡的时候，他就会哭着跑到别的地方去。

采访人：孩子的前世与你是什么关系？

母亲：是我的姑姑。她很关心我，我们是在一个帐篷里面长大的。

采访人：你们听到这些以后，认为他的确是你们的姑姑转世吗？有没有怀疑的成分？

母亲：没有任何怀疑。我的确认为，我的姑姑已经来到我的家中。因为，当年有一次她来我家做客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有 180 头牛。有一天早晨，她从门口看到我在处理牛粪，就说："我来帮你处理





吧。"我说："不用了，您好好休息一会儿吧。"下午，她转神山回来，又看到我在收拾牛粪，她又说："我来帮你收拾吧。"我还是说："不用。我一个人能收拾，您还是休息吧。"就这样我始终没有让她帮忙。后来小孩子出生之后就对我说，他是来帮我处理收拾牛粪的。

采访人：他上一世的丈夫是牧民还是农民？

母亲：她先后出嫁两次。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农民，大儿子是第一个丈夫的孩子，也就是刚才说的"次扎"。她的第二个丈夫是牧民，当她再次出嫁的时候，把儿子留在了自己的娘家，是她的姐姐阿雅帮她带大的。她一直有一种歉疚感，所以就特别关心他。后来他看到其他的儿子，也就是那天追摩托车没有追到的时候心里很难过，希望儿子们能来看他，但最终一个也没有来。

采访人：他是不是不太关心其他的儿子？

父亲：是。他一共有五个儿子，那天追摩托车虽然没追上有点难过，但后来也就不太在乎了。

采访人：只是特别关心次扎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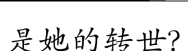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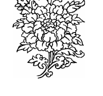
父亲：是的，因为她从前抛弃过他。

母亲：还有，当那个女人生病的时候，曾给她哥哥，也就是次扎的舅舅说：我这个病可能治不好了，如果有什么不测，次扎的事就全部托付给你。

采访人：你们有没有给那个女人的丈夫家说过这个小孩





是她的转世?

母亲：没有。

采访人：为什么不对他们讲?

母亲：一来因为我们离得比较远，沟通起来也不方便；二来是因为我们家比较穷，财产、牛羊都少。如果我们说孩子是她的转世，好像是在向他们索要东西一样，因此就没有讲。

采访人：后来他们家知道吗?

母亲：也许知道。

采访人：如果他们知道，也肯定是小孩子自己说出去的。除此之外，你们没有讲过，是吗?

母亲：是的。她前世有五个姐妹，即使他从很远的地方看见她们也认识。

采访人：是不经别人介绍自己认出来的吗?

母亲：是。

采访人：他前世的家人承不承认这个孩子是前世那个女人的转世?

母亲：他前世的家人当中，小孩见到的几个人，包括拉日姑姑、阿雅姑姑、次扎、我哥哥，他们都见过这个小孩，也和他谈过话，所以承认，没有人持怀疑态度。其他人我们没有问，所以不知道。

有关西绕唐科的采访之二

采访对象：次扎

采访人：据说他们家的小孩西绕唐科，是你去世的母亲转世，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次扎：我认为确实是这样，因为他认出了一些东西。

采访人：在他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见过面?

次扎：我们见过面。

采访人：见面的时候，他有几岁?

次扎：大概是 3 岁。

采访人：他说了什么能让你相信他是你母亲转世的话?

次扎：我问他认不认识我，他说：“不认识。”我又说出我的名字，问他认不认识这个人，他说：“认识。他是一个出家人。”我以前是一个僧人，后来还俗了，这是我相信的第一个原因。

采访人：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次扎：另外，我曾问他：你前世家里还有什么牛、羊之类的东西?他回答说：“有一匹马，是红色的。”她家确实有一匹马，每次她回娘家的时候都骑回来。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年，那匹马死了，所以他从来没有见过那匹马，这是我相信的第二个原因。

采访人：在他出生之后，直到与你见面之前，有没有去过他前世丈夫的家里?

次扎：从没去过。

采访人：他有没有可能从别的地方听到她家里有一匹红马的事情?





次扎：没有可能，谁也没有讲过红马的事情。

采访人：还有别的情况吗？

次扎：大概没有了。

有关西绕唐科的采访之三

采访对象：前世妹妹

采访人：听别人说，你去世的姐姐“冬摩措”的转世是“唐科”，你有没有听到或看到过他是你姐姐转世的事例？

妹妹：在冬摩措去世不久，“白玛登布”活佛曾经告诉过我（那时候庙里正在建佛堂）：如果我能发心为“冬摩措”给佛堂大殿供养一根柱子的话，我的姐姐就可以转世为男孩。听了这话，我就用一千块钱为她买了一根柱子供养佛堂。后来我到那个小孩子（唐科）的家里，小孩对我说：他是我姐姐的转世。说完就忙着找东西送给我，最后找来一件自己的内衣。之后就一直坐在我身边不走。小孩子又说，他在那个时候（中阴期间）去过我哥哥家，但我哥哥的家人没有理他，他找不到别的去处，于是就来到现在的家。他还告诉我说自己有好几个孩子，最大的儿子叫“次扎”。因此，我认为他应该是她的转世。

采访人：他说去你哥哥家而没有人理他的事情，是不是在他没有投生之前的事？



妹妹：是。在去投生的路上，那时侯应该说是灵魂吧。他说当时没有找到别的去处，才去到他们家。当时他年龄很小，却能将这件事说得很清楚，其他没有任何一个小孩能够这样。所以，我认为他是我姐姐的转世。

采访人：在他中阴身时不理他的那家人，与你是什么样的关系？

妹妹：是我最小的哥哥家里的人。小孩说当时他去了“多伊爸爸” 家，很多人都把我哥哥叫做“多伊爸爸”，所以他也这样叫他。

采访人：当时他有多大？

妹妹：好像是3岁，刚刚会说话的时候。

采访人：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对你说些什么？

妹妹：他说：我是你姐姐的转世。并跑进家里到处找东西送给我。我那次是下午到他们家，第二天上午回来的。他一直坐在我身边不走，还说要去我家。我是哭着回来的，从此以后，我就不再为我姐姐的去世而伤心了。

采访人：他送给你的是他的衣服吗？

妹妹：是他自己的小衣服，还有碗和小鞋子，而且还把小衣服盖在我的背上。他还到处找东西来给我。

采访人：他是不是把自己穿的衣服脱下来给你？

妹妹：是。他前世在丈夫家的时候也经常说：“你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并经常找东西给我，包括





她自己的旧衣服、戒指之类的东西都给过我。她死了以后，我老是梦到她，心里放不下，就很想去问活佛，但不知道怎么问才好。因此就去找到“白玛登布”活佛的一名叫“拉较”的侍者，请他帮我很仔细地问一下“白玛登布”活佛。登布活佛说：她现在还没有投生，即使投生的话，也是寿命很短，如果供养佛堂一根柱子，就可以投生成一个男孩子，而且没有寿障。我于是就供养了一根柱子，之后就再也不做这样的梦了。后来我听说，却丹家的小孩是我姐姐的转世，我就买了一些糖去看他。

采访人：你专门去看他是不是你姐姐的转世吗？

妹妹：是的。我到他家的时候，小孩他非常高兴，到处找东西给我。他对他妈妈说：“这是我的妹妹。”当时我很伤心地哭了。我问他：“你可能是我的姐姐，但你能告诉我你有几个儿子吗？”他好像回答说有 6 个儿子。当时他说得很清楚，但是现在我有些忘了，他还说他的大儿子叫“次扎”。当时小孩子刚刚学会说话，词语不是很清楚。第二天我要回家的时候，他怎么也不让我走，非要跟我一起回家不可。但因为他当时太小了，所以我还是没有带他回家。

采访人：他说过“次扎”是他的儿子吗？

妹妹：他说：“次扎是我的大儿子，达拉是我的小儿子，我还有其他很多的儿子。”我知道他的小儿子叫



“达拉落布”。

采访人：他说不出来全名吗？

妹妹：后面几个字说得不是很清晰，虽然他年龄很小，但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

采访人：他有没有说他要见其他的儿子？

妹妹：我在的时候他没有对我说，不知道我走了以后有没有说。

采访人：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是他的家人介绍的，还是他自己认出你来的？

妹妹：是他自己认出来的，他跑着来迎接我。

采访人：是不是一见面就认出来了？

妹妹：是的。他那时候很小，还不太会走路，有时会摔倒。但还是踉踉跄跄地跑着出来迎接我，看起来很可爱。

采访人：你去是为了看他是不是你的姐姐，你回家的时候，心里是怎么认为的？

妹妹：我认为肯定是，根本没有不是的可能。白玛登布活佛也曾经告诉我，她会转世成男孩，而且会投生到某个亲属家里。她去世之后，我经常因为想念她而哭。甚至供酥油灯的时候，连眼泪都滴到灯里面去了。从那以后，我就放心了，再也没有哭过。

有关西绕唐科的采访之四



采访对象：大姐

采访人：你叫“卓措”吧？

大姐：是。

采访人：你有一个曾经去世的妹妹转世为却丹家的儿子，是有这种说法吗？

大姐：有。

采访人：那你有没有听过或见过能够证明他是你妹妹转世的事情？

大姐：“台西村”有我的另一个妹妹，她曾经和我一起去他（唐科）家时，他跑来迎接我们，还叫他的父母也出来迎接我们。与我一起去的那个妹妹，在小孩子出生以后一直没有互相见过。小孩子却抓住她右面的袖子，非常的高兴。当时他家正在装钢炉，我们进去后坐在他家的坐垫上，他对我妹妹说：“我曾经在你家寄养过一头母牛，现在还在吗？”我妹妹问他：“什么样的牛？”他回答说：“是一头白脸的母牛。”她说：“牛还在，你以后和你的父亲一起来我家，我还给你。”小孩子说：“如果牛在的话，我以后会来的。”

采访人：这是跟你一起来的妹妹与他的对话吗？

大姐：是的。

采访人：是有一头母牛寄养在她家吗？

大姐：她说是寄养在她家里，但我不知道。

采访人：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小孩子跑过来抓住了你妹妹的袖子吗？

大姐：是。当时他们家的狗叫得很厉害。他跑过来先抓了我一下，然后跑过去抓住我妹妹的袖子。

采访人：他是自己认出你妹妹的呢，还是别人介绍给他的？

大姐：是他自己认出来的。

采访人：小孩子还说过别的话没有？

大姐：他对我说：“我是‘次扎’和‘达拉’的母亲，是你的妹妹，你不认识我了吗？”他还说他曾经有一匹红马，但还没有见到过。

采访人：红马是谁给他的？

大姐：红马是我母亲给她的陪嫁。

采访人：那时候，那匹红马是不是还活着？

大姐：我不知道，红马在她丈夫家。

采访人：在你们见面之前，小孩子有没有可能从别的地方知道陪嫁的事情？

大姐：可能没有人跟他说过。








有关西绕唐科的采访之五

采访对象：唐科

采访人：你叫什么名字？
唐科：唐科。
采访人：是叫“西绕唐科”吗？
唐科：是的。
采访人：我听别人说你小的时候能够记忆前世，是不是真的呢？
唐科：是真的。
采访人：现在还记不记得？
唐科：不记得了。
采访人：一点也不记得了吗？
唐科：对。
采访人：你认真地回忆一下你小时候记忆前世的事情，看能不能回忆起来？
唐科：不能。
采访人：你父母告诉你的关于你以前记忆前世的事情，你现在还记得吗？
唐科：不记得了。
采访人：有关前世的事情在现在的梦里有没有梦到过？
唐科：也没有。



有关非罗的采访之一

采访对象：前世的朋友“拉玛”

采访人：有关非罗能够记忆前世的情况，听说你比较了解。你有没有听到或看到过能够证明他是你认识的那个汉人转世的事例？

拉玛：我们认为他确实是那个汉族人的转世。那个汉族人叫“李宗春”，是个道班工人，也是我的熟人。这个叫“非罗”的孩子刚刚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我们煮了羊蹄和羊头给他吃，他却说：“我是汉族，汉族是不吃羊蹄的。”说完就把羊蹄扔了。我们问他：“你怎么会是汉族呢？如果你是汉族的话？又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呢？”他回答说：“他们家曾答应过要给我一坨酥油，我是来拿酥油的。”我去世的叔叔（也即小孩的父亲）的确跟他说过：“我给你一坨酥油，你放假的时候过来拿。”还有，我家附近有一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老家在“达日”县。道班上曾经发过一套运动服，那个汉族人以四十几块的价钱卖给了他。在钱没有付之前，汉族人就死了。因此，小孩就说他还要取卖衣服的钱。当时，他说得很清楚。还有，他前世的时候，经常来我们家做客，现在这个孩子也经常来我家，即使呆很久也不愿意走，直到晚上他父母来打他，才被迫回去。我们曾问他家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他说他家在西宁，有3个子女（此说法与其他人的有所不同）。我们

又问他上一世是怎么死的。他说是在“黑土山”蹦蹦车（即农用车）翻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油桶掉下来，打到他的头上，然后他就睡着了。这个孩子叫“非罗”（意即“猴年”，因为他是猴年生的）。后来大家都叫他“汉猴”，直到现在大家都还这样叫他。

采访人：这个汉人是在附近的道班上班吗？

拉玛：是。

采访人：他是怎么死的？

拉玛：道班快放假的时候，没有煤炭了。因此他们就坐车到县城去拿煤炭和柴油，在回来的路上翻车了，当时他坐在车厢里，翻车时有一个柴油桶掉下来打到他头上，他就死了。

采访人：当时车里有多少人？

拉玛：驾驶室里有一个驾驶员、两个汉族女人以及一个汉族男人，一共 4 个人。车厢里有两个人。回来的时候为什么翻车我不清楚，这个汉人（他的前世）当场就死了。另外一个人送到医院三、四天后也死了。

采访人：司机叫什么名字？

拉玛：叫“小韩”。

采访人：司机死了没有？

拉玛：没有死？

采访人：现在还在吗？




拉玛：现在还在。

采访人：那个汉人的死亡与这个孩子的出生之间有多长时间？

拉玛：时间不长，好像不到一年。

采访人：他第一次说自己前世的事情是从你们那次煮羊头和蹄子开始的吗？

拉玛：是。他告诉我们说他是附近道班里的，还经常说各种各样的细节，比如他曾说过他把鞋和袜子洗了以后，放在道班里晒干还没有取，所以他要去道班拿鞋和袜子。我们住在公路边，经常有车辆来来往往，如果是其他的车，他不但不怕，而且经常要爬到车上去。只有看到道班的蹦蹦车时，就显得非常害怕。每当他调皮的时候，只要我们说要他好好坐着，不然就将他放到道班的车里，他就跟本不敢起来。后来我们还问了他很多事情。因此，他的确是道班的那个汉人。

采访人：答应给他酥油的人，现在还在吗？

拉玛：已经去世了。他是我的叔叔，也就是小孩的爸爸，名字叫“有宁”。因为小孩常说他答应过给他酥油，于是我就问我叔叔：你是不是答应过给他酥油？叔叔说：“是的。好可怜啊！现在他是来拿酥油的。”当时我还给叔叔开玩笑说：“那你把酥油给他，让他走吧。”

采访人：刚才说的那个买他衣服的人叫什么名字？

拉玛：叫“索朗”。








采访人：他现在在吗？

拉玛：他已经死了。他的一个大哥现在在果洛州的草籽厂工作，现在还在。

采访人：小孩子说他卖给他衣服的事你知不知道？

拉玛：他的确卖过，我们沟里有七、八户人家，没有一家不知道这件事，衣服是一套运动服，卖了四十几块钱，我们还亲眼看见过那个人穿着那套运动服。

采访人：孩子说自己是汉人的事情，是经常讲还是偶尔讲。

拉玛：经常讲这件事情，他还讲了很多汉族的生活细节。有时候我们听烦了，就不愿意再听。有时大家心情好的时候，就逗一逗小孩，问他前世的事情。从会说话到上学之间，他一直都在说这些话。

采访人：他说他是汉族人的转世之前，有没有人在他能听到的地方讲过关于汉族人翻车死去的事情。

拉玛：谁也没有讲过。即使讲过，刚刚会说话的孩子也不懂得说出这些话来，就算教给他说这些事情，那么小的孩子也学不会。

采访人：他刚刚学会说话时，说得流不流利？

拉玛：虽然能够表达清楚，但是他的逻辑思维还不是很完整，只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采访人：现在他还说吗？

拉玛：不说了。



采访人：他几岁的时候开始不说的？

拉玛：七、八岁。也就是上学之后就不说了。

采访人：他的父母和你们其他的亲属都认为他的确是那个汉人的转世吗？

拉玛：绝对是的。因为如果他不是那个人的转世，这么小的孩子就不可能说出那么多的细节。

他是那个汉人转世的这件事，不光是我们，连整个村里的人都知道。因为这里靠近公路，孩子的父亲又是医生，家里经常人来人往，很多人都问过他，后来大家就叫他“汉猴”。

采访人：他去世的那天到县城还要办什么事吗？

拉玛：他还要去办退休报告的事情，具体有没有批我不知道。但在这之前，他曾来到我家跟我说：“修路的工作是要靠体力来完成的，现在我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了，所以准备打退休报告。”在那天之前，他把欠别人的钱以及别人欠他的钱，都一一结清了。

采访人：他是不是准备回家？

拉玛：是。当天他就坐了一辆红色的蹦蹦车，穿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准备回到道班去取自己的生活用品，然后回家。但是，在没有到达道班之前，他就死了。

有关非罗的采访之二







采访对象：今世的叔叔洛桑朗吉，以下简称洛那

采访人：据说，他们家叫非罗的孩子，是在黑土山翻车死亡的一个汉人的转世。我听别人说，你也听小孩子亲自给你讲过他转世的情况，如果有这回事的话，你能不能如实地讲一下小孩子的原话？

洛那：好。我在果洛州草籽厂工作。小孩子出生在我大哥家里，我是我们兄弟当中最小的，我经常到他们家去玩。当小孩子三四岁刚刚会说话的时候，我大嫂告诉我说，这孩子是一个汉人的转世。听了之后，我就问小孩子：“你是哪里的汉人？”他说：“我是道班的工人，在去果洛州（与县城位于同一地方）回来的路上，在黑土山上翻了车，一个油桶掉下来砸在我头上，我就变得昏昏沉沉起来。”

采访人：昏昏沉沉？

洛那：对，昏昏沉沉。我又问：“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他说：“他们家曾经答应要给我一坨酥油，我就为这个事来的。”我便和他开玩笑说：“你已经吃了很多酥油，早已超过答应给你的酥油数量，你现在就该回汉地了。”小孩子还说，他上一世家里有五个孩子，都是女儿，他家里还有一辆新手扶拖拉机。还有，我们村里一户人家的女婿，小孩子的前世曾卖给他一套运动衣。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我知道那个女婿没有给运动服的钱，小孩



子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女婿还欠我一套运动衣的钱。”他还说：“我的鞋和袜子洗完以后，晒在道班那里，我要去拿回来。”每当我们问他：“你是来干什么的？”他总是回答说：“为了那一坨酥油。”所以我们都认为这个孩子好可怜，只是因为舍不得一坨酥油就投生到这里来了的。他第一次讲这些事情，是在有一次他们家煮了羊头羊蹄让他吃的时候，小孩子突然说：“我是汉人，不吃羊蹄。”然后就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了。对此，我们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前世的，没有转世就不会有人的产生。就像有人说我是鹿的转世、狗的转世或者其它动物的转世等等一样，所以，小孩子是一个汉族的转世也并不值得奇怪。

采访人：你跟这个小孩谈起有关前世情况的时候，他有多大？

洛那：三到四岁。

采访人：是会说话的时候吗？

洛那：已经会说话了，所以说得很清楚。

采访人：那个汉人与你哥哥家人很熟悉吧？

洛那：很熟悉。因为他们住得很近，那个汉人常到他们家来做客。

采访人：他说他老家是哪里？

洛那：小孩子说是西宁的，具体地方他说不出来。我们常和他开玩笑说：我们去西宁把你的拖拉机开回



来，你可能也有妻子，我们可以让她看看她丈夫的转世。你还有好几个女儿，也都该长大工作了，我们应该去看看她们，但是他始终说不出详细的地址。

采访人：那个汉人在黑土山翻车死了是确有其事吗?

洛那：是的。当时死了两个汉人，一个是河南的，小孩子的前世是西宁的。那个河南人好像也叫小韩(这与事实稍有不符)。这件事情大家都很清楚。

采访人：你们都认为他是那个汉人的转世吗?

洛那：对，我们都这么认为，因此叫他“汉猴”。我们以前常逗小孩子说，你呆在藏地条件不好，要不回汉地去吧。但小孩子现在却说：“我出生在藏地，怎么不是藏人呢？我为什么要回汉地？”

采访人：他现在说他不是汉人吗?

洛那：他长大之后就不承认了。如果我们逗他说：“你去汉地吃菜，我们要吃肉。”他就会生气。

有关非罗的采访之三

采访对象：他今世的哥哥

采访人：你是非罗的亲戚吧?

哥哥：我是他的哥哥。

采访人：非罗出生的时候你在不在?

哥哥：我在。

采访人：刚刚出生的时候，他身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号。

哥哥：他的左半边头颅跟一般人不一样，像肿了一样。

采访人：颜色是不是也不一样?

哥哥：颜色没什么不同。

采访人：身上有没有伤疤?

哥哥：没有。

采访人：他刚会说话的时候，你听见他讲过的有关自己前世的事情有哪些呢?

哥哥：他说他是汉族，不吃羊蹄。羊蹄一般是丢掉的，小孩子喜欢吃菜，藏地的其他食物不怎么喜欢吃。他还经常说一些很好笑的话。

采访人：还说过什么其他有关前世的话吗?

哥哥：他说道班上有他洗过晒在那里的衣服，在西宁有他的五个孩子，以及一辆新的手扶拖拉机，他还说他会开车。

采访人：他说他会开车吗?

哥哥：是的。我们的亲戚中有一个老喇嘛，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有一次他来我家，回去的时候小孩子说：“你今天走路很辛苦，如果我有一辆车，我就开车送你。”我们问：“你会开车吗？”他说他会。像这样的话，他说过很多。

有关非罗的采访之四





采访对象：非罗本人

采访人：你的名字叫非罗吗？

非罗：是。

采访人：有人说你小时候能回忆前世，是不是真的？

非罗：是真的。

采访人：现在还能不能回忆？

非罗：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

采访人：你记得前世的时候，给父母讲的那些话，现在还记得吗？

非罗：不记得。

采访人：那你现在什么也不记得吗？

非罗：都不记得了。

采访人：他们是不是叫你汉猴？

非罗：是的。

采访人：他们叫你汉人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不高兴？

非罗：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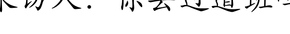
采访人：他们不说你是汉人，你更开心一些吗？

非罗：是的。

采访人：你知不知道你从几岁开始就不记得前世了？

非罗：不知道。

采访人：你去过道班吗？



非罗：去过。

采访人：现在你去原来的那个道班，有没有什么感觉？

非罗：没有什么感觉。

采访人：和去别的地方感觉一样吗？

非罗：一样的。

采访人：没有什么回忆吗？

非罗：没有。

采访人：你去过黑土山那个汉人翻车死的地方吗？

非罗：去过。

采访人：你去的时候什么感觉？

非罗：也没什么感觉。

采访人：你看到公路上或道班上这些汽车有什么感觉？

非罗：没感觉。

采访人：你平时做什么样的梦？

非罗：不做梦。

采访人：你什么梦也不做吗？

非罗：不做。

采访人：你身上有没有疼或不舒服的地方？

非罗：有。

采访人：在哪里？

非罗：我感觉背后疼。

采访人：为什么背后疼？







非罗：不知道。

采访人：头疼不疼?

非罗：头不疼，只是背后疼。

采访人：那你现在认为你自己是不是那个人的转世?

非罗：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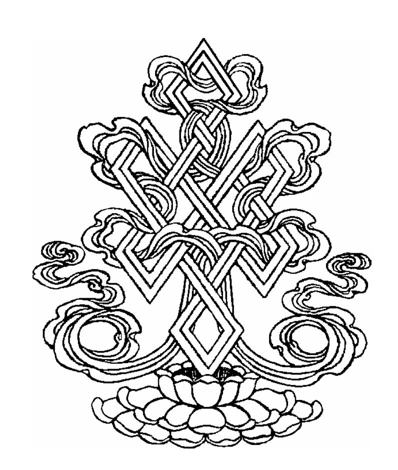
采访人：可是如果其他人说你是那个汉人转世的时候，你心里还是不高兴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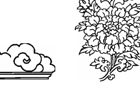
非罗：是的。

以上文字是根据摄像内容整理的

慈诚罗珠撰

2003年8月20日







（六）20世纪末超类绝伦的虹身示现

——藏密宁玛巴大圆满无上成就者巡访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物质文明水平的日益提高，雪域民族传统文化已在世界各国广泛弘扬。藏传佛教各派密法如百花争艳，不仅令有识之士醉心教理，而且，愈加使人去敲开密法成就者实证境界的大门!

作为藏传佛教宗派中的一枝奇葩——宁玛派无上大圆满法，早已令世人瞩目。近代，虽有众多各类藏密大圆满成就者不胜枚举，但获得无余虹身者，至今已较为罕见。

然而，正值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之际，于1998年，在新龙县又出现了一位博通经论、内证圆满的大圆满无上成就者，无余成就虹身。诚可谓，在佛教实修实证的修行中，为世人树立起了光前裕后的丰碑!

去年，我在成都曾听闻到这一令人鼓舞的消息。在返回五明佛学院后，我仔细翻看了这位老喇嘛虹身成就全部过程的纪实。我不由得被他老人家的高山景行所感染，一直都想亲自采访。但因法务缠身，未能如愿。这次趁着到炉霍县主持法会，才有机会去巡访，心里感到欣乐无比。

5月22日清晨，我和圆戒驾驶着吉普车，从甘孜县城启程，奔向虹身成就者的圣地——新龙乐莫寺。

车子顺着公路行驶了一小时，就要翻越著名的桌达山了。由于连夜降雪，山上早已是“寒山鸟飞绝，白雪





危峰积”。面对这一切，我们深知：雪厚不知路高低。又因车子没有带防滑链，公路边是万丈深渊。我们冒着危险，车子慢慢地向山上爬去……

中午 11 点钟，终于到达了乐莫寺。

我们走近虹身者闭关修行的寂静地，在那里有三间简陋的木房。右侧房是虹身者闭关九年的禅房，也是他最后虹化的地方。中间房是师徒共用的伙房，左侧房是三位侍者的住处。在房子的背后不远处，还有一间小屋，也是个禅房。所住的主人是虹身者的侄儿，又是侍者。他名叫赤诚加措，现年五十余岁，曾在大成就者阿秋堪布座下听闻过大圆满全部修法。回来后，在虹身者身边同样也闭关了九年。当地人交口称赞他说：“这位喇嘛诚实可靠，是一位真正的修行人。”

我们一到，首先见到的就是赤诚加措。他在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十分热情又不失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了虹身者的生平和其亲眼目睹的成就虹身过程。

虹身成就者名叫阿曲堪布，1918 年 5 月的一天，于新龙降生。7 岁学习文字，10 岁出家。14 岁在乐莫寺佛学院学修佛法。22 岁在拉萨格鲁巴三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学习，他博闻强记，背诵了共有 48 万言的各种经论，且精通显密。其持戒清净，智慧无碍。在修学期间，他于敦珠法王座前听受大圆满法和金刚橛等甚深密法。以后，他行持潜匿，平流缓进，保守秘密，精进修持密法。他回到新龙乐莫寺后，担任堪布，解惑授业。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即便是在那样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也从未怨天尤人，对上

师三宝，恪守不渝，仍然不懈努力，学修佛法。

80 年代末，在乐莫寺附近寂静处，他建房掩关。他的侍者们曾多次觉察到上师不走门窗，穿墙出入。例如，1994 年 5 月的一天，乐莫寺僧人次旺仁增、嘎登、城列和扎巴地区的铁匠夫妇，一起出外做事，就将上师房子的门由外面锁上。当他们回来时发现，上师安详地在院中踱步。他们惊奇地问：“上师，你是怎样出来的？”上师回答说：“我是从门里出来的，不从门里出那该从哪里出来呀？”他们听了，立即检查门窗，门窗如初，没人动过。在场的人都诧为奇事。

我在访谈时，洛桑宁扎侍者也感叹说：“我们多次经历过这样的事。”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身体早已与众不同，且无碍无阻。

1992 年前后，上师多次进入一种长时间的奇特状态，是入定？还是昏迷？侍者们也被弄得稀里糊涂，不知是什么状态。对此，洛桑宁扎和赤诚加措二人，前往阿秋堪布座前请教。阿秋堪布讲：“那是进入大圆满的一种境界，也就是说一切执著消没于法界的状态，并非昏迷。”接着，阿秋堪布赞叹说：“我的金刚上师阿如仁波切等许多修行大圆满法的高僧，都曾有过这个现象，这是很高的境界。可谓奇哉，奇哉！”

1998 年 8 月下旬，在上师闭关房周围出现了许多神奇之事：

不知从何处，飞来了一只雪白的小鸟，它没有其它鸟雀的躁动，显得宁静安然，对人没有丝毫的畏惧，伸手就能抓到它。它与他们共同相处了七天。




很长时间以来，旋荡起一种美妙的声音，像女人歌喉的轻音，婉转悠扬……但很奇怪，从院中聆听，那声音像是在上师的屋里；当人们走进屋中，又仿佛是在屋顶的上方回旋。

当地许多人都曾看到，在上师禅房两边，出现五颜六色的光束，如彩虹般伸入虚空……

同时，众弟子们的睡梦，也变得神奇异常……

在出现了某些征兆后，弟子们知道上师要走了。于是，8 月 28 日，向上师祈求生生世世慈悲摄授，请示转世之事。上师开心地予以解答，并赐予了重要教诲。

8 月 29 日下午两点，上师身体无恙，手持佛珠，吉祥卧式，口诵六字真言，安详而逝。他走得那么洒脱，那么自在……

当天傍晚七时，弟子们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脱去上师的衣服，准备覆盖法衣，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上师全身上下，衰老的皱纹已消失不见，皮肤完全变为七八岁孩童的一般，白红细嫩，根本就不是生前老态龙钟之身——这一切，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赤诚加措惋惜地对我说：“当时因上师圆寂我们心里非常悲伤，没顾及拍相片，直到今天我都很遗憾，若能留下照片，那肯定能惊世骇俗。”

在更换衣服的同时，他们发现上师的腰身稍有缩小。赤诚加措就说：“上师的身体好像要缩小。”洛桑宁扎说：“当然要缩小！”但是，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们丝毫没有预料到……

至于上师圆寂的消息，他们并没有立即向外宣说。




8 月 30 日早晨，赤诚加措到上师禅房供灯，发现法衣下的躯体缩小了许多。以后，躯体一天比一天缩小，弟子们不知所措。

9 月 1 日，他们急切地赶到白玉县亚青寺去请教阿秋堪布。阿秋堪布说：“此事宜保密，切不可提早告诉任何人，严禁犯过密宗根本戒的人，触摸阿曲堪布的身体。在七日之内，不要移动身体，到第八天才可以处理。”

就这样，上师的身体日趋缩小。

每日黎明，只准赤诚加措一人进入上师禅房供灯，其他人都未曾进过。到第五、六天时，赤诚加措对侍者们说：“现在几乎看不出是身体了，有可能要全部消失。要是没有完全消失，那也只有鸟雀那么大。”洛桑宁扎指着面前的温水瓶说：“再小也不会比这个水瓶小吧？”

七天过去了。

第八天早晨，上师的亲属赤诚加措、根桑朗加和一个小喇嘛，以及洛桑宁扎、索朗加措、仁青才让等三名侍者，一共六人到屋里，拉开床上的法衣，大家顿时目瞪口呆，床上空空如也，甚至连一根毫毛也没有。就这样，一个完整的血肉之躯，一未入天，二未入地，在人们身边，完全虹化了。

赤诚加措告诉我说：“当时我们伤心至极。因为，上师圆寂已令我们万分悲哀，可上师又未曾留下任何东西，所以心里的难过无以言表，大家感到如失至宝，就在床边痛哭悲泣，足有一两个小时……”赤诚加措略带伤感地接着说：“那时我们还没有向其他人宣说上师圆






寂一事。面对床上所发生的一切，又当如何交代？说上师已圆寂呢，那遗体在何处？说全部虹化，人们会相信吗？若不说虹化，那该说些什么呢？……我们无言以对众人！”

在屡次谈话中，我觉得赤诚加措的确是一位诚实淳朴的人。他只是把事实真相一一道来，没有丝毫夸大渲染。他最后喃喃地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虹身，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当地的人都说曾经看见许多美妙的彩虹，但我却从未见过。”

从赤诚加措的言行神态中可以看出，像他这样的对上师十分虔信的弟子们，是不太愿意让上师这么干净利落，这么悄无声息地走的……正因早就知道上师是一位大成就者，他们以为虹化与否都无所谓。在他们的心目中，只希望自己的上师跟其他的上师一样，给他们留下遗体舍利，修建灵塔，作为弟子们仰赖的永恒纪念，以及众生世代供养的福田。

虽然，阿曲堪布留给弟子们的，只有那记忆中的影痕，但是，他密行瑜伽士的风范，早已潜移默化于弟子们的心间，乃至世人的心中……因为，似曾出现过的假名已融入谷响了……

对于赤诚加措等人的悲哀，我们是非常同情理解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上师即身成佛，的确是我们后学所应欢喜，并引以为表率的。

对于这件事，我们还是来听取一下阿秋堪布本人对此有何评论。今年春节期间，阿秋堪布来参加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法会，当时我曾向他询问此事：“阿曲堪布是

否是成就虹身？据说他的弟子们向您请教问题，有无此事？”他回答说：“阿曲堪布肯定是千真万确的虹身成就。在他圆寂的第四天，他们前来问我，上师遗体一天天缩小，如果完全消失，我们没有东西供奉该怎么办？我说，能全部虹化更好，你们可以把上师住处的石土作供奉，也有同样加持的。”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再看看当地人们对此事有何反应。罗布卓玛母子五人，曾看见扁平形的五色彩虹由上师屋顶伸没空中。后来还有许多人看到这一景象。起初，她们以为是居住印度的敬美活佛即将归来的瑞兆，没料到却是上师圆寂。贡波吉等很多人看见从上师禅房两侧，发出几个光束般的彩虹，上端入于缥缈虚空。在上师住处的天空，还有许多人曾看到连续几天出现五色彩虹，这些彩虹不时遍满天空。另外，远方甘孜县也有人看见在新龙乐莫寺方向上空彩虹一片……

赤诚加措对我说，他们没见过彩虹，但是离乐莫寺稍远些的人们几乎都看见有五颜六色、奇特美妙的各种形状彩虹。这些现象，都符合于大圆满修法成就虹身的瑞相。

新龙宗教局、统战部和县委有关领导也亲临现场，考察了解全部过程。一致认为阿曲堪布虹化是真实可信的。并以文件形式上报甘孜州宗教局、民委、四川省宗教局和省佛协会等上级单位，客观地反映了这一情况……

因为众生业力迥异，各自所观所见肯定有些出入，这是十分自然的。而对于虹身者是否真正虹化，难免有

人会有相关的疑问。对此，我们作一些恰当的探讨。

第一，有人以为，阿曲堪布是不舍肉身，而是直接飞往空行刹土，也许是这样的成就。我认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若不舍肉身直往空行刹土，那应该是突然失踪或者如同阿坝州红原县堪布才旺仁真那样直接飞没空中。然而，实际情况是，阿曲堪布的遗体是由大至小，从有到无，逐渐缩小，最后消失……何况整个过程在不同阶段，都有赤诚加措亲自观视。与此同期，所显现的形形色色彩虹，瑞相纷呈，再加上他生前某些神奇的行为……这一切完全符合大圆满续论之义。所以我们应该无所疑惑，是大圆满虹身成就。

第二，有人也许怀疑，这些侍者们会不会把阿曲堪布的遗体以其他方法隐秘处理，然后有意欺瞒社会善良人士呢?

我认为，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若以其他方法处理，不外是土葬和水葬等之类。像这类事，对于虔诚的佛教徒而言，即使再三地用各种手段逼迫他们，他们宁可舍弃生命也不会如此做的。依据藏传佛教规定：在金刚上师圆寂后，要做供奉遗体等的一系列法事。如果故意以土埋等其他方式处理，这本身就是对金刚上师无丝毫恭敬，诚可谓大逆不道。由此即已违犯密乘戒，对于学修密法之人最害怕的莫过于破密乘戒。而阿曲堪布的侍者们——尤其是赤诚加措，他已是修行密法十几年的人，是决不会这么做的。另外，他们坚信自己的上师一定能有舍利子，在上师圆寂后，他们都在虔心静盼。根据经典中讲，能够供奉成就者遗体或舍利的地方，可禳




灾增福。对于这一点，他们也会考虑自己与社会利益的。再者说，密宗师徒间的情感是非常特殊的。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把自己上师的遗体处理得这么草率，这么令人难受!

在阿曲堪布虹化中期和后期，赤诚加措等两次专程去请教阿秋堪布。阿秋堪布是赤诚加措唯一的大圆满根本金刚上师，他决不会作出欺骗自己金刚上师的行为。

在阿曲堪布虹化后，他们把成就虹身的事实记录，分别送往印度和西藏高僧们案前，并专门到五明佛学院向法王晋美彭措汇报——从这些情况，我们也应看到虹身者虹化是事实。否则，他们是不敢欺骗神通广大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

我本人在访谈中发现，那些叙述阿曲堪布生前就已成就的许多证相的人，和圆寂时看到彩虹等瑞相的人们，从他们的神态言语中，不难发现，他们是朴实善良的，所陈述的情况都是他们亲眼目睹的……6 月 24 日，我见到阿曲堪布的其他侍者，又仔细地询问了整个事情过程，他们所讲述的与赤诚加措所述完全一致。

就此，我相信这的确是一个 20 世纪末，即身成佛的典范!

阿曲堪布就这样走了，走得那么潇洒那么安详。他老人家长辞轮回，回归自然，向世人无言地呼唤着，昭示着本地光明——这应该是一切众生的共同向往——本来归宿!

慈诚罗珠作于喇荣五明佛学院
一九九九年六月









（七）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的肉身突然飞空失踪

——对一桩发生在44年前的肉身神秘消失事件的调查

时间或许会消尽人们对许多事情的记忆，当日子一天天从我们身边溜过，恍然间，逝者如斯的感慨便不觉油然生起。只有极个别的一些往事通过时光的筛选而进入人们的心底，从此沉淀为那些永不磨灭的记忆。

我相信对青海黄南州同德县的很多人来说，才旺仁增堪布正是他们脑海中如是的一种珍藏。这位于 1958 年 9 月在看押他的士兵面前，突然飞走而消失于空中的宁玛巴一代大成就者，已渐从当地老百姓茶余饭后的闲谈演变成他们心目中的传奇，并最终升华成一位精神领袖与信仰寄托。在事件发生后长达四十余年的口耳相传过程中，究竟是人们的幻想创造出一位他们用以寄托脆弱心灵的偶像，亦或是一个真正的飞身成就者凭自身的自在解脱力，在世人眼前演出一幕活生生的生死自在幻化剧？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这个问题都曾有过思考、辨析甚至怀疑，不过我们都相信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没看到过的不一定不存在，一味执著于所谓的耳闻目睹，其实与整日沉浸在道听途说里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差别。面对一件错综复杂的事件，实事求是应该是最好的解读态度。正是本着这样的初衷，公元 2002 年的初夏，我终于踏上了青海黄南这片神奇的土地，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务必为大家，也为后人勾勒出才旺仁增堪布的真实身影。

在报道查访过程及结果之前，我先向读者简略地介绍这位宁玛巴上师，有必要声明一点，即所有这些资料汇编均有可靠的来源与依据。

才旺仁增堪布于 1883 年降生在四川省红原县的麦洼，当其长到 10 岁时便进入扎西却囊（意谓吉祥法林）寺学习佛法。15 岁时正式出家且受沙弥戒，接着便到宁玛派六大寺院之一的竹庆寺闻受显密经论，在这段期间中，他依止了多位大成就者。25 岁时，才旺仁增在竹庆寺受了具圆戒。从此，他一直严持净戒、护戒如目，因之所穿衣物、所系腰带以及坐垫等日常用具皆散发出清净、悠远的清香。在长期闻思修行的求法生涯中，他接受了诸多宁玛巴的灌顶与传承，并表现出博通显密经论、智慧超常等许多异人之处。30 岁时，终于得至麦彭仁波切座前听闻甚深法要，当麦彭尊者为他念文殊修法的传承时，他当下顿悟了光明大圆满，此后便自然精通了很多经论法典。

其后，又至山上苦修，他的苦行的确堪称所有苦行者的典范。一方面因为物质条件及外在环境都非常艰苦、恶劣，另一方面更因为才旺仁增堪布在种种严酷的环境下所表现出的精进不辍、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品性令人感佩不已。他每餐仅以一碗水冲泡一点点糌粑为食，如此餐餐进食糌粑汤，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仅仅用完了一小口袋糌粑。而这种顿顿食不果腹的生活，绝非一段短暂时日，在苦行的日子里，基本上每天的生活都如是。曾有一次，当原本就所剩无几的酥油和糌粑都告用罄

时，在一段很长时间里，他就靠煮食盛装酥油的牛皮袋子维生。食物的匮乏还不是才旺仁增所要面对的唯一困境，由于没有供灯用的酥油，他只好就着月光读书。当月亮一点一点地爬上山坡的时候，追逐着月光的他便也渐渐登上了峰顶。于是在他苦行的地方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景观：每当晨曦的第一道曙光洒在山顶时，有一个勤勉的身影则同时送走了最后一缕月之清辉。碰到没有月亮的时候，他就以烧过柴火的余烬那点微乎其微的“光亮”，就着经书投入地阅读。

对才旺仁增而言，夜晚的睡眠基本上都是在打坐入定中度过的。除了一件白天所穿的衣物外，晚上不会再盖任何东西御寒。就在他进行这样的苦行修道时，有一晚在梦中，才旺仁增亲睹了戴着琥珀项链的莲花生大师，他的智慧顿时被激发出来，此后便可以每天背诵多达两万四千字的经文。

当他于竹庆寺附近的雪山里独自苦行时，每天仅能进餐一次，有时甚至两三天吃不上一顿饭，但肚子的饥渴无论如何也挡不住才旺仁增修行的脚步。为抵挡阵阵袭来的困倦与睡意，他竟然只穿着一件内裙坐到地冻天寒的雪地上打坐，而且是赤脚！由于双足长时间暴露在冰雪中的缘故，脚已被严寒永久性地侵害，他后来不得不依靠双拐行走。

这位真正的修行者就这样在艰难困苦中磨炼着自己，他用全部的身、口、意体味着佛法的真意，同时也在尽自己的一生向世人展示密法即身成就的可能性与通达途径。尽管他后来在显现上，表现出诸如行动不便、



需要有人背着才能来回挪动等身体方面的障碍，其实这一切全都是一个大成就者的随缘示现，才旺仁增堪布的侍者华丹对此就别有体会。一次，华丹为上师系腰带，结果整个腰带竟然完全穿透了上师的腰身，又完完整整地回到华丹手里。华丹顿感大惑不解，他再次把腰带缠在上师的腰上，且打了结实的结。但当他稍一用力、试图收紧腰带时，整个腰带又一次穿透了上师的身躯。华丹这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由于成就了虹光身，才旺仁增堪布的身体在夜晚的灯光映照下已无丝毫影子显现。除此之外，虹光身还有一大特点，即身体毫无质碍。才旺仁增堪布的另一位侍者阿洛就曾亲身领教过上师无碍之身的穿透能力。

那天阿洛要出门办事，于是他便像往常一样把上师安顿在里屋后锁上门出去。然而当他处理完事情回到上师居所时，一件让他震惊无比的事却赫然呈现在眼前：上师居然已安然地呆在屋外！平时都是阿洛把上师背出屋外晒太阳，而这次在大门紧锁的情况下，上师竟自己来到屋外，他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阿洛看了看门上的锁，锁依然完好无损地挂在门上；再看看窗户，窗户也原封未动，况且那扇小小的窗户根本就不可能容一个人进出。看来答案只有一个：才旺仁增堪布确实已成就了虹光身，或曰金刚不坏之躯。

放下所有世间琐事、专一精进于无上佛道的才旺仁增，在68岁年近古稀之时，由于因缘所致，被位于青海黄南地区同德县的桑赤寺迎请过去主持寺物。那一年正当公元1951年。其时，才旺仁增上师正住于四川九





寨沟地区的黄龙神山中修行，而向他发出邀请的则是第三世宗沃活佛，同时也是同德县地甘寺的创建者晋美德清多杰。那时桑赤寺还未成形，在晋美德清多杰活佛的协助下，才旺仁增上师于 1951 年年底将其修建完成。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担任桑赤寺的住持。在 1958 年之前，才旺仁增堪布基本上都是以桑赤寺为其弘法利生的道场。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也许可以成为才旺仁增堪布神秘失踪一事的注脚：当他在桑赤寺安住下来后，老家红原一直不断派人前来祈请他回去，但他一概予以拒绝。有一次他把桑赤寺的弟子召唤到身边说道："这次他们(指红原来的人)非要我回去不可，但我不可能再回去。这么些年来，破瓦法我已经修得非常好，因此我自有办法往生。寺庙建立没多久，你们务必善加管理。如果他们一定要强迫我回去，我就会在回去的路上自行往生。"

相信明眼人当能看出此话所隐含的信息，它至少告诉我们才旺仁增堪布是可以凭破瓦法自主生死的。类似的能对他日后的所作所为进行诠释的事例还有很多，也不妨再摘录一件以飨读者。

现居同德县的达瓦、汪钦、南达三人至今仍记得发生在才旺仁增堪布突然飞走前不久的一件事情：当时，他们三人与堪布都将被关押进监狱，在正式收监之前，四人与另外的一些犯人被暂时关押在一所军营中。当时的达瓦也就 21 岁左右，汪钦等人也与他年岁相当。他们三人亲眼目睹了堪布在众人面前修破瓦的情景：

当才旺仁增在他们面前吐出第一声"吼"后，三人

同时看见堪布的头发直竖了起来，而且他的耳朵也开始长长、增大，一直长到额际。此时一位军官急急来到堪布身旁，并用手枪抵住他的头顶。堪布根本不为所动，他又接着吐出第二声"吼"字。此刻，三人看见他的头发已全部竖了起来，耳朵也长至头顶。接下来，那位军官冲着才旺仁增堪布一阵咆哮，似乎是在命令他别再"吼、吼"地叫了。堪布十分平静地接受了他的指令，不再继续修破瓦了，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噢呀(藏文"好吧"的意思)!"

44 年后的今天，已是六十多岁的达瓦老人再次讲述这件陈年往事时，不胜唏嘘的表情仍抑制不住地浮现在那张饱经沧桑的面孔上："当时我离上师非常近，中间只隔了两人，所以我把全程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明白了，上师要是想走，当时就可以走掉，就差那么一点，但他还是暂时留了下来。"……

有关才旺仁增堪布飞身前的生平就简要介绍到这里。以下所叙述的是普遍流行于同德县乡亲口中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可谓流传最广、最深入人心，几乎已达妇孺皆知的地步。我们对此事的调查、取证、辨析、核实也主要是围绕着这个共同说法而展开。

据当地老百姓讲，1958 年 9 月份的一天，在同德县的地甘寺附近要召开一场批斗大会，斗争对象就是才旺仁增堪布，他当时已被羁押在县监狱里。从监狱到批斗现场要绕过几座小山坡，同德县城本来也就坐落在山坳之中。有几个当兵的把堪布从监狱中押解了出来，因




为腿脚不方便，堪布本人被允许坐在一头红牛的背上。当一行五六人渐至批斗现场时，突然刮起了一阵非常猛烈的旋风，风来得异常迅猛，以致押送堪布的士兵各个睁不开眼睛。此时几人的位置大约是在接近山顶的地方，离地甘寺也只有几公里的路程。狂风止息之后，几个士兵再定睛一瞧，此时牛背上早已不见才旺仁增堪布的身影。原先为防止意外，尽管人人都知道堪布腿脚不方便，但负责押送的士兵还是把他在牛背上给捆得结结实实。不过这一切显然都是徒劳无益，因堪布在几朵彩云的簇拥下已飞升入空。

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被多人现场目睹，而与此同时，地甘寺附近聚集起来的数千群众，也正在批斗会场心情复杂地等待着他们的上师。不过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也没见上师的影子，正当大家焦急不安地议论纷纷时，批斗会的组织者拿着一张画有上师肖像的白纸来到会场，于是一场针对肖像的批斗大会就此展开。会上有关负责人宣布说，才旺仁增在被押解至批斗现场的路上已经死了，而且尸首也已掩埋。不过尽管人死了，批斗会还得照常进行。这场几近荒唐的闹剧就在几千人“斗争”一张白纸的情境中继续下去。

其实，所谓的掩埋尸体不过是几个当兵的把坑挖好后，只将一副袈裟草草埋在里面，根本就没有才旺仁增堪布的尸体。

没过几天，曾经目睹过堪布飞升的人将他们的所见所闻悄悄透露了出来，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很快就都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于是有关负责人又一次召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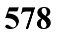
会宣布说：活人飞到空中是绝不可能发生的，是故大家以后万勿再到处散播这类充满迷信色彩的小道消息……

事情的经过如上所述，如果你现在来到同德县，只要一提起才旺仁增堪布的大名，不论男女老少，都会把上述情节大致相似的内容滚瓜烂熟地向你背诵出来。虽说尽人皆知，但我还是下决心把此事重新调查一番。一方面是为了澄清很多人的疑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我想知道的是，人们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添加了过多的感情色彩，以致真相被淹没在一片善意的谎言中？还有，在传奇与真实之间，真理的力量到底能在多大程度内被再现？

我的调查对象包括一些当年曾亲身参与过押解堪布的人员，以及当时曾在堪布飞走之地附近驻留的一些人，还有亲眼目睹者，或亲耳听闻过事件目击者讲述全部过程的人士。对他们的讲话，我几乎未增减一字，基本照原样予以全文纪录。目的就是想让读者自行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而不是被我个人的主观认定所左右，这种原话直录的风格想来应能被大家普遍接受吧！

我碰到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现年已 77 岁高龄的智美老人，他是同德县的一个牧民。下面是他对这件事的回忆：

“上师才旺仁增堪布从监狱被带往批斗会场的那一天，我刚好在他必经的一个山坡上放牛。当时我看见几个士兵押着上师朝批斗会场走，士兵们把他绑在一头


红牛的背上。他们渐渐走到了山头上，我还在半山腰放我的牛。这时我突然看见上师穿着出家人的衣服从山后向空中飞去。开始时，他是慢慢地向空中飞升，到最后就彻底消失在云层中。好多人都说当时刮起了狂风，还出现了彩云，但这些我都没看到，可能是因为我人在半山腰，而上师又已经到山顶后的缘故吧。我就只看见上师飞到空中去了，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那时我还很年轻，眼神也很好，绝不会看走眼的。后来给 1958 年的那批人平反，上师的老家（红原）来人向同德县索要上师的遗骨，我当时就说过，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遗骨的，因我亲眼见到上师飞走了，怎么可能还留有遗骨呢？我把这事给家人讲过，但不敢给红原来的人说。这么些年过去后，我现在一个快 80 岁的老人再回忆这件事，再把它说给你听，你想我会编个故事骗你吗？我实实在在没有一句谎言，因为我没有任何理由在这件事情上打妄语。一个人说妄语要么是有利可图，要么是因遭受打击而不得不如此，可这两条都不符合我的情况。所以我才会拍着胸脯保证，我的话里一句假话也没有。”

智美老人所讲是他亲眼目睹的，而我接下来遇见的从佩尔则在各个方面对此事提供了最为详尽的佐证材料，他也是所有接受采访者中最健谈的一位。

从佩尔今年六十多岁，当地人，现退休在家，曾担任过同德县的中层干部。他把自己对此事的了解详细地向我描述了一番：

“我记得那是 1988 年 10 月份的一天，当时我还是同德县的工商局局长。当天正要接近下班时，一个汉

族人来找我，并邀我一道吃饭。在饭桌上，他向我诉说了来找我的原因。原来他叫李德生（音译），是青海省湟中县上村庄的人，此次到同德县是要买走当地已被宰杀过的五百余头牛羊，他找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我少收他一点儿管理费。席间他跟我套近乎说，同德县的很多老干部都跟他很熟，但就是觉得我很陌生。我就问他以前在哪里工作，他回答说就在同德县城的公安部队当兵，而且还是一个班长。等到酒酣耳热之际，他就把自己经历的一件不可思议的奇事讲给我听：

‘我碰到过一个在我眼皮底下飞走的人。当时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士兵正把那个喇嘛从监狱中押往地甘寺附近的批斗会场。我们把他牢牢地捆在牛背上，就这么前呼后拥地押着他。结果在走到半山腰、快接近山顶时，他居然开始嘀嘀咕咕地念叨起什么东西来。到了山顶后，我们命令他不要再出声，此时众人都发现山顶后是一个平原。就在此时，突然飘来很多彩色的云块，这些云朵竟然把那个喇嘛给卷走了！他倒是被云彩轻松地卷走了，我们还得给上级汇报此事。等我赶到乡政府一汇报，工作人员说我没完成任务，要好好写一份检讨，因此我还为此事专门写过一份检讨书。’

这个李德生后来还告诉我说，当时的县检察长听说了此事后，曾略带感慨地说了一句：‘这件事可太奇怪了！’就因为这句话，检察长后来被撤了职，因上面觉得他这个人太过迷信。当时同德县有很多人都知道检察长被撤了职，但他们都以为他是犯了什么别的错误，根本不知道他的撤职与这件事有关。李德生后来回家探亲






时曾把此事告诉给父母。他父母听后恭敬合掌道：‘这个人太了不起，太不可思议了。’”

从佩尔讲到这里又补充说道：“本来应收他两千多块的管理费，就因为那席话，几天后我只收了他七百多块就完事了。”接着从佩尔又给我讲起了他亲历的一件事：

“有关这个上师的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一点，我知道1958 年 9 月的那场批斗会最终是以批斗画像而草草收场。那天的批斗会上根本没有出现上师的尸体，大家都是对着一张画有上师像的白纸斗来斗去。由于上师的脚不好，画上的才旺仁增堪布还拄着双拐，所以那天的斗争会成了名副其实的‘纸画斗争会’。关于这幅画，后来我才知道了它的来历。

我当县工商局长时，我单位隔壁住着一个名叫王烈成（音译）的人，他就是当年主持批斗大会的嘎琼乡乡党委副书记。有次单位要盖围墙，而王家的厨房刚好占道。他如果不把厨房搬迁，整个工程就都得停顿下来。于是我就主动帮他修厨房，他原先的厨房最多值二三百块，我帮他盖起的厨房却足足花了两千多块。从此我们的关系更胜从前，也就是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我和他才进行过一次长谈，而那次长谈的话题就是围绕着才旺仁增堪布展开的。我记得他当时这样说过：

‘这件事真是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批斗那天根本就没见着堪布的尸体，最后只好由我在纸上画了一个上师的形象拿出去批斗，这真是太奇怪了。我掌握的情况是不会出错的，画像就是我画的，我又是当天大会的主



持者，我记得非常清楚，真是太奇怪了。’

听了王烈成的话，我当时就想，如果那时能找到上师尸体的话，一定会把尸体拿来批斗而不会只用一张画像就替代了事。当时有很多人都是在被迫害致死后，又把尸体拉出来批斗。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活受罪早已是司空见惯，死了都不能让你消停。1958 年那阵子我也是一名积极分子，对这些事情知道得可谓非常清楚。巴库乡一个名叫嘉悟万德的人，还有卡岗村一个叫丹增才让的人，就是在死后被人把尸体拿来进行批斗的。热智活佛的父亲死后也准备用尸体搞批斗大会，后来他的尸体被人在晚上偷偷运走，‘斗尸’大会才没开成。总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当时有才旺仁增堪布的尸体，斗尸大会就一定会召开，这一点是绝对的。”

从佩尔不仅给我谈到了他对此事的分析，还向我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政策恢复后，一些含冤而死的人得到平反，很多仍活着的人都从监狱被释放了出来。有一天，从红原上师原来所在的寺庙里来了几个喇嘛，向同德县政府索要上师的遗骨，他们向政府申诉说，上师虽已不在，但至少应把他的尸骸还给他们。县政府责令同德县公安局对此作出答复。我当时还未调任工商局工作，恰好在县公安局治安科担任第一科长，当时的县公安局副局长是唐国军。那时的县公安局、县法院、县检察院一起协同调查此事。公安局康珠塔尔副局长亲自与大家一同查询档案，最终我们将记载有堪布资料的卷宗翻了出来，那上面只简单地写着两个字：失踪。所

见所闻皆为本人亲身经历，当称得起信而有征。”







从佩尔提到的那几个从红原来索要上师遗骨的人中，有一个叫措诺尔，我这次也找到了他，请他给我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

今年七十多岁的措诺尔是四川红原人，听了我的提问后就认真地回答说：

“我当时带了一个翻译一同到同德县政府，向他们索要上师的遗骨。我曾听说过，任何一个关在监狱里的人都有详细的档案纪录。现在尽管人已经死了，但他埋在哪里？具体的情况又如何？我都想知道。如果他并非如人们传言的那样飞身成就，那就应该留有骨头。于是我就向同德县有关工作人员提出这项要求，并向他们解释，我要遗骨是为了回红原后建造上师的灵塔，此外并无什么非分的想法。何况即便是犯人死了，他的家属也可以索要遗体，故无论如何都请将上师的遗骨交还给我，或向我指出埋葬上师的地方。

工作人员听了我的要求后就回答说，他们基本上都是新调来的干部，老干部很多都不在了，他们并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不过他们愿意帮我查一查有关档案，第二天再给我答复。第二天我又来到县政府，他们对我说，已查过了所有犯人的档案，其他人都有详细记载，唯独才旺仁增堪布没有任何详细记录。我当时就对这些人说，既然你们说老干部都不在了，你们自己又不了解情况，那就不妨请你们给了解情况的老干部们打一个电话，问问他们上师的遗骸到底埋在哪里。若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就呆在县政府门前不走。

我就这样与他们反复交涉，最后他们措辞强硬地对

我说：‘我们联系不上老干部，即便是找到了，他们也不会知道才旺仁增堪布的遗骨埋在哪里。反正已经给你答复过了，档案中没他的资料，走不走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就是我要上师遗骨的具体经过，他们的回答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问题：他们根本找不到上师的骨头，因他们除了知道上师是神秘消失的以外，再没有任何关于上师的消息。”

除了措诺尔找过才旺仁增堪布的遗骨外，我们曾介绍过的智美老人也提到过，他也曾听说红原来的人索要堪布遗骨的事。智美当时给家里人说堪布的遗骨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他亲眼见到堪布飞走的事实。

当然，最能为这件事提供充足证据的应是当年那些亲身参与押送堪布的士兵，他们可谓是最直接的目击者，他们的话堪称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但不幸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离开了人世。不过我还是采访到了曾亲耳听闻过这些士兵讲述他们的那次奇遇的听众，更幸运地找到了与那次事件有直接关系的人士。因此我提醒大家务必对他们的陈述保持高度注意，因依据他们的话将可对此事件作出最后、也是最有价值的判断。

当时负责押送堪布的士兵中的一位，如今已是 72 岁的老人，他和他的妻子现在都信仰佛教。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再三要求我不得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因此在这里，我只能告诉读者们，这位老人是同德当地人。他告诉我说：

“那天我们把上师押在牛背上送往批斗会场，快到





山顶时，上师的身体显得有些不大舒服。我怕剩下的路上他会有个闪失，于是就先回去向上级汇报。汇报完毕后，因为肚子有些饿，我就没再回去跟上押送的行列，自己径直去吃饭。过了一会儿，就听到一些工作人员说才旺仁增在被押解至批斗会场的路上死掉了，他们还要我做好准备，去挖坑掩埋他的尸体。

等到去挖坑时，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尸体，他们让我还有另外的几个人挖坑掩埋的只是一套袈裟，哪里有尸体的影子？我们用铁锨、铁锹随便挖了一点点土，草率地把衣服埋进去就了事了。不过在那个年代，有谁敢说没有尸体啊！虽说我真的没看见尸体的一根毫毛，但只要有人问，我都会装作不知道，或撒谎说真的有尸体，而且已经被埋在地下。这些年来，我从不敢对人说实话。即便是现在，我也只对你以及极个别的几个朋友道出过实情。对外人，我依然不敢说实话。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我可以向你保证，绝对没有尸体！但你也得向我保证，不得公开我的姓名。”

除了这位老人外，还有两位出家人也作证说，他们曾亲耳听到过当年押送堪布的士兵所说的具体情况，而这些士兵的叙述也基本与我们上文所介绍的情况大致吻合。

其中的一位是 81 岁的滚确仁钦堪布，四川红原人，他当初与上师一起来到青海同德，并一直作为上师的随从。他不仅是堪布最大的弟子，现在也担任着桑赤寺的住持。他对我讲起了一位押送堪布的士兵曾描述过的情景：





“那个人当时与别人一起押送堪布到批斗会场，等他们到了半山腰后，上师开始念诵莲花生大师的心咒。一行人走到山顶时，突然间就刮起了大风。这原本也不足为奇，因当地本来就多刮旋风，且多风沙。几个当兵的就把头蒙起来，结果等风沙过去后，他们再探出头睁眼观望时，上师早已飞升入空。几天后，有关人员专门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负责人宣布了一条纪律：才旺仁增绝对不是飞走了，他已经死掉了。从今往后，不许任何人说他是飞走的，否则一切后果由自己承当。

不仅那个人对我说过上师飞走的事实，当时在批斗会现场的一些人，也远远目睹了事态发展的全部过程或部分过程。他们遥望上师和几个押送的人走到了山顶上，然后上师就消失不见了，接下来的批斗大会也就演变成了纸画斗争会而已。

上师失踪后的当天夜里，我们很多弟子都趁着月亮出来的机会，去寻找师父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就算人死了，骨头总应该找着一两块吧。但任凭大家如何努力寻找，最终一块骨头也未让我们寻到。”

另一位曾与押送过堪布的士兵交谈过的出家人是桑赤寺的扎巴秋吉旺修，今年三十多岁。与他谈论过此事的是才让迸，当年曾亲自押送过才旺仁增堪布。才让迸是青海黄南州共和县人，1958 年时在同德县法院工作。秋吉旺修与才让迸 1999 年在黄南州碰过面，当时才让迸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现在此人已离开了人世，故他与秋吉旺修的谈话资料就更显弥足珍贵。以下就是秋吉旺修转述才让迸当时的讲话内容：






“那件事大概发生在 1958 年藏历八月十号左右，当时我和不认识的另外四个士兵一起看押堪布前往批斗会场。那几个人也都是三十出头吧，其中一个人在前边开路，剩下的四个就围在红牛的周围看护。等到了山顶上，堪布就开始念莲花生大师心咒，就在此时，突然刮起了旋风，风势非常强劲。我们只得停下来避风，大伙都用衣服蒙住头。过了一会儿，风倒是停了，可等我们睁眼一看，堪布也不在牛背上了。大家四下打探，只听得一片不大清楚的念诵莲师心咒的声音从空中飘来，顺着声音望去，只见堪布正向天空深处飞升而去。现场的所有士兵都看到了，当大家正处混乱、惶惑之时，堪布已是越飞越高……”

与这个已经离世的士兵所见基本相同的还有荣洛、才让吉两人。荣洛是同德县巴曲乡的一位牧民，才让吉跟他是一个乡的。这两人现在都已去世，他们曾把自己的亲眼所见讲述给一个叫秋江木的人，此人现在还活着。二人所见均为上师越飞越高，才让吉还补充说，当时一下子涌现很多彩色的云朵，云里面还有圆圈状的彩虹。

除了这些近距离目击者，或远距离目击者，或虽未亲睹，却也亲闻过目击者讲述的人提供的种种说法外，最后再附上对几位提供材料者的采访记录。相信随着调查的深入、资料的越加丰富，对才旺仁增堪布肉身飞走一事的一切疑云，最终亦可以逐渐被事实的阳光廓清、驱散。

沃泽是当地一位牧民，今年 70 岁，他当年曾参加

过嘎琼乡针对才旺仁增堪布的纸画斗争会。他记忆中的情形是这样的：

“地甘寺附近搭了一个大帐篷，上面要求嘎琼乡的所有百姓都得参加批斗大会，并且所有人都得参与批斗才旺仁增。当时集中了数千人，大家首先批斗另外一个所谓的坏分子，接下来，领导就说等才旺仁增来了后接着批斗他。结果等了半天，只等来了几个骑马的干部，其中有一个是法院的扎科，还有一个叫娘嘎本木，这两个人我都认识。等他们来了后，领导就宣布说，才旺仁增已经在路上死掉了。后来的批斗大会就变成批斗画有上师形象的白纸大会，纸上的上师拄着双拐。他们把画像摆在帐篷门口让大家斗争，这就是当天的会场实际景观。

几天后，人们纷纷议论说堪布是飞走的。领导得知后又通告大家说，活人飞走绝对不可能，今后任何人都不许如此胡说，否则一切的后果完全由当事人自己负责。当时的嘎琼乡乡党委第一书记是旺钦，我和他当年也算是至交。记得旺钦曾给我讲过，上师确实是飞走的，哪里会留有尸体。飞走时刮了非常大的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等押送的人回过神来，上师早已不见了身影。旺钦的讲法和我后来听到的说法基本相同，以我俩当时的交情，他不可能骗我，完全是出于信任，他才把真相告诉我。

我本人也坚信才旺仁增堪布没留下什么尸身，若有的话，当时有好几千人在批斗会场上等着，为什么不把尸体拿来批斗？按当时的惯例，像堪布那样的所谓的



‘坏分子’是必须彻底打倒的。即便是人死了，尸体也绝不能放过。如果有尸体，为何不拿来批斗呢？”

还有一位曾经与才旺仁增堪布同住一间牢房的狱友告诉我说：“我们被关在监狱里时，他们每天早上都把上师叫出去审讯，一直到很晚才放回来。问上师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他一点也不向我们透露。后来大家才知道那帮人在用种种方法折磨上师，有时一连三四天都这样。知道了内情我们也就不敢再多问，上师还是像往常一样一言不发。有一天早上，上师又被他们叫了出去，不过这一次就再也没有回来。平常再晚也会回牢房，可那次却是一去不返。

我到后来才知道一些情况，我个人觉得当时如果上师确实是被打死的，那他的尸体一定在劫难逃。嘉悟万德的尸体就一直被斗到腐烂为止，这就是那个年头的普遍状况。据我所知，上面的一些干部，还有下面的很多积极分子，都对上师的意见很大，他们对上师的一言一行都非常不满。如果有尸体，那帮人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所以我认为，上师应该是飞走的，绝不会留下一丝一毫的肉身，因为他和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留有尸体所可能招致的恶果。”

上文所述即是对此次调查、采访的文字记录，随着采访的进行，随着文字整理工作的临近结束，我个人对此事的看法、思路亦日渐清晰起来。坦率地说，原先对围绕着才旺仁增堪布而来的飞升入天、飞身成就之说，多多少少抱有一些怀疑态度，尽管密法中有各种各样的



飞行修法，但堪布本人是否真的堪称为此种修法的成就者还得另当别论。不过在结束了这次细致、深入的采访后，我对堪布的修行功底，及其不共功德与成就已是深信不疑。这种深信来自于“破”、“立”两方面的逻辑推理。

首先谈“破”的一面，这方面又可细分为三点。

第一，上师若在路上死去，而非飞升入空，则有四条理由足以否定此论点的建立。

一、上师飞走的地方离批斗会场只有三公里远，路程如此之近，为何无人见到或听闻？何况这么近的距离，为什么不把上师的尸体直接拉来批斗？二、批斗会场上聚集了数千人，这么多的群众在场，实在是一个进行“再教育”或“改造思想”的绝佳机会，为何轻易就放弃，只以纸画代替？三、才旺仁增堪布并非一般的扎巴，领导、积极分子都认为他是反动分子的主要代表。原先对他的迫害就很残酷，为何此时却变得这么“温柔”，仅仅批斗纸画了事？是他们很爱惜一个反动分子的尸体，还是根本就找不到尸体？四、斗争尸体是当时的普遍做法，为何单单要给才旺仁增堪布开恩，破了这个惯例？故综合考察，若上师是死掉的，则在前后左右众人的包围之中，尸体恐怕不会轻易飞走。既然如此，为何不把尸体拿来批斗？由此可见，根本就没有尸体。

第二，不愿公开姓名的那位老人，他当年曾亲自参加过掩埋上师衣服的行动。如果有尸体，为何还要掩埋衣物？这是为了做给谁看？还是为了掩盖什么事实真相？况且他一再向我强调说绝对没有尸体，那上师还会






是死在路上吗?

第三，有关才旺仁增堪布的档案中，清清楚楚地写着“失踪”二字，如果他是在路上死的，档案上为何不直接写“死亡”？他的脚本来就有问题，平常都得拄着双拐才能行走，当天又是被捆在牛背上，还有当兵的在四周看护，他能失踪到哪里去？这两个字本身就表明上师确实是飞入空中。

下面再接着谈谈有关“立”的方面，这方面的内容可分为两点。

第一，有四个当兵的，还有两个书记都作证说上师飞走了，或根本就没有上师的尸体。跟从佩尔谈过话的李德生，跟滚确仁钦堪布谈过话的一个不知名的士兵，跟秋吉旺修讲过押送经过的才让逬，都作证说才旺仁增堪布在他们眼皮底下飞走了；不愿透露姓名的掩埋过上师衣物的士兵，还有对沃泽讲过事情来龙去脉的乡党委书记旺钦，对从佩尔透露过批斗会细节的乡党委副书记王烈成，三人一致的说法都是绝对没有上师的尸体。

第二又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智美亲眼见过上师飞走。二、巴曲乡的荣洛、才让吉也曾亲见上师飞走，这两人虽已过世，但他们把所见所闻全都告诉了秋江木，此人依然健在，并对上师飞走深信不疑。三、当地的男女老少各个都承认才旺仁增堪布飞走的事实，无有一人对此有过些微怀疑。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破”、“立”两方面的论证都可以推出才旺仁增堪布飞升入空的事实。当一件事实摆在你的面前，而且有多人现量亲睹、亲闻了它的存在；




另外还有大量可靠的推理依据也一并摆在你面前，而你又根本无力推翻这些推理时，接受或不接受这一事实的存在就全看你个人当下的选择。

从小到大，我们接受过各式各样的理论、思想、思维模式、价值尺度、判断准绳……不过就是没有系统接受过佛教的正面教育。所以大家可能会对飞身成就之类的说法充满好奇、疑惑、不解，这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从今以后应学会一条基本的待人、处世、应物乃至对待时空、宇宙、未知真理与信仰的原则：重要的是运用自己的头脑，抛开一切无论看上去多么颠扑不破的公理、定则，换一个角度认真去看、重新再思。世界很大，而我们的所知其实甚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智者似乎不应该拒绝佛教思想的渗透。放下别人灌输给你的佛教印象，在一个因缘聚合的契机引领下，试着打开对佛教禁闭已久的思想天窗，接纳一点新鲜而别样的阳光吧。

至于堪布飞升的理由，以藏传佛教的观点来看其实很容易解释。因藏密认为，每个人都有三种身体——粗身、细身、极细身。只要能把细身的功能开发出来，人就可以在没有任何飞行器帮助的情况下自由翱翔于天地之间。特别是在密宗修行者中，能够任意飞旋的人从古至今都代不乏人。而且密法还认为，若未能成就虹光身，仅仅只是打开了细身之功能而能上下飞升，这并不是多么了不得的究竟成就，只能算作一种境界不是很高的共同成就而已。

百余年前，莱特兄弟以自己发明的飞机，而圆了人类几千年来一直魂萦梦系与天比高的梦想。但近百年的





飞行史却让人类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我们越是借助于日益更新的现代飞行器材，就离纯粹依靠自身而与天地共游舞的目标越远。面对极端精密而复杂的航空、航天设备，人们开发自身本具的细身、极细身功能的欲望将越来越淡漠。当今时代确实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但高度发达的科技反而让我们愈发地不自在起来。在自己创造出的物质文明面前，我们的自豪感、成就感、主人感全部荡然无存，大家都在贪欲的惯性驱使下，不自觉地沦为物欲的奴隶。当我们拜倒在科技的光环中时，有谁还会意识到心性本有的万德庄严呢？

而藏密的修行人则不然，他们专注于发展自己内在的力量，因而当他们自由自在地畅游蓝天白云时，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辅助设施，一切都源自自身，因此一切都是那么的随心所欲。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米拉日巴尊者，有兴趣的读者可在他的传记中读到这位大成就者精彩绝伦的飞行事例。

真正的自在绝不需要仰赖外在的任何帮助，这种帮助往往会演变成对自身的一种束缚。而令人振奋的是，佛教认为人人都有，并皆可开掘出这种能让自己完全摆脱一切身内、身外束缚的潜能。才旺仁增堪布只是在特殊条件下示现了利用这一潜能的方式，如果全世界六十亿人都能按照佛陀的教导次第开发自身本具的细身、极细身功能，则六十亿人都可得到自由飞行乃至最终的解脱自在。

人人都渴望拥有幸福的生活、自在的身心、洒脱的情怀、和平的生存环境，而人类自从有文明以来，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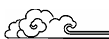
通向幸福人生的探索都揭示出一条普遍真理：把美满的人类理想完全建筑在身外的物质生产与追求上是根本行不通的。既然如此，那就不要再可怜地甘愿充当外物的奴隶，为何不能把心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呢？

人类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或压抑能使自己得到自由的方法与潜能，除非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心甘情愿作别人或物欲的工具。才旺仁增堪布以自身的修证打开了通向自由境界的大门，作为后来者，是沿着他的足迹向上，或是继续呆在自我蒙蔽的暗室中随顺度日，决定在你，最终的结局也取决于你现在的选择与努力的方向。

慈诚罗珠书于色达喇荣

二零零二年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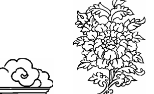




（八）《轮回图》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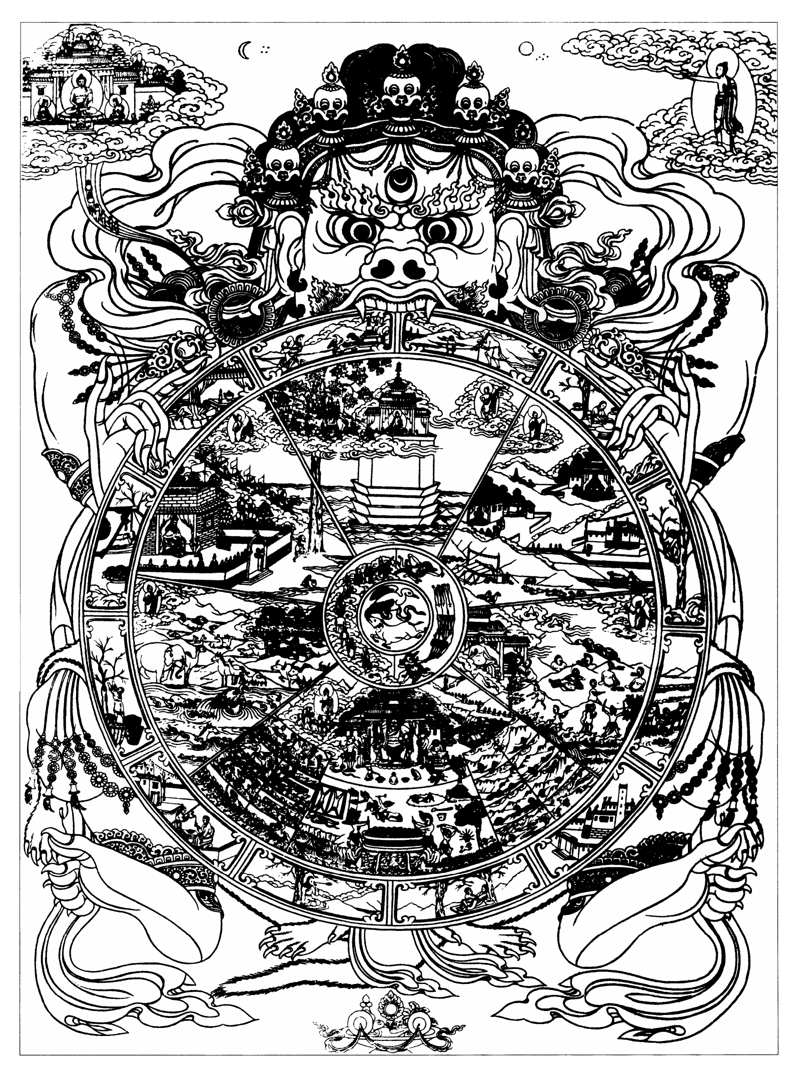
轮回图，亦叫生死流转图，顾名思义，其所描绘者乃为众生流转轮回、沉陷生死之景观。此图广泛悬挂或绘制于藏地各大寺庙正殿大门之外侧，全图呈轮形，以象征往复不已、前无起点、后无终结之轮回实景。整个画面的主体结构为中阴阎罗法王口含六道轮回之轮，此乃三界六道众生无法超离轮回、摆脱中阴境界的绝佳写照。正如龙猛菩萨所言："三道生死轮，无初中后转，犹如旋火轮，彼此互为因。"而众生之所以深陷痛苦轮回深渊，完全是因各自所造之业及烦恼所致。结合此图卷来看，大体可将此图分为内外四个层次：中心部位绘有鸡、蛇、猪三种动物，分别代表众生的贪、嗔、痴三毒烦恼；中心层外围分白黑两色以表善趣恶趣；其外又分为上二下三共五段，上二代表天界及人道两类善趣，下三的正中则表征地狱、其右代表旁生道、其左表示的则是饿鬼道众生；最外层描绘的是十二缘起，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缘起支分别被描画成盲人、瓦匠、猴子、船、空宅、接吻、眼中剑、饮酒、采果、孕妇、临产、老人和死尸这些形象，在这十二缘起中，无明毫无疑问是轮回之根。

如果我们想从这可怕、恐怖、无有边际的轮回怪圈中彻底解脱出来，唯一的办法便是获得佛陀在其所阐扬之圣教中再再宣说的般若空性无我之智，舍此绝无他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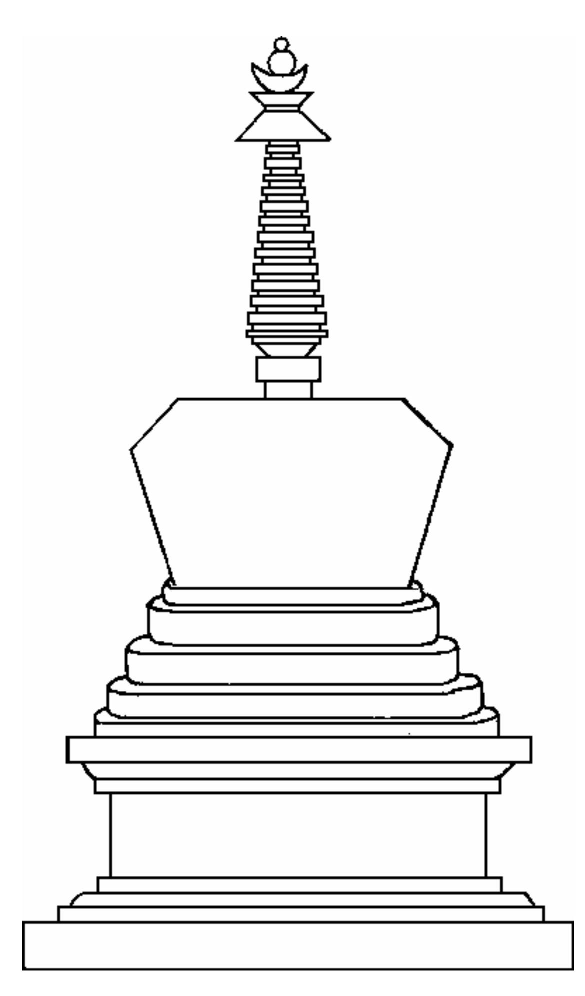
最后，愿一切沉溺于生死轮回苦海中的众生，都能终得圆满佛果！



六道轮回图







尊胜塔